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八六冊目次

經濟類編一百卷（一） （明）馮琦輯 明萬曆三十二年周家棟等刻本 〇〇一

經濟類編一百卷（一）

（明）馮琦輯

明萬曆三十二年周家棟等刻本

經濟類編一百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馮琦編。琦字琢菴、臨朐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文敏。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爲琦手錄之稾、粗分四類。琦沒之後、其弟瑗與其門人周家棟吳光儀稍爲排纂。且刪其重複、定爲帝王政治儲宮宮掖臣謨詮衡財賦禮儀樂文學武功邊塞刑罰工虞天地人倫人品人事道術物雜言二十三類。大致與冊府元龜互相出入。但冊府元龜惟隸事蹟、此則兼錄文章。冊府元龜惟以史傳爲據、此則諸子百家靡不摭拾。體例少異耳。其中採摭繁富、頗爲賅洽。史稱琦明習典故、學有根柢、此亦可見一斑。惟此書既非琦所手校、其間所錄諸條、瑗等有所損而弗能益。故或詳或略、不盡均齊。又離析合併、未必一一得琦本意。故分隸亦間有參錯。然網羅繁富、大抵採自本書、究非明人類書稗販者比。惟編內所收皆義屬正大、而道術類中有神妖諸瑣說、物類中有寶鼎琴酒諸瑣事。槪以體例、頗屬蕪雜。是則尺璧不免於微瑕、大木不免於寸朽、分別觀之可矣。

大一聰胸馮公經濟類
經〻類編百卷故大宗伯聰胸馮
公疇所手輯也公鍾海岱之靈
憑詩禮之澤弱冠登甲科選入
詞館姿貌魁梧文章爾雅人以公
輔弼期之時詞館所儲俱南北名流

余幸濫竽每相聚則議論嘻笑
筆舌縱橫公獨埋鋒毀穎捷之
不亂畫常圖扉靜哦人莫測其
淺深而材譽日起無何余以狗馬
疾　歸不預散館又三年出補史
局〻未十人者與公周旋蓋覲〻

十年以長館中稱大小馮
而〻之才名蘊藉深沈博大余又
何敢望其萬一共事一年所余遭
艱歸尋及吏議家食有年公與
儕偶復不惜齒牙強起之徘徊舊
京點金排於辟水公亦漸柄用正

位秩宗予復歸臥公手書慰存者
再余不材宜屢退而望公大拜
甚亟非私公也以公嫺經濟能紓
國家之急而公病渴日甚要疏
乞〻不得遂奄於位予僅數歲
多〻力此公沈敏踔亮遇事鎮

事、成敗多驗有經濟實用卓
然 鼎之望文章特其餘事然
嘗衡文鄉會出公門者多名世士
表策諸作出公手必藉甚一時與
代言之文編摩之史俱稱大手筆
自少宰長秩宗矣至 宣麻而寢

不得展其大用士論惜之公沒無
幾是編出於公弟民部郎瑷蓋
雜採秦漢以下鴻儒著作名臣
奏對旁及諸子百家咕議疏論
有司經濟者共成之自帝王至
象十 民類二十有二目億之氏三

百餘條幾三百萬言民部所云
截 書手自演綴者因憶在館
時閣靜哦是編實托始矣公
真有心人也弟公用世資而發世
即是編亦未竟之緒藏之帳中
者愁齋螢次存公手澤則公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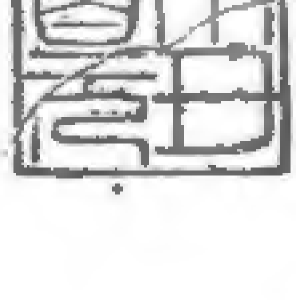
侍御周公明府吳公及鄭生之惠
與有功焉至剞劂之役良稱繁
巨周公倡之中丞尹公侍御吳公
暨司理曹公合諸郡邑出公門
者樂成之鳩工庀具具屬仁和凡
捌越月竣役吳明府之勞獨多

大者若公之大經濟見於用者不能百一而其用心之概略見於是編公不可作矣覩是編者若身履石渠金馬之間弁公上下其議論則公如在也可無傳哉可無傳哉顧傳是編何足盡公已同館諸

君子死已略盡余幸以湖山偷魯靈光則序公是編非余又誰乃受吳明府之簡而引其端如此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勝悽感

萬曆甲辰嘉平之吉真實居士馮夢禎序於孤山别業之青

巖居



經濟類編叙言

大宗[illegible]北海馮先生弱冠登朝叅侍經幄直承明著作之廬者二十季既緜少宰晉掌秩宗國家鉅典及兩府咨訪悉出先生擘畫海內爭倚重為當今韓范勛業雲騫而以積瘁不待天下悲思之至今讀其文如玉詔金版不可銷滅想慕其中蔵如學海經神不可蠡測而先生生平所專志壹慮者實在經濟一書今年春先生介弟民部公以治粟蒞浙出先生遺編芟次成

帙暨壚臺周公司李曹公手取鑒定鑑[illegible]付梓分命在位而屬光義督其役光義始得與二三文學討訛覈贗晝夜竣事而文學鄭生之惠實終始厥勤焉蓋侍御公而下以及於光義皆先生所舉士司李又執經受業知遇倍他弟子而鄭生則向從田間問奇者也既卒業則竊有概於大臣之用心與文人殊矣先正之言曰五經為蔵府六籍為庖廚三墳為金玉五典為琴竽言理道之各適於用也顧載

籍不殊條量自別仁見為仁智見
為智大人用之則文生大臣用之
則道大彼夢花吐鳳之辭縟繡繁
弦之韵截蒲編柳彙黍為多飛影
敷琀見者閣筆何不足以自表著
然無當於經國大計在文人奉為

駃犀青犢而具大臣之度者且視
為蠛蠓焦明過而不問者也噫大
臣之用心詎可尋常測哉其吞吐
寬故其茹擘廣其識慮遠故其採
貯宏寧失溪沼之清沚務成江海
之臣浸函捐秋蟲之善音必先巨

鐘之鏗鞳自宮闈以至閭左由兵
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
凡可佐廟謨裨掌故者靡不殫載
彼方視宇宙內事如以高下制水
燥濕制火按方察脉綽有定筭而
後神明之妙出焉噫此可以窺先

生矣先生天才超逸每下筆㪅萬
言鞭風馭霆不可逼視如徒以文
人自期即勒成一家名山不朽直
噴沫及之耳刓古今類書汗牛充
棟如鼻良孫之肱篋李商隱之祭
魚姑不足道於中稍取節爲嘗爲

齮咬鷄蹠無不適用而何必於是
編也蹈機握杼組織天地取列史
之嘉謀碩畫以備藥籠彙古人之
芳規懿行以成衡庫捨翡翠之藻
羽脫犀象之角牙探海出珠若取
諸寄然則先生之意不盡于此書

先生之書亦不盡於此編而無念
不對君父無時不注經濟則藉是
編其精神風彩已照徹千萬載矣
故嘗為之說曰語貴當機道期適
治呂聖功名士必書贊於庚仲容
之意林李文饒災異必錄滕於周

長生之洞歷昔韓魏公慷慨決策
知無不為迺其生平獨未肯以膽
許人而范文正髮歲受經輒以天
下為己任會知大臣操慮造化空
別有處分當其定危疑臨險艱衆
方氣懾膚慄莫敢措聲而鎮靜從

容卑詞立剖非素具胡以應卒則
居恒挾持可知已豈徒纂句鉤玄
結繩纍瓦衹以聳帨自耀者哉此
經濟一編乃所以見先生者也光
義又聞先生當彌留之際手條遺
訓一字未安索筆改正既屬纊家

人封章聞鐘聲廢已進
御廼已迄今讀其遺疏忠愛悱惻
言言欽淨真有致君堯舜之思如
先生者屹然大臣丰裁至此論定
矣記曰經綸天下之謂才又曰道
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先生潛志
一懷用擒八極籠罩今古萬物効
霛有大臣之才精誠所結在帝左
右馳驟百氏黼黻猷有大臣之
鑒光義雖不敏不敢謂是編為先
生未竟之書也
萬曆甲辰歲嘉平既望仁和令淮

南門人吳光義頓首拜書

凡例

馮琢菴先生編輯經濟類編自六經外無書不採禁大政不必事之賅表高論不必文之藻節所寓目以爲捃摭就所捃摭以爲編次草創僅成討論未竟則是編之槩也校刻一準原編都無增損第卷有豐殺事有重復文有參差稍加銓次爲凡例七則

一編中分類各冊自爲終始今倣唐四家類書其總類二十以便編檢

一類都無差別且只一二則者併事雖相類而中稍差別者附仍存其名註本類下

一事數見者擇存一二類

一文有篇名者於篇名下空一字只叙事者不更立篇名文雖成篇頭末未具者用名臣奏議例叙數語於篇首亦空一字

一文與事錯出皆以世次每易世易帝特書世首餘不更列

一撰人皆列名如數篇出一人手不更列

一書而刻者數本一事而載者數書既類編攷又恐臆裁姑從原編所列校定間有疑缺以待其心者

校刻姓氏

江州尹應元
龔丘吳崇禮
洪都饒景曜
郢都朱光祚
檇李馮夢禎
弟　馮　瑗
楚黃周家棟　以下門人
晉安蔡立敬
潛江吳從誠

江夏朱朝望
齊安曹光德
莆陽黃景星
汝城湯大渡
新都程汝繼
潁川顏欲章
吉州謝應祥
鄧陽王義民
石城楊日森
西平徐　穆

晉安陳經正
鍾陵熊明遇
從陽潘汝禎
來吳趙士諤
海虞徐待聘
湘潭文世藎
雲杜馬之駿
黔中滿應旻
潯陽陳學繼
歙浦程子鏊

禾新龍遇奇
吉州郭一鶚
豫章楊世勳
宜豐夏其光
江州汪寬
吳興沈 淮
沈 演
淮南吳光義
虎林鄭之惠
吳 梯

陸振奇
王家彥
盧 璣
周運昌
縉雲李如桂
大明萬曆三十二年校刻於浙虎林郡南屏山

經濟類編目錄

第一卷　帝王類一

君道

第二卷　帝王類二

君德　在識附

聖學

帝號　傳道　上諡附

第三卷　帝王類三

頌德　大計　起兵　興復　親征附

廢立　勸進

第四卷　帝王類四

錫命　亡國

禪代　復國

存亡國　繼絕世

第五卷　帝王類五

興亡論一

第六卷　帝王類六

興亡論二

第七卷　政治類一

治道一

第八卷　政治類二

治道二

第九卷　政治類三

治道三

第十卷　政治類四

治道四　立國規模　審勢附

第十一卷　政治類五

仁政　小惠附　公利

政體　敎化

禁令　風俗

第十二卷　政治類六

總攬　大權附　御臣

安反側

重民

第十三卷　政治類七

賞罰　慎爵賞

名分　權勢

變遷

第十四卷　政治類八

覇略　濾術

第十五卷　儲宮類一
太子一
第十六卷　儲宮類二
太子二 爭嫡附
第十七卷　宮掖類一
太后　后妃
第十八卷　宮掖類二
女寵　外戚
第十九卷　宮掖類三
宦官　嬖倖

第二十卷　臣類一
臣道　相臣
第二十一卷　臣類二
相業　社稷臣
儒臣　近臣
優禮大臣 簡慢大臣 殺戮大臣附
第二十二卷　臣類三
功臣 居功 [illegible]附
經略使　御史
第二十三卷　臣類四
守令臣
循吏　能吏
酷吏
第二十四卷　臣類五
仕進 學仕 先容 自售 [illegible]見附
陳情　致仕
第二十五卷　臣類六
憂國 [illegible] 不忘故國 復仇附
憂讒 解讒 解危 避禍附
時命

第二十六卷　諫諍類一
諫官　諷諫
第二十七卷　諫諍類二
直諫
第二十八卷　諫諍類三
求言
納諫 不納諫附　不罪諫官 罪諫官附
第二十九卷　銓衡類一
用人一
第三十卷　銓衡類二

用人二
綜覈　信任
第三十一卷　銓衡類三
求賢 [illegible]　薦賢
第三十二卷　銓衡類四
好士　得士
舉刺
第三十三卷　銓衡類五
知人 邪正 和同 朋黨附
第三十四卷　銓衡類六

官制 太宂附　守官
勸職　吏治
第三十五卷　財賦類一
理財一
第三十六卷　財賦類二
理財二
第三十七卷　財賦類三
勸農　賦役
第三十八卷　財賦類四
田戶 積貯
救荒　漕運
貨殖
第三十九卷　禮儀類一
郊祀　封禪
第四十卷　禮儀類二
宗廟
第四十一卷　禮儀類三
祭祀　巡幸
藉田　明堂月令
第四十二卷　禮儀類四

會　盟
聘　宴
專對　辭命
第四十三卷　禮儀類五
奉使　貢獻
第四十四卷　禮儀類六
禮敬 威儀附
名諱　謚
冠　婚
第四十五卷　禮儀類七

喪　遺誥　遺令　遺表　墓誌　喪葬　弔祭

第四十六卷　樂類

樂

第四十七卷　文學類一

貢舉　學校

經學

第四十八卷　文學類二

史學

第四十九卷　文學類三

儒林　言行附

道學　教學

第五十卷　文學類四

圖書　書

第五十一卷　文學類五

檄　書問　奏記附

第五十二卷　文學類六

贊頌　序

贈言　自解

第五十三卷　文學類七

設論

第五十四卷　文學類八

論文

博物　書畫

第五十五卷　武功類一

名將　馭將

論將　遣將

第五十六卷　武功類二

論兵

第五十七卷　武功類三

兵制　軍法

伐國　出師

第五十八卷　武功類四

偵國　料敵

料事　料人

討賊

第五十九卷　武功類五

弭盜　定亂

折奸　問罪

不受叛人

第六十卷　武功類六

諫止征伐　說止征伐
第六十一卷　武功類七
戰略一
第六十二卷　武功類八
戰略二　軍儲
屯田　馬政
第六十三卷　武功類九
謀計天變占卜等附　從衆
第六十四卷　武功類十
攻守

第六十五卷　武功類十一
養士卒　卹士卒
得人心　歸附
納降　虜脅不可情附
輕敵驕兵　縱敵　智窮附
第六十六卷　武功類十二
請救　乞降
襲國　反間
嫁禍
縱擒

第六十七卷　武功類十三
游說
第六十八卷　邊塞類一
禦夷一
第六十九卷　邊塞類二
禦夷二
第七十卷　邊塞類三
論邊
第七十一卷　刑法類一
刑法

第七十二卷　刑法類二
執法　斷獄
第七十三卷　刑法類三
訟罪　贖罪
赦罪
第七十四卷　工虞類
治河　築城
宮室　道路
漁獵
第七十五卷　天類一

天文
第七十六卷　天類二
時令　曆
第七十七卷　天類三
祥瑞
災異一
第七十八卷　天類四
災異二
第七十九卷　地類一
形勝　山川　游覽附

建都　遷京附
第八十卷　地類二
封建
第八十一卷　人倫類一
君臣
父子　母子　教子　孝附
兄弟
第八十二卷　人倫類二
宗族　門第附
賢婦　妬附
老　幼
第八十三卷　人倫類三
師
友　絕交　交體　知己　故舊　規戒附
第八十四卷　人品類一
論人
第八十五卷　人品類二
忠節
第八十六卷　人品類三
義烈　節士

豪俠　刺客
第八十七卷　人品類四
隱逸　高士
第八十八卷　人品類五
讓國　讓官
第八十九卷　人事類一
言行　君子
仁　義
守禮　知
信　儉

廉(廉吏附)　謙
愼　長厚(雅量　忍辱附)
反質　質行
持重　專一
陰德(冥報附)

第九十卷　人事類二
正直　公
明察　先見
見幾　審微
善處事

第九十一卷　人事類三
箴戒　斷不斷
改過(遷善　悔過附)　分過
使過
奸邪(險巧　陰奸不忠附)

第九十二卷　人事類四
壅蔽(內批附)　讒佞
爭訟　賄賂
趨附　巧詐(附)
矜　傲
盛滿　荒淫
謀逆

第九十三卷　人事類五
寬猛　剛柔
喜怒　德怨
貧富　憂樂
毀譽　輕重
奢儉

第九十四卷　道術類一
道德　養生

達生

第九十五卷　道術類二
闢異端
佛　墨

第九十六卷　道術類三
老莊
方術　圖緯
禍福　咎徵

第九十七卷　道術類四
鬼神　巫祝

妖怪
醫　卜
相　釣
射　博奕
第九十八卷　物類
飲食　衣服
錢　寶
琴　冊
酒　御馬

第九十九卷　雜言類一
似是　浮辯
無用　貴因
自然　古道不可用
意有所移　明有所蔽
人各有能有不能　精誠所動
務大
第一百卷　雜言類二
雜言

先兄琢菴先生弱冠讀中祕書暇厭薄菁藻留志
經濟與同館于公下帷讀史時瑗從先生問字間
窺帷中每有劄記必劄截置笥篋餘卽棄去及讀
他書亦然閱數年笥篋漸滿遂分類日手自綴貫
成數十編散置几案間若將更有論著問其故則
曰是皆鉅政宏議足裨經濟者瑗方學治經生言
不及更問旋晉宮坊侍經幄政府咨詢四方質問
往往及之迄無寧晷又善病編上塵積矣乙未瑗
俺售南宮則猶是編語瑗曰小子及此時竟成吾
志矣俄又領州楚晉簿書牛馬之不給遑問宜管石
間事會虎林鄭生之惠過北海從先生問字先生
與抵掌千古及當世務甚懽因出眎是編欲廣陸

文裕同異錄之意節採編中政最鉅論最暢者稍
爲論著成一家言并以錄授生生信宿去亦困經
生言未有以報而先生起家自少宰拜大宗伯矣
會百官入計事齊社稷是某身任之服所劄記者
稍稍見行事其有不合危坐極思至旦不寐一二
鉅典次第舉而楠已耗亡時瑗自澤州入佐司農
郎侍先生牀第間猶日是編相信然限矣瑗適
有浙省監免役因護喪歸與鄭生抱遺編入虎林及
鄭生閩之生曰先生手澤依然何忍復加點綴卽
點綴已何能起先生九原而質同異是爲吾道孝

非先生遺書也烏可傳是編入間當不乏同志代
與者則先生半生苦心不孤矣瑗然之猶與發亦
其緒㸔爲百卷屬總類其上以便編檢間遇一事
數見者稍芟其複剞劂將半以質侍御周公公爲
先生所舉士趣取卒業手定編次捐四十萬錢屬
嘉禾曹理君遍告同舉諸君而以剞劂役屬仁和
吳令君及鄭生董焉令君就鄭生所肄業南屏山
開局鳩工繕書稍暇躬詣督校凡六閱月瑗及瓜
當代生以刻成編目來幾十之八矣千金之役千
指之役亦千日之役咄嗟而就綴演之牘登之殺

日庀莽之績煥之縹緗先生不亡是在諸君矣瑗
始辰讀述其顛末潸然出涕嗟夫先生自弱冠有
經濟之志而不克竟其用有經濟之編而不克竟
其志人不可以無年信夫
萬曆甲辰歲冬至前十日北海馮瑗謹識時舟次
漸餘不溪

經濟類編卷一

明　北海　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帝王類一

君道二十四則

周亢倉楚君道篇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攖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

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家生則失所以爲立之本矣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爲病國鬱則百惡竝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惪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宛巳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蠶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剛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爲人主之勤无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无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

得制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制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爭烏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為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恠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鍮石也今夫以隼異而被之鷄覕不明者芷以為隼明者覕之乃鷄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眂彘而眎之芷為君子明者眂而眎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

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剸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執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剸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巳也而惡士之明巳也鏡之明巳也功細士之明巳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虖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

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剸天地之宜四海之内動始爭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濟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虖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數逸烏縁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惠則不言而自化吏數逸以買譽則刑之而不容巴入代主豈不知哉

荀況君道篇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

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今人主有大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故人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辨說足以解

其智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秋不反
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
具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
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尚賢使能
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
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是
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是人
主之道也

莊周天道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
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

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
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
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
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
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
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
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
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
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
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
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
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
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
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
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
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
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
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
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

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
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
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
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
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
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
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
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
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
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

宗廟尚親朝廷尚爵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
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
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
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
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
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
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
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
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
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

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
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
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
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
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
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
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
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
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
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

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
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
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
矣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
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
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
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
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
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
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

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
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
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管仲君臣篇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臣人也
者無愛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
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
符節印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
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
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
有司不任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是故

有道之君正其德以涖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
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
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
爲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
公矣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是國無法也
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
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
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
舉姦僞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
而官諸生之職者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

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任奔走而奉
其敗事不可勝救也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
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
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
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
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
民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爲
上而矯悖也爲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忤之行
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雖與之惡厚不能供將殺
之嚴威不能振嚴威不能振厚不能供雖實有無

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宥其
罰故民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則人歸親于
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是以官人不官事人
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　先王之在天下
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
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
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
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
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
民不便爲非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間之

堵墻窺而不見也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
納其忠也

七臣七主篇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得六過一
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嗚呼
美哉成事疾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周聽近遠以續
明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不備待而得
和則民反素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
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闓故曰泰則反敗
矣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從狙而
好小察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在下日

伸五色耳常五聲四隣不計司聲不聽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矣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若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不許則見所不善餘力自失而罰故主虞而安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

心術篇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嗜欲充溢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大道可安而不可說直人之

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潔其宮開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殊形異埶不與萬物異理可以為天下始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

牧民篇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日如月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賢王　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

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
於特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　緩者後
于事吝于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水地篇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
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
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
濟而好洒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
使槩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
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
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

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
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
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
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
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
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
呂覽圜道篇　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
下何以說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
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
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主執圜臣處

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
八宿軫與角屬圜道也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
圜道也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
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雲氣西行云云然冬夏
不輟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小爲大重
爲輕圜道也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
以言不刑蹇圜道也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八
虛甚久則身斃故唯而聽唯止聽而視聽止以言說
一一不欲留留運爲敗圜道也一也齊至貴莫知其
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聖

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以出號令令出於主口
官職受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下究瀸於民心遂於
四方還周復歸至于主所圜道也令圜則可不可善
不善無所擁矣無所擁者主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
所以爲命也賢不肖安危之所定也人之有形體
四枝其能使之也爲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則形
體四枝不使矣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使矣
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主也者使非有者也舜禹湯
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則分定分定
則下不相隱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爲後不肯與其

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
矣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亦
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今五音之無不
應也其分審也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
可以相違此所以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
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治國
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患無由至矣
審分篇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姦僞邪辟
之塗可以息惡氣苛疾無自至夫治身與治國一理
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

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
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
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
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
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
盡力竭能矣諂諛詖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
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騖矣人主之車所以乘
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
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
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

亡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
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
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
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夫名
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
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
在臣下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
忠得其數也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
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
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

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
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悗
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
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此五者皆
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
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
此生矣白之顧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邪故至
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
不傷其耳目之主問而不詔知而不爲和而不矜成
而不處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

無肯爲使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此之謂定性於大湫命之曰無有

君守篇　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準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

彊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爲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爲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

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自亡也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群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則姦邪之情得而險陂讒慝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爲人主好以已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

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
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
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
任數篇　凡官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
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奮人臣以
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是臣
得後隨以進其業君臣不定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
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勢使之也凡耳之聞
也藉於靜目之見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
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

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
擾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馳
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
則不信無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
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
行其理爲可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
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
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
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
耳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
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
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
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
知識甚闕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
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墻
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
開梧南撫多嬰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若之何哉故君
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
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
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

始卒爲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
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
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
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有司請事於
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
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
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爲其不易也桓
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況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
蔡之閒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
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

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爲
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炱入
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
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
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
也
知度篇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
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
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
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

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
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責而不
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
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實堯曰若何而
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
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趙襄子之時以任
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已
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
未之目耶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
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
矣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意
子何爲任人則賢者畢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
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
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
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
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
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
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
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
也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

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駃唐齊用蘇秦而天下其
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
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
乎
分職篇　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
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
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
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爲彊爲此處人臣之職也
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武王之佐五

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矣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

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郼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

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

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有度篇　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則人之易欺矣

可悼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翣非愛翣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費也節乎己也節己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乎聖人許由非彊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是

術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賈誼連語。 紂聖天子之殺也有天下而宜然若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為人主者誠奈何[illegible]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illegible]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于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illegible]與紂之珮象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蹶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搴帷而入提[illegible]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紂為民主[illegible]忿若此夫民尚踐蹴其軀而況有其民[illegible]乎羞甚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為胎也細若飄虱紂損天下自家者始

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為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illegible]一者厚倍

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
說以臣竊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
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
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抑
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
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
引而上中主者可以引而上可以引而下故上主者
堯舜是也夏禹羿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讙兜欲引
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者桀
紂是也隰侯惡來進與為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

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所謂中主者
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易牙則
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
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
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
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
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芃
芃棫樸薪之櫃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
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為練左右急也

劉安主術訓　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
纊塞耳所以掩聰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遠
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
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
　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
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于明堂
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
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
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
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

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
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
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
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
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
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
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揮棁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
濁則魚噞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
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
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

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　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鞅鞈鐵鎧瞋目扼腕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矣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

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覿焉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皋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　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豪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寧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夫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為哉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為秦楚變節

不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為為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由此觀之無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騵馬而服騊駼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已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觡伸鉤索鐵歙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

罷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
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
强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
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
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埳井
之無黿鼉隘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
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
人之羣無絶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騮綠耳一日
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兎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鴟夜
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

夫螣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猨得木而捷魚得
水而鶩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斵工無二
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
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夫責少者易償職寡
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
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　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
則治道通矣爲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
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
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脩身者不勸
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

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
主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
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
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贛於君是故朝廷蕪而
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今夫橋直植
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脩
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
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毁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
脩其道也清淨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
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

虛者天下遺之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
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
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是乘衆勢以爲車
御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人主深居
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
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
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
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　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
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
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衆人相

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嗺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

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　夫寸生於䅭䅭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

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猨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

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爲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於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爲羽翼也

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爲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爲儒墨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

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帶鵕鸃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堿決塘故循

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斮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

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爲之轂智欲圓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

興莫不嚮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旋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若豪

甚令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
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
南面焉當此之時㲃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
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
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
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其斯之謂與於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
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
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
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

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
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
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
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
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
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
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
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
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
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

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然為魯司
寇聽獄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
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
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
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
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
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
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人之
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
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

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
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
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愚者始於樂
而終於哀今日何為而榮乎旦日何為而義乎此易
言也今日何為而義旦日何為而榮此難知也問瞽
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
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
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
黑與人異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

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訟獄而
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
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歟何
其所臨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訟獄而失職
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
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
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
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
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

在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
安靜以籍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
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
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
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
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
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
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
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

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眾矣君
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必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
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人君之道
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
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
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
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
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奈何

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
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
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
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
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
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
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
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
曰睿作聖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唐太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程顥論君道疏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尚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

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蘇軾論道德疏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具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强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獲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斤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待以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久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寖遠邪說滋熾厭常

道而求與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彌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

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恩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經濟類編卷二

明　北海　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帝王類　二

君德二十二則　推戴二則併

宰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慧齊莊敦敏誠信長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

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以生民　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以知事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生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　請問帝嚳孔子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請問帝堯孔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夷說　請問帝舜孔子曰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叡明

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恭已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　請問禹孔子曰夏后敏給克濟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亹亹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主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任皋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民莫敢不服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對曰君之問不先其大者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

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柳宗元塗山銘序　維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九有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

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振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畢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

道也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

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為之柰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班固漢文帝紀贊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孝景帝贊　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光武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

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乾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唐太宗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帥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

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
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
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
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阼以來正直
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
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
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為史官
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illegible]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
五者自與蓋謙謙之[illegible]
後唐主昪性節儉[illegible]盥頮用鐵盎暑則寢於

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死國事者
雖士卒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
其租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
皆以稅錢為率至今用之唐主勤于聽政以夜繼晝
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
為今春以來群臣獲罪者衆內外疑懼唐主手詔釋
其所以然令紹顏告于中外　黃巢以來天下血戰
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
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
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

恐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
周世宗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
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
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
周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
其英武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
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為治百
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
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
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

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群臣有過則面質責之
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
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
法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
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寖寬登遐之日
遠邇哀慕焉　司馬光曰或問五代帝王唐莊宗周
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天子所以統治
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壹其法度敦明
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
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

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延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所爲豈帝王體哉蓋莊宗善戰故能以弱晋勝强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内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治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于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宋太祖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爲邪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傚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黄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初頗好獵一日逐兎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爲天下主輕事畋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嘗貸　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晋漢周亦豈甚相絶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

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太宗沉謀英斷儉勤自勵閔農事考治功慎刑獄納諫爭遇災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内功業炳然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成喪後世不能無議焉

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爲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嘗中夜饑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

疑者皆令上讞歲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illegible]
人以死況敢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於[illegible]
而任事茂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
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
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
厚之政所以培植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爲馴
致于亂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呂中曰
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
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以寬大之太宗真宗培
之又以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爲威財以

不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以
至誠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蘇軾謂
國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緒統之命恭心謙讓若將終身
而後踐帝位及其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裁
决皆出群臣意未嘗以疾疢不免大有所爲朕使後
世咏嘆至德何其盛也彼隋煬帝唐太宗王秦覽觀
神器遂啓禍原誠何心哉
金主雍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上以夫人烏林答氏守
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雖所寵嬖亦未嘗加以位號勿得用

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
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
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
其惑深矣又曰古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
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饑餓猶在已也彼身爲
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
爲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
薦舉惟朕嘗言某人可用朕後從而用之卿等既無
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
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

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
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群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
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自即
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
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
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
息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
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朕舉賢之急求
言之切不絕于口而群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
惜哉

元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憲云 以上君德

唐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淸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

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脩守備乎對曰旣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曏時則爲讎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乃城金陵凡城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以上推誠

聖學 十三則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黃帝學乎大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覽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眞顓頊學伯夷父帝

嚳學伯招帝堯學州支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竺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王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瘖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漢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匡衡上成帝疏　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

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　禮記云天下之命縣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惟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

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宋太宗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王曾以仁宗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爲竦然改聽

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爲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賛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咨詢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英宗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程頤論經筵事　臣伏覩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傅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習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今上帝陛下春秋之富貲上聖之資得於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古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夫惟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書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内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

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又曰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左右扶持祗應宮人内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凡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

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
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
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又曰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
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攝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
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
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
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為首
從古已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
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

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切聞
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
後特令坐講乃與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
之心
上太皇太后書　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
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
莫備於周公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
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復惟在
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
民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

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
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
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
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
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
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
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
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
使之然也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
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

所存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
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
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
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
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
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
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
先入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
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皋陶未嘗忘規戒
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

臣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況沖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

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辯色則入昏而罷歸當令二

人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官人內臣二人隨逐左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黙坐而已又聞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慮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

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illegible]上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便盛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illegible]仁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illegible]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檻垂簾簾前設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聽亦必無益兼講官輔道之間事意

不少有當奏禀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隊以日數但旬月之閒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它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道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閒爾又以爲雖兼它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

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道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閒所也

哲宗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辟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媼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

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媼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孝宗宴講臣于秘書省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足

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尚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

元學士承旨巎巎知經筵日勸帝就學帝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巎巎取比干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巎巎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凡爲人主貴能爲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

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帝號七則

秦王政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

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刧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

漢諸侯王等上疏勸高帝即位　秦為無道天下誅
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
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
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亡上下之
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
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
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
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
之地自王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
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

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
侯王幸以為便于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
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
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汜
水之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
昭靈夫人

光武帝從薊過范陽至中山諸將奏曰漢遭王莽宗
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
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紀盜
賊日多群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
鄲北州郡定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
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
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為
計萬姓為心光武不聽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
戚棄土壤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
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既定天人亦應而
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
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時
不可留衆不可逆

唐德宗時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

群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贄上奏以為
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
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昔秦德衰兼皇與
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
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
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
黜舊號以祗天戒德宗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

憲宗時群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崔群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譖群於
帝曰群於陛下惜孝德二字帝怒

文宗詔以水旱降繫囚群臣上尊號曰大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温上疏以爲今水旱爲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帝善之辭不受

南唐群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唐主許之群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

德運二則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也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

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稱帝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爲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殷人用水

德王色尚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虞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

秦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漢司馬遷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閒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

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

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雖敝必加
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
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
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
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
天子之位非耶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
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
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王莽初敗光武即位而隗囂擁隴據衆欲有分割土
宇之意班彪時在囂處以囂所舉必見稱亂作王命

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
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
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
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
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
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
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
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
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
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

游説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
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
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
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畜所
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
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
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
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麽不及數子而
欲闇干天位者也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
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

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
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
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
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
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
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
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
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
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
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

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
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葢在高祖其興也有五
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
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
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
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
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
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
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
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

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
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
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
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
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
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
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
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
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絶信布之覬覦
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為二母
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傅幹王命叙　昔在唐虞之禪列于帝典殷周之代
叙于詩書天之歷數昭焉著明周篤后稷公劉積德
行仁至乎文武遂成王業雖五德殊運或禪或征其
變化應天與時消息其道一也故雖有威力非天命
不授雖有運命非功烈不章自我高祖承堯之統受
命龍興討秦滅項光有萬國世祖讓亂奄復帝宇人
鬼協謀徵祥焕然皆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然則帝王
之起必有天命瑞應自然之符明統顯作體懿之業
加以茂德成功賢智之助而後君臨兆民為神明所

保祐永世所尊崇未見運敘無紀次勲澤不加於民
而可力爭覬覦神器者也豪傑見二祖無尺地之階
為尊智力乘衆而起不知天祚聖哲帝王自有真也
衆哉非徒闇於將來又不考之於既往矣自開闢以
來姦雄妄動不識天命勇如項羽強如吳王威如夷
羿然皆從分横衆為天下戒又況淺智小才勇不足
畏智不足憚未有成資而躬欠驗況不足之事也哉
夫行潦之流不致江海之深丘垤之積不成太山之
高魚鼈之類不希龍虵之舉凡庸之才不經天人之
變當王莽之末英雄[illegible]世祖之福

矜龐糧間行進其策謀遂荷肯附之任亭佐命之寵
張玄慕蘇秦蒯通之業周旋嚣述西說寶融言未及
終而梁統已誅之矣禹弁見命作之兆其禍如彼張
玄蔽逆順之理其禍如此審斯二事趣舍之分明矣
且世祖之興有四一曰帝皇之正統二曰形相多異
表三曰體文而知武四曰履信而好士加之以聰明
獨斷達於事機發策如神應視遠如見近偏旅首進
摧莽軍百萬之衆單師獨征平河北萬里之功識鄧
隆之將敗知劉與之必死然猶乾乾日昃博采訓咨
拔吳漢於小尹擢馬武於行伍寵功臣以兼國之爵

録卓茂以非次之位言語政事文學之士咸盡其材
之宰相權勇畢力於征伐縉紳悉心於左右此其
所以成大業也高祖方娠有雲龍之表其始入秦五
星同軌以旅于東井在天之符也世祖之徵符其詳
可聞也其初育則靈光鑒于室興嘉禾滋于邑壞其
望者廬有火光之異其渡滹沱有河合之應西門君
惠先識其諱彊華獻符千里同[illegible]沃改名而隕其
身王長錯卦而見吉兆故工[illegible]淵之人叔升人力也
覽廢興之運會觀徵[illegible]之[illegible]符天心之所兆察人
物之所附念功成而進[illegible]次孤疑[illegible]後之人誠

能昭然遠覽聽然深悟收莽述之聞惑思鄧耿之弘
慮好謀而要成臨事而知懼距張玄之邪說思在三
之明數則福祿衍於無窮亦世不失其通路矣
晉鑿齒晉魏論　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
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
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
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
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
跱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
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躡屈從時遂羈戎役

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
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
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
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群
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
之靈武冠世魏伐咸進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奮征西
極功格皇天勲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于
武皇遂并強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
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
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

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
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
制當年當年不制于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
不足于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
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于
帝王淪沒于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
巳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
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
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
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絀宣皇帝官

魏過于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
舜校實定名必彰于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
之魏以屈于巳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
正情遺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漢
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
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
世降心全已憤慨于下非道服北面之禮臣之節畢
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于所為不係
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以漢高稟命于
懷王劉氏乘斃于亡秦超二偽以遠嗣不論近而計

功考五德于帝典不疑道于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
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天下事有
可借喻于古以曉于今定之往昔而足為來證者當
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
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之君有德
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于周
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況積勳累功靜亂寧眾數
之所錄眾之所與不資于燕噲之授不賴于因藉之
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
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

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
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
之所推孰如見推于闇人受尊于微弱配天而為帝
方駕于三代豈比俛首于曹氏側足于不正即情而
恆實取之而无慚何與詭事而託偽開亂于將來者
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能見列以
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為虛尊
不正之魏而虧我道于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
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
后稷勤于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于司馬氏任乎曹

族三祖之寓于魏世矣且夫魏自居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途以運篡路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以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揖讓之功者[illegible]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慚于有周而彼道異于殷商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于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于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屈之于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于是止矣

皇甫湜東晉元魏正閏論　王者受命于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得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于湯受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終始可明雖殊厥號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策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群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圯耿盤庚之徙亳厲王之居彘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為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為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為肉籬委之戕殺指衣冠為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

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夸無容於言況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僭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經濟類編卷二終

經濟類編卷三

明北海馮琦編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帝王類三

頌德十一則

秦始皇帝登鄒嶧山刻石文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二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

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廼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登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幷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登琅邪臺刻石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

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

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
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
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
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
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
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殁諸侯倍叛法令不
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
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
石以爲表經
登之罘山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

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
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
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
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
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
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
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刻碣石門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
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
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

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
其疇女脩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
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登會稽山刻石文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攸長
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
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
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
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
驕數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
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

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
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并
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
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
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
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
令黔首脩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
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漢司馬相如封禪書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
歷撰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聽逖者風聲紛綸

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

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邇陿游原迥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晳昆蟲闓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

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群臣恧焉或曰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

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縉紳先生之畧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寀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廼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

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興必慮衰

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楊雄劇秦美新　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群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輿天地未袪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罔闕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

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茀經貫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況盡汛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

龍騰豐沛奮迅宛葉目武關與項羲力咸陽創業蜀
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迺秦政慘酷尤煩
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
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
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
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滭浡
汾滴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而散誕彌八圻上陳
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
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
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詭譎天祭地事

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
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
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
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
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
務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夫
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秘
府覽書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
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絶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
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軨軒旂旗以

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
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
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
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
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
爍德懿和之風廣彼縉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
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
不韞韣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
群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
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

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而洽
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衙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
泰山廣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盛受命日不暇
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
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
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鄉喁喁如也帝者雖勤謙思
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
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鑠勤尚粟粟臭馨香含
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
績咸熙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班固典引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
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
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
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
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
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
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
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
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
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

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
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
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
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
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
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
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
啟發憤滿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
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兩
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

類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起同於草昧玄混之中踰
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
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
猶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
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
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
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殷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
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
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
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喆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

也雖皋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是以高光二聖
宸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
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尚不涖其誅
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群后正位度宗有於德不台淵
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
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
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
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並開跡於一匱同受侯甸之
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
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亳遂

自北面虎螭其師華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獲有懸德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曷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炯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廼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闡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

元內霑毫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抗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揚寓內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葸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僚僉儞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仰蹈宗軌躬本天經悖駐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煬瘥縣沈滿祇群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麰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峩峩如也盍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啟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定性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聰前

顯後豈蔑清廟憚勑天乎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將聖上因以垂精遊神包舉藝文屢訪群儒俞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感群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絣萬嗣煬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晉陸雲盛德頌　臣陸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雲頓首死罪伏惟陛下紹軒轅之叡哲越三代之

高蹤膺有聖之玄母承生民之上略泰政肆虐淅爍生民在昔上帝乃眷多方肅雍寳命駿民顧天思文大慼聖以宅神器六合炎焚八荒星錯金皇居於阿房狩逸鹿於九野誅獻回適天人匪祚乃爵斯國授漢于京是以先部五緯章大素神母哀號底命丹野九垓闢授命之符鈞天清建皇之鑒陛下蟠踞泗水龍躍下亭慶雲徘徊紫塵炯爍皇威摧於斷蛇神武基於豐沛掩四維以蓋天廓玄謨以闢宇華宮山藏玉堂海納雲蓋景陰金門林蔚接足崇長揖之賓吐飡納獻規之客玄猷上通德輝下濟仰翰雲翥俯躍魚鮒是以四海之内莫不企景嶽以接群望廣川而鱗集乘山涉水覩險若夷奔波闕廷思効死節乃鳴鸞在衡奔驥服轄良平鳳栖信布虎據豪雄淩暴於外育莫補闕乎内威謀兼陳智勇畢効乃凌河海河海無梁乃仆高山嶽華不重三泰所卷項籍灰分逝虜霧散遺寇雲徹迅時雨以清天灑狂塵以肅地缺二字纖於川輿域峻蓋於蒼昊功濟宇宙化彼羣生天人允嘉民神恊變歷數在身有命將集而陛下猶復允執高讓成功靡有普天歸德羣后因斯然後謁天皇於閔丘巡萬乘於帝室率土雖基泰之亂臣竊榮有

道之惠戎寇纍變之墟雕趾肅慎之國莫非帝臣聽巍蕩蕩蓋天臨地自啟闢以來有皇之美未有若聖功之著盛者也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鄙倍文武無施恭寵本朝承乏下位而臣遘愍自西徂東行邁攸止路經泗水伏見史臣班固撰錄聖功竊承陛下扶桑始照大輝未融之日嘗臨御此川於是郎命舟人彌櫂太沚瞻仰山川舊物不替未惟聖輝罔識所憑遠眺邇合感物興哀終懷靡及倚心遐慕臣命違千載之運身在四百之外恨不得役力聖明之鑒寓目風塵之會揮戈前隊待罪下軍抽鋒咸陽之闕提鉞項籍之領猶心自悼不知所裁行役之臣牽制朝憲雖懷彷徨王事靡盬肅將言邁實銜罔極臣聞遊魂變化神道無方雖聖靈登遐降陟在天進光五精流輝太一或負神輿降觀薄狩五服時邁王輅言巡茲邑是以下臣仰瞻紫宮俯要恍惚悲情振蕩靡寄所如不勝延頸紫微結心閶闔之情謹任水濱拜章陳懸臣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臣雲言臣聞歌詠所以宣成功之烈詩頌所以美盛德之容是以聞其聲則重華之道彌新存其操則文王之容可觀永惟陛下聖德暨化比隆前代元

□足跡在昔故詩歌之所依詠金石之所形容
者也臣謹上盛德頌一篇雖不足以仰度天高伏測
地厚貢獻狂夫臣愚之情臣雲云云皆太子舍人臣
陸雲上於皇漢祖纂胄有唐平章在昔文思百工丹
輝栖列火精幽光爰茲聖緒頹維弛綱虛耀熠燿躋
景扶桑則天未隆重規叠矩其規伊何攝乾作峻厥
德不回矩地能順憑河秘圖表啟殷肋龍章宗偉虎
質碩變有奉不競圖版於首震驚于師思庭神主上
帝曰咨天鑒有赫乃眷伊漢此惟予宅明明聖皇既
受帝祉雲騰下邑風駭泗水仰鏡大文五緯同晷俯

察雲符神毋爰止恩文聖王克廣允迪威凌羣桀德
潤諸華爰祀天人天人攸嘉爰輯羣從羣徒既和既
和既順乃矢德音豐沛之旅其會如林朱旗虹超彤
旂電尋推師蕭曹撫劍高吟元戎薄伐時罔不龍凌
波川漬津野陸沉咸陽克殄既係奉后我我阿房乃
清帝宇穆穆皇皇大保攸定有以叩溪不忒王命王
命既衍熙我西土於鑠王師遊哨目怒炎赫來蒙席
卷三夏嘽嘽戎軒蟜蟜乘馬燎伐強楚至于垓下天
昧薄曜暴鶉受首區夏既混宇宙家文萬萬俯居魏
巍神器有皇於登是臨天位纘文丁寰紹華十徽明

明天子有穆其容至止鏘鏘相惟辟公宣靜路寢
號紫宮頌此徽猷以旨萬邦思樂皇慶協于時雍琴
瑟在御太子舞功越裳委贄肅慎來王明明聖皇開
國承制分土作勞河山命哲與律克彰與文書藝有
漢悏恢疏闊不替聖功克明九方孔安良宰內幹武
臣外閑漸澤蒲域沾被戎蠻速光大業萬載不刊
夏赫連勃勃刻石都南頌其功德　大康大德盛者
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
唐數終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
鑿龍門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

拯六合之沉溺鴻績侔于天地神功邁于造化故二
儀降祉三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啟有夏傳世二十歷
數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于玄古高範煥
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綱不綱綱潰殷氏
用使金堆絕于中天神轡輟于促路然純曜未淪慶
緒彌既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罩崑山
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紐滄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
載雖三統迭制于崤函五德革運于伊洛秦雍成篡
秋之城周豫為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于
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于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餘

費路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于奔命諸夏不得
高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蹔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
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銳雖霸王縱蹤猶朝日之升
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開闢以來未始
聞也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能
本枝于千葉重光于萬祀礙寒霜而踰榮蒙重氛而
彌耀者哉於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
期應天縱之運仰協時來俯順物望龍升北京則義
風蓋于九區鳳翔天域則威聲格于八表屬好雄興
峙之秋群凶狄立之際昧旦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

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僞秦以三世
之資袞魂于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
款僞宕著于荒服威刑彰于伐叛文教與武功並宣
組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暨乎七載而
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啟經始之基近詳山川究形
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
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地周綿
千里其爲獨守之形險絕之狀固以遠邁于咸陽超
笑于周洛若乃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
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路寢

閶闔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
祕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囿可以蔭映萬邦光覆四海
莫不鬱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閬風之
跨后土然宰司與臣群黎士庶僉以爲重威之式有
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搜文梓
于鄧林探繡石于恒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瓌
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于露寢之南起別殿
于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桷若騰虹
之揚眉飛簷舒咢似翔鵬之矯翼二序啟矣而五時
之坐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溫宮膠葛涼殿崢

嶸絡以隋珠綷以金鏡雖曦望互升于表而中無晝
夜之殊陰陽迭更于外而內無寒暑之別故善目者
不能爲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蓋神明之所規
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奇名以求類跡狀以效真
據質以究名假形以妙物如來須彌之寶塔帝釋刀
利之神宮尚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矣昔周室考室
而詠于詩人閟宮有侐而頌聲是作況乃太微肇制
清都啟建軌一文昌模範唯始咸秩百神寵享萬國
群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絃
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藻碩美俾皇風振于來

業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巍
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上玄帝錫玄珪肇域
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叡風道無常夷數或不競金精
南邁天暉北映靈祖踰昌世葉彌盛惟祖惟父克廣
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六符瑞微乾運有歸誕鍾
我后應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群妖
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
輸爾肇建帝京上苞上壤地跨勝形庶人子來不日
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萬閣接屏晃若
晨曦昭若列星離宮既作別宇云施爰構崇明仰準

乾儀懸霆風閱飛軒雲垂溫室嵯峨層城參差楹彫
亂獸節鏤龍螭瑩以寶璞飾以珍奇稱因褒著名由
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義高靈臺實隆未央適軌
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其秘書監胡義
周之辭也

大計四則

漢王設壇場具禮拜韓信大將信拜禮畢上坐王曰
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
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
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
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
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
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
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

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
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
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
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
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
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
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
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
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
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

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
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
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
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
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
信計
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
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劉備在
荆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

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
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
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
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
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
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
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
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
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
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

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
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
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
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
權内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
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
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
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
徽兄事之德公嘗謂孔明爲卧龍士元爲鳳雛德操
爲水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

梁武帝時爾朱榮兵勢甚盛魏朝憚之高歡亡歸爾
朱榮劉貴先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
從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
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
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
二谷色別爲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
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
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
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
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

北魏比部郎中王朴獻策　中國之失吳蜀幷汾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姦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禮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

其易者唐與吳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群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世宗欣然納之

隋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娶長孫晟女晟族弟右勳衛順德與右勳衛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亦亡命太原素與世民有隙世民加意待之琮意乃安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嘆曰貧賤如此又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

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群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

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陰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狀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國事日非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

以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覩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

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御突厥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强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遣使馳驛赦淵及仁恭淵謀亦緩大理司直夏侯端謂淵曰今帝坐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眞人起于其分非公而誰乎司馬許世緒世鐵武士彠前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舉兵時建成元吉皆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

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爲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于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請計淵曰朝廷用兵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

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東柴紹于長安王威高君雅見軍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彠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彠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欲因晉祠祈雨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于晉陽宮之城外且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與晉陽府司馬劉正會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冦君雅攘袂大詬世民已布兵塞路文靜因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

君雅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冦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於是斬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去

楊素子玄感乘煬帝渡遼水征高麗謀起兵黎陽陰召李密及弟玄挺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邊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必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

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人民
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
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
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
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
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
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唐禕據
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勒兵爲備玄感度
河五戰直抵大陽門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
自效者日以千數玄感盡鋭攻城樊子蓋隨方拒守

不能克代王侑使衛文昇帥兵救東都進屯邙山之
陽會玄挺中流矢死軍稍卻屈突通引軍屯河陽宇
文述繼之玄感分爲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復
出兵大敗玄感軍玄感引軍西趣潼關宇文述等諸
軍躡之至弘農宮太守蔡王智積計縻玄感軍登陴
詈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公今詐衆西入追兵
將至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
玄感不從攻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等
追及之與十餘騎奔上洛自度不免謂弟積善曰汝
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追兵執之

興復

唐武后疾甚張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
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
己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
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
二豎所危將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
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荊府長
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
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
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

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爲羽林將軍委以
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
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
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
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暉謁
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玄暐彥範與左威衛
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
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
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
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

太子令誅之恐有泄漏故不敢以聞稱兵宿禁闈當
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
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
人心久思李氏頃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
后謂崔玄暐曰卿豈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
以報陛下之大德于是收張昌期皆斬之與易之昌
宗梟首天津南收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繫獄以
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己爲鳳閣侍郎同平章
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太后傳位太子中宗復位
宋高宗時宗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

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
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
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
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
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
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
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壯之及
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
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
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

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
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
備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
荊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
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
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
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
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
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
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

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
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
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
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
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
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
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
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
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

乃遂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
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
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
知名
張浚至興元上疏曰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
師後據兩川之衆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
令中原必基于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於是辟
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
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
榷貨尚存贏餘而貪滑認爲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

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
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
主之麯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
臨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
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
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
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爲便時浚荷重
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
悉智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賞不可計而貲財常
有餘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致浚以百口保之

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武
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懽聲如雷子羽又薦涇
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統制璘掌帳前
親兵
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温州繼追及於道遣人
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
傑亦以所部兵來温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
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爲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
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
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

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
遂入閩時黄萬石降元以嘗爲福建漕使欲取全閩
爲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
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逆軍逐之萬石敗走
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得拔嶺海言夏
貴已復廣江州都元諸戍將以江路既梗不可北歸
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恪曰君等勿
爲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爲
不可豈敢輒棄戍哉元行省又欲兼廣之肇慶府慶
封州併兵戍梧州亦爲格所沮格天澤之子也

親征二則

後周世宗聞北漢王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群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世宗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世宗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世宗不悅惟王溥勸行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世宗發大梁過澤州宿於

州東北北漢王不知世宗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前鋒與北漢兵遇擊之北漢兵却世宗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王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白重贊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張永德將禁兵衛世宗世宗介馬自臨陳督戰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王曰勍敵也未可輕進北漢王奮髯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遂麾東軍先進張元徽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趙匡胤時爲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引兵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北漢王知世宗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爲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

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楊衮恨北漢王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世宗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肯奉詔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王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追至高平僵尸滿山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夕世宗宿於野次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北漢王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騮帥百餘騎由鵰窠嶺遁歸

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筯或傳周兵至輒蒼黃
去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
僅得入晉陽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
決張永德侍側世宗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
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
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
而用之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
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
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它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
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
之政矣

宋真宗時契丹陷德清軍遂抵澶州邊書告
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
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
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
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輦士安力勸帝
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略時以虜寇深
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
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
不知者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陛下神武
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
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
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
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準以欽若遂詔判
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所疑沮故出之
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
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
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
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
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準復入

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瓊即
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
適苦寒左右進貂裘帝卻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
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
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
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
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
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帥即麾衛士進輦帝
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
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

制其死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讙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

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吾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昇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

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

高宗時金齊之兵日迫群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

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燮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請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以書白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

鄧飛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
知昀之有先見也

廢立 五則

晉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齊鄰意茲來奔陳傳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

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陳成之逐行逮夜至於
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
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
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
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
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
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
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
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
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

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
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
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
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
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
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漢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
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霍光
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
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

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
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
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
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
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
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
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
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
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
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

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
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
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
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
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
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
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
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
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
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

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

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

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

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放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鬬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

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
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
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
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
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
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
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
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
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
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

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
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
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
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
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
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
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
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
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
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

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
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
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
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
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
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
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
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
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
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

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
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
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
用及燕剌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
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
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
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
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
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
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

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

梁冀忌質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李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絶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

間國祚三絶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旣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

立蠡吾侯是爲桓帝

宋寧宗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

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

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內蓄羣姦指正為偽外挑強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

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勸進四則

晉愍帝為劉曜所殺瑯邪王睿在江南時劉琨在并州段疋磾在冀州上表勸進　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蒸黎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

際氣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聖詔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代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大衍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

攝不類伏大順以號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以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眾不謀同辭者動以萬計

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百姓之趣昧死以上尊
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
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亢龍爲事
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河北傾首之望則所
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無人獲安無不幸
甚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
尊位以殆曠之浹旬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
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民波蕩無所繫
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
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

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
有君群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
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猷出
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睹人神開泰之路是
以陳其乃誠布之乾聽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
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

任昉百辟勸進今上牋　近以朔命猶鬱群公丹誠
奉被還命未蒙虛受縉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
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
石而周公不以爲疑[illegible]而大公不以爲[illegible]況因

若經緯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
役荊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累繭救宋重胝
存楚以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
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千邑駭奔表微子之去金版
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
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效祉山戎
孤竹束馬影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
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
俗不習孫吳遘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
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其等不

逢遒變實有愚誠不任悾款悉心重謁伏願時膺典
冊式副民望

長安不守紀瞻上尊號勸進帝不許瞻曰二帝失御
宗廟虛廢神器大寶於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
陛下膺籙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萬而遐荒來庭宗
廟傾而絕陛下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繞
北辰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
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己謝天下耳
而欲迴人所適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失雖復傾臣下
將來豈得[illegible]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爲端其可綢

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也否理盡于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奸寇之楷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爇宗廟無主劉載竊弄神器于西北陛下方欲高讓于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况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睿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爲改容及踐位拜侍中轉尚書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

晉王拜奉朝請周嵩上疏　臣聞取天下者當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后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

經濟類編卷三終

經濟類編卷四

明　北海　馮　琦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帝王類四

錫命四 封

王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一異說云群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起于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驪馬二駟詔曰可其議九錫

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五年正月祫
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
百餘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為
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以
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
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
亟加賞于安漢公于是莽上書曰臣以外屬越次備
位未能奉稱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
作樂以移風四海奔走百蠻並臻辭去之日莫不隕
涕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于吏民咸

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又得典職每歸功列
德者輒以臣莽為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于前者未
嘗不流汗而慚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
力少任大夙夜悼慄常恐汙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
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
保舜等輔政佐治群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
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
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群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
能得什伍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
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群公之故也陛下不忍衆

言輒下其章于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
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
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
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問非則臣莽當被詿
上誤朝廷之罪如無他譴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
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幸甄邯等白太
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
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
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
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

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
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群公以聞究
于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
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
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
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今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
國和協黎民時雍聖瑞畢溱太平已洽帝者之盛莫
隆于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于伊周而宰
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以六藝通義
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于今者為九命之錫奏可

陳崇時爲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竦者
士爲崇草奏稱莽功德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
束修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被諸
父赫赫之光財饒勢足亡所牾意然而折節行仁克
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
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衆莫不聞清靜樂道溫
良下士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
而好禮公之謂矣及爲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
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周公誅管蔡季子鴆叔牙
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

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公手劾之
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以明國
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公
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
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
劾之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斥
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
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詩云人之云亡
邦國殄顇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重
加以傅氏有女之援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則

必同憂斷金相翼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
引所附遂誣往冤更徵遠屬事埶張見其不難矣賴
公立入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
明奮亡前之威盱衡厲色振揚武怒乘其未堅厭其
未發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雖有
樗里不及回知雖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賢喪其
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更爲
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
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
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斄令邯與大司徒光車

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
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公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
同盛公勳皆以周公爲比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
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
輔齊之封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公之謂也
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
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
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
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事事謙退動而固
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于

今亹亹其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後倫隆
約以矯世俗割財損家以帥群下彌弱執下以遂公
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不布馬不秣穀食飲之
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無
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物物
卬市日闕亡儲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金
錢獻田殫盡舊業為衆倡始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
化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
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
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公之謂矣開

門廷士下及白屋婁省朝政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
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
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比三世為三公再
奉送大行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
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此皆上世
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
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並臻豈非陛下
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
亦不虛矣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蓋以達天
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揆公德行為天下紀觀公功

勳為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襃不副誠非所
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襃賞元功相國蕭何邑
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
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遴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
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繇旄頭宜明樊噲封二千戶
孝文皇帝襃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
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
綈襁皆為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
十二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即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
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執其事雖設要不能遂霍光

即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
朝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
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徼之累及至青戎
摽末之功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
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
之効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襃賞豈特
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
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襃不檢是故
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
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

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詩曰亡言不讐亡德不報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

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為國也臣愚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群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刑虞周之盛敕盡伯禽之賜無遂周公之報令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天下幸甚

魏公九錫文　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宗廟之祀社稷無位群凶覬覦速帶城邑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群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剪除其跡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克黜其難遂建許都造其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

淮南懾憚君靈用不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指呂布就戮乘軒將返張楊沮斃睢固伏罪張繡稽伏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

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入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班叙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不回慝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於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乃使

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啟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南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

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嗇民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

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回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人任賢群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

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晉公九錫文　朕以寡德獲承天序嗣我祖宗之洪
烈遭家多難不明于訓曩者奸逆屢興方寇內侮大
懼淪喪四海以墜三祖之弘業惟公經德履哲明允
廣深廸宣武文世作保傅以輔乂皇家櫛風沐雨周
旋征伐勤勞王室二十有餘載毗其前人仍斷大政
克厭不端綏安社稷暨儉欽之亂公綏援有衆分命
興師統紀有分用緝寧淮浦其後巴蜀屢侵西土不
靖公奇畫指授制勝千里是以段谷之戰乘釁大捷
斬將搴旗效首萬計孫峻猾夏致寇徐方戎車首路

威靈先邁黃鉞未啟鯨鯢竄迹孫壹構隙自相疑阻
幽鑒遠照奇策洞微遠人歸命作藩南夏爰授銳卒
畢力戎行暨諸葛誕滔天作逆稱兵揚楚欽咨逋罪
同惡相濟帥其蟊賊以入壽春憑阻淮山敢距王命
公躬擐甲胄龔行天罰玄謀廟筭遵養時晦奇兵震
擊而朱異摧破神變應機而全琮稽服取亂攻昧而
高墉不守兼九伐之弘略究五兵之正度用能戰不
窮武而大敵殲潰旗不再麾而元惡授首收勍吳之
雋臣係亡命之逋虜交臂屈膝委命下吏俘馘十萬
積尸成京雪宗廟之滯耻拯兆庶之艱難掃平區域

仁威吳會遂戢干戈靖我疆土天地鬼神罔不獲乂
乃者王室之難變起蕭墻賴公之靈弘濟艱險宗廟
危而獲安社稷墜而復寧忠格皇天功濟六合是用
晉啓古制稽諸典籍命公崇位相國加于群后啟土
參墟封以晉域所以方軌齊魯翰屏帝室而公遠蹈
謙損深履冲讓固辭策命至于八九朕重違讓德抑
禮虧制以彰公志于今四載上闕在昔建侯之典下
違兆庶具瞻之望惟公嚴虔王度闡濟大猷敦尚純
朴省繇節用務穡勸分九野康乂耆叟荷崇養之德
鰥寡蒙矜卹之施仁風興于中夏流澤布于遐荒是

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狂狡貪悍世爲寇仇者皆感
義懷惠款塞內附或委命納貢或求置官司九服之
外絕域之氓曠世所希至者咸浮海來享鼓舞王德
前後至者八百七十餘萬口海隅幽裔無思不服雖
西旅遠貢越裳九譯義無以踰維翼朕躬下匡萬國
思靖殊方寧濟八極以庸蜀未賓蠻荊作猾潛謀獨
斷整軍經武簡練將帥授以成策始踐賊境應時摧
陷狂狡奔北首尾震潰禽其戎帥屠其城邑巴漢震
疊江湖小穢迆平天成誠在斯舉公有濟六合之勳
加以茂德實總百揆允釐庶政敦五品以崇仁恢六

典以敷訓而靖恭夙夜勞謙昧旦雖尚父之左右文武周公之勤勞王家罔以加焉昔先王選建明德光啟諸侯體國經野方制五等所以藩翼王畿垂祚百世也故齊魯之封于周爲弘山川土田邦畿七百官司典策制殊群后思襃之難桓文以翼戴之勞猶受錫命之禮成用光疇大德作範于後惟公功邁于前烈而賞闕于舊式百辟於邑人神同恨焉豈可以公謙冲而久淹弘典哉今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鴈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弘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南至于華北至于陘東至于壺口西踰于河提

封之數方七百里皆晉之故壤唐叔受之世作盟主實紀綱諸夏用率舊職爰胙茲土封公爲晉公命使持節兼司徒司隸校尉陔即授印綬策書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茲玄土苴以白茅建爾國家以永藩魏室昔在周召並以公侯入作保傅其在近代酇侯蕭何實以相國光尹漢朝隨時之制禮亦宜之今進公位爲相國加綠綟綬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思弘大猷崇正典禮儀刑作範旁訓四方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道和陰陽敬授人時嗇夫反本農殖維豐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光敷顯德惠下以和敬信思順度尹允諧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鎮靖宇宙翼贊猶猷教深外懷服荒裔欽附殊方馳義北夏順軌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簡賢料材營求俊逸爰升多士寘彼周行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嚴恭寅畏底平四國式遏寇虐苛慝不作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公明慎用刑簡恤大中龔厥天威以糾不虔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爰整六軍典司征伐犯命凌正乃維誅殛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公饗祀蒸蒸孝思維則篤誠之至通于神明是用錫

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晉國置官司以下率由舊式往欽哉祇服朕命弘敷訓典光澤厥方永終爾明德丕顯余一人之休命

亡國十三則

韓非亡徵篇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群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不以衆言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

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閒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

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群臣易慮群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

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私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相妒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

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群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大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絀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

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

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

呂覽過理篇　亡國之主一貫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爲格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截涉者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作爲琁室築爲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

曰其窮道則比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亡也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使宰人臑熊蹯不熟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麛沮麛見之不忍賊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乃觸廷槐而死齊湣王亡居衛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

三副矣宋王築為蘖帝鴟夷血高懸之射着甲冑從下血墜流地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悅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王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王丹對曰臣以王為已知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遂以自賢驕盈不止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其閔王不遜衛人侵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與燕共分齊地悲夫閔公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于燕昭宗廟毀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于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為賢豈不哀哉公王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不覺道而善之以辱為榮以憂為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群臣

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齎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于野而饑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齎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群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

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
君慈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慈則不能賞賢
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
蚤魯哀侯曰臣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
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
輔也是猶秋蓬惡于根本而美于枝葉秋風一起根
且拔矣
宋昭王出亡至于鄙喟然嘆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

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被
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
由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者諂諛者
衆也故宋昭亡而能悟盖得反國云
石雖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
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
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習足以亡舉百事不
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
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趙高既立二世導之誅殺秦之諸公子大臣天下大
亂盜賊群起二世乃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
壻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于
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乃詐為有大賊遣樂
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
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
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
者輒死死者數十人趙成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
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
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于此宦者
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
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

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
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
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于
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
進二世自殺趙高遂立公子嬰為秦王令子嬰齋當
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
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聞趙
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
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

高果自殺子嬰遂刺殺高于齋宮族其家　秦二世胡亥之爲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堦視群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

宋欽宗時上皇聞張邦昌僭位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决矣因泣下霑襟至是斡离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張叔夜

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孫覿汪藻郭仲荀等于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遥辭二帝于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絶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爲之一空初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孛堇統之可也好問曰孛堇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

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皆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斡离不遣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慚而退斡离不又請王婉容位帝姬與粘沒喝次子作婦許之至燕山館于延壽寺帝自離青城頂青氈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副路允迪出使者粘沒喝趣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

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偕行粘沒喝不許帝遂從代渡大和嶺至雲中　史臣曰初斡离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故退之後爲宋計者宜爲遠謀而乃忽李綱种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爲無虞曾不數月再攻金師太原真定咽喉以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唯以割地請和爲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踰月外

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
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
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
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摻
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
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
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
城蒙古兵鑿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
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

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
渲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
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略萬一得
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承麟即位
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
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
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
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
攻聲震天地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四闢孟珙招江
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

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
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
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
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
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邪於是參政孛術魯
小婁室兀林荅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紇石烈
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
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群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
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
謚曰哀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

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
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
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為亂兵
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為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
推讓低言緩語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敷
以聖主心困或依冉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
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
聞以底于亡　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彊焉太祖
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效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
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

餘年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色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棄厥本根連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爲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帝㬎時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

師脩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沖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歹偕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

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元張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爲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昺舟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爲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

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蘇劉義出海洋爲其下所殺

禪代八則

宋王劉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宋王即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宋王解其意無復他言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徵宋王入輔宋王留子義康鎮

壽陽宋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恭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遜于琅邪第宋王為壇於南郊即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大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恭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

順帝進齊公蕭道成爵為王增封十郡下詔禪位于齊順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順帝順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引枕臥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順帝乘畫輪車出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至是攀車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

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為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之以褚淵為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

大司馬蕭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它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

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即損威德且人非金玉府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言大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幷諸選置大司馬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

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於是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

北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黨布列敬宗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敬宗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敬宗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清治選部榮嘗關補曲陽縣令神儁以階懸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所部者往奪其任神儁懼而辭位榮使尚書左僕射爾朱世隆攝選榮啓北人為河南諸州敬宗未之許太宰天穆入見面論敬宗猶不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為州遽不用也敬宗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爾朱皇后性妬忌屢致忿恚[illegible]爾朱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乃如此敬宗既外逼於榮內迫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為樂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敬宗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忠

靜帝美容儀旅力過人能挾石師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大將軍高澄深忌之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靜帝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之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宜用心檢校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靜帝曰臣澄勸陛下酒靜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毆靜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靜帝靜帝亦謝焉靜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

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侍講荀濟知
帝意乃與元瑾等謀誅澄澄勒兵入宮見靜帝不拜
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
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殺胡夫人及李嬪靜帝正
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
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
暇惜況於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
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靜帝於含
章臺

齊王高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侍中張亮等求入

啓事東魏孝靜帝在昭陽殿見之亮曰五行遞運有
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願陛下遠法堯舜
靜帝斂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乃下御座步
就東廊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
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請發靜帝曰古人念遺簪
弊屣朕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
下之天下況在六宮靜帝步入與妃嬪已下別舉宮
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
髮期靜帝出雲龍門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
位于齊齊王即皇帝位于南郊

朱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
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
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
以刑部尚書裴迪爲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
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
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須變玄暉聞
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
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
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
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

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爲王創萬代
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
行九錫胙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儀裴迪自大梁還
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
等懼敕改用來年正月上辛

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既還鎮陰爲自全之
計潞王好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
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
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敬瑭賂太后左右
令伺潞王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

前自稱羸瘵不堪為帥與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犯
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
夕相繼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詔鎮州輸絹五
萬匹於總管府糴軍糧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
於代州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
嚴急山東之民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
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illegible]軍士呼萬歲者數
四敬瑭[illegible]其唱首者敬瑭令
都押牙劉知遠[illegible]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
潞王聞之[illegible]

復國十則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
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
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
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
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
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
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
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
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
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
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
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
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
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
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
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
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晉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
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吾有
死而已吾蔑從之矣里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不亦可
乎子死孺子廢焉何死哉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
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
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
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
吾身乎雖死焉辟之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

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對曰荀息曰死
之丕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我為
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我使狄以動之援秦
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
之國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
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
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群公子而
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罪以為諸侯笑使
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
可救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

愛於諸侯且為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
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
怨反義則富不為賴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
諸侯載不可常也丕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
姬而請君于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
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
君子曰不食其言矣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
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
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鉥重耳告舅犯曰里克
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

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
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
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
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
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
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
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
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莅
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
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

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御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于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

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群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冑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塡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況而群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群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招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為朝夕之急大夫子明曰

君仁繁也繁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窴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不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繁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使繁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

子繁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繁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葵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嬰纕以

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是爲惠公

秦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

怒不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佼其誰能恃乎君子曰善以微勸

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

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

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

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晉國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四年復為君

晉陽之圍張談曰先主為重器也為國家之難故始無愛寶於諸侯乎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不德而賄夫地也求欲我欲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皆斃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龢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鼃民無畔意

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龢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輿也

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
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
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
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
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
象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
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
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
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
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

相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
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
次必此且吾聞之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
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
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
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
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
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
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
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
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
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
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
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
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
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
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
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
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

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
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
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
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
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
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
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
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
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

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
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
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
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
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
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
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
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
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
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
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
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
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

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
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
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
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
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
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
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
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
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
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

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
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
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
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
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
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
君王昧焉辱到弊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
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
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

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
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
今克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盂
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
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
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
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
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彊者我
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
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
而南及敗舟走欲度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
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
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
鰥寡不畏彊禦莊王之謂也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
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
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
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
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
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

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
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
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
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
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繼絕世二則

居鄭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梅福以成帝久無繼嗣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職也

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明　北海　馮　琦　纂
弟　馮　瑗
楚黄門人周家楝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帝王類五

興亡論一　二十八則

蘇轍夏論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天下不求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夫聖人之

于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爲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王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爲子之才不至于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

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喪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眞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足以爲天下故也啟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衆人之法贖人者受

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獎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爲賢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舜禹皆有所從受天下者其所從

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堯而寘瞽瞍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於父故得祭於郊從舜之義則禹爲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爲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爲也子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瞽雖其親而無功於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先儒以爲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

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鯀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爲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士之所予也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彊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彊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

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彊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彊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彊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

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齊也故齊彊而舒[illegible]本
亡而齊亡也　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
於亳蓋伊尹耕於莘野既以處士從湯及其適夏
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為從湯伐
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
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耳其
後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棄
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者
如此此其所以為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周論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

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子讀
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
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云萬物各得其
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
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
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鬭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
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
寧于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
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
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塯啜土鉶土堦三尺
茅茨不剪至于周而後大備其粗始于父子之間其
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
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
陳其籩豆列其肵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
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
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于地魂氣升
於天恍惚誕漫而不知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
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為人子之
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
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

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後庶羞以為不
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以為可以盡人子
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
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
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
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為王道
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彊
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
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
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

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上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昏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爲法也

周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魏獻子爲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

夫禮之立成者爲飫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以忘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單子曰其咎孰多曰萇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夫天道導可而省不萇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誑人三也周若無咎萇叔必爲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灾勤百姓以爲已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爲討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

鄭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

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

槃歷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
食溱洧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
可乎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
紃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
克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
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偪也
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
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
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
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

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
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之者也其後皆為王
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大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
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
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
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
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
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
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
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芈蠻矣唯荊

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
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
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
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
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間
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
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
殆於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
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
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

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
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
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
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
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
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
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
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
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
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

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
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
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
瞶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
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
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
之此人也收以奔襃襃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
久矣其又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襃人之神
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襃之二君也夏后
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

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
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
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
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
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
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襃襃人襃姁有獄而以
爲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
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使淫德而加
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
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

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
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隩
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
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
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
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
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
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啟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
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
將興乎公說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

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
年而斃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於是乎
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小伯
楚蚡冒於是乎始啟濮

司馬遷秦始皇紀贊　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
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
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
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
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
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

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絶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埶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幷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

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埶不便也秦小邑幷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亾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亾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絶

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埶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册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

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
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
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
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
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寗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
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
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
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
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
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

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
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
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
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
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
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
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
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

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
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
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
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
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
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閒而倔起什伯之
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
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
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

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
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非錟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
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
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
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
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
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
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

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

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

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漢明帝十七年詔問班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固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右秦襄王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

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

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六國年表序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

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

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巳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蘇洵六國論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

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巳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

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蘇轍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

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

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彊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

彼秦者將何爲哉知不出此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蘇轍秦論二篇　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于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嘗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

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于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危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

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王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必以漸故齧齒俛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齧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而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

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而堅不幸耳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賊盜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

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

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牀寒
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
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
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
慘烈也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
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
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
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
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

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
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
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閒哉不幸
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
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
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
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
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
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
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

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
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
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
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
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
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
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
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
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
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

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
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
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
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
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
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請亦知始皇
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
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
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
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

其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

知扶蘇之必不及此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果於殺者

何去非秦論　兵有攻有守善爲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彊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却之也圖拒以却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

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爲墟以二世之不道顚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爲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爲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

一戰其鋒至鋭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天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鶩以與四合之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衆揚袂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鬬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爲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傅於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乃救敗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

六國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為不知杜成皇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皇者數十輩遂至於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為兵亦疎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為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至於貧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為漢役者也以不為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卽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為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

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譏於後世彼二子者豈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班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興廢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埶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既疾

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作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

權德輿兩漢辨亡論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篡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貫夷滅天下耳目覩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附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

所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
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王臣之重極儒者之
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告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
氏專政蒔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躬至禹第
辟左右以問之須其 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宜
陳大易堅冰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衆其獨納痛言
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投
王氏寖盛之勢上下恬然晻忽亡國帝慮不至是
猶當闢陳切劘面別廷辨冀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
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於床下官子壻於近郡欣然

用家人匹夫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群盜弄
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
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
位極上台刎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鴆質帝
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淸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
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矣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
君私於蠡吾獨異羣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
然不回李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事百工正
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
偷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淸河徙廢蠡吾為使邪

家陵夷漢道日壓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亂宿
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蓋棟橈鼎折之所
由來久矣彼梅福以疏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
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說則遑寧衆過蘧甯大凡
有生之常性也嗟乎手持政柄覩國存亡則諉之於
初決之於始以召衆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
而後已何不可爲毛斯輕令何禹廣以完安之時
則務小忠立細行欺欺然獻上壽於廢帝沮立后於
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亦結舌陰拱觀
變苟止然也方又煽焰焰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

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
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
言僞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則禹廣之罪
作誠來世可勝紀乎向者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
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淸河王明臣忠則庶
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
皆有陰陽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譬聲者爲相之
立土木偶而尊之彼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
舜之咨或吁或俞或畏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
然後爲理耶予因銖其迹且著春秋褒貶之學心

憤激固辯其所以然

王勃三國論　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絶奸回竊位閹宦滿朝士之蹈忠義履冰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誅伏閭巷則嬰黨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掃地將盡雖九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絶之綱舉土崩之勢明矣嘉平中大黄星見楚宋之分遼東殷馗曰其有眞人起于譙沛之間以知曹孟德不爲人下事之明驗也先時秦帝東遊亦云金陵當有王者與董扶求出又曰益州有天子氣從茲而言則長江劍閣作吳蜀之限天道人謀有三分之兆其來尚矣然

廢興有際崇替遞來每攬其書曷能不臨卷而永懷撫事而伊鬱也嘗試論之曰向使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催汜棄文和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關右亂麻之屍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於河上天子露宿於曹陽百官餓死於墻壁六宮流離於道路蓋由何公之不明賈詡之言過也於是劉岱喬瑁張超孔伷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者騁其驍悍逞其詐能海内囂然於茲大亂矣袁本初據四州之地南面爭衡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欲居列郡之尊瑣瑣伯珪罔保易京之業瓚既窘蹙術亦憂終譚尚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覩長策而不能施便謂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樂士忍垢藏疾從善如不及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泣周泰之瘡請呂蒙之命惜休穆之才不加其罪賢子布之諫而造其門用能南開交趾驅玉嶺之卒東界海隅撫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移於暴酷則彭蠡衡陽未可圖

也以先主之寛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孔明管樂之儔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蕪瓚之間羇旅袁曹之手豈拙於用武將遇非常敵乎初備之南也樊鄧之士其從如雲比到當陽衆十萬餘操以五千之卒及長坂縱兵大擊靡然霧散脱身奔走方欲遠竄用魯肅之謀然後投身夏口時諸葛適在軍中向令帷幄有謀軍容宿練包左車之計運田單之奇操懸軍數千夜行三百輜重不相繼聲援不相聞可不一戰而擒也坐以十萬之衆而無一矢之備何異驅犬羊之群

餌豺虎之口固知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斯言近之矣周瑜方嚴兵取蜀會物故於巴丘若其人尚存恐王壘銅梁非劉氏有也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大啟西土者其惟雅度最優乎武侯既歿劉禪泉而棄之覩譙周之諂詞甘忿憤而忘食聞姜維之立事又慷慨而言意惜其功垂成而智不濟豈伊將衰抑亦人亡乃知德之不脩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髣髴孫吳臨敵制奇鮮有喪敗故能東擒呂布北走強袁破黃巾於壽張斬眭固於射犬援戈北指蹋頓懸顱擁旆南臨劉琮束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

以令諸侯信超然之雄傑矣而弊於褊刻失於猜詐孔融荀彧終罹其變孝先季珪卒不能免愚知操之不懷柔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富於春秋光膺禪讓臨朝恭儉博覽墳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者矣不能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基骨肉齊於匹夫衛樞委乎他姓遠求珠翠廢禮諒闇之中近抱辛毗取笑婦人之口明帝嗣位纘以奢淫征夫困於兵革人力殫於臺榭高貴鄉公明決有餘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畧經緯近同宋之數君並無取焉山陽公之墳土未乾陳留王之賓館已啟天之報施何其遠哉故粗論之式備勸戒俾夫來者有以擇焉

李德裕三國論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義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宮亡之淹速繫於昭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幸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

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覩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為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覩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

蘇轍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蜂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遇其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

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
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
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
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祖之
術制之者也昔者項籍有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
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
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
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
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
死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散

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
以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
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
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
不才取之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
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三人者而不知
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
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
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
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
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
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
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
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
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
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
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
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因於
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
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

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朱敬則魏武帝論　皇漢失御綱漸毀賊臣承閒
□蕩宸居宗廟焚燒天子播越於是九州崩裂四海
橫流釋位勤王天下雲集初平元年後將軍袁術冀
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
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喬瑁
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長沙太守孫堅等同時
俱起以討董卓為名然包藏禍心以恭易亂窺覦矯
制結黨相朋觀釁待時莫敢先犯唯魏太祖有汴水
之戰孫破虜有陽人之師矣觀曹公明銳權略神機

不務兵抑而意不裁在危而聽不惑臨事決機與乏
遺悔近古已來未之有也故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皆
云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
君乎雖復名微衆寡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
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趨若百川之宗巨海遊
塵之集高嶽故有荀或郭嘉邢顒程昱賈詡朱雲等
或歛風長感或一見盡懷然后覽英雄之心羈熊羆
之勇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以顯至公旌賁忠良
芟夷叛逆神道輔德百姓與能武功赫然霸業成矣
若乃獲魏种而宥之高祖之封雍齒也降張繡而不

慼光武之全朱鮪也感臧霸之言以成其氣重關羽
之義抑而不追王霸之術也然後法令嚴峻賞罰必
行惟材是求惟力是視縱火齊蒲路顏閔並居未暇
存也救弊則可仁則未知且以術臨人力無餘地用
智濟物迹若容身欲使蕩蕩玄波湃而不竭飈飈薰
風周偏草木玄雲陰而方由黃菜衰而木落不可得
也苟文若首預經綸提挈卓昧清明昭乎物表妙識
出乎機先進我魏邦繄其是賴一言不合五毒將施
無詞寄文空器見志可不劇哉加以孔文舉與道翔
翊盡忠漢室崔季珪天骨高爽志在扶傾豈大盜之

所安也嗚呼欲盜之子見錦而不見人彊誇之君尤
人而不尤已豈知群鷗不下衆雀遙驚者乎故陰謀
未洩天下已知毒志潛行忠良前懼何夔所以帶藥
楊彪由是不出偃長受恩而不謝玄德失箸而思奔
席上無懷疑之人閫外少自信之士良可耻也周知
曹公不能用天下之材成天下之務也昔周武之澤
及昆虫不能感食薇之士漢高之功濟草木未能屈
歌芝之賢猶且遂其孤貞容其怨讟況功未半古德
興樂推遽神器之流雖問寶鼎之輕重欲使庶人不
識宜心寧可得乎翻乃疾走惡迹掩耳畏聲儺匹夫

念平素殺桓邵婁圭道路以目天下鉗口豈不惜
哉楊德祖才雖清秀志非遠圖亂事行誅死非其罪
司馬懿雄材大度勇而有謀審其狼顧知而不剪若
言天道也則吾未知若言人事也其智安在故知忌
小怨而忘遠圖料目前而忽身後豈所謂旁求哲人
俾輔後嗣者哉或問曰天厭漢德海內分崩三雄鼎
立俱受命乃至控御豪傑削平區宇英圖遠筭何
者爲先君子曰孫仲謀藉父兄之資乃江海之固未
敢爭盟上國角鹿中原自守未餘何足言也蜀先主
挺英濟之器無角逐之材遠竄荆蠻畏曹公神武奄

不肯劉表劉璋之政褊國小人夷風頹俗陋山川險湍與崤函之奧區江漢通流殊河洛之朝市豈得抗衡中夏齊足當塗乎前賢易地之談全是不關胸臆且夫度德而處量力而行劉備豈薄先王之舊居輕齊魯之故俗若泰伯之適吳越孔子之入九夷哉蓋不得已也是知才雄者地廣國大者兵強地既由才才寧可易也

蘇軾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智猶有所窮惟見天下之利而爲之惟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

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以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

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爲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陸機辨亡論二首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遍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飆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

服而江外底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

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

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

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銜
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飈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
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
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羅於內府珍瑰重
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
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大皇既沒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脩遺憲
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
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
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

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
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
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
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
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
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
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
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
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
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
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矣
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
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
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
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
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
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
功臣之賞披懷虛己納謨士之筭故魯肅一面而自
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

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
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踟蹰以伺子明
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忼慨歸魯子之
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
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
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
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業
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雖醲化懿綱未齒乎
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
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

滄湖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詎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所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群議而

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資重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

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巳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干寶晉紀總論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

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衆
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
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
奮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
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屢拒
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
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搆矣世宗承基太
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
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
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

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
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
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
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吾從爲
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泛舟
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
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
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
舍外閭不閉民相遇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

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
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
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傳臣夷戮者數十族
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
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
至乃易天下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
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
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
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
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

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劉淵王
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
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
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
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
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
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
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
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
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

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
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
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
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
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
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
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
而歸之如晨風之鬱乎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
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
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驗之求明察

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
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
於家閭邪僻銷於胷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
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
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
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
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
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
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
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又曰實頴實栗即有邰家室至
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
乃裹糇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
以至于大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
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
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
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
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
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咸錫之光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故

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
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
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
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
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
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上有純一之德故曰文
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
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
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
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懼

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

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相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

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

湯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捘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

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晉武帝總論　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侈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採擇劉毅裴楷以質直而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而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眾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脩武用思啟封疆決神筭于深衷斷雄圖於獨見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種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為墟通上世之不通服前人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下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視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而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材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迮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趨逾遠所向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習易

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奸志以弄權楊駿豺狼包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跡連兵競滅其根本棟梁迴忠而起偽孽梟各舉其兇咸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惑荀勖之奸謀迷王渾之

僞策心屢移于衆口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
除卒令擾亂於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於
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極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
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貧三世而成業延
二葉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
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于初而乖令終於
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晉宣帝總論　夫天下之大務元爲本邦國之貴元
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
以爲憂三王以來處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名利大

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
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膺期佐命文以緯治武以
凌威用人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
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
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
英謀外決殄公孫于百日滅孟達于盈旬自以兵動
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
甲兵本無鬭志遺以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
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
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

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
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
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
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
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
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
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
晉明掩面恥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
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于天下
可不謂然乎雖隱過於當年終見嗤于後世亦猶竊

鍾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以市中爲莫覩故
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已以
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已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
難爲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
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啟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
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于北面矣

蘇轍管論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
安居而能以逸處而能致其君於死故施行其令不失其
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於有司有以爲勉強而去
其惰傲厲精而日習勞苦而后能以託死於王之人而

不悼艱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亂故皆難之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其間而攻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偽戰鬬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偽戰鬬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從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亂而勞苦有所不避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名之心

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illegible]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爲君子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秦之強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宋敬則宋武帝論　蓋聖人不能爲時亦不能失時歷觀帝王之祚未有不因人墜塗炭而得志或天下

嗷嗷新主之資也是知秦有閻趙之隙漢有莽卓之灾晉由曹氏之專宋實桓玄之篡若待奮其智力救此倒懸陳浞羿之辜問滔天之罪況劉裕天錫神勇雄略命世不得思漢之福未服役從可之會同盟二十七願從一百人雷動來分風發竹里龍驤虎步獨決神衿長劍一呼義聲四合蕩亡楚已成之業復遺晉久絕之基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雖古人用兵不足加也至乃剿羅俊興得物知人動必應時役無再舉西盡庸蜀北劃大河自漢末三分東晉拓境未能至也或問前史云克敵行偏奇道多於魏武此詎論乎

君子曰得雋雖多前非大敵若乃黄帝斬蚩尤高
制項籍光武抗尋邑曹公挫本初此其奇迹也至若
慕容超政不在躬奴僕下品姚弘宗枝猜貳借手於
人盧循秋冬之餘譙縱新造之國因釁取亂何足可
稱至乃潛算結俎之間明見千里之外揣機料日不
爽錙銖亦古之智士何以加焉但禮樂文明日不暇
給垂風邁德盛所未能人望不遷于建安天命乃光
於魏武又問曰棄德非道捨舊無親有宋功臣多不
及嗣豈理須然乎請聞其要君子曰且夫奸雄者非
淳德之稱謀勇者乃果决之辭故昔之同盟擬覆前

敵故無材不露無心不披雖是若同舟遇風寧有隱哉
及高鳥盡狡兔死其材能我之儔也我非積行累能
彼之知也思已之所行恐彼之已叛是以雄猜内發
釁兆易萌韓彭以之葅醢劉葛由之竄亡然則高談
堯舜之道不忍㖃桀紂之行思燕齊之血食見漢宋
之不仁故絺綌畏秦王之屈節范蠡賤勾踐之忍人
綺季不出于商山嫉漢王之侮慢嚴光潛行於草澤
知劉秀之本弘有古哉又問曰宋祖入關老相駕爲
赫連畏逼姚氏滛昏中原士庶恥爲臣妾王師衆整
頗有禮焉所以扣馬攀車請住關右宮室陵寢是大

漢之遺蹤關山重復乃有周之長世人與不取違衆
獨歸昔項籍兒晒於韓生宋高又失於父老其言可
得聞乎君子曰論項門非在劉爲是以項王之材天
下可以力制人心可以勢奪因宮室之嚴守山河之
固此九州之上腴何彭城之足算劉裕家本江南全
軍遠克未能制命于魏拖號秦涼雖曰關中寔是邊
地鞭長不及馬腹風末不　缺十四字
　王買德目貪歸受禪所留不避愛子待歸
一舉而可取卒如其策智士哉
朱敬則晉高祖論　王業不同其來尚矣若乃待辛

癸之罪湯武不得稱仁要商伯之資高光無由濟世
或寧亂以得志或興禍以取威遭遇雖殊天命一也
宣帝聰豪明允博學洽聞敏而好謀寬而能斷其未
得志也服勤于事夙夜在公知無不爲爲牧必履取
信嚴主所謂能臣也及勲德日隆雄材漸著權畧不
世合變如神受命崇華蜀殷臨于明帝忠死嘉福遂
無君於冲人所謂奸臣也及内難既平外寇斯殄威
力介赫指麾風飛遂乃臨神器以徘徊裁公族以顧
望雖大勞初稱人望斯有若格以名禰論罪不暇歸
諸天命則前代有辭矣哉本盡弃也且成湯之在夏

世行仁以動諸侯文王之處殷朝好惡以懷隣國六州祖以豁達容物光武以長者得人未有專伏陰謀每行詭計寄何晏以鞫獄示李勝以灃石請戰以見成情水以表信乞禱不與懼有陳恒之譏封裴釋囚不嫌武王之事媿情負理掩耳避聲狼顧以噬魏人爲媚以取天下亦前史所醜也

經濟類編卷六

明　北　海　馮　琦　纂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帝王類　六

興亡論二　二十九則

何去非西晉論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觀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遲有迹之可覩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常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遲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者非一朝一夕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閱更三姓而歷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爲禍之形常隱於福爲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爲今日之禍福而已不能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覩其昭然之形此其爲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其惡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攘而擯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

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悅其向[illegible]
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
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徼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爲
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
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
旦洶然而發若決坊水莫之能遏晉爲不幸而適當
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
承武帝攘擊匈奴之威會五單于內爭始納呼韓邪
使之依阻塞下稍通五原而來其朝至于孝元而呼
韓邪乃願保塞而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爲自孝

武攘之幕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
嘗不哭其喪亡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
罷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漢亦甚悅其來而不之
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進南廷以安納之稍
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
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嗣爲虜
區加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復六徙武都之氐以實
關繇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部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
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爲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
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

氐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illegible]
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桀驁貪悍樂鬬喜亂之
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
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國者幾二
百年所謂發於逆而爲毒深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
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
固甚慭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
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
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爲子孫萬
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鳩令

而牧役之雖有夫爲禍之形皆不爲之深思遠慮就
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
於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
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依附之情加之恩意以導
其行爲之假建名號而厚資之使各以種族而還之
舊土役繇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
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變則無足發於肘腋之間
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果斷之主爲
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爲以救其未發之深
禍也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下其能

及此乎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悟然不爲省方抱虎而熟寐衞嗟乎爲天下者無恃其爲平日之福而忽其所隱之禍也

晉史諸姚傳總論　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聘重氛于六漠鼓洪流于八際天未厭亂凶族實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于暴主闡忠訓于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嗚哀之義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遽蹊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苻亡之會嘯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鋭

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戴寧東北在兹奸略實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存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爲幸也子畧赳推勍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悌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欵備燕而落僞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既而逞志矜功弗慮後患委涼都于禿髮授朔方于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墻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彼深思于介士纖崇詭說加殊禮于喪門當有爲之時肆無爲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鄙鴻都之費況乎僞境日促寧堪永貴之役備用殫竭山林有税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元了以庸懦之質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降軹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苻堅傳總論　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蟲螭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定苻洪擅毳戎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蠆毒未逞狼

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岩險總三秦之果鋭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奸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覩厥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恐生鱗之命疑猛虎之朝饑但肆毒于刑殘曾無心于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克翦奸回纂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苻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畧儁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

掄代吞京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illegible]
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因以功侔襄烈
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
世愎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遂三正之末叶耻
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
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鑾禹
穴駐蹕疑山踰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
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強終致昆陽之敗
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摇啓其禍先燒當乘其
亂蔭宗社遷于他族身首斃于賊臣貽戒將來取笑

天下豈不謬哉何丕承亂符竊奪及傾敗斯可謂天
之所廢人不能支何登集離散之兵屬矩休之志雖
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諸慕容傳總論　昔周德方降古公有踰梁之患漢祚
斯衰宣后興渡江之師是知戎狄亂華其深自古況
乎已漢綱移厥頹慕容資剽竊以全生擬稱悍而成
俗夸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劍門已存井絡屬
晉綱之將絕乘羅候之無隙驟馬屬鞬因茲集殲
殄蜀漢犲食巴蜀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
爨蓋上失其道覆敗之至于斯仲儁天挺英姿見稱

奇偉推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
故地薄賦而綏黎俗約法而悅新邦擬于其倫寔孫
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脩
茂範而雄闇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于
猶子託强兵于厥胤遺骸莫斂奇戈之釁已深星紀
未周傾巢之釁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
維夾期以恭儉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忽藉
世資窮兵竊位罪有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
幸也子仁承緒纘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
晨征則理均于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于前禽宜其

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石勒傳論　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
狄之舉也僉兹雜種自古爲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
況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兇衾之機覬危亡之隙
而莫不嘯侮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
奇醜類閒彈上黨季子駭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
其爲亂及惠主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蝗徒乘間
煽禍虔劉我鄉邑荼毒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于
鯨浪王公顛仆若游魂于龍漦豈天厭晉德而假茲
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謨間發猛氣

積飛遠喧魏武則風情慷慨近吝劉琨則音辭偶侍
焚元超于苦縣陳其亂政之釁綫彭祖于襄國數以
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徵
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褫𡡉裘襲冠帶釋介胄開庠序
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爲國曷
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
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
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于羊質騁梟心于狼性始懷
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
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皆誅夷僷僷遺黎求哀無地

戎狄殘獷斯爲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讎隙自相
屠鱠取笑天下潰土未燥禍亂荐臻冀起于張豺族
傾于冉閔積惡誅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待影
響爲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殘晉人既窮其酷永
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此之謂乎

劉淵傳論　彼夷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
財則亡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
窺我中釁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于戲水襄王失御
戎馬生于關洛至于算强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
于我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
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
部高嘯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
秩啓興王之略居都論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憂
猃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
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
王彌效款終爲夷狄之邦未辨君臣之位至于不遠
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僞
主斯亡玄明篡嗣樹恩戎旅既總威權闢河開襄日
之彊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乖弘遠貌
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謇佞人方孿並

后載馳闕豎類于廻天凝科踰于炮烙遺豺狼之將
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晉洛鐵馬陵山胡笳遵
渚粉忠貞於戎手聚搢紳于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
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涕若乃上
古敦龐不親其于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
用干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大命懿彼武王殷之列
辟載旆來時興兵擬軒投焚既隕可以絕言而輕呂
旁揮形弧三發昔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
陽山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受古白旗陳肆古不
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

執蓋庾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爲甚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虓勇遇偶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甄偃和苞獻直鄭明罷酆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與歟何不支之甚也

伏滔從桓溫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正淮論二篇　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幷天下建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于世而終莫成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于列宿山河襟帶而地險彰于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乎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出于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孛橫

于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星晨見而王凌首謀長彗宵映而毋丘襲亂斯則喪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僞豪右幷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挾劍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

以屢多亡國也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彊秦之威內遘陽申之禍逃死劫殺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旣囚梁越受戮嫌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後亡之福衆潰于一戰身膏于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僞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奸臣之說招引賓客沉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彊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口未絕口身嗣俱滅孝憲因亡新之餘袁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

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怙前功擁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功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咸乎人事者也然則彼弱昏迷以至絕滅亡楚當之特猖狂退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遘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偽乘釁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十年以驕矜弊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

昔高祖之誅黥布也據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來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虜然猶決策陳都恭尹橫野僅

乃尅之害亦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于山東禍未偏于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闔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衆矣光武連兵于肥舒魏祖馳馬于蘄苦而盧九之間流湯兵火者十而七八焉夫王陵高鱗得之于矜石仲恭接刃成之于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誠不勤哉文皇挾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銳雲合而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芬橋高壁連塹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夫生乎深宮長于膏粱及權不切于身榮辱不交于前則其仁義之本淺矣奉以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富宅以制險之居資以衆強之盛而無德以臨之無制以節之則厭溢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奸臣利甲資堅城偽令行于封內邪惡結于人心乘間幸濟之說日交于側猾詐鄙吝之群各馳于前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爲亂乎况乘舊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圖身之舉者望其銳首就羈不亦迂哉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蓋言漸也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絕者歟昔先王之宰天下也選于有

德訪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無僭差之嫌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跡九伐時脩刑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漸執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授威不下竊所以杜其萌際重其名器深根固本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者無所懼其亡道有興廢強者不得資其弊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移然軌道慶自一人惠流萬國安有向時之患哉

裴子野宋略總論　宋高祖武皇帝以蓋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剋國得儁寄迹多于魏武功施天下

戚德厚于晉宣懷荒伐叛之勞夷途涉險之力百世
可得而論者矣跂足行陣之間郄孫恩蟻聚之衆一
朝奮臂掃桓玄盤石之宗方挽長驅則三齊無堅壘
迴戈內赴則五嶺靡餘妖命孫季高于巨海之上而
番禺席卷擢朱齡石于萬夫之下而偽蜀來王羌胡
畏威交爲表裏奮爭虎旅以事中原石門巨野之隘
指麾開闢問鼎霸上之日[illegible]貢藩離爲其酋豪遷其
重寶登未央而饗酒過大陵而下拜盛矣哉悠悠百
年未之有也於是何[illegible]又休兵泗水彤弓納陛衮
有宋都帝界必除華夷莫拒然後南平[illegible]帝步驟前

[illegible]陵去之而莫循心尚用受之而無媿色古之所
[illegible]收天下者斯之謂乎若其提[illegible]則魏孟何
[illegible]相繼將則移之徐羨之鎮惡道濟經其武傅亮謝
晦緝其文長沙以家弟其縣劉武烈以清貞定南楚
其佐命附奔走[illegible]令籍策若林樣之倚大及衆星之
仰河漢或取之十[illegible]或得之[illegible]未名無不必選智
能成效爵不妄加官無私謁晉末所以荒毫淆混阿
黨[illegible]不[illegible]之真始[illegible]行單[illegible]而[illegible]不
爲陶民[illegible]征戍而下[illegible]令[illegible]半遠
無不懷邇無不附[illegible]逾交阯西包領

闕北劃黃河而總東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自永初
末天子負扆務續以德燕代爲戎岐梁重梗將誓六
師屠桑乾而境北地三事大夫願相謂曰待夫振旅
凱入乘輦南反奉其銀繩玉檢告報東嶽既而洮弗
典卯年厥世汾陽王仰于弗訓以敗興太祖寬肅宣
惠大臣光表超越一起來應寶命沉明內斷不欲政
由寧氏克滅權逆不使[illegible]刺在躬親臨朝事率尊恭
總群酌先王之典張[illegible]當時之宜吏久其職百孫長
子民樂其生鮮嘗刑辟仁厚之化既已播流率土忻
欣無思不服每鴻巡幸簫鼓聽聞百姓扶携老幼想

望依形愛之孜孜如日不足初徐傅伏誅終求內相
上弘度之而恩降彭城欲之而弗違王華殷景仁以
忠允熙帝載謝弘微王曇首以沉密替翰機徐[illegible]王
僧綽以將閥彰信義謝方明劉道生以治惠稱良能
高簡則令明清貴則王僧文章則顏延之謝靈運有
藻麗之鉅才儒雅則裴荀宰相師表之高學剛亮骨
鯁則袁粲蔡之度建武忠益則范泰何尚之宗室藩
翰常[illegible]帝子則江夏彭門廬陵臨上建平臨川新喻
或清令[illegible]或文敏而洽皆博愛以禮士明靡以流
譽十三四年爲多士矣上亦雅[illegible]義文思弘儒府庠

庠建于國都四學開乎家巷天子乃移蹕下輦以[illegible]
之束帛蒲輪以勸之士莫不歡悅咸皆沐浴禮度漸
摩規矩斐然向方其行脩道者然後登朝受職威
儀輕佻者不齒于鄉閭公卿非信羽不來庭私家非
軒蓋不踐閫庭兆之流莫容足也于是文教既與武
功亦著命將受律指日如期有征伐則南登象浦
劉斐爰整則西[illegible]北[illegible]象充宗外虜可琛
貨下逮自遼[illegible]跡于本之瑞月有六七絕出漲海之
譯歲且十餘江東以來有國有家者功茂德未有如
斯之盛者然倫比廣方強周韓歲援金墉虎牢代失

其御二十七年偏師克復河南積跡強胡自禹之衆
匈奴遂跨彭沛航淮浦設穹廬于瓜步請公主以和
親于時精兵猛將嬰城而不敢鬭謀臣智士折撓而
無可稱天子乃朝饗留于臨江尚令于是起蠱戶之
役貸富室之財艑艫千里緣江而陳我守既嚴胡兵
亦怠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歸我追竄之
師宗弓果足係虜之民流離道路江淮以北蕭然矣
重以含章巫蠱始自三逆合殿酷帝史稱不聞仲尼
以爲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辨之不早
辨也元嘉之禍其有以懸世乎先九牧大宣寬恥

身當歷數正位大居聰明絢達博聞強記威可以整
法智足以務奸存人之略幾將備矣一時之風流領
袖則謝莊何偃王彧蔡興宗袁顗袁粲沈武名將則
沈慶之柳元景宗愨之或潔清以秀雅或驍果以步
類因以執道帝之十方知向時之十若類後之經綸
忠勁匪躬宗直難晉之孤趙無以尚焉帝即位二三
年間方逞其欲抑東是已天下失望夫以世祖才明
少以禮度自肅思武王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漢
之文景何足云宗和申之以淫虐太宗易之以昏縱
師旅薦興逆亂蜂起人懷苟且朝無綱紀內寵方熾

其安外物已覩其敗已矣世祖登遐委重于二戴太
宗晏駕亦託孤于王阮漸近之道同歸冲人之鼎如
一然宋祚未絕于永光吏以宗王之見篡水德遂亡
于後實由強臣之受辱且顧命群公從容自重畏懦
伊霍之機綺靡唐虞之際于是蔚炳肴變明命就遷
俯仰之間興衰易用矣周自平王東遷崎嶇河洛其
後二十四世而赧始亡之漢自章和以降傾覆閹豎
其後百有餘歲而獻始禪之何則周漢盛長如彼難
板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時亦人事也聞夫鴻荒
者難爲慮因事者易爲力曹馬規模懸乎前載苟有

斯會實敵英雄而況太宗爲之驅除先類其本本根
既蹙枝葉遂摧斯則始于人事也昔二代將亡殷辛
夏癸相去數百年間異世而後出宋則景和元徽首
尾不能十載而降虐過于二君斯則天之所棄篤于
前王者也天意人事其微如是雖欲勿亡其可得乎
若乃拯厥塗炭蒙逆取之辱者湯武之志也私鉏當
路餙揖讓之名者近代之事也其應天從民道有優
劣故宗廟社稷脩短異數不然則何殊尤緬邈如斯
之遠也夫山岳崩頹必有朽壞之隙春秋迭代亦有
去故之悲是以臨危亡而撫理運未有不拖腕流連

者也近古之弊化薄俗行乎宋氏之成敗得失著乎
行事從而言之載于篇矣繫敘其所以創業垂統而
條其舊俗遺風遠于賢人君子英辭餘論以附于茲
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詔
撰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被詔續成何承天宋書
其年終于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數十年宋之新
史既行于世也子野生于泰始之季長于永明之年
家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因宋之新史爲
宋略二十卷剪截繁文刪撮事要卽其簡寡志以爲
名夫黜惡章善臧否與奪則以先達格言不有私也

豈以勒成一家貽之好事蓋司典之後而不忘焉
李德裕宋齊論　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寖微
王道寖替續紹之初如華人運除舊辟網以悅衆心
仁義之風薄骨肉之情廢前史論之詳矣然未得中
政之可也如劣之尚下者抑承琴瑟之不調者更張
此亦天之道也宜得人推哉唯用其罪人不了甚矣
天下之惡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
以事一君豈有不忠于前朝而能忠于後王者哉毀
泉臺春秋之所譏先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于此
必爲美政泉臺見妖尚不可毀況無妖者乎燕人之

思邵伯甘棠勿剪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
也而見思若此雖時移政改莫匪舊臣昔伯益贊禹
稱大舜之德曹參事惠帝守蕭何之法魏文帝初受
漢禪群臣皆贊魏德唯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
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爲人臣者罔念于此可謂有百
心矣
何元之梁典高祖事論　歷究前書詳觀往行昭晰
千載紛紜萬古考其兒孫知布政之善惡驗其黜陟
識其主之是非以襲求今工拙可見齊季昏虐政由
群小朝宰被無辜之誅藩戚罹淫刑之害高祖痛兒

弟之毅因天下之心舉荆雍之師與湯武之伐指麾
則智勇風從號令則遐邇嚮應取鄢郢若拉枯定金
陵如沃雪黃鉞既斬白旗乃懸師不疲勞民無怨讟
樂推斯在代德是膺逆取順治享年四紀萬機事廣
六職務殷負扆君臨勤于聽覽孜孜罔倦乾乾不已
加以藝業之美莫以比倫洞曉儒玄該羅内外舉洙
泗之餘教針其膏肓扶周孔之道文正其魚魯于是
廣闢庠序敦勸後生親自視試策其優劣由近及遠
咸從風化執經者連袂負笈者摩肩濟濟多士于斯
爲盛至若御民之術未爲得也敢以狂瞽請究其說

夫根深者葉茂源廣者流長故聖王欲其茂長前爲
深廣是以擇沃壤以置王畿國都圍于六卿封城號
于千里其外則布之以五等列之以萬國分疆畫野
立樹黨閭境隴以懷其仁桑梓以安其俗諸侯守境
土以事于上天子執賞罰以臨于下有功則褒無道
則發二伯弼于内朝九牧佐以外政問之以賢戚參
之以懿親弘仁義于區中被禮樂于遐表忠信之禮
達謙讓之風行爾乃覬覦之心絶兵戈永息刑辟靡
用獄訟囹圄與然後龜龍遊于池沼鱗鳳棲于苑囿及
其末世雖主昏于上民亂于下猶晉鄭有依桓文是

相絶而更續顛而必扶數百年外方至于滅周道既
没斯風漸喪洎于後代其弊尤甚罔恤民之不存而
憂士之不祿蒞民之長守次更爲前人未安後人便
及迎新送故疲于道塗爲君者甚多爲民者甚少由
是君臣之義薄狡惡之萌興下上遞憎甚于讎敵百
城恣其恭奪億兆因其徵求損棄舊鄉奔亡他縣地
荒邑散私少官多于是倉庫既空賦歛更重天示譴
禍地出妖祥饑疫互生水旱交至民不堪命轟然土
崩數十年間還爲黎庶高祖博覽今古備觀興亡猶
復躡其遺風襲其弊法澆薄逾甚濟柰日滋梁氏之

有國少漢之一郡太半之人並爲部曲不耕而食不
織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將帥携帶妻累隨逐東西興
落鎮其侵漁助守宰爲蟊賊收縛無罪逼迫善人民
盡流離邑皆荒毁由是劫抄蜂起盗竊群行陵犯公
私經年累月抵文者比室陷辟者接門肯究亟降囹
圄隨滿夕散朝聚有若市廛加以朝露内叢而官方
外曠有其位而無其職非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
機事輻輳人君雖敏亦所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
豈可專於視覽忘彼責成就此而言大失有二晉守
膠之弊棄更張之善屈于扶江寧論其痛賞生慟哭

豈喻斯悲自五胡競逐晉室東徙權偏江瀨遂[illegible]
代相伐燕秦而不振劉克函洛而還亡至于宋齊[illegible]
場侵蹙高祖躡斯蹟迹有志吞并斯實王者之宏材
有國之通準然六納魏主一入洛陽竟無所成得不
補失[illegible]既勞止汔可小康昔句踐之欲滅吳前爲其
政兵彌國富然後用之一舉而虜夫差再舉而霸中
國高祖進不擇將退不教民雖然古人安有能濟孫
子曰善戰者前勝而後求戰善勝者前戰而後求勝
明者出師必前料敵豈可暗茲人事空彼天時者哉
且國有累卵之憂俗有土崩之勢開辛人之志兆亂

臣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冠王城驅我人而圍天
闕勢如破竹易若轉圓萬里靡沸四方瓦解社稷淪
胥[illegible]王毀廢[illegible]一夕其所由來漸矣太宗[illegible]慈仁
愛寶守文之君惜乎爲賊所殺至乎文[illegible]
風與譎于婦人之口不及[illegible]乃文士之深
[illegible]之技非關治忽[illegible]不爲人
[illegible]
[illegible]之功[illegible]之妙明
筆法[illegible]
于帷[illegible]將略朝野所推[illegible]因於逆紐

地維之已絕扶天柱之將傾黔首蒙拯溺之恩蒼生
荷仁壽之惠徵督之力民其戎乎餘鯁既誅天下且
定早應移鑾西楚旋軫東都禋祀宗祊清蹕宮闕而
周岳陽之敗[illegible]宇文之和通以萬乘之尊居二
境之上夷虜乘釁共覆皇基率土分崩莫知攸暨譬
之不善乃至于斯敬皇世祖之裔允膺下武而貞陽
以旁枝外入濫尸非次陳武與勤王之師至正當[illegible]
璧之後驅斥僭王誅鉏亂臣國亡重康幾倫復叙既
而天不福善早世登遐土德代興火行告謝驃騎王
琳懷申胥之志蘊包息之忠爰納嗣君更紹頹運于

是嘯命方岳大興師旅龍虎戰鬬水潰山崩君臣播
越寄命齊土若乃長弘與周而速晉王木復秦而延
[illegible]天欲亡之非人能救夫創天下者全明者也喪天
[illegible]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湯興其功桀紂廢其業莫不
待之者前[illegible]失之者後[illegible]逆茲梁室有異于此何則
高祖[illegible]
命[illegible]
皇天[illegible]
有梁[illegible]
虜子但梁室[illegible]不盡暴亦

獲旋反更窮搜訪採其間見據其衆家一代之事可
得觀矣

宋敬則梁武帝論　梁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生
而神異動多奇怪此天表也承元之矜群賢受命竭
懷輔正盡力康衛細夏下向俄屋不動而雄門英算
孤識獨見審長河之將決知昆山之必焚理欲先天
未違後舉叶嘯龍虎令集風雲馳兩函以取荊州建
五都以震都邑長流迍邅獨決方寸窮風飛掃雲雨
霑沐白旄一麾魂竜投首乃吊冤魂而謝牛酒犒筐
餓而軾善人師不疲勞人無怨讜謹咸是詛獄訟攸

歸代德立成眷命斯在然躬覽載籍備將興亡留心
衆擾勵精納善雖化未大道將亦小康也若尋其德
音討其風俗尚根淺易拔源涸難流嗚乳相仍蓋其
宜矣且兵號義旗戢稱伐罪勝非已利功豈私成湯
有慚德夫道近也武無愧容其私厚也昔魏太祖兵
鋒無敵神機獨行大戰五十六九州靜七八自姒與
能天下慕德猶且負戴弱主尊獎漢室降及宋高躬
乎僞尊安復王家義聲傳天高誠動日然更懸兵四
獄決勝五湖北靜燕塵西清秦霧宏勳不讓盛德見
推備物滿庭猶非控故晉帝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義

七獄或非之適人尚爲薄德況梁取天下又甚于斯
南康王寶融稱帝泰之以成大順承之以動義兵
因步既寧家怨又存借稱上祭臣復何猜借人之名
而不復命者也若其湯文于其讓懷事可對而理非
飾詞宣知悠悠江山旅去千里矯情僞迹須至于斯
示人此心豈將行事欲令節義行于北岸其可得乎
夫君人者日月合其明陰陽齊其信江海同其量天
地修其容未有詭智譎思銜材黷衆乾戎力于羊侃
示腴腹于賀琛南略儒宗取異于章句變置官品無
求于典實毎存欲先人所唱復須稱贊父作子注

君制臣歌受俊無厭莊言不修浮華道長輕薄路開
以天譴爲嘉群用妖惟爲休祉聚斂俱極賞罰無章
有識爲之寒心群學曾不先覺若言位是神物何須
下殷走乎若言仁重傾休何勞受賂歸乎若言息人
是務何須納叛臣乎若言存代有時何須中許和乎
利器不成奸大行志然則侯景之兵我人也伐我器
也騁我人揭我器由取售者豈思衛哉由上之失教
也若文明令宗廟傾危帝子王孫蹄州連郡未有晉
鄭齊心乎唐令昇五侯九伯裂海分山未聞申包胥
之契哭秦庭荀吳鵠之斃禍吳國戶口彼衆不覩死

戰之人寵遇踰多寧有報恩之士江淮無波瀾之阻
城闕絕藩籬之固長洲杜若一旦彫零稽山竹箭忽
然摧折可不甚歟或問曰梁主不以黃屋為尊紫宸
為貴離欲絕愛遺色歸空有湯武之憂勞若堯舜之
臞腊享國五十若登春臺忽羈旅叛臣鳴吠逋醜長
戟指闕強弩臨城兵折意窮忿毒而沒善不可恃歧
路何歸君子曰梁主之笑誠如子言神無與善未敢
聞命何者武帝暮年荒誕實甚殫守縣之力不克自
給之資盡丁口之租纔足緇衣之費昔夏桀以九州
之富秦皇以六合之尊造瓊室而天下土崩作阿房

而寰中瓦解況地比一郡國乃三分外有征戍之勤
內有彫靡之弊加以金剎寶柱爛熳雲霞至于銀榜
珠簾的皪星月神怒人怨禍積患生過往必來何足
疑也且夫惡于齊而保于我何也得一夫而亡一
國非智也昔趙納馮亭有長平之禍梁受侯景成永
禍之災金甌忽傷悔之何及

盧思道北齊興亡論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
六合雲擾河朔關右剪為二國永熙西遷天平北遷
兩朝先王分陝而霸龍戰虎爭多歷歲祀既而水運
值竭天祿永終齊室比迹于後周人雖武于漢魏

齊有五帝周易四王並幾踰二祀相繼而滅若其元
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禘天之業銘常鏤鼎之功至
于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殄祀絕易世之
由雖傳之者舊載于史策道人雅旨其詳可得聞乎
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因而學業歷茲
未久雅好博古雖欲擬議近世治亂粵可略陳在魏
正光牝雞司旦爾朱榮乘釁內擾滔天洪夏餘燼跋
扈挺禍王城海內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神武皇帝
天縱英明之略神挺雄武之才龍擒豹變投袂而起
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

之陳彼曲我直天寶替之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
援立宗枝入纂皇統群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
災震過為梗流竄去而不入還歸舊鄴國命維新朝
章國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
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齒于北面方之魏
武具體而微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稱賢
荷寶禮時秀驅駕群雄內外肅清朝無粃政侯景背
恩棄義狼顧汝潁猶銜失信于災蟻聚彭汴于是謀
臣運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兇渠走馬南逝寒山之
戰具卒隻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

楚臨如風掃籜二秦勍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
請命魏孝靜以天歷有在毀祚將遺大禮備物率山
雋典允恭克讓推而弗居糾牛非虎乇首竊發斬其
夷凶剪暴剛斷英峙天崩地折堂構闕如嗣子幼冲
未堪多難文宣雖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
推奉十時政有攸歸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
腹盡良平之儔外靜方隅內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
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祖燎天改物兵強地廣國富
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賞必罰如有四時年穀
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郊境無虞大保受命迄于

五祀黃初太始不能遠尚爰及中年誕縱昏德以萬
乘之貴爲長夜之飲散髮祼朝肉袒聽政手行刲剔
躬運矛鋋寵狎倡諛親愛凡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
太保高隆之佐命元功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龍潛
賓友帷幄重臣衛尉卿杜弼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
祿大夫元景風流儒雅歸範搢紳或赤族見誅或丹
頸爲戮並直言竊歎斃于讒口自餘名士良臣非罪
遭命浮刑以逞不可殫言劉曹以還逮于僭僞受命
稱帝未有若斯之慘者也頼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彥
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命世偉人風鑒俊朗體

局貞固學無不綜才靡不通甚樂謝其清言慮列
其藻麗溫良恭儉讓恕惠和高行與才近古無二在
齊建國便預經綸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諸
請填湊千端萬緒令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當
室盈庭求無凝滯虛襟泛愛禮賢好事聞人之善若
已有之知調有餘尤善當世講言屢入時寄無改每
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彥之爲是以主
昏于上國治于下朝野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
不豫勞于超孽儲君纘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
並進楊公慮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若喪股肱同相

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殞于殿省詩云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君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
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
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出權道身長八
尺腰帶十圍沈深岳厚實有君人之望時甲卒強盛
財力殷阜乃睠西顧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
懲其淫縱不邇聲色不事要遊孝于太后篤于昆季
愼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
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容但政苛碎暗于
聽受降年不永春歲而崩大漸維幾黜其元子武成

母弟之親入主宗祏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能隱之殯淚不承臉太后之喪亦不哀哭縗及公除便衣綵裘縱侈荒淫不知紀極甘酒嗜音夜以繼日有和士開者素有和氏之族聲其面目亦似胡人輕薄凡猥為衣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為參將開好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後便大相愛悅恒在臥內同食共寢淫穢之事無所不為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徒配長城後遇赦得還武成為右丞相久別得還恩盼愈厚信宿之間賞賜巨萬及踐大位親狎彌隆愛自黃門漸至端右盡妝奴侍略不休停就

令暫出便追騎相尋士開作威作福略無顧憚恩寵勢焰熏灼朝野恣性貪淫人倫少例心如谿壑行均犬豕甲第當衢作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朝士無恥者亦競相諂媚或送姬妾或進子女僮僕苞苴群聚波屬士開斜佞傾朝追送諂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琅邪佞愛臨弟兄各賢素士累不交言其所薦延奏無不遂從枯進退定于俄頃于時下陵上替奔競成俗士無貴賤風節蕩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遙嘉能先見不敢措口此外群官靡衣婾食齊室大壞其源始于此輩河清之末長星為災

太史奏言須有禳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高長粲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險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即世和士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明德茂親聰爽俊悟藩王之內時望隆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讜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于馮鄧士開禮于踵行長粲為其謀主遂使睿戚賢王絞縊以殞雖遐邇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未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穢行與馮子宗夫婦鬻獄賣官

三家府藏賄貨山積凶愚子弟並處膏資更相貨易擇而後授司徒琅琊王儼年甫十四暴領憲司慣其所為切齒忿咤執送南臺與其舅首子琮以構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俱斃朝野安清京師市里舞蹈成群梁董之慶不足斯比琅琊心實去惡跡乃陵上不容于時俄而身首異處已後政道淪替亂阿那以牧圉之勤重其佞媚韓長鸞以羈絏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算舉世無足以保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宮綱之世師人主以為內相舞弄王法掩塞天聰麾賞威刑出于婢口頑嚚弟姪布于

列位帝感皇支不能及也陛下[illegible]
本是韓工愚瑞庸短倢辯詖參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于和氏窮極富貴轉日廻天歷游之倫折枝舐痔輕者進貨賂卑者緒婚姻朝廷混然無復廉恥清貞守道更被噉嚽淡世張道不能踰其萬一晉朝賈郭未足比其錙銖斛律明月屬鏤之錫寃動天地崔季舒諫諍之戮痛切幽明加以內參年少閹官之屬親狎嬖私盈滿宮禁干預政事剝掠生民黔首呼嗟以日為歲其反道違常速亡趣滅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後主自生宮闈長于尼媼不接端士不

見正人朝夕諮諏罕聞調護之客便煩左右莫匪刀鋸之餘飛鷹走狗蕩其心膚麗色淫聲亂其耳目論功德者云羲軒無以尚述欽明者稱堯舜不能踰才智之士棄而不任假有名級備員而已憲章綱紀蕩然無餘魚爛土崩以侯勃危周武大捷平陽乘虛除人將有降心士無鬭志前世耿賈之雄佗胥頓顙先朝貔虎之銳斂氣重足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瀛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之衆濟之近畜盡為周有不亦哀哉

後周興亡論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警智略過人屬魏末多故召募關隴伍二將樹名三軍未一見推為主遂擁兵符假而魏武西遷來迎車駕挾天子以會諸侯為世所一時也撫養荒餘嫗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瀍澗雷動雲移萃于渭曲太祖以數千羸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實泰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高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陣受首兵革旋動敗鮮勝多高氏驕怙其衆力莫敢先至邙山之衆我師敗績收合亡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遂服袞役荊郢內附庸蜀來王器械完整

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晏嬰之辰因與齊人[illegible]抗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禪討滅廢世未及踐皇以庶長見立篡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頓去王室高祖高拱深視彌歷歲年談議儒玄無所不関祭則寡人晉公之不忌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稱強一朝折首其下黨與咸見夷戮惡禽鷙物掃地無餘爾乃崇奢淫去浮偽施一德布公道屏宮內之綺縠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于九服

令行禁止內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淨近世以來糜費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也值齊季失德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旬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歸但天性嚴忍果于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啖行幸四方尤好田獵從禽于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彝章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兵將掃沙漠遠圖不遂暴疾升遐宣帝初在東京已多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脩改嗣位之初飾情自勵踰年已後變態轉

興耽酒好色常居內寢角抵逸遊不捨晝夜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後宮以千萬數此石虎之淫風也寵嬖四人並立為皇后車服飾文與內主無別此劉聰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衆亦有精神但稟猜狂特好詭異衣冠形色皆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屏棄遐裔內外門閣皆別令宦者看守出入去來並錄其數殿省以目相視然朋淫于家無所循擇乃至長樂亦有醜聲大象之末忽焉慘虐鞭撻朝士動至數百將及胸股一時下手焚毒之理不可忍見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四官姓族車乘輪

輞並有貴賤之殊婦女粧點亦為上下之異後庭妾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恆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即捶楚內外命婦朔望朝謁皆令為丈夫拜伏以示肅恭自號為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與同不可勝紀狂惑妖僻開闢未之有也客曰齊武成荒悖庸暗然結神人厭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哥因愚子以至顛覆豈人事乎抑天道也蒙有惑焉請聞其說主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于武平喪

國孝昭之外竟無令主河清已後國基漸墜昏主慢遊于上黎民怨讟于下逮于末葉君弱臣愚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數矩情果敢雄斷擁三秦之銳屬攻昧之秋俯平天下易同俯拾末及三祀宮車晚駕嗣子披猖肆其凶慝真人革命宗廟為墟此蓋天所以啟大隋非不幸也

朱敬則北齊高祖論　昔張讓段珪濁亂天下漢召董卓將顯其誅竟有小平之奔曹氏因之乃創霸業鄭儼徐紇點辱宮闈魏收爾朱榮欲洗濯宮掖遂至河陰之禍齊人籍此用承明世故曰亂者理之源儀

者命之兆不可失也神武崖岸高踈器宇深沉埜之儼然風塵自遠聽之愈厲雷霆或聞至乃足踐列星聲振原地赤色映關焦之外青缺立旅宿之門漢高由之自負徒屬以之增畏此所謂曆數在躬推之不可去也于時魏德巳衰群胡得志孝莊殞于虜手節閔絷于兇徒義士痛心壯夫瀝血結黨求同盟之會杖劒想勤王之師者往往而聚焉所以因天下之心覽英雄之議以普泰元年六月建旗于信都以討爾朱兆爲名當時趙魏之豪有高虔邕高敖曹封隆之李元誠盧文緯崔祖龠等盡其死力並代之傑有尉

景段榮彭樂竇泰厍婁昭薛孤廷等共其奔走然後數亂常之罪顯安忍之辜發義帝之喪三軍縞素承催汜之逼萬里同心莫不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撒詞未草聲已馳于賊庭王誅欲加乃命懸于鬼籙但犬羊四合蝟距于群大戰韓陵然始得其志既而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開幕府以臨外藩分腹心而統京邑雖生我者父母立我者高王旣懷震主之威易爲芒刺之說周鄭交惡衍殖構氛虛蝦艮讒遂起晉陽之甲襄王失據乃有居汜之悲蹈衣數相仍公怒未息紫宸不可久曠丹冗難以更燻遂應飛來之謠乃議遷都之便關西河北前爲冠讎天平永熙僣戍敵國于是疆場大駭鉦鼓相聞邙山之師扶馬趣而自免沙苑之役跨騎驢以逃歸勝負相參波瀾不定豐功厚利各有可觀者焉昔魏祖西征中道不豫晉景南伐廻兵乃殂此並業未半而意窮功垂成而景促是以留連末命委曲臨終不可盡也諱高祖其辭魏帝之來可謂其言也哀顧太子之言可謂其事也盡方諸前代各一時也若乃推誠與人懷舊不捨擇子如之蠹者尉景之胘瑜高昂于肝膽委侯景于半體此明達也牽馬麥田不飲杜酒此嚴斷也放李穆

之歸使之富貴感虎兕之對以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隣立雖多不失臣節兵鋒屢折人望彼存卽與夫𠯌貫克忌荀彧不同時也

北齊文襄論　神武云日爲我餘死亦可恨觀其和勑勒之歌哀來何極覽太子之色仍有別憂此豈悲促齡而怨昊蒼哉但强寇在隣奸臣不附以此爲恨也文襄克纂丕基堪負大業追成襄志不忝遠圖故能委任紹宗外平侯景借假貢節內紓權豪沙汰衆流釐正群務紀綱其舉朝野肅然況乃崇恩政之忠遲授其手駱陸生之直更寳其能此亦可稱也且夫

為人上者當不忝威儀慎名器先王以之華侈淫人因此垂風是故立其章程明其限節水火可蹈禮教難逾今天蔭甫傾洪基靡構國有大難未可三年不言高宴後園豈得一朝盤舞此不慎爾儀也若乃命天子為癡人比尊名于狗腳恨崔陵之語不念元勳忿孫騰之儀寧思佐命此不惜名器也加以任情蕩思率意以之紅綺如花妖顏若玉決池而弃淫女下獄而罪貞姬叛高慎于洛陽幾傾其父烝鄭妃于內寢乃繫乎親詩曰人而無儀胡不遄死此之謂也嗟乎楚莊絕纓不顯婦人之節鄭人獻捷尚禮南冠之

賢所以盡俘因之材得醉者之力今者隋孝寡之罪實王儀之心拒蘭欽之慈伏尊諸之劍非不幸也

北齊文宣論　文宣承父兄之資藉已成之業屈奇不測內剛外柔屬變起不圖禍依窮發臨事而權譎而後行故使逆黨無遺兇徒必盡自得政二世樹恩百僚司馬公之養汝只在今日陳恒子之好施惟取一時由是腹心不散勳貴自隨大會晉陽其叙宗酷神彩爽邁風調清閑既而人固難知始推天授故門今日左伐則不滅大將軍由是感光祿之言不伐終日聽倉丞之諫理故無歸然逆邇之心赫虎之變不牙威將帷幄舊臣足使鄰國寢謀殊邦側席況屬二六運道消江淮家無周室厥閭函谷封泥故得北柔沙漠之陲東懷遼海之際政尚明直時實豐盈管淳始流昔英已竭中山迫于漢獻高洋劣于魏文但禮樂未施冠履不假尚論王道此實多慚或問曰夏桀無道殷辛虐政燋烽而求一笑擊鼓而飲三千雖曰荒淫未窮鄙穢猶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皇天震怒命我文考今日顯酗狂昏中酒而作莫不手自支解射行刺斫大集姬嬙為笑目前廣命宗親聚麀座上鄭城無自保之容當軒有供御之困或驕行以罵眾寮

或彎弓以示群下加以土木不息金鳳臨雲徵斂日增長城千里仍得快樂世以保乂豈天地不仁降災為虐之將多僻適與相逢岐路無歸我心如醉此即清流者前之談蓋成虛論三風十愆之說併是高談君子曰源深者流長德盛者祚遠屬之汰雖著晉之德在人齊神武伐暴勝殘有大功于天地其嗣雖後失道仍未然于神明故書曰天惟五年須禹湯之子孫是也問曰神武之初基實多佐命文宣應錄共臣衛閒貞問文武高材略不世出風流名士拔萃逸群屬未及政荒時艱路遏未有裂冠逆罪行從近閒閱

昔尚足動心遇者豈不經慮此復何哉君子曰達人之道布在方冊顯晦之迹理同可尋若乃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則仲尼去衛夷齊讓國清風流長高節遂列固絶倫矣其次則商山之叟東門之賢范蠡泛江湖尉繚去城市此又見幾而作也亦有貞不絶俗隱不違親寘默園林卷舒人事入月羊酒聘之而不來四時束帛徵之而不屈亦可與語上矣過此以往何足言哉良爲道喪已久廉耻不追前騰闇主之朝淪没驕君之世何足惟乎悲夫服尚既沒誰與爲言俗物滿塗彼衆我寡俾將來不昧知其志焉哉

陳武帝論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梁自侯景入冦蕭晉外奔西鄰責言南風不競篡殺三帝覆没兩都可謂亡矣但人痛既深天道亦悔是以大命集于有陳也武帝身長七尺垂手過膝蓋姚襄劉備之儔也惟寬以容物明以知人曠蕩不羈雄勇蓋世聲振嶺表功濟日南翊王室不綱大難未已江湖群盜日尋戈戎是以投袂而呼夕不待旦以梁太寶二年二月會王僧辯于白茅灣齊小白之合諸侯以謀王室臧子源之要天地惟討賊臣故戮力盡心有死無二義聲一發其從如雲端居不言神光滿室建牙將指飛龍在天其所志也叛而伐之伏而舍之伐叛刑也柔伏德也德刑既舉人知其心曰爲仇讎森爲賓友文公指白水蕭王推赤心不足加也若乃侯瑱賊將也降無孝布之疑安都敗師也歸受孟明之任重孝穆之義待之如賓釋陜陽之囚惟賢是用故得群材畢用衆身合威盪徧地之橫流廓溥天之巨猾侯景下竹町執王偉于草間爰其息歸聽焉遂正仍以新不問讎隙不問親疏讓近臣方求別統昔魏推袁紹漢謝項王道貴能伸理不嫌屈及江陵不守喪君有君疆場無虞群臣輯睦足

以攄三瞻之遺憤收萬國之夙悲既上宰變國假立非次晉出子圉秦納貞陽陵谷遷移對之長歎君臣易位但覺悲哉況乃居汜不歸焉用方伯在鄭未納誰曰勤王於是淵謀腹心陰召武旅因杜陵于別室告文帝于臨時舟乘旦潮旗縱夜月揚熏氛于絳闕反宸極于紫微役不淡辰區宇大定加以北挫蕭軌西扼王琳聖德日新元勲漸茂然後繼宋齊之丕業承舜禹之大名升壇而告上玄分玤以揖群后大哉美哉人無間焉但雲雷尚屯邊塵未消並日告漸緻不在庭楚之王孫嘆希不之木逸燕之太子戕機橋

而不歸悲夫
陳後主論　長城公器識古人承平嗣主觀其求忠讜之士禁左道之人淫祀妖書鍼薄假物即古明哲何以加焉但强寇臨邊南國斯歷禮義不舉苛刻日滋鄰好不敦驕傲是務嬖妾五十盡有珥貂之容麗服一千咸取天桃之色加以貴妃夾坐狎客承筵玉貌絳脣咀嚼宫徵花成綠葉吟詠烟霞長夜不疲晷無醒日于時也隋德甫隆南被江漢厚待關諜羊叔子之傾敵人不伐有喪楚恭王之結隣好加以賀若謀勇應變如神擒虎雄風臨機若電莫不迎刃自裂

聽鼓爭奔斬張悌之守迷降薛瑩之知命紫殿正色不用袁憲之言白刃交前但爲無壯之吁嗟乎龍盤虎踞之地露草沾衣千門雙闕之間風烟歌絕臨江離別之感赴洛嗚咽之悲五百里之行因纍不絕三百年之王氣寂寂長空一國爲一人與前賢以後惡滅其來尚矣或問曰安樂公劉禪歸命侯孫皓溫國公高緯長城公陳叔寶並稱域中之大據天下之尊或面縛送降或逃宮因縶必不得已何者爲先君子曰客所問者具在方冊請爲吾子陳之任自擇焉若乃投井求生横奔畏死面縛請罪膝行待刑是其謀也馬上唱無愁之歌侍宴索達摩之曲劉禪不只朧蜀叔寶絕無心肝對賈充以不忠之詞和晉帝以隣國之詠是其才也縱黄皓嬖岑昏寵高壞狎江總是任也剝面鑿眼孫皓之刑棄親即讎高緯之志其餘細故不可殫論聽吾子之懸衡任夫人之明鏡容曰入井下策也

李德林天命論　臣若稽古玄黄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音者天膺其時承其運命者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諡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緗素欽明

至德莫盛于唐虞貽謀長世莫過于文武大隋神功積于文武天命顯于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名之成王滅唐而封大叔及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于帝王老子謂域内四大王所居　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表無窮之祚逮皇帝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于茲乃驗天之眷命[illegible]足云也有娀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

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支種德奕葉丕基肇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大尉關西夫子生感遺鱣之集殁降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天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上立殊勲于魏室建茂績于周朝啟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友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始赤光滿室流于外戶上屬蒼旻其後三日紫氣充庭四隣望之如鬱樓觀人物在內色皆成紫幼在乳保之懷忽覩爲龍懼而失抱帝驚動數句方始痊復又嘗寢於其室家人開戶正見一龍太祖神異也世父不測家比丘尼智先保養智先禪觀靈雅有

玄識云此子方爲普天慈父護持正法神佛佑助不須憂也帝體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龍自通天角洪大雙上權骨彎廻抱目口如四字聲若鐘鼓手有王文及受九錫生文加點乃爲主昊天成命於是乎在顧眄閑雅望之如神氣調精靈囊括宇宙威範也可敬慈愛也可親早任公卿聲望自重周齊王憲謂晉蕩公曰觀隋公神彩恐不爲人臣晉公徐納其言將加不利賴大將軍侯壽固諫乃止憲及內史烏丸軌各奏周武帝云隋公氣調風流合散敬服竊聞世議慮不在人下武帝云此人頭額但宜爲將不須異意待之相者來和謂帝曰觀公骨法必爲王者但願保愛聖躬道士張賓亦言公相是帝王名當圖籙龍飛紫極莫忘臣帝憂懼謙退深自晦迹鄴城內學人陸彬大象初入長安謂所親曰周德已盡楊氏必興隋公往自定州南行至鄴廷望擬爲天子昨在路瞻仰定是不疑但不知何如而待後歲當來觀耳謂其所親曰爾無輕言爲貴人患害彬曰天之所命安可害也明年帝作相于內大象二年夏五月帝初拜揚州總管平晝寢息似睡若見數龍繞身其夜又夢一龍來入被內帝又常出長安城東獵馬上恩懷在

濟生民之相夜夢一長大人素服冠幘謂帝曰時未至及欲作相夢人曰時今至矣天求民主不顯孽至當晉蕩執國及建德之時若興則天臣非佐命猜嫌讒慝何日云忘我皇外總方面入司文武具輿王之表蘊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于廊廟如天如日臨照于晃軒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東鈞鎮衛宗社明神享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奸逆于九重行神化于四海於斯時也尉遲據舊齊累世之都來新國易亂之俗馳驅馳豕連合縱橫地則九州陷二民則十分擁六

王鏻乘運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聚衆震蕩江山
鴆毒巴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欲割鴻溝
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强弩睥睨宸極窮擁河
而遠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近帶荊蠻吐納江漢佐
闘嫁鬩紛若蝟毛聯骨腋腸閒不容礪何乃奉璲戎
之命運先天之畧不出戶庭推轂分閫一麾以定三
方數旬而清萬國盪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
化已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煙雲改色鍾
石變音二靈顯瑩萬物影響木運告盡發榮兆讓天
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讖之文

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書歌夜吟方稱貢頌之高式
允幽明之願基命定命如恒如升唯帝居歆創業垂
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敍彝倫薄賦輕徭慎刑恤
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
職舉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于階墀山
神海靈咸縈理于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淵教暨北
漠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隔城萬里自蠻之
廣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不賓屈膝頓顙盡
爲臣妾殊方異類皆昇不待梯山越海貢琛奉貢欣
欣如也稟居穴處化以宫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厨禮

綜極天地之因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評垂衣之後
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
神謀鬼通幽洞微群物蔵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
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爲使玄龜載書甘露自天
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雲觀海應化歸風
儛休群于闕隙聲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
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易可同年而言哉若夫天
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
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勢因基自取
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于堯舜著述成帝者

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材然不代蒼泣麟嘆鳳栖栖汲
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神抗衡共工則黑帝
勍敵項羽蘇秦權遷羣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
無就也其餘彖起妖妄何足數乎賊子逆臣所以爲
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希逐鹿之邪說謂飛晃
而爲冑若使四凶東入元之誠二臨懷九臣之志韓
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
廻同彌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瑪隊蟬聯胡可窮
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
夷葅醢歷代共尤借逆凶邪耻煩獄吏可不戒慎

朽宮積惡既稔心自絶于帝道物類相感理必然
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形故也大帝聰明精神正直
耳目鑒于率土賞罰斷于胸襟助一人寢有兆庶
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恩反爲心而不識盡者
也必當執法未之其明可知已除其猜自古明哲處
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業樹上書制策位尊而
心愈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恩之以懼道高守之以
恭克念于此則姦回不作事乃是天道惟受禮謙光
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拱極在天
成象風沙則于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

發而大服漢南諸國兄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帶五
郡而臣漢故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者盜
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于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
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賓天乃復叛襲家之疾遭傾
覆之軌越超吳越仍爲匪民猶將屬大道假兵舞成
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滔斷
可知矣防風之戮元龜匪遙孫皓之俘守株難得迷
而未覺寧可愍焉斯故未辨玄天之心不問君子之
論也

朱敬則隋高祖論　昔孫資陰謀晉宣入輔鄭譯劉

盡所文受遺自此而有奸人從斯以進周盟蓋天厭
亂德神誘其衷若安折河冰遂成王業吳擊金鼓仍
致嗣國也況諸姬百將儀表絕人周太祖之欽明異
其風骨齊宣王之知然俾以非常皇帝一見以委誠
趙公開名而進女是以柳劉王之雷性者不謀同詞
說中興之應識者往往偶語以周世多故非難薦孫
始以后父之尊遂受托孫之寄騎虎不下犄角是因
不利孺子非唯管叔之流也役翰人言上休公之對
所以尉遲舉疑從兒如實王謙據蜀其徒若市遂能
舉雷豪傑委任忠良不下廟堂天下大定然後遜敦

允集文物滿庭和雲曉聚長星夜掃拱揖而朝群后
升壇而類上帝紹舜禹之遺蹤光漢魏之大名于是
流蹤湯之玄風沒淳古之膏澤削秋荼之繁令華古
國之衰辟加之以恪勤廬之以質素太陽爲昆蟲之
穴淮海并行其之教人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俄屬
陳朝衰德江湖揚波自絕于天結怨于下乃以開皇
八年十月乘少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漢之
舟艫艫龍躍集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橫
大江一令而可以陵湯火蔣山背戰乃文之魂魄飛
揚建業大崩叔寶之金湯不守既遭戶上之虎非復

水中之龍斬伯郤以謝陳人禮埋骸而慰吳士泰陵
暫洗汗俗咸新秋露一零萍化斯改乃下制曰今率
土大同含生遂性內外職位遐邇黎人家家自修人
人克念使不軌不物蕩然俱盡此乃慶勒之心見于
動靜故使六合之中觀如曉日八紘之內若遇新晴
況復盡力于人厲精為政躬親以率下因心以感物
烟火萬里風雨四時野有擊壤之歌天無垂象之誡
臺而訪道寶無棋而無為公卿指日觀以推誠願升
玄鍊丹徽烟燧不驚玉檻金河波瀾久息天子登雲
中而每竭可謂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天性既精素無

學術意不及遠政惟目前是以牝雞司晨讒人罔極
剖符罕山河之誓同盟多剪除之悲恩不終于有功
刑每深于無罪啟闔墻之兆借貫沉之兵揚素決其
叢張衛注其陳柳遂幸制房陵尚遂穆子授戈豎牛
仍在禍非天降釁是人謀是以知皆運之不永矣君
子曰昔陸孟知中興之微宣帝始重儒術孝通稱漢
家之命世祖專信讖文時好既行其流遂扈故子雲
符命井鈸僞元節其類也高祖少愛不經之談遂好
迂誕之說所以王韶順旨袁克取容貫溢丘山恩深
江海豈不弊乎又祥瑞者聖人之惡也至若八百集

于盂津六于至于陛下剛人岐山之北呂梁江漢之
南負樂就陳携手逍宋牛馬內向群盜外奔不狼又
安黎民不散此瑞之上也若乃連珠共軫的皪清漢
之涯合璧齊輝光昔黃道之上四時不爽百穀用成
家有孝慈人懷禮義此善之應也今如白鹿赤雁璚
露卿雲嬀雀異毛草木殊狀此蓋沐我皇澤弭我帝
養聖人圓城之字天子生成之物豈足表太平之日
顯休明之辰而隋主好之意不能盡遂令巧偽相半
何其薄哉近石虎之有中原也瘤胡是羯牧馬驅羊
子女殺于淫昏文物盡于鋒鏑猶得厭六馬駕四麟

然進理之材莫自雞之肉若天道不感應降以災由
斯而談隋可知矣隋之眷眷復何為哉問曰晉克金
陵功多者爲史階平建業俛俊者尤錄豈爭名于朝
事必須此將廉恥道盡莫畏簡書乎君子曰曉兵之
家因敵變化故有功成請罪之義君命不受之談今
者王濬乘風賀若先戰苟有大利何備細瑕方知貴
兵士之汗宮闕微軍司之隱玉帛豈不厭乎始范燮
後入孟側不前郤克有詞寫異不語時無君子斯焉
取斯豈與夫自伐無慚吝辭直出而相類乎椒問曰
王者初興必有佐命莫不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由雲

之鬱廢龍清風之集雕虎不以夷儉易志不以遠近隔心千載一時其來尚矣三代以前緬邈無際兩漢之後聲名可尋若乃庇俗匡時體國經野謀出心膂政待股肱但清濟之入濁河波瀾莫辨蚊虻之附驥尾遲速罔知既因論討之餘顧示懸衛之末君子曰神人無功達人無迹張子房玄機孤映清識獨流踐若發機應同急箭優游淡泊神交太虛非諸人所及也至若陳平荀彧賈詡荀攸劉曄郭嘉田豐沮授崔浩張賓等可謂天下之菁英帷幄之至妙中權合變因敗為功爰自秦漢迄于周隋閒將相蕞惟有此矣

加蕭何之鎮靜關中寇恂之安輯河內葛亮相蜀張昭輔吳茂弘之經理瑯琊景畧之彌諧永固劉穆之衆務必舉楊遵彥百度惟貞蘇綽其濟艱難高熲同經草昧雖功有大小運或長短咸是股肱之材悉為忠烈之士若乃威以靜國謀以動鄰挺戟出師三軍賈勇江兵境上千里無塵內外兼材惟孔明景略也故崔浩云王猛是符堅之管仲劉裕是德宗之曹瞞孫盛云孔明善輔小國子產之流也斯言中矣

隋煬帝論　煬帝美姿儀性聰慧少好學善屬文故高祖獻后特所鍾愛矯情飾迹有曹丕之釣名傾承中使孔子楚之仁孝況南平江左北靖寒垣楊素畧其賢柔和說其貌屬青宮失愛于披流恩遂映前星乃昇明兩衣冠雖偉入朝少四皓之賓公宴雖多言談止七子之客但奸心未露僞迹斯窮沐猴而冠輕薄之材不久況虎爲善爪牙之毒會施於無道于大漸之辰蒸淫于易簀之夕罕高宗之諒闇有丹朱之慢遊于時隋德在人群生樂業二十年之訓聚百萬衆之精強乘天下之有盈驕海內之無事乃自以土廣三代威振百蠻恃才矜巳傲很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寬平盛衣服以掩奸飾詞令以拒諫更乃荒淫無

度法令滋章人力盡于穿築杼軸空于聚斂十室之內思亂者一二焉方始馭八駿建五牛移天子之白雲更遠瑤池之外泰始皇之觀日方踐石梁之前或以衢路受刑或以滋味被戮死不可無罪而免賞不可有功而要相顧凜然莫知攸止十室之內思亂者五六焉於是解斯外奔玄感內逆兵陷途木植斷河黎月暈七重知髦頭之犯畢日光四散覺兆庶之分崩且選妖麗恣朋淫嬉群婦之慢言樂少年之醜穢不軌不物無威無儀關梁不通賦役斷絕更乃逆取五年之謀以充良夜之娛十室之內思亂者八九焉

當此時也小人方與羣盜孔熾大者剽州邑小者劫村閭擾擾四人俱靡息肩之處喧喧九土盡為鬬戰之場天子乃幸維揚泛舳艫驅虎賁之騎唱龍舟之歌以大江為天塹以長淮為地險周章至于戲下猶自未知閭巷入于廡前何不告我昔為天下之重今為一夫所輕豈不惜哉彼煬帝者聰明多智廣學博聞豈不知鮫龍失雲漁夫足得焉鯨鯢出外螻蟻可以為災忽乃棄崤函之奧區遊河洛之重阻言戚者獲罪敢諫者受刑豈不色醉其心天奪其魄寘吳夷以避其地虛宮闕以候聖人蓋為大唐之驅除也

君子曰小人之心猶火也火之性必須所燒小人之心必須所害當其受寵遇也排忠良既道德斯足以移耳聽詞足以結上心導之以淫奢引之以苛刻人困而不恤政荒而不脩如蠖蟻潰隄防不覺其敗如春風養草木但見其滋事至而未知鬬搆而方慴素無才略不能以敗求全未有少器能得果成事進退唯谷無處容身或出奔以圖生或殺生而自解耶觀史策迦抹興亡聞役者多是愛居害上者無非近習然蔽君暗主豈肯遠之役何言哉

李清臣隋論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為之以吏治吏治可以齊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于赧三代之長各數十世安而不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孝平自光武至於獻帝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茲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代之君若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寂事突然纔二世二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

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有厚薄之效耶隋文之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於為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餐而食于于兵革不用天下無事食之人戶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當人謂之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新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辦數物為務能處三王之位而卑卑為任智數數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之為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為累而勞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

制下彼或用王道而常為百世慮因前之末人可得而近測之哉嘗觀於三代其為治之言皆本於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賞其始雖若迂闊而其成以至於兵寢刑措暴炙百姓之耳目浸漬淪浹百姓之骨髓其勢擋大國如置方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末世中主德既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於功用易於擊斷訓辭皆刀筆之間可以為治語之以王道則傾背而竊笑強者為之及其盛猶可以自守一有勢移則怨心紛然內外皆為

之擾動姦豪乘其敝而起其撓天下如驅群羊而蕩王業如振敝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鑑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不恃吏治之安而留意於王道其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蘇轍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不在而天下自至夫是以人就之猶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制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

前是宿其有燕趙何其北而齊楚其東秦人披甲持戈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

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旣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略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脩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

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邑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遂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

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

侯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下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牙

爪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强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

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

之後强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强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慴自歛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

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曾鞏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倣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

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太宗之為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農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兵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illegible]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

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國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

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其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

過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
於上者可以鑑矣
尹源唐說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
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
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
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
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
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
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
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

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
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鎮絕
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豎專
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
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
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
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
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
使以僖昭之弱朱巢啟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
朱滔據燕趙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
義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伯于一方耳安
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
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
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蘇轍燕趙論　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
俗也勁勇而沉靜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
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
宜其起而爲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
者可以義動而椎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
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爲盜賊無以異於吳

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魯近於無知上
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
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
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
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
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
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爲忠
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唯無義也故
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
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

唯士爲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
爲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歐陽脩五代史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
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
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
宗而告之曰梁吾讎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
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
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
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
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
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
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
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
歸至如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
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
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
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
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
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經濟類編卷第六終

經濟類編卷七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政治類一

治道一　三十八則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
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譐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
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
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
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
不可窮也不可以虛爲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
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
內取綠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
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
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
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也　功莫美於去惡而爲
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而已也善緣善

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學爲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已行仁者之操而學爲仁已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躬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　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

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燕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進彊於行而菑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爲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服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

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鑿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民士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

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
何不臨而何不見凌遲而入淵其跳不陷溺是以明
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罪然後福可必禍可去矣
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
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
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
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
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
藏之必自也行之必自也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
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姓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

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
以恩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
心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
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
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
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聞於君王故
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
也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
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暞暞然如日之

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
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
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
暞暞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
王曰受命矣
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
必勝則吾爲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同器而
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
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
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

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
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
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于行而由此守而不存攻
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
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
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
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
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與人
矣治民民治而榮[illegible]人有治心者必然

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
修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
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
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武王曰
受命矣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
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
公法賞賜不加于無功刑罰不施于無罪不因喜以
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
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

財不多觀遊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宮
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
曰善哉
鬻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然一人有之
萬民藂藂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
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
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
者難得而易失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
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武王曰受
命矣

成王年六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鬻子之家
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修道而道修寡人之望也亦
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奈何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
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
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
之則興國之道也成王曰受命矣　成王曰敢問於
道之要奈何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道詔於君
王政曰為人下者敬而肅為人上者恭而仁為人君
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成王曰受命矣
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鬻子曰唯疑請以上

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
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
入忠也而中敬其士則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
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
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
此而已成王曰受命矣　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
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
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為異鬻子對曰唯疑請以
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
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

取蔵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矣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知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成王曰受命矣　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閲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吏

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餧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盜境內與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民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賈誼新書）成王曰受命矣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上與大夫之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之言孔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

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弟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修則四海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

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臣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子曰巳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巳有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具此六者

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向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游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臣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群臣汙矣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纊充耳所以蔽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

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

魯哀公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于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大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鄣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王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

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君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鬭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眾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爲故曰教爲務也

管子勢篇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正之服之勝之飾之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如四時之不貣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得天下親之曰德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毋失民命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致政其民服信以聽致德其民和平以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

牧民篇　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得也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

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
不審則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
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
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
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
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
閒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士經篇　錯國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
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爭之官明必死
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

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于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
于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
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于
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
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
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
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
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
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
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
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
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臣主篇　夫倉庫非虛空也商宦非虛壞也法令非
虛亂也國家非虛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
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
足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
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城
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
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
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
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
術也

禁藏篇　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
牽之以利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
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
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
深數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
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
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
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

而雅見其成　夫爲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得人
之心而爲紀法令爲維綱吏爲網罟什伍以爲行列
賞誅爲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銚耨
以當劍戟被蓑以當鎧鑐菹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
則戰器備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當春三月荻室熯造
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舉春祭塞久禱
以魚爲牲以蘖爲酒相召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
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長也賜鰥
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發五正赦薄
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夏賞五德

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秋行五
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最萬物所
以內作民也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
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僞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
佫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
蒼則身蒼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
一令
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
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
他日吾見蔑也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
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
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
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
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
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
貸
楊朱見梁王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

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
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
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
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
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
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
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墨子尚同篇　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
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
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

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民於善非也苟若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以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古者天

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鬬而薄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

立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

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

家旣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以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

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旣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耶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之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天下旣以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同之爲說也尚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以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用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

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光譽令聞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

家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聞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
以聖王為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
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
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為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
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為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
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
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
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
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
欲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上同之說

而不察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也

呂覽功名篇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猶表之與
影若呼之與響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
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為君者蠻夷反舌
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
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
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彊令之笑
不樂彊令之哭不悲彊令之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
可以成大缶醯黃蚋聚之有酸徒水則必不可以貍
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以茹魚去蠅蠅愈至不可
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罰
雖重刑雖嚴何益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上民
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欲為天子民
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
者取則行鈞也欲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行
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民無走則王者廢矣暴君
幸矣民絕望矣故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
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關龍逄王子比干能以要
領之死爭其上之過而不能與之賢名名固不可以
相分必由其理

先己篇　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
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
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
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
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
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
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
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
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
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鱉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

已蔘矣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為國家
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
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
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
乎

韓非安危篇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
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生死隨法度四曰有
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
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危道一曰斲削於繩
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

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
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
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
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
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
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
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
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
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

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
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
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
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
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
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
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
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
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
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

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
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
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
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
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
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
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
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
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
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illegible]血氣方剛漢之

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
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黄
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
不肯早爲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
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
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
侯而匡天下虖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
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
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
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

安虖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
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
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
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
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之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
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
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
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
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
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

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
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
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黄
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
召之安可致虖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
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
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
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
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
矣其埶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

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
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
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
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
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
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
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
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戸耳
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

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亾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亾邪心令海内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

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亾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亾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𨂂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亾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亾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

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説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内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

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亾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亾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亾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盗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亾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

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倂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亾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亾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盗者剟寢戸之簾搴兩廟之器白

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亾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爲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使筦

子愚人也則可笎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亾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

亾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

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

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

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

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

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

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親和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

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

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

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

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

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
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
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率於群
下也俱亾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
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
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
女亾別者不謂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
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
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
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

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
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
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
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
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
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
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
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
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
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

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亾故
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
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
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
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大政篇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
人之罪者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
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抑狗也雖久
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
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

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無易矣渚
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
不可得之士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
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
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
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暗矣其道之謂也
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以明君之
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
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
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

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以
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
此道之政也夫民爲言萌也萌之爲言也盲也故惟
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
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肖
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休焉技能輸焉忠信飭
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
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
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
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

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
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
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
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撰卿相焉夫民
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
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
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
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
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
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

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
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
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
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
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
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
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
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
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
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

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

劉向政理篇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
威之强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
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
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
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
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禮內政
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理之榮而惡貪
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內治未得不可
以失外本惠未襃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

後昭及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中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辱辱不行大為天下戮笑幸遂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鼂錯對策　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

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國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嗜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群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宜民不寧之禍也　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

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

董仲舒對賢良策　其一　曰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

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以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

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

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

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

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
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
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
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
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
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
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
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
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
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

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
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
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
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
草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
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
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
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
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
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
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
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
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
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
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
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
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
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

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
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
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
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
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
歲而國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
之民如秦者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
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
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
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

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
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
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
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
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已來常欲善治而至
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
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
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
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夫仁為政
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

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
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其二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
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眾聖
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
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
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
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
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
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

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
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
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故天
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
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
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
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
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
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
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

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
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
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
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
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
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
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
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
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
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

任言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

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

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

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

臣故不盡愚

其三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策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策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忘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

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以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

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

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

積而名顯積章而身尊此其漸明漸昌之道也積善
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
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
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
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
竝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
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
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
滅之道也策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
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

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
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
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
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
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
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
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
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
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

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
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
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
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
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
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
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廼
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
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
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
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
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
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
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跡之古返之於天黨可
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
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
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
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

之所以賞賜若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敢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經濟類編卷八

明　北海　馮琦　纂
射　馮瑗
楚黄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政治類

治道一　十七則

漢徐樂上書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

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

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安上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
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
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車馬衣裘宮
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
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
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
矣末不可以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
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
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
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

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
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
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
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
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
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
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
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
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
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

連衡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
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
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
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
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
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
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
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
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
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

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
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
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
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
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
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
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
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
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
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

罷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變之患也
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
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今
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
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
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
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
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
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
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

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
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
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
遭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武帝末年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以問東
方朔曰吾欲化民有道乎朔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
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
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
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
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
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
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
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
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　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
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
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
甲乙之帳燔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
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氂
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公孫弘以對策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
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
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
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
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
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
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
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
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
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

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哉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與其言

王吉言得失疏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王獨行

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民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元帝好儒術頗改宣帝之政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匡衡上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

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

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好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

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成帝建始間日食地震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谷永待詔公車對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脩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墻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屢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

遹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

于游田惟正之供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
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
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
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
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
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
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
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
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
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敦正左右齊栗之臣

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
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群
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
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進
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
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
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
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
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
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

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
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
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
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
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
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
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
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
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
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

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
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
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
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
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
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
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杜欽應方正對策　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
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
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

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
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
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
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
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
近觀其所爲主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
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
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
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
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

長爲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
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
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
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
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
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桓譚論時政所宜疏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
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
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
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

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
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
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
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
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
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
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
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
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
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

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
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
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
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
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
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
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
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
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
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

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

方而獄無怨濫矣

第五倫勸成風德疏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鑑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

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

皇甫規對策　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召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爲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

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瀾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心也

李固對賢良時務策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

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聖賢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按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

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

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
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
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
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
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
若不平心災咎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
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
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
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
邪源清者流必潔猶扣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

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
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閒隙一開則邪人動心
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道以之寖
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
書招會群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
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
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
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
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
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以皇天欲令微臣覺悟

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桓帝時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帝以陳龜世諳
邊俗拜為度遼將軍臨行上疏　臣龜蒙恩累世馳
騁邊陲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反薦
享狼猾猶無以塞厚責答恩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鉛
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
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
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慚聖朝下懼素餐雖
殁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塉埆鞍馬為居
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

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
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
係馬鞍或舉國掩尸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
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
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
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為子庶以陛下為父
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虞親拾其子以
禮度努者是欲民遺其君不令過聖王也故古公策
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輦寶以
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

惟德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異寇賊內侵因袁緣陵而令倉庫單於[illegible]功業無[illegible]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斂所致[illegible]侵民牧守到州多所糾問太守令長貪殘濁[illegible]收未對將功劾中然實應賞罰以勸功[illegible]牧守長吏各依[illegible]宜更選匈奴烏桓[illegible]中郎將校尉備緣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宥棘刺除吏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劉瑜上書陳事　臣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何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殁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擾孰不悲怨緣此生也[illegible]行爲大臣氏匹婦尚有城崩之[illegible]則況乃群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有

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聖明者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

荀爽對策陳便宜　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温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

則貶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
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親喪自盡孝
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
非所以增益孝道而充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
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
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
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群寮皆政教所瞻而父
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
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
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春

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
之故加刑罰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翟方
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
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
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
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
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
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
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
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

女於嬀汭嬪於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
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脩婦道易曰帝乙歸妹
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
侯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
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
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者聖人之
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
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觀法
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

鳴雊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
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
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
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
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
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
地五韙咸備各以其敘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
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
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
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

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
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
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
淫而無節瑤臺瓊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
故周之衰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
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
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
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
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
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

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
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
一皆遣出使成配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
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
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
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
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
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
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
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

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
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
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
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
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崔寔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
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
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
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
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

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
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
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
自漢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懈怠風
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效矣且
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迺理哉期於補
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
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
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
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

也是以受命之君始輿創制中興之主亦因時立
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
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
之大事哉故古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
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
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舞筆奮
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
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
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
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旣不能純

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
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
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
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
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
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
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
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
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
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

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
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
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
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
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
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
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
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
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
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

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
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
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
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
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
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
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
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
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
累而已

□帝時數有雷震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霜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群臣各陳政要蔡邕上七事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輒生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

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樸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選博之旨誠當思省述脩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群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憙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

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

務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
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
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
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
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
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
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
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
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
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

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選者多召
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
自當極其刑誅豈可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
獄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臣
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
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
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
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
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
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
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
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
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
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
偽
桓帝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荀悅志在獻替而
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奏之　夫道之本仁義而
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
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

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
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
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
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
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
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
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
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
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
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

民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
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
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
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
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
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
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愼脩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
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
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
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

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
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
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
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强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
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
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
信愼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
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
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
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

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
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
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仲長統昌言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
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
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
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
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執不足復校乃
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
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

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
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
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
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
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
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
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
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
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
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

飾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
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瀰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
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
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
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
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
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
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
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
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

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耶漢興以來相與
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
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損益於風俗也豪
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
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
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
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
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
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
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

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
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
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
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
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
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
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
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
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潔爲諱惡設智巧以避
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

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
秦政乘并兼之埶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
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
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
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
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
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
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
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昌言損益篇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

事有乖於數法有玩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爲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簒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埶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漸積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

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橫之埶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野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埶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

網禁疏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

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

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
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
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置其境界使
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
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
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
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敍官宜簡精悍
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
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
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

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
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
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
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
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
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
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
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
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
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

天人矣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
以無為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
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
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
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
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
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
衣食者也蓄積非横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
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
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由其

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
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
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
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
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
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
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
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
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
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

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之首尾不救徭役竝起農桑失
業兆民呼嗟於是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
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
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與非法之役恣奢侈之
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
至一方有警一面彼災未遑千校計務知坐視戰
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
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
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
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日食

粟祿班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
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
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
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晉庾翼鎮武昌臨發上疏　今彊寇未殄戎車未戢
兵弱于郊人疲于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
未之安也群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與下
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群下群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
宜勸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于降納雖曰總萬
機猶兼將相或借訟與人或不務躬親良有以也況
今日之弊開闢之極而陛下歷數屬當其運否剝之
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于既往而傾首于將來
者也賢哉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弘天覆之
難深地載之厚宅中虛以爲本勤訓督以爲務廣引
時彥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僞必達
天聰然後覽其大當以總同綱躬儉節用堯舜豈遠
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
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慨思日側于勞謙納
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服膺猶不能暢
臨疏徘徊不覺辭盡

傅玄上便宜五事疏　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暵
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
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未久衆心安
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
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
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
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

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
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
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

之　其三曰以麴務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為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為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　其四曰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

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　其五曰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擾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為患無以禁之也

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

阮种對策　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于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于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于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慝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于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恥不存

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磽野旱年之望豐穰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

溫嶠奏軍國要務　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為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　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

務課之制多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今百姓有以殷實可徙置田疇採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　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　軍出并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　年之後即易任軍人累年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于事爲便　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位事春秋之時入

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或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　其五曰古者親耕藉田以供粢盛舊制藉田廩犧之官今臨時而案既已𩦎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表奉宗廟恭肅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　其六曰使命愈遠愈宜得才宜揚王化延恩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

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　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誅由內戾內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

江總陳左丞　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于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

自勉強不息之謂也　其二曰古之仁君雖有聰明之姿叡哲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睿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搜訪保傅遠待臣親見賓客得令接盡雍容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商周之風扇于前人弘範令軌永爲後式　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

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没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身傳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勤身以篳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顔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戸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王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列末世以奢失之者帝主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于丹楹刻桷徧徼百寀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

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閣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背實之功可日減省後閣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　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米粟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illegible]人皆學爲闠仲尼不含魯大夫臧文[illegible]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去[illegible]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爲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

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墻壁動正屋宅臣以爲此既違典籍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于事爲宜

梁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　其一以爲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戸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擾惟事徵斂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戸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如此雖年

後宗之詔廢下鋼賦之恩而民不得及其居也
其二以爲今天下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青相競誇豪積聚如丘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省士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爲吏牧民者致犢戶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營事等丘山爲欲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虎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耶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

其耳目足正彫流之弊矣　其三以爲陛下愛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既得伏奏惟展便欲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姦寔由於此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幸之患矣　其四以爲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斋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如此則雖可以語富强而闕遠大矣啓奏代帝大怒召士謙於前口授敕書以責琛

周以霖雨詔羣臣上封事極諫左光祿大夫猗氏樂遜上言四事　其一以爲比來守令代期既促責其成效專務威猛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　其二以爲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競爲侈靡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

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　其三以爲選曹補擬宜與衆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鄉閭况天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　其四以爲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棊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爲興動

唐魏徵時政疏　其一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向臨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齊高明于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

朴維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所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于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爲天下笑深可痛矣聖哲乘機拯

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于春月勝殘去殺無待于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珍奇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于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于峻宇思安處于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于桂棟參玉砌于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

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採椽之恭儉追雕之侈靡因其基以崇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譬如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測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神怒人怨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後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其二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

德不厚而望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于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

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以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在君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

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其三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之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降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于簡介志在于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矣夫刑賞之本在乎揚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

屈伸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則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斯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則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于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于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上風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

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理之急務實恐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

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强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于將加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于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于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爲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費用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愼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則千里斯應超上德于前載樹風聲于後昆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于愼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愼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于昔時聞過必改少虧于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美固無得而稱焉

其四曰臣聞爲國之基必資于德禮君之所保唯在于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行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于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德爲下則危身雖在顚沛之中君子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于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强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

如也謇諤之士稱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辨謂同
心者為朋黨謂告訐者為至公謂強直者為擅權謂
忠讜者為誹謗謂之為朋黨雖終信而可疑謂之為
至公雖矯偽而可怪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
誹謗之尤至于竊金生疑投杼致惑衆人不得盡其
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鬱閼大猷妨化損德
其在茲乎故孔子疾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且君
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
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
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

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議之于小人其得
君子也則敬而疎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
盡疎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于小人刑罰加于君
子寔興喪所在亦安危所係安可以不慎哉夫中智
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
猶未免于傾敗況內懷奸利承順顏旨其為禍患不
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
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于正道小
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
復慮其時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

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
禮臣能竭忠必有在乎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
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大矣哉
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吾欲
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無害于霸乎管子曰此極非
其善者然不無害于霸也公曰如何而害霸乎曰不
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
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
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魏簡倫曰鼓
之嗇夫簡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

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
取穆伯曰簡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
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
晉國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
國大夫管仲伯者之佐猶能慎乎信任遠避佞人也
如此況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
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
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
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邪佞君子
自強不息無為而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

爵不能去罰不及于有罪賞不加于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

經濟類編卷九

明　北海　馮　琦　纂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政治類一

治道一　十七則

唐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則藉其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為業當官則黷貨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赦者罪當寬宥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徽澤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今後頒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眾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為妍蚩何者為美惡望今後稍息

若之使有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逐乃方之上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恐有職皇風其四今之牧伯遷代太速條來忽往遂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嘉之

元和末宦臣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　臣以為陛下之所慮者宜先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按春秋閽寺殺吳子餘祭書其名

春秋譏其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臣得以專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矣此宮闈之所以將變也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父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操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

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也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明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安危之謀求定傾撥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擅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

之禍不窮其萌伏惟陛下深軫忘漢之憂以社其漸則祖宗之鴻緒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　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理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

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四海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夤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九重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

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卽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以謂陳勝吳廣不獨生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腐心泣血耳昔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誠宜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夤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無所聽焉選清愼之官擇仁惠之長撫之以利賙之以和教之以孝慈道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

國歡康兆人蘇息則心無所不達而信無所不孚矣

官者五帝三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於食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職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奸宄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

陵宰輔聚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其
父假天子之命下以馭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仁
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　今臣非不
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
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
逢死而啟殷比干死而啟周鄒生死而啟漢陳蕃死
而啟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
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
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
將孰為啟之哉　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

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崔慎由等二
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
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
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
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
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
是不得仕于朝終于使府御史
憲宗時史館脩撰李翱上言以為定禍亂者武功也
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
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
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
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
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
宣宗以知制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
撰金鏡錄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
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
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
百官名數令狐綯曰六品已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
擬五品以上則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
相作具員御覽五卷上之常置於案上

宋田錫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疏　臣所言軍國要
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為陛下引喻而言之臣聞
古先聖人牢籠天下弛張庥略舒卷人心使萬人之
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意其若馭馬又如鑄金善
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善鑄者使之圓則圓
使之方則方苟失其機又失其時則萬人不一心四
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善鑄金使之馳而不馳
使之止而不止使之圓而不圓使之方而不方若是
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憂不懼故古人云居安
思危又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之末天下分離中

方土疆不過千里自先帝恢張皇業開闢天下平吳取蜀易如破竹唯河東遺孽終不能平洎陛下一舉取之功名光大世宗先帝所不及也然自河東破後聖駕迴旋諸軍之心皆望賞賜四海之內亦佇霑恩豈謂陛下未曾賞擢之恩未行策勳之禮迨今二載所謂踰時今北方之戎不來朝貢幽州孤壘未復封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強朝廷物力之盛滅戎人甚易取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御番戎但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不窮兵黷武不勞人費財示之以德者比之如犬羊容之若天地或來朝貢亦不阻其歸慢或

背驕盟亦不怒其侵叛臣伏慮陛下以幽州未取戎賊未平一旦又來擾邊萬乘復思再駕欲快聖意欲展廟謨雖舉必成功動無遺策然臣恐陛下或展郊禋之禮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東之功因此示策勳之信人心懈怠者復悅軍功勞苦者終酬帝澤滂沱物情通泰所謂陛下駕馭其意鎔鑄其心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開則開使之方則方苟不以威信鎔其心恩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使之開則方當是時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征伐之機一也又念交州未下戰士

無功未獲謂師老費財兵甘鈍兵挫銳臣聞書云不務廣於邊隅唯務廣於德業式有七德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陛下何須取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日遠遠夷自然入貢外域自然來降苟不來降又不入貢亦何自有突竄彼人自罹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人日月夷來下周易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臣嘗讀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來貢九譯而至周公問其所以其人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合往朝之昔太宗征遼親征高麗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

三百有六十羈縻之州有八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內附今陛下取交州何速況大國取交州何用交州謂之瘴海兵者不習土風兵在彼中留滯既久願陛下且罷其役暫息南征交州未平不足損陛下功業交州既得不足光陛下威名但以師老費財爲可副鈍兵挫銳爲可惜蓋征之役費用非輕皆生民膏力之財悉諸國所供之物乞陛下惜輕費之用望陛下念征戍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二也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

拱大則廷諫臣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
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
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
諫官寂無聲采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而不可行
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
不敢避上旨遺補又不敢負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
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
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陛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錄
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又中書舍人
是陛下近臣司陛下告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

班而進拜舞而廻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陛
下訪之以事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
所陳欲因便而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
與言冀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
雖有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秘書省職
官而無秘書省圖籍臣伏讀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
制敕條貫百官仍於朝堂習儀及委憲司申舉此則
陛下思復古道大振朝綱臣雖見所言者儀未見所
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威儀自肅君有君之威儀臣
有臣之禮法何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政不允釐臣

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得以紀錄言
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
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祗應顧問中書舍人得備顧問
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
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
悚一人尊嚴起居郎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大
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敕無誤出政事無錯行此
則朝廷之大體一也今天下一家海内萬里四方所
湊京下輻輳萬貨所歸京師爲盛軍營馬監無不高
嚴佛寺道宮悉皆壯麗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池庖

若漢之昆明池若周之靈囿足以爲陛下宴遊之所
廷以見聖朝宏大之規唯尚書省是前代所營公署
低隘南宮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尚書無本廳諸郎
官無解宇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内前廊下加禮部無
貢院試處非省每年考試舉人權就武成王廟非
太平職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儀乞陛下俟西
苑畢功御池罷役更新省寺用列職官此則朝廷之
大體二也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縶鋼之囚荷以
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人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
是何人臣謹按刑統推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鏁

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爲枷者也
凡今州縣欲笞一小罪縶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
法奉國家所須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爲枷事
出法外伏乞陛下釐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唐太宗因
看明堂圖見人五臟皆系於背聖慈惻隱於是免人
徒刑况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
以居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
王禹偁應詔言事　伏覩陛下即位赦書云所宜開
諫諍之路拔茂異之材又奉御史臺告報准詔命内
文武臣僚並許直言極諫此實陛下誕彰聖德廣達

民情速致時雍追用古道之深旨抑亦宗社無疆之
休萬民莫大之幸也臣才雖無聞諫則有素先皇帝
時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即日進端拱箴一篇又上禦
戎十事蒙先朝采納擢陞綸閣判大理寺時抗疏論
道安之罪執法雪徐鉉之寃貶官商山咎實因此尋
沐徵用再塵諫垣又上李繼遷使宜寢而不報俄忝
内庭兼駁正亦嘗改吏官命封還敕書雖無報於朝
廷蓋粗伸於職業伏遇陛下欽奉顧命惟懷永圖嗣
位之初赦書既如彼聽政之後詔命又如此臣苟有
所見隱而不言是上負先帝用人之心下孤明主求

諫之意也臣死罪死罪頓首頓首伏以聖朝享國三
十餘年邊鄙未甚寧人民未甚泰求利不已設官太
多今陛下治之惟新救之在速臣伏慮書生執言有
奏陛下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不知
古今與創家國殊塗者也假如帝堯既殂帝舜在位
堯時有八元未選四凶未除舜乃流放舉用善惡兩
分未聞後之人曰堯不及于舜也舜不孝于堯也伏
惟陛下遵老生之常談容英主之獨斷則天下幸甚
謹條軍國大政合事五條儻有動於聖心庶大開於
言路　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

息方今北有胡虜西有繼遷胡虜雖不犯邊戍兵豈
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
懸尤甚臣愚以爲陛下即位之始當順人心宜敕疆
吏致書胡虜臣使達犬戎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之罪
復與夏臺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
州以奉拓跋氏祭祀先皇帝雖有批答只許鄜州節
度緣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闕所有詔命
不行今陛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
舉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
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

而爲人也或曰富國强兵不可示人以弱此乃欲虛名而忽大計者也　其二曰精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開寶已來國家之事臣所目覩當時東未得江浙漳泉南未得荊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豐然而養河東備北虜國用亦足兵威亦强其義安在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銳卒去冗兵而委之以將帥用恩威法令馭

之資之以天下之財賦而曰兵不振用不豐未之有也臣愚以爲陛下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以高枕而治矣至于引唐虞比三代者皆爲空言臣所不取臣又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員今司門員外郎孫貞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一事矣自後始有團練推官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陳廷山通判閻闢副使閆彥進判官李廷推官扈宜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又增四員

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于曩日也閒其人民逃于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已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今可謂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法唐史詞之八得錢四十萬東師以濟今則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之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也　其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君子行脩于家學推

于衆然後薦用登之于朝故從政而政和臨民而民泰自三代洎兩漢雖有沿革未嘗遠去此道者也隋唐已來始有科試得人之盛與古爲侔然自唐初終太祖之世科試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皇帝纘德王濬親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拾級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逾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人爾臣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

以泛取二十載之衛滓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illegible]以文
舉場選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銓擇官材亦非[illegible]
躬親之事比來五品巳下爲之責授官今則幕職州
縣而巳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太祖巳來始令後
殿引見因爲常例以至先朝詞選之徒多求僥倖或
以哀鳴泣涕復得起發或以捷給出呼使陞京秩遂
使長定格直同其物吏部官只若備員既無恥格之
風漸多闒茸之吏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選有司依格
敕注擬　其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唯
有四民治民者士也故受養于農工以道器用商以

經濟類編卷九　十六　台書

通貨財皆不可闕也而兵不在其數蓋用井田之法
農即兵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自秦巳來以彊兵定
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而
爲五也所以農蠶困然而能[illegible]不可去
兵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illegible]之後佛法
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illegible]不耕而食
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爲六[illegible]而下治道
不及于兩漢有[illegible]
黃帝在位百年年[illegible]八十年年二
百歲顓頊在位[illegible]在位七

十年年百五十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歲[illegible]
禹皆壽有百餘歲當年未有佛也是知古聖人不事
佛以求福古理人必排佛以救民假使天下有僧萬
人每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而月有三
千斛之費歲有一萬疋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而又
富僧鉅宠窮極口腹一齋之食一襲之衣貧民百家
未能供給此既不能治民又不能力戰不造器用不
通貨財而商賈遂宇豐衣飽食而巳不曰民蠹其可
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
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虛不蒙福

經濟類編卷九　一七　台書

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陛下深鑒前古精求理本亟宜
沙汰以厚生民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
一二十載不令度人不許修寺使自銷鑠漸而去之
亦救弊之一端也　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
經謀之士知進而不疑姦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
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古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
其人則不用凡今天下言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
堯舜之道其在方册是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作
司徒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咎繇作士明五刑
作[illegible]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人哉堯之

爲君可謂委任責成而無疑矣或曰誠如是允何以功德耶臣曰有知人任賢之德爾雖然堯之道天世邃遠恐不可復臣以近事言之唯有唐之政可以損益而行焉臣讀元和賢相裴垍傳憲宗皆命垍銓品庶官垍奏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陛下之明擇數十人諸司長官常恐不逮若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議者以垍爲知言伏望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自取僚屬則垂衣而治矣所謂忠良英俊之士知

進者也臣又聞古者用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矣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襪者皆賢也夫小人之徒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政心惟忌賢非聖帝明王不能深察臣又按舊制侍班三品尚書方得登殿比者三班奉職甲職可知或因選入亦得陞殿惑亂天聽褻瀆至尊無甚于此伏望陛下舉紀綱以肅視聽在此時矣不可不思所謂姦纖佞巧之徒知退者也臣愚以爲今之所急在先賞賤其使衆察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淸濁殊分品流不雜然後郡

選舉以塞其源崇衛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延長道行矣今若不去冗兵不併冗吏不精選舉不禁崇尼縱欲减人民之賦寬山澤之利其可得乎

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　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朝進官至少尚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化成後代以爲常程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

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爲也衆皆指爲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肯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爲也雖愚暗鄙猥人莫嫌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爲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政賢不肖渾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墮生民久苦羣盜漸起勞陛下旰昃之憂者豈非[illegible]其正而致[illegible]

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瀚權勢子弟爲占據有
虛食廪祿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
恪共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
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
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
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
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舍則特加爵命無
大功大舍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尤常而出者祇守
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
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

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
即與磨勘若因陳乞並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
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
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
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
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勾當
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
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
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
並今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登

私外任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
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
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
行多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爲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
改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者著聞有裨風化
或累訟之獄能辨究沉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
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
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爲衆所許則列
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有所執取
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尚書考功應

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
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
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
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
後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
紀之壞必舉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舉祖宗
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
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
于世諸侯有世[illegible]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
秋譏之及漢之公[illegible]有封國而致立一子爲後者未

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在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

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勤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二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郎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

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爲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定此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府覽群書以待顧問以[illegible]爲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illegible]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秘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

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廻日許進下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等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者一時劾彈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占道于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illegible]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illegible]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副陛下慎選任館員舉臣謹按周禮卿大夫之職各教其所

制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illegible]宗社故拜受其名藏于廟中以重其事也卿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之士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之日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安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

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最爲至要內歐陽脩條奏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而考較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捍格不能創爲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巳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

[illegible]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員前講說七道上爲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巳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入通者爲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色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長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爲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逮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

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舉之後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illegible]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勿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illegible]定等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得改移若[illegible]不同者人數必少即加封更官[illegible]然後御前放榜

則爲至當內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旨宣
放其考校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爲優等策論平
詞賦優者爲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爲優等墨義通者
爲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選注官
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其不及者以衆及第人皆守選
限門宗以收復學問是也今其有及第人稱與放
選注官人今來選人害案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
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
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即
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甚

盛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
考陞爲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
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
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
當得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旨委中書樞密院且各
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
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
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
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縣縣
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

指揮審官院流內銓衆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
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
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
爲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於賦斂各獲安寧不
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
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
賢養賢之方必先厚祿厚祿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
業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
暨諸國收復天下州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
年不替罷者或罷能去使人見闕當初價至賤之時

体祿下輕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漸繁
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
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
不繼士人之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
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貧
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先來見逼至有冒法受贓
賒舉度日或不耻買販與民爭利既爲負罪之人不
守名節吏有姦贓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姦
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得
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

祿之方有所未至眞宗皇帝深思遠慮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贓之吏貪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

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爲郡爲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

帛常貴江浙路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窮弱之民困于賦斂歲伐桑棗鬻而爲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群雄爭霸之時本國殘饑則乞糴於隣因故各興農利自至充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

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自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農政不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當

購其費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
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旱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
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爲患臣請每歲
之秋降勑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
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令開河渠或築堤堰
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
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
間農利大興下少饑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
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
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

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
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
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
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
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軍伍無一逆亂至
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
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于喪亡我
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
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
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

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
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關輔
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
不充則必散爲羣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
凶饑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
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審委兩地以京畿見在
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
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
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爲強盛使三時務農
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

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審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
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
倣此漸可施行惟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
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
戸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令司隸州牧各實
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大下至治臣又觀
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戸口一十九萬四千
七百餘戸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七萬五千九百
餘戸仍置一十九縣主戸五萬七百客戸二萬五千
二百鞏縣七百戸偃師一千一百戸逐縣三等而堪

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衙環非鰥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最為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為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為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摧酤關征之利兼煙火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在之邑其所存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為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

者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亦減役十餘戶任少從役人自料作可期留無九日畢遷任臣竊觀國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灸饗謁見宗廟乃覲上帝大禮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日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赦節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可存之數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于覓賦斂減徭役存恤孤貧拯寧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令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府

不切遵禀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並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狩之禮不可復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每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采百姓疾苦使赦書中所及民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日重命令臣聞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准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

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視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局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為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

望別降敕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覩被制書及到職
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從二年
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
本條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
刑名者從失坐若條貫若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
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
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
改

韓琦論時事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
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

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
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
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
而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
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
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
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
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
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
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
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
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
之地以啟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
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謀招納亡命雖外
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亡心西併甘涼
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
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
耳且元昊果歲盜邊官軍屢衄今乘定川全勝之氣
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
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

能使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辭禮
驕抗殊未屈下比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
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
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
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
不可從之事驗其變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
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
而禦之哉若委而斷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
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
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

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
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
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
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冀陛下一寤而慮
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
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
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爲
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
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夜思之朝
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彌大患臣輒

書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　一曰
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
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須此謂宜詔中書樞密
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皆面奏其餘微瑣可
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
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
退朝食罷忽遽答書而去何暇議及邊事哉謂宜須
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議論三曰擇材臣自永平
以來用人以敘遷之法[illegible]甚多近中書樞密院
[illegible]不能得謂宜倣祖宗
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
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illegible]書之至驟然莫
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審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
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
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
度險要建城堡省芻餉爲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
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己
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
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
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

邑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
則皇居壯矣
司馬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
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
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
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
復以三劄子上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
者非嫗煦姑息之謂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
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
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

之謂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洪參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臨御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嘆意者羣臣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于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之威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奸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

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値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尚文不尚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賞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愼選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寛貸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赦書嘗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竊聽恐漏泄機事非便帝皆嘉納之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進五規狀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漫洛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階於迂濶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瀆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濶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

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顓愚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機之餘游豫之閒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謹具狀奏聞

其一曰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

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
爲臣當是之時有智力相偶者則爲二相參者則爲
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
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
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强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
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心
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
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慮
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顚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
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

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
不行諸侯多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
年而合於秦秦亶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
年而合於漢漢爲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
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
僭僞凡十有四年復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
卓擅朝州郡冠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
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
愚宗室作難羣胡乘隙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
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
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
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
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
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鎭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
爲君臣實爲讐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頹絕五
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
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
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
而振之躬擐甲胄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
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

大勲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
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
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
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
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
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
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
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謹
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水臣願陛下夙興夜寐

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撥亂救難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其二曰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乘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

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敝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墮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離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慎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爲已遲矣是比臘而畏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難得而易失也

其三曰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皆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旨則御寒方寒則備暑也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

御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脩救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俊者明上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亦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有邊境有急羽書相衍交一方[illegible]伐[illegible]盈野則廟

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儻自今日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薦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倚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

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憯也而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日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心莫肯爲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暢

然遠覽動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方病大瘇又苦蹠盭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國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殆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其四曰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

之微也捧土可塞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彌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哀

公日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為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莊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則貪不能自已求人內中有司家所以養六宮者非常道今兆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為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聰明卓

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威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威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及在血脈在腸胃威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人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之訟其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啟佞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論孔子之格言纘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無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洽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其五曰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

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鬭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脩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尊卑紊亂而雕繢文物脩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渾殺而鉤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

亦遠乎姦慝不誅寃詰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決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勘檢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版爲舟搏土爲檝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綉使偶人駕之而浮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

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安保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亂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覈名實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習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民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釆之飾觀須臾之榮炫耀衆俗之耳目哉

應詔論體要　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爲政有體若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愷悌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曰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墜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是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之則其餘不待進退

賢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
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猶以
經帷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簡閱亦不自閑
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退至燕夜又御燈火研味
經史傳記纂錄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
昃不暇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阼以來孜孜求
治於今三年而功效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
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
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
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敘此所謂綱紀者也今

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
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
以弛廢而萬事所以縈頹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
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其知朝廷之事
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
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
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
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
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古宰相之
也中書主文擬省官六尚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則

官人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足條
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
愛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
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
亂實僞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
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
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
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
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
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

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救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
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
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
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爲羣牧司四園苑不隸三
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擅自恣而在上者爲無
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
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
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知縣
在一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
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

其人情知其物冝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効而施其刑賞甞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辨辦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

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媢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毀之於後曰使者撫馭而撓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爲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卽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數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

無所與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以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闢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備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

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親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上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

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愆咎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綠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小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佷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向與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誣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騃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衆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

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人君者苟不爲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以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

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殊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

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言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無爲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肯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敕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機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吏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臣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

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竊恐其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以獨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

應詔言朝政闕失論王安石新法　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銳精求治恥爲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

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與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旺爲條陳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自度交止四民豐衆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皆由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以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

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長取短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争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絶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附權者皆此徧也其懷忠直守廉恥者皆擯斥廢棄或恒罪出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縱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専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

必須[illegible]之尤者然後爲之如是則政臣之[illegible]羣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今使者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illegible]以迫州縣之吏善惡[illegible]州縣之吏承[illegible]奉順之不[illegible]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illegible]人可行陛下但見其文奏粲然可觀[illegible]同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哉或者[illegible]求新巧各[illegible]事改張使盡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

由襃故則無功出新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意圖使民之忘也又今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春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及且來約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贓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雖奉行文書救免罪戾之不暇其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捨己從人舜戒羣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

所以爲帝王稱首者也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而已獨不知此所以爲萬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毁之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口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

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蔽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己

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行新法羣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閉屋竊歎而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怨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

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

者之爲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富貴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叙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詢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者矣　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爲非而罷之彼如魚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

經濟類編卷十

明　北海　馮　琦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政治類四

治道四　十四則　立國規模一則　審勢三則附

王安石論本朝百年無事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鎭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

亦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鑑於方今伏惟仁宗之
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
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
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
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
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疏
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
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
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
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

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
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
横犯法其自重愼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
効也募天下驍雄横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
以御之而謀變者輙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
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輙發凶年饑歲流
者塡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輙得此賞重而信之効
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
有姦慝隨輙上聞貪邪横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
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

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
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
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
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
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
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
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
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
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
不知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

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
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
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黜察之
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
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
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
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
又不為之擇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
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
衞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

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
踈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
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
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
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
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
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
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輙廢將明之義而苟逃
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
呂公著進十事　其一曰畏天書曰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
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
修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慤慈孝忠厚則至必降
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
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
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形固有差忒然
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爲曲說以附會世事間有
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君方恐懼修省欲側身修道
而左右之臣乃援經傳或指外事爲致災之由或陳
虚文爲消變之術使王意怠於應天此不忠之甚者

也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則有天下
者固當飭己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
然後社稷民人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焉可忽哉
其二曰愛民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人君既即尊
位則爲民之父母方百姓皆爲己子父固不可以
不愛子君固不可以不愛民若布德施恩從民所欲
則民必欣戴欣戴不已則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
愛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
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爲邦本本
固邦寧然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爲愛一旦

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爲念此蓋獻策之臣設姦言以
撓上意以開邊拓境爲大功以暫勞永逸爲至計此
世主所以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
老弱疲轉餉伏尸流血而勝負得失猶未可知也民
勞則中國先敝夫何足以爲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
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寵
媚上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　其三曰修身天下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
而天下化莫若修身修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其
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誠則天地神明皆

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況人君一言一動史臣必書若身有失德不唯民受其害救之亦策將爲萬代譏笑故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爲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修業實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其四曰講學王者繼祖宗之業君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四方萬里之所觀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讒邪不能

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學何以臻茲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祿利取科級耳非人主之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故傅說之告高宗者修德立事而已　至漢之晁錯以爲人主不可不學術數術之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詐以參制羣下[illegible]之數年之間漢罷七國之

亂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審　其五曰任賢昔成王初涖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言求賢用吉士蓋爲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若夫言必顧國家之利而行足以服衆人之心夷險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大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者或難進者蓋君子志存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爲苟合志在於利則求爲苟得忠言正論多咈於上意而佞辭邪說專媚於君心

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其六曰納諫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己而從諫則不害其爲聖也及紂爲天子知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死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illegible]是爲害也前代帝

主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者在史冊一一可考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機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而憂國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媚上而徼寵人君誠能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其七曰薄斂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君恭儉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

寛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上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屈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散為盜賊為人上者將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斂之臣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耽於聲色或盤於遊畋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間而肆其邪謀為之斂財以佐其橫費世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實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蓋其以身當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王所當務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其八曰省刑夫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淨而幾至刑措然則為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煩刑也況人主之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鞫則權在於獄吏廣詗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權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搖人心何則獄犴之間其情難知斷鍊出入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寃抑人主亦何從而察之哉然

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藉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于有司不復措意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祖宗所以消惡運過厥原者嗚呼遠哉鑑其休德無以加矣

其九曰去奢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為三王祖漢文帝即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

獄四百幾至刑措然則節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況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有四方百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蓋亦備矣然而饗國之日寢處耳目之所御者習以爲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爲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已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爲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爲過侈也

然箕子以爲象箸者不已必金爲之金又不已必玉爲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弘相武帝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內治宮室爲千門萬戶由是天下戶口減半盜賊蜂起而弘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爲太過而察見公孫弘之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其十曰無逸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祗懼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享國五十有九年嗣後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嗚呼非愛君憂國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illegible]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蓋人君初[illegible]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乎淫刑亂罰以逞[illegible]日然後流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至於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王之元龜也唐明皇初即位宋璟爲相手寫無逸圖設於帝座明皇勤于政事遂致開元之治而後宋璟死所獻圖亦弊而徹去

明皇遂怠於政親見天寶之亂由是觀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慎終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　右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臣雖術學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可以爲法與夫暴君暗主所以召亂之道可以爲戒者乃敢出口今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惟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右竊論十事　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

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亦宜
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
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
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術則小康
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
之於今姑欲狥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
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
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
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
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

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
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而行之有先後用
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
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
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
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
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
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
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
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

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
制其常産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
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
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
莫之恤平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
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
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
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
州縣鄉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
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

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
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
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
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
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
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於農則將貽深慮
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
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
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
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勸雖富室強宗鮮

有餘積况其貧窮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有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若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足皆廢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

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以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以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陛下明裁擇

論王霸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

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

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
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
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
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聰明之明盡正邪之辨
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愼
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
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愼莫大焉
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
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返成禍患者乎
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之無不疑則
萬世幸甚

石介漢論三篇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
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
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
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
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射鄉
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
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
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孤獨
鰥寡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盡滅三王
之道漢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
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射鄉卒不舉也學
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
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
用民之力歲有至于五十日七十者不得其養孤寡鰥獨無
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
道湯亦受命宜承禹烈故夏之民歸于商不見商之
政而見禹之政商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
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法秦之弊

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
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
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
之法律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
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
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建大
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
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
下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

失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輙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羣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與秦儀以為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恭濬哲與盛湯武其資材固不下乎禹湯與文武道之使為帝則帝矣使為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為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與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賈若能推舉帝王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廷通於政

教格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之乎乃齪齪進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略貴乎易行孜孜舉夫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視湯武有慙德漢家比蹤三王為不倖可惜也哉初蕭何為相天下未甚久而何死曹參代之參以為蕭為之規當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寬縱不治事雖後惠帝求治參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為已太平國僅立法式為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

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修者修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既施之於前參復行之於後漢宜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

後而湯武之時豈有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檻穽也民得出檻穽也唯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檻穽之深阱可畏也既得出檻穽而得道非猶夫人皆樂然從之也況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躋於泰然如登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深淵中而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導之以三王之化設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德而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

下而夫不測深淵中之樂邪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
初定也民未有富兼貧民未有强凌弱民未有衆暴
寡民未有大并小因定之經界因為之井田民有爭
乎國未有廵行之費國未有兵衆之動國未有土木
之耗因為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國用乎
封建以䟽之射鄉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
秦之民不為漢之民為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
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媿耻若
撻於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
固亦澆漓矣且能以堯舜致其君曹參陸賈叔孫通

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
罪也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
光魏相公孫博陽侯丙吉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豈
曹相國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歷明時鼎曰君
子以正位凝命當商周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
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歷明時正位
凝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
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
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術之已慣習矣而遽更之

得無亂乎富者已連田兼地矣彊已凌弱矣衆已暴
寡矣大已并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
皆很乎後則紛紛日作土木不息內當須待外䟽既
遊卿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
一之賦乎[illegible]市門山澤[illegible]其不乏乎故晁錯請削國
地而敗師丹所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韋
賢博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為漢家革制度乎適不
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蘇軾擬進士對策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
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

世務豈特考于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
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
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
洫治草木鬯茂鳥獸魚鱉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
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
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
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
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
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發勤以營一
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云

[illegible]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
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
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
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
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
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
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爲
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
以大懼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
事得其序夫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

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
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
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
司財利之權常平施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
不以付有司而取決于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
帥臣而聽計于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
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
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聖策
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
服陛下之言及此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

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
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
則勸以言則信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
賞罰之威刼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
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
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
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
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
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
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賕枉法

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
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
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
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
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
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
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
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
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于不敢爲未服
而革之則其弊必至于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

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愼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于愼重則屢作屢成不世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于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愼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廼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

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于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愼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

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軌之道甚未晚也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兔首貉裘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

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

相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輙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于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

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于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于天資如盾付之識端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illegible]世[illegible][illegible]之功名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陀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關樞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推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締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

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聰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陀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將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illegible]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illegible]若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設施之方各隨其

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曰天人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將何以用之往而變世化除弊實不悟趨郡公以大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況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有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竟其所在於此等歟臣竊謂今之人之所行而求之十人今天下稱提舉常平官而爭利經營公私賞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從者不過數人間不可天下之

不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衆未有不公而能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之忠憤陛下念之

御試制科策　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閱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誤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辭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故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衰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安居而無爲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嘆由陛下之不勤者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

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謂朝夕論議深切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

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爲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遍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蝕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决百川騰溢朕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

以意推之夫日蝕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常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蝕或不蝕則陽氣之有彊弱也今夫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彊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强弱異故夫日之蝕非食之日而後爲蝕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蝕也爲無災而其既蝕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析之夫陽動而外

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靜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一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噏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呴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夫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伏惟制策有推尊前世探

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切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

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庶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常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羸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

立使領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常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昭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究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大府小府泉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

策略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

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

□□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
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
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脈觀色
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
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恍
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
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
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
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
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

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
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
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
暴橫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
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
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
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
不亂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
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

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
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
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
可為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
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
所以為立之要云

蘇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
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
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
以安靜待時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

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
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推官將困之以
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
且曰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
綱而已人主所恃者人心人心失則亡此必然之理
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
之用諸桓未必是而眾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
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害自古及今未
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祖宗以
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

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稱宿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

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君知此則知所輕重矣夫國之短長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壯盛而愈危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終不肯以彼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日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

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效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積勞而後遷則人各安分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

身守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為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

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狥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

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孔文舉制科策　臣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言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有未充盡其極爾何者陛下蒞祚之初首開轉對以延疏遠切直之言召羣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資謙恕思得深謀至計以補所未照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卿誼老交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為雖皐

夔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公議不能過此矣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誠愚陋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寢不試刑辟弗用內則髦賢居位以熙於王服外則戎夷嚮風以修於

[illegible]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illegible]
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絶甚尊慕之其何
術而臻此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
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
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
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
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
兵偃刑措儁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
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珎符出於下者正始之
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薦至者

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
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説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
覇曰彊國天下之本一曰卽位卽位者王所以自正
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
故始爲强國未有能終之於覇政者也始爲覇政未
有能終之於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
月公卽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
與正者欲人君當卽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
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
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

濟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
覇道也專用權謀不固義理此强國之術也及考其
見於效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思慕猶深結
於民心而不忍去之覇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
則廢熄不講强國之術民之視上剛疾如仇讐伺其
有間則相與踣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
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適覇政與强國者多何
也蓋王道所及其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覇政與强
國爲澈雖深而多見效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効而
貴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

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
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
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
必致之勢矣當承祧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
而王欲覇而覇欲强國而國强得失之策繫於一舉
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
其正一或不愼以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
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
愼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
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

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
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
遲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也
奈何驅以威刑荀卿曰用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
小揚子曰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
高矣此而望仁溥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
偃刑措俊賢修職戎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
福而民氣洽吉祥見于上珍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
願陛下穆然大變而行眾人之所不能為卓然自致
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略強霸其尊之

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避闇而即明屏去便
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
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逆其所得趨其所
失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輟寐以待旦
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
用其粹而遺其駁撮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
術也而王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驅致古
昔明王之道如決沉御隊禰何況慕之而未臻于聖
策問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
未孚又退託于任大守重艱于負荷思聞讜直之

言以軌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
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
曰明欲被于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
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
之有極也是故晦冥幽默之中不足以辨南北而能
考而正之者極是也是非紛雜之閒不足以審真
僞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
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殊之理無不白矣
齊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問以
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而未

嘗不應於理也不勉而未嘗不合於道也蓋之為志
慮而無不充發之為事業而無不齊如權衡設於此
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鑑水設於此而
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效也心正
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理也陛下思聞讜直之
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福也然聞之於耳目之娛
而為心腹之害者莫從諛順指其爽之而常患其
有拂忤於一日之意而為百世之利者有剛方讜直也
雖人君長而常患其不足者之聖人其為己斬誅和顏遜
加之以勞來之獎勸之以執其之遲凡以養天下

剛方讜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爲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格趨丹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爲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擢諫諍之任以助聞見補益闕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冲假借深求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讜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却行求前徒衆以苦臣又安補於萬一哉聖策曰蓋人君卽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

和氣猶鬱大異數見[illegible]元年日蝕三朝消仲秋地震數路而莫方之廣爲災最甚自處於弗德之致夙霄晨興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飭己恐懼修省之盛德也臣聞日蝕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蝕者曆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一日有餘而爲一交然後食此曆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蝕此曆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爲盛東京爲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疏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曆之不合二

也是日蝕者非可[illegible]曆其要爲陰盛之應也陽之爲天而主於動陰之爲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諸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於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象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愼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

乎扶陽抑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躁有靜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敝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勞必遷而新來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成淪伏而弱齡簡拔方直疏遠而柔佞親附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而默守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皆介於此矣天地告戒之

意不為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節
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進小人之道不可
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
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
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陰盛之極也而
春秋自此絕筆矣故臣願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
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丞進人
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之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絕
苟簡在於責遲久進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
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材所過

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
之以久何也速則麄麄則所得寡而所交淺久則精
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
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
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
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
道大化浹而澤流動乎萬化之上被乎天地之間又
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為不言而海內大治者以
能練羣臣覈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治其
業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
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
史責之以彈劾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
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
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
而廢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財計之柄
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從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
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
外內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為空名以付之也欲
立一事重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
績用也聖策曰種羌非不懷猍也而邊候或時繹騷

以至臨邊輔臣僭明神武臣以為禦戎之策失之於
素而已夫以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
進之小謀金革之機不為持重之策而聽輕舉易動
之疏計是以其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
利而失大信此猾虜所以敢負懷猍之恩踐王園而
伉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御之宜
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
公時燕晉為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而嬰之所薦者
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為梗
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黃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

能擒敵而定蜀陛下宜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
用之則神武憺於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椎髻
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奔衝之寇不足禦乎聖
策曰蒸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
使者布宣惠教臣以爲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
富國遣使宣惠教而適足以爲弊蓋失所以先後之
序矣夫事有釁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
初也累之至久則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
臣嘗爲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爲無窮之弊蓋在
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斂之於

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
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以爲益之不已則勢窮力
殫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
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
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
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也則
曰富以其鄰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
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鄰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
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
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謙泰

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
能居敖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
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陛
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
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陛下徐思
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
文弋綈革舄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
取其息寘徒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宜惠之名不可得
矣易之剝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
救剝也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既極而

其象爲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
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
爲離散以至剝落雖有禹湯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
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陛
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
聖之業艱難勤苦一敗則不可使止則夫富國之謀
適足爲深憂未足爲陛下利也伏惟恭於聽斷能法
追使以幸天下以痛悼世此四方黎獻決目之所共
望豈獨賤臣之妄言哉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
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臣以爲國用雖節而

謂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兵籍雖衆而簡稽疏者未
得簡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産榖粟尺帛之賦陸輓
水漕銜揔摩轂日夜合雜以輸太倉以古準今可謂
盛矣至於道途之縻將致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
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
施之於一燕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内此類可勝
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
時有限養無窮此調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
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宮庭之職百二十員漢之文帝
明帝給事宮者不過二人太宗養兵不過十二萬太

宗常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
外則姦倖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寬民養
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爲調度之求故曰未得
節之之道也今夫能省內郡之縣兵而益以土兵然
後兵可簡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
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驍卒特爲爪牙不可以廢至
於方內無事之群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屯伍坐蠹
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
日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爲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
下郡一千而其番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修而簡

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軍千乘爲
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
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斂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
庸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戶居其一下戶居其什是
常困其一而逸其什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
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斂有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墮
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聖策曰
寬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設者無用之物而聖
人賤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
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

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乎上今之關市之征密如布
棊均輸之吏苛於貿虎商旅易於轉爲他技而求財
貨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
下約己以率爾陛下約己於上則六宮從化於內百
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
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
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損器而工自戒矣臣又聞之天
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
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
者惟京師也明其節制之宜詳用法六鄉四郊之內

自比長至五家即而上之至卿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今而求風敦俗朴是以難也唯陛下擇之而已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illegible]蓋闕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獘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為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幸闕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此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

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具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悌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曲士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一崩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夫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强弱於下而枝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己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而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覬躁不恥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為怪未

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踏廉耻凡潜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觀之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訟獄之不節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做三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教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支體使不為

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屣神之位金石為器哉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以支刑足為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為可行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并立子孔之後則夫收難於祖賞而亦貴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新人之足而弃之豈所以[illegible]聖策曰予欲與予

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敘其始末之要此見陛下博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而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

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貧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之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縱情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恆於後其時終爲變雅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爲漸不及正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縱情之所伺也視其所有隙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遐觀遠慮思之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

不使非常之變起於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治道本末之要也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庭之策於史其間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爲莫如天道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寔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爲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者則臣以爲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本欲人主

不能純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以破姦宄之厖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爲陛下深論哉聖策曰無以爲古人之陳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爲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陛下議政法而舉適中得宜爲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舉之則不失於陳迹有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

辭曰元亨利貞悔亡然則革之必至于元亨利貞然
後悔可亡爾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
當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
之必至于當然後可以□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
精義也思之於宴寢究之於幾暇使盡合道義之中
而後革之則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
謀之於衆多待之以延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
之則一制行而天下仰之若江河此之謂變而當古
之爲治相與謀謀於廟堂之上至于風移俗易徙善
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

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罷一制暮行
而曉或變斧鉞不足以禁謗論竄黜不足以抑煩言
其故何邪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
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慎之而已蓋
夫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有復則法以輕
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從甘泉后土
之祠自是之後二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
定故願陛下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
臣之憚言而不必行則止一節行以自免則論之曰言
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言長遂執事而不盡其綱偏

臣忘心以陳亦不憚於敗爲臣是以敢治
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
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
而理矣爲鈞之於天下之至重矣而孟賁烏獲持之
奔走跨越險阻其勢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力不
足者負之而趨不踰折絕筋骨又將傾器敗價而不
可救矣歟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審矣而至於治天
下之難治而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蘇屯之不
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
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爲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

吉聖人以爲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
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
之求傅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
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
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
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廷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
使乃覽貞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觀開元元寶事則
氣揚志廣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
惟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爲法鑒文宗
捨本憂末以爲戒獨觀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不

而隱顯不間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焉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出凡陛下所舉而游於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爲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能不由道愛也由道而不念非愛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陛下察焉臣昧死謹對

理宗時杜範爲右相首上五事 一正治本肅政事

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二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三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又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四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職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五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illegible]稽弊變更之日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蒙古時衛陳時務四事 一曰立國規模古今立國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歸公則民心服既歸且服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務以序循之宜嘗有定則可以會意而不可以言傳何居之前規模考之前代北方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其勢有甚難者陛下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篤信堅守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致治之功可成

二曰中書大要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其煩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廟堂之上不煩不

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敢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不能遽如古昔然俸給之等級用之格監司之條當先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綱當世成之亦不可緩 其三曰爲君難上天眷命作之君師皆以至難任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然則爲君之難大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言其切而要者于後人主

不思出言之難[illegible]知踐言之難則其得
言不容不慎矣[illegible]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
一事之來[illegible]以然與其所當然[illegible]
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illegible]人上者多
樂舒肆爲人上者多[illegible]欲[illegible]本爲私也私心感
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illegible]心感則不畏天矣以
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皆
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illegible]身欲動而動又豈肯
兢兢以修身爲本一言[illegible]思而審處之乎此踐
言之難也人之情僞有險有易有衆有寡未易使之

經濟類編卷十　六十

不見欺也人君惟無喜怒[illegible]有則矜其喜以市恩鼓
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
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飾之使喜本無怒也
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illegible]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
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
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罰生
殺鮮有得其正者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
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
出此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遭時不偶
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而

召之命之況如廝養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illegible]
見用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參之賢者但不屑也[illegible]
特難進者耳又有難合者焉大抵人君樂聞人過而
不樂聞己過務快己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
扶[illegible]故[illegible]難合況[illegible]正直者多
方以[illegible]將[illegible]不[illegible]可與天下使其澤
益被禹曰任賢勿貳求之[illegible]言在大禹猶當警省況
後世人主哉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險其
用術巧其辭似恭其奸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
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

經濟類編卷十　六十一

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illegible]於下害破生
民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難矣雖然此特人主
之不悟者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
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
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民之戴君本於天命特
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必如古者大
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一動也舉可以爲天下
法一賞一罰也舉可以爲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
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
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倫二者之

心以求天下之心則茲[illegible]得也固宜三代而下[illegible]
治者無如漢文景然當[illegible]天象數變而文景專以恭
民爲務今年下詔勸農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
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近年彗孛迭見
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竊以爲若直法文景
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耶右六者難之目
也　其四曰興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
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
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
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十年以後倉

廩庫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正州縣皆設學校
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十年之
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
日之比矣能是二者則爲目皆舉否則他皆不可期
也書至爲餘[illegible]且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盍
子以責難陳善乃爲恭敬[illegible]之[illegible]守如此而大約以
大學修身爲之本[illegible]古[illegible]之術多病[illegible]古王命
五日一至中書[illegible]是始[illegible]帳盍
元順帝時劉福通將[illegible]濟南[illegible]膠州萊州[illegible]益都般陽
諸郡縣元遂以董摶霄爲山東[illegible]

之餽而中書省臣言山東般陽益都相次而沒濟南
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爲保燕趙計以衛京師
不報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
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爲根本之禍以不慎
調度不恤[illegible]策不明賞罰不[illegible]四者爲征討之
禍其[illegible]多剴切其事安逸不[illegible]二條尤中時
弊大略曰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
道變常民情[illegible]係此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
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illegible]宴安之[illegible]皆宜
痛徹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

安逸所以爲根本之禍者也又自四方有警調兵六
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
小相蒙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遂功罪不實則同是
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illegible]之將怯懦之將曾無
懲戒所經之處[illegible]天[illegible]而[illegible]遊者
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
而江淮千里所在[illegible]如此[illegible]不足[illegible]餉不
剴使天而粟地湧金[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況以地力
有限之費而供將帥[illegible]陛下事佛求福斂
財[illegible]名也今天下兵起

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赫上之兵視其所向驍驍可畏不至於亡吾社稷不止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爲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 以上治道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伯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隋唐嘉話一則

蘇洵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方幸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臣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强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强矣强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强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强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其性之爲陰其性

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illegible]
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
先審觀已之爲陰與已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
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
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
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盛大當其盛時大
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
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
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
大莫不臣服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

侯分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
悟區區守姑息之道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
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
已駸駸乎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
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
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
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我宋制治有縣令
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
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
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

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
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
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
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
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
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
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
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
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
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

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
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
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收止者乘之矣然愚以
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
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
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
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
之弱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
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
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

齊古之强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之三
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强國也一旦
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
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
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
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脱於口而
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
患不爲焉有爲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
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
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

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霆之
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避朝廷
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
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觸犯法此之謂
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
曰乘弱之勢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懼然則以當
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大體卒不可革易者
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
然孰知夫萬世之所其取之不變而必曰威耶
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旦而無威是無君

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與之以惠使不若秦之甚
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
刑霸者之事非所宜也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
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
斬刈之地苟又遂之以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
去矣故其治一出於嚴刑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
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之
其風潛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
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
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

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
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能以
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武
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
咎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
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
應天下之務難矣 由勢一則併

經濟類編卷十終

明北海馮琦編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政治類五

仁政 刑

管仲入國篇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

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饑寒身之膌胔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後止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

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上民死上事死戎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筦仲入諫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筦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

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饑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況於人乎

唐中宗遣使者分道詣江淮贖生中書舍人李乂上疏諫曰江南鄉人采捕爲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於拯物豈若愛人且鬻生之徒唯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廻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僖宗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貯錢自隨行施匄者每出襤褸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

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則家給人足自無貧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民

文公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地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之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

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啓聞取決詔勑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親近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過繁密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唯恭已南面而已書奏明帝不懌謂太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明帝不顧而言他

北齊肅宗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嘗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肅宗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由是被寵遇庫狄顯安侍坐肅宗曰顯安我姑之子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肅宗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整之以至無爲耳

隋主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夙夜刻勵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勅傳更餐於殿中者必投箸於階石之上令鏘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柳彧見隋主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自古聖帝莫過唐虞然皆勞於求賢而佚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隋主嘉之曰柳彧真上國之寶也

唐太學生王循之上表乞假還鄉武太后許之狄仁傑曰臣聞君人者唯殺生之柄不假人自餘皆歸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拘左右相流以上乃判為其漸貴故也彼學生求假丞簿事耳若天子為之發勅則天下之事幾勅可盡乎必欲不違其願請普為立制而已太后善之

憲宗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可杜黃裳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

後周世宗違衆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為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

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世宗不從

教化二則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予曩告予曰爲國家必先以孝予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夫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

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德上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尹氏大師維民之氐秉國之均四方之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則陵遲故也數仞之墻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然出涕豈不哀哉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良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

奢則深於樂者矣絜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行萬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是故聖人之教與天地相參

管仲治國篇　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而作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法禁篇　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

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修行則不以親爲本治事則不以官爲主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己賜舉人則以爲己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於國者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閒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壺士以爲亡資修田以爲亡本則生之養私不死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遠交以踰群假爵以臨朝者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隱行辟倚側入迎遠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守委閑居博分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以

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以數變爲知以重斂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歸於上深附於諸侯者聖王之禁也

五輔篇　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僞屏讒慝而毋聽淫詞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詞作爲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淫詞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國

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故明王之務在於彊本事去無
用然後民可使富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
其悦在玩好農以勞矣而天下饑者其悦在珍怪方
丈陳於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悦在文繡是故
博帶梨大袂列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古之良工不
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
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衣紫紫貴甚一國百
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
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

而進者公必曰少遠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
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
曰齊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人五素不得一紫齊
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
欲民無紫衣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
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
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
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
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禁
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涖民也
齊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
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
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
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
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
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
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
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

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
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
心莫若教也
韓非守道篇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
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
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
勇愿臣盜貞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姦邪
淫佚之行凡姦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
也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

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姦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劉向修文篇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

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漢王符浮侈篇　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饑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者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

業或以游博持掩為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内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憒易為恐懼予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亂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

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巵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革舃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美轉相誇咤其嫁娶者車駢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

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陽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鄗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爲不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

上逼天道乎

唐明皇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毁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勅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染爲皁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錦坊　司馬光曰明皇始欲爲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愼哉

宋錢彥遠敦儉篇　開享四海之奉者又采海循
味極𢧐勢適當然豈適自刻損稱爲儉德蓋夫奉侈
屏奢侈之爲儉爾一人儉則百官儉百官儉則庶民
耻費敦朴浮華輕僞無所售利農夫工女完固充給
我太祖太宗知稼穡艱難恭己清約戒冗貶侈今郊
廟大禮陳列物器械車服堅樸素質至其餘可追驗
矣先帝雖據太平全盛之實然儉節聖躬嘗見內直
黃門給錦衾命篆剔代幸西京妃嬪御食品准從駕
羣臣天禧間欲禁塗金飾下詔自宋與始將月遠邇
杜絕化之之誠耆老於今稱道陛下嗣位首乘宮室

車馬無所加近歲差爲前臣疎遠不悉時事但聞調
諸官署財物爲玩好頗聚北門內作工雕鏤鑄冶刻
削幾千人復以大官調絜箙略就近署私立餐變後
苑置酒府嘔讓共燕昵之須宮中發取市物百費震
動掖廷親戚夙爾班列佩印綬給侍禁省是數者皆
無益於明臣料此誠左右佞諂恣人聽納諫功爲競
競良天下過已始相與迎惡先意隨旨爲此快一時
欲圖少頃充說賜予放宥氾溢深發有溺外不知基
於外則愈損美德謹按禮王者之養以食重身防微
故有和食醫嘗食監失倫療職則刑而別庖所爲具
內羞正饌旋取屬肆間或非時珍怪不問從出人
時禁止小使三數人庇其事陛下安自嘗御臣恐不
廟社稷何臣之深憂也且京師四方回首易聽取爲
表式今縱未大失風俗已濫經曰上好是下必有甚
者臣視貴臣家悉相爲以技巧聲色狗馬或寫鳥尚
方器物起屋宇踰過制大路富商豪族款結約貴
路上流綠而民益貧游手益衆猾細乘作淫巧日變
月新營婚宦貲耳日且利今智昏盛令心驕昏則慮
不精驕則所借重亢僚選臣安危所託使昏且驕後
何望邪昔秦王貞范雎以楚鐵劍利優倡拙吾恐其

闘秦夫倡優巧拙小節也古人用覘勝負況奢儉乎
使天下聞之可也四夷聞之不可也臣嘗行部下見
先朝宰相若呂端李沆後第存居窮僻屏陋今公卿
祿人所舍或加之蓋當時大今輸而習尚正也故衣
弋綈莢雉頭裘是通帝王末事前史皆書之者顧治
亂所繫通深美稱繹示後世陛下宜醇法列聖成
績歷考三代所以得失甩遺典章舊制者亟罷揭還
有司抑減內寵之勢及父子兄弟總賜衣食不命以
要官剩職諸郡獻織麝輕綃之服止其歲輸雕鏤奇
六史撤藏有金銀飾者出何度支助軍費自上然

穆穆然用天子禮以自濟樂而有節儉不偪下使知
聖人之心垂精勤勞興亡之際羣下率化庶址張立
萬有恃榮河近遂惡未悛者嚴刑刑之假一勸百所
舉雖尊俎俯仰而所濟遠矣

石介明禁篇　夫國家之禁疎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乎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禁女去織紝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

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強兼并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耒耜女去織紝則離其業也工作奇巧商通珠貝士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中華夷也淫文害正則經籍息也士有游手官有游食則公私墮也衣服踰制宮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強兼并權要橫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貪於下則公道闕也如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財也鹽鐵酒茗人所資也布綿絲枲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乎哉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曰惟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蘇軾重巽以申命論　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為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

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為煖而皆知其所以為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為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為殺至為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太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竅穴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摧拔草木而天下不以為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

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使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懼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命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誠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

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

蔡襄福州五戒　觀今之俗爲父母者視巳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多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何爲之蓋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　人子之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異則兄弟分養乃至纖悉無有不校及其亡也破産賣宅以爲酒肴設勞親知旄與浮圖以求冥福原其爲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爲孝之本也生則盡養死不妄費如此豈不善乎　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懽忻豈有間哉迨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郤成怨隙至有興訴訟冒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婦言貪財利絶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於此　娶婦何謂欲以傳嗣豈爲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姻之家不爲怨怒原其由蓋婚禮之夕廣縻費巳而校奩橐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夫虐其妻求之不巳若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久不以爲怪此生民之大弊人行最惡者也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

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無弃商賈欺謾大率刻剝貧民罔昧神理譬如有蟲聚其强者食啗曾不暫息求而得之廣爲施與與成罪業其愚甚矣今欲爲福孰若減刻剝之心以寬貧民去欺謾之行以畏神理爲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則爲良善其義至明不可不志

劉安齊俗訓　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櫡炮烙生乎熱升子路撜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厦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

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筳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蜧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觿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　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

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　羌氐僰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鞮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

□□□極則窮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　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正與之正傾與之傾　故水激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興不可以為平　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　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

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節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　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　今夫為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聲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弦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

條者形之君而寂漠者音之主也　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　故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佹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

有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牿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

荆吳芬馨以嚂其口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挐澆淺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黄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唅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故其爲編户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　世之閑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　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賈誼時變篇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知欺愚

勇劫懦壯淩衰攻擊奮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折諸侯設諂而相傷設輹而相紹者爲知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今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爲善書而爲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爲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爲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爲祭政行爲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機盱視而爲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何妨爲世之基公唯愛季好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矜[illegible]而家[illegible]美盜賊而財

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有貴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姦富民不爲姦而貧爲里毋罵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居官敢行姦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爲利爲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鉏杖彗而慮有德色母取瓢椀箕帚慮

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僅焉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之數得失之術也悲夫

瑰瑋篇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愈不知不知避縣網甚可瑰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大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棄完堅之物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刻鏤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

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使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食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被民民必煖而有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忘苟待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姦者爲識理故邪人務而

日起姦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若
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
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
已定故君臣絶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則讓上僭者
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爲起姦邪盗賊自爲
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民
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綱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
別天下困貧姦詐盗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
不可不急速救也
朱穆崇厚論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嘆曰

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
爲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
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懼禮也故率性而行
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
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
爲薄淳樸以禮法爲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爲上世
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
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
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絶纓由此觀之
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

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於
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
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爲德誡其兄
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
口不可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
吉張子孺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
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
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
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爲君子之道
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

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
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
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
者戹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
勢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
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
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俗敦美則小人
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
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返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
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

有棄子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能一
孔聖之崇則嘉遯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扶
之所尚鄙一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郇張之弘
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
德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
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
談哉
晉庾峻為侍中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
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
衆為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

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
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
肱心膂共為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于
丘園高節出于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
下就列位唯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汚
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
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為
美也先王嘉之節雖有愆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而
功同於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
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之賢才而野人亦不失

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
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
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
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
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動而班在叔孫之
後蓋公之默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
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
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
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
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

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功高矣而意未滿功報
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
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
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
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
循於動俗執政撓於群言衡石為之失平清濁安可
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為弊是
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
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臣愚以
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

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紛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涖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絜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足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辟寵如金石鄙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趨下也益而不

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弃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遠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返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宋文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朞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二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唐高宗時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

宋唐庚憫俗論　自古皆言風俗大小易治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帶山二千里而其俗闊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之世最爲大國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之間退於齊楚

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畏謹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之所聞目之所睹耳之所安者壯矣而其俗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爲本人士之大夫達時務識世情學識有餘矣至於學術通大器識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直無有也有則不容於時今之建言也類皆褊狹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辦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爲上世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

當是之時唯恐其疏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曰曆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濶步而血氣不適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悍而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爲善邪者可使爲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之大乎

經濟類編卷十二

明　北海　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政治類六

總攬十四則

管仲法法篇　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奪也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

重于寶社稷先于親法重于民威權貴于爵祿故不
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
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

版法篇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
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
雨而濡也若使爲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
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
雨矣今人君之所以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
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
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

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
愼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
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
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
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
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
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愼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成必
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
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功不
立其事不成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
其所窮

明法解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
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
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
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
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
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
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
不以法斷而決于重臣生殺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群

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
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
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
得行其令廢法而從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
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
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
令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
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
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
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

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任法篇　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

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復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此五者不禁於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孔子言於魯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輒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於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至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晉平公時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平公遂

逐群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人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

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産害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群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

逐群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居三年欒盈晝入為賊于絳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欒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欒盈滅欒氏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

韓非愛臣篇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晉之分也齊之奪也皆以群臣之大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質之以備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社稷將危國家偏威

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者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篇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

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
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
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
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
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群臣守職百官有常
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
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於下明君之道
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
效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
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

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
之謂賢主之經也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
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
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
萬物皆盡函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
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
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謹其閉不固其門
虎乃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弒其主代
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為姦臣聞其
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

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
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
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
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
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
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
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
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
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
賞罰之所生也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

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
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是故
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
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
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人易其非是故誠有
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
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二柄篇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
君妄舉則事沮不勝故人主好賢則群臣飾行以要
君欲則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

【illegible】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
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妒而好內故豎刁自宮
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
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群臣匿端君見好
則群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群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
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
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尸而不
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
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
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群臣為子之田常

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群臣見素群臣見素則大君
不蔽矣

揚權篇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夫香美脆味厚酒肥
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故去甚去泰
身乃無害權不欲見見素無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
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
藏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
行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
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狐執鼠皆用
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
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用一
之道以名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
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
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
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
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貢情謹修所事待命于天
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
難以為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
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虛以靜後
未嘗用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萬民一從

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群生斟
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
而命與時生死參名異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於
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
和不同於燥溼君不同於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
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
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故審名以定位
明分以辯類聽言之道溶若其醉脣乎齒乎吾不為
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

非皆湊上不與搆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
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
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
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
寵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為之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
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為
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
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若天若地
是謂累解若地若天孰疏孰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
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

安得移并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之極下不能得
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猾民愈眾
姦邪滿側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毋專
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
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主不蚤止狗益無
已虎成其群以弒其母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主施
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苟信虎化
為人復反其真欲為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
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
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黃帝有

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
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
也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
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
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備危恐殆急
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厚
者虧之薄者靡之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
虧之若月靡之若熱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毋弛而弓
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鬥㘖㘖豺狼在牢其羊不繁
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為人君者

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枝扶疏將塞公閭私門
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
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
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公子既眾宗
室憂唫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
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探
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

南面篇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
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讎而主反制
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

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為匿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三者惛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能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

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夫不信者有罪有功者必賞則群臣莫敢飾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妒是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與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知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參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

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意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

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贛窳惰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謗而振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彊幾至於霸也

八經　一因情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

經濟類編卷十二　十六

不參則權分乎姦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毀譽一行而不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公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二主道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故智力敵而群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有過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聽則毋墮壑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不怒是以言陳之日必有筴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則下盡盡下則臣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三起亂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異爲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别利害之地姦乃

經濟類編卷十二　十七

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兄弟大臣顯賢任吏責臣主母不放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權籍不失兄弟不侵下不一門大臣不擁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內外也外曰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暱重帑則外不藉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藉內不因則姦究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責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

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上失小不除則大誅名實當
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
謂除陰姦也緊曰詭曰易易均而賞見罪而罰而詭
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
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
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
微倖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禍其
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
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
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

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之之道
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　四立道參伍
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折揆伍必怒
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徵足以知多寡怒之
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誅罰而
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
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
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
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
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反

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為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
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鬭以散朋黨
深一以警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
則明其固知罪辟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衷漸更
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
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吏約其辟吏
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
通事泄則術不行　五參言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
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
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

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隣謁
過賞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
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
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
必聞矣　六聽法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
則邪說當上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
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
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藉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
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
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

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
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為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
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
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
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後
以得毀譽公私之徵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
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
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
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七類
柄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為

官擅為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官
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賢於官
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
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
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者毋重使其寵必在
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
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
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
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
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為上賞譽同軌非誅俱

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
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八主威行
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
以勢卑下故下肆很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
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
賕紋之政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
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
乎官此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
不得以家利為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
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
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
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
國也

失權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之不失而下得者未

嘗有也

韓非二柄篇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三守篇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群臣輻輳用事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

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群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群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群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

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喻老篇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擑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

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

說疑篇　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闚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潘壽語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

不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一曰潘壽闞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爲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群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已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太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

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嚴穴之士徒也今嚴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

八說篇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得也

漢張敞論霍氏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

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紀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

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徹願於廣
自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大心之精微口不能
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
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
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張衡上孝順皇帝疏　伏惟陛下宜存克明繼體承
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
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傯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
經險易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
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

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影響而應
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
江樊周廣王聖皆爲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
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
性流遯忘反豈惟不肖中才亦然苟非大賢不能見
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
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
有愆尤上下知之褒貶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
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
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懼群臣奢侈昏踰典式自

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
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
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
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
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疏不失災異
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
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
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
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周世宗以違衆議破北漢兵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

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
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
下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知足以兼百
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群臣耳不若選
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
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
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
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
爲政之本乎
宋徐鉉持權論　天下所以奉者君也君之所以尊

者權也權者非他也賞罰而已矣賞公則當善善
者進矣罰公則當惡而爲惡者退矣若然則君子
在位小人在野而權不在公室者未之有也中才之
君知賞罰之權不可失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欲人
之懷己也則必賞自我出欲人之畏己也則必罰自
我行此亂之本也老子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賞罰
者受之於先王行之於有司人君正其本過其淫而
已苟自爲之而自執之其與幾何尚書數堯之德曰
聰明文思及其舉舜也則四岳師錫堯曰予聞如何
朕其試哉夫堯既聞舜之行賢猶待四岳舉然後登

用此則賞不必己出也周公作萬代之典設三聽之
法衆聽則殺之衆疑則赦之此則罰不必己出也漢
高祖氣吞群雄威振海外然而不敢以私忿誅季布
不敢以私惠賞丁公秦始皇親治庶務以衡石自程
群臣莫得專任而秦漢之成敗豈不明哉然則賞罰
在於公不在於自執必矣魏晉已降創業之君才略
冠世功勳震主既當失政之代遂踐數終之運後世
人君懲其若是故猜疾勝己誅鋤高名所謂同歸於
亂者也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及退而有憂
色曰楚國之大而群臣莫吾及吾國其亡乎此所以

飲馬於河也漢高祖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
有天下也梁武在雍州時破魏將王肅得其巾箱扇
見魏帝手勅曰吾聞蕭衍善用兵勿與闘其鋒名知
此及其爲帝也乃用臨川王宏貞陽侯明爲將在竟
陵行時與謝朓王融之儔齊名及其爲帝也乃用陸
驗徐驎爲心膂何者患其失權貪其易制曾不知亡
國[illegible]如其於此也夫權者非智其強[illegible]取王命
不行前邀九錫後徵殊禮也蓋人君有偏聽焉有偏
好焉偏聽則朋黨有所附矣偏好則姦邪有所入矣
朋黨勢固姦邪在側人主以不閉遏爲賢不違命爲

治如是則賞罰者朋黨之所爲而假手於人主矣當
時之人知其如此亦旦棄正義而事朋黨背公室而
向私門非徒競利且以避害然則權安在哉後魏孝
明時衛士數千人焚領軍張彝宅毆其父子朝廷懼
以爲亂也止誅八人餘並釋之高歡時在民間聞而
歎曰亂之始也乃散家財招集亡命卒移魏祚魏人
不知失權之始在乎孝明及高氏執政方云祿去公
室不亦晚乎誠令人君用法公其於平均一善善而
能用之惡惡而能去之不以己之私好天下之公雖
復體非聖賢蓋亦思過半矣何乎近道也其易知矣

易行甚易效而鮮能行者蓋夫疑信之際貪且久之便因循僶俛以至政隳勢敗而自不之知也傳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豈虛言哉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荊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

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有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愼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

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下偪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始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

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于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魏曹植黃初令　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有怨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自世尚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入叛違顧左右曠然無信大嚼者咋

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況於人乎唯無深瑕潜慝隱過匿愆乃可以爲人蔡曰殺千駑不如養一驥殺駑養虎大無益也乃知韓昭侯之弊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使之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主所不畜故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折臂知爲良醫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位孤推一槩之平功之宜賞於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皎日於戲群臣其覽之哉

周高祖始親政顧寧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統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很恣睢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

常撫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寧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爲大司徒

唐魏徵論治道疏　臣聞君爲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禮云人以君爲心君以心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萬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

之用內盡心膂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非唯高位厚秩在于禮之而已昔周文遊于鳳凰之墟襪係解顧左右莫可使結者乃自結之豈周文王之朝盡爲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哉但知與不知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統於垓下若夏桀不棄于伊尹項王垂恩于韓信寧肯敗已成之國爲滅亡之虜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于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于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禮記稱魯穆公問于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

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
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于泉無爲戎首不
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齊景公問于晏子曰忠
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
列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
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
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而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
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
崔杼殺齊莊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
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吾罪也乎哉吾亡

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
死而爲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
而哭之興三踊而出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臣視君
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
芥臣視君如寇讎雖臣之事君無有二志至于去就
之節尚緣恩于厚薄然則爲人上者安可以無禮于
下哉竊觀在朝群臣當樞機之寄者或地隣齊晉或
業預經綸或立事立功者　時之選處之衡軸爲任
重矣上之雖重信之未篤信之不篤則人或自疑人
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

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
百之祚未之有也又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
前聖一無所間然但寬于大事急于小罪臨時責怒
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爲政若嚴其禁臣或犯之況
上啓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
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所謂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
端之變無不動亂者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爲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
爲惡者寔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然則古人之
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謂長奸此非堯舜之

心非禹湯之事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孫卿子曰
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孔子曰魚
失水而死水失魚猶爲水也故堯戰戰慄慄日愼
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
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國之常也爲治之道也今
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于有事則信小臣
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理其可得乎
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
臣以小事小臣乘非其據大臣孰得其所大臣或以
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罪

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成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信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維谷莫能自明則苟免其僞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僞成俗矯僞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爲下無可信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云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禮矣夫以一介庸夫結爲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寔同魚水若君爲堯

舜則巳爲稷契豈有遇一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此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焉

高參漢高祖僞遊議　或曰漢高帝僞遊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謂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獄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合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僞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鯀伯之方命圯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自去者蓋以其行僞象恭且有四嶽之舉故也向使堯舜可因之行將四嶽之衆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爲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戮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先所不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守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

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恥襲侵之事况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于茲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强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浸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蘇軾君使臣以禮解　君以利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過健於才而薄於德者也君以禮使臣則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

恥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恥
臨難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欽爲
主宜若近於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爲飾
宜若近於僞然而得情者莫若禮也定公問君使臣
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
有爵祿刑罰也乎何爲其事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
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則逝矣以刑罰而止之者畏
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解矣故莫若以禮禮者君
臣之大義也無禮而已也漢高祖以智武取天下其
得人可謂至矣然其慢而侮人洗足箕踞溺冠跨項

可謂無禮矣故陳平論其臣皆嗜利無恥者以是進
取可也至於守成則殆矣高帝晚節不用叔孫通陸
賈其稱臣可勝言哉呂后之世平勃背約而王諸呂
幾危劉氏以廉恥不足故也武帝踞廁而見衛青不
冠不見汲黯青雖富貴不改奴僕之姿而黯社稷臣
也武帝能禮之而不能用可以太息矣
蘇轍君術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
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
術臣固已畧言之矣而又將深明其情今使天子皆
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且爲姦然猶有情焉

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illegible]
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
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爲暴
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養之以厚
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
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宅惟
其與之則可以致其心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彊之
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滿於其中人惟無好自
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鬬而不和人惟無所
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事其私怨而不

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彊之也彊之則
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
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
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爲心也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
將皆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
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翺翔而
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
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
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
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殺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

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貴之以爲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貴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

人之將欲爲此槩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刼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悅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君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躁[illegible]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耻退縮而不敢進臣[illegible]天下明知君子之情以養

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illegible]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安反側 九事

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
順將誅之子産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
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産
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
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
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
後定

漢高帝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鬭功帝曰運籌策帷帳
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

經濟類編卷十二　四十六　安反側

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
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
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
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
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
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
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
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
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
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

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
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
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
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
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
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唐中宗時河北人爲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
亡匿狄仁傑上疏曰邊塵暫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
此爲大事者皆突厥契丹脅從之人皆是苟詐逼情危
且苟貪死今且潛竄山澤露宿草行罪之則衆情恐

經濟類編卷十二　四十七　安反側

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
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
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自食蔬
糲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德宗時陸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請
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
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
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皆不自疑河朔青徐因當響
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
曰陛下悔過降[illegible]諸將效死叛夫請罪

逆泚懷光相繼梟夷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令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群帥之悖臣抵拒天誅圖活而不爲王又明矣蓋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若措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安者從古及今未之有也今赦師華面復修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倘事與言背則虞禍之態復回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

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烈耳揆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靦于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敕諸郡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德宗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伐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唯在褒斜儻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幸兩端顧望正宜厚加撫循待其持疑使定僚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況今將吏多是無疵人皆省思競免疑畏又況阻命脅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含容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裴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

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蔡人偶語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楊堅云總管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竝受迥金堅以爲憂與鄭譯謀代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

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縶則自鄖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難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覩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爲之節度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爲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熲請行堅喜遣之熲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士皆與德林謀之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泄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係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太宗大喜自是朝廷有大事多密敕問之

郭威閱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溥諫曰鬼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從之

重民

武王問于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成王問政于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

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管仲權修篇　地闢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

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　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閒則上下相疾也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于民無度用之無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

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

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于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辯物智士可與辯無方聖人可與辯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户説也可舉而示也

顔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顔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

公不悦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顔淵不悦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躐席而起曰趨駕請顔淵顔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也顔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馬舜不窮于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顔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

今有乘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所
騑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呂覽用民篇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
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
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闔
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萬
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
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
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
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為用也用民之論不

可不熟劒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
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
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
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
賞罰不充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
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
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
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
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
利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闔

廬試其民於五湖劒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句
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
而卻之賞罰有充也莫邪不為勇者興懼者變勇者
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
歸神農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湯武非徒能
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國雖小
卒雖少功名猶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
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
道無二以信為管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
之谿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谿水如此
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

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
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國之主多
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
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
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惡乎託託於愛利
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
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
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
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適威篇　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苟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有讎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有讎而衆故流于彘禍及子孫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今世之人主多欲衆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有其形不可謂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有無之論不可不熟湯武通於此之論故功名立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

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于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于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殁于干隧也東

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數為令而非不從巨為危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則

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而身為戮極也不能用威適子陽極也好威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猘狗而弒子陽極也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漢賈誼大政篇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命也國以為命君以為命吏以為

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盲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爲功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弱強吏以民爲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力也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吏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故其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人必駭

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懼退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菑與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愛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過也嗚呼戒之戒之與民爲敵者未有勝之者也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

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其出令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共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啍啍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故是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民者日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聖人也者賢知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

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久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故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宋石介根本策　善爲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爲天下孰爲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

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篡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巳亡矣而民尚思漢恩未巳

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滔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巳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巳故終至于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強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逆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臣不能亡國況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況四夷乎況諸侯乎況大臣乎噫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民雖匹夫也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黃巢姦雄也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于耕釣起佐湯武放桀繫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以亡秦豪傑矣夫黃巢伺唐之隙因歲之饑聚兵以擾天下姦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桀紂驕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為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芥視民以

塵芥待民故民雖叛天下國家傾喪嗚呼民可忽哉臣觀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皇帝陛下養民勤矣愛心至矣然而天下之民困其故何哉郡守縣令濫也僧尼多也祠廟繁也差役重也支移遠也貢獻勞也館驛弊也吏易數也兼并盛也游惰衆也今欲息民之困在擇郡守縣令減僧尼禁祠廟省差役罷支移停貢獻寬館驛久使任抑兼并斥游惰謹求其利病而各著于篇

宋高宗初即位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是日引刺史十

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

經濟類編卷十三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政治類七

賞罰二十四則

管子任法篇　王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矣

正世篇　爲人君者莫貴于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故賞必足以使威必足以勝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

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于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

權修篇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于

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

呂覽義賞篇　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姦偽賊亂貪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

鄭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氐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

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乎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於戎而敗乎殽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王天下衆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張孟

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
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
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
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爲六
軍則不可易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
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飲器遂定三家豈
非用賞之功哉

當賞篇　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
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
之類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

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
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晉文
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
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
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
爲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
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
矣周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
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群賢不說
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群
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義不
兩主公子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菌改入
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
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
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
子連立是爲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菌改而
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
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使主獻公以爲然故
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
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

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
愛之罰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
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
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
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
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
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

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郄虎公召郄虎曰衰言所以勝鄭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郄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郄虎不敢固辭乃受賞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庭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爲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

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産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産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東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城號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成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下邑之役董安爲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稱於前世立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産及臣之長也端委鞸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

出乃釋之

韓非制分篇　大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致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爲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爲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

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法
以異爲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
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
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
何也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道
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闚奈何曰蓋
里相坐而已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闚惟恐不
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闚者多也如此則慎己而
闚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
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夫治

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而
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
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
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衕約者難
知過形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衕
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術理不見
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
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譽於外故恩怯勇慧相連而
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
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貳故實有所至而理

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
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
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
賞之不分白也

守道篇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
勝暴其備足以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
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
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
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
爲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

者爲任鄙戰如賁育守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
已完矣

鱓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
人拾蠶而漁者握鱓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
賁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
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
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
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
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

修竽瑟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民、
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禁淫民也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
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
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而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嚬
笑哉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
有予也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
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
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

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
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
人此知必勝之勢也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
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
足以徵兵甲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
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
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
之外而令之曰有人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
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
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
朝而拔之

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式從
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
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勸人矣一曰
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
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爲式
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
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
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
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
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衛
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
乃以左氏易之群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
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
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
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
因載而往徒獻之

唐王李淵敗宋老生斬之僵屍數里日已暮淵命登城
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克之及行賞軍吏疑奴應

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功
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引見霍邑吏民勞賞
如西河選其壯丁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
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所
以失人心柰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
德宗以陸贄爲考功郎中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
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
先錄大勞次編群品則臣下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裴垍言于憲宗曰承璀首倡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
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

下乎李絳奏曰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
何以處之若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釋之則
誰不保身而玩寇乎上即罷承璀中尉中外相賀
宋趙[illegible]賞罰議　世之大患在賞罰賞以徵文杇賢
罰以定令幸姦則是國代賢者辭而法爲姦人地也
有吏於此齋伐閥品考課曹曹必曰某在斯職事若
干年當遷某官某在斯課最若干數當增某秩斯人
大賢大不肖雖朝廷王公不得擅輒議其有捨動搖
者或以取自者有司常不在詔令則以問故事與令
有所差駁突尺亦不爲舉大以賢者難進易退廉恥

謙服之心詎非代之辭者歟若循伊尹太公當齒士
大傅說箕子當編擊囚冀缺甯戚當伍耕農管仲丘
殺當沒虜獲尚有與時爭盆鼓之適賦列時刻之積
効而遊遷次邪又或以罪付理官曹曹必曰以甲令
當某罰以乙詔當某科有輕重疑則爲奏以請上上
之所進退亦旁法律寸尺爾夫以奸人狡獪窺幸之
備姦詐并爲之地者歟且唐虞流共工放驩兜湯誅尹
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仕管仲誅傅里乙子產誅
鄧析史傳孔子誅少正卯周書有三風十愆禮經有
四誅無赦孟軻以楊朱墨翟邪說之無君親者拒之

荀卿以宋鈃公孫龍衆惑之亂名實者禁之故若晉
羊舌鮒以掠美尸齊阿大夫以虛譽烹彌子瑕佞幸
以忠孝而得罪郭解豪俠以仁義而蒙戮皆姦雄桀
黠傷蝕風教之尤者然以之示有司則罪無所當矣
非勉寬仁之治也非保賊亂之寘也徒律令無所處
焉也賞與罰如是馳步帝皇之塗而未底者所以趣
之之轍異也或罰若之所賛者古也今之所用者時
也若居今時而用古殆不可與權矣張巡遷之程法
朏調之品曰猶曰未也況以堯舜之所病與三代之
明哲而責有司哉又若前主律從王令附麗驗治効

讞獄成猶曰未也況以難明之狀可惑之事而[illegible]
大猥哉正爾如賞僭及濫人刑僭及害人何此大不
然且責君於難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彼易獨不
欲舉縣官於堯舜三代之隆乎夫人之辭行技能號
為搜索而賞朝廷矣才具器識號為量度而縻爵位
矣斯豈宅術哉視必得賢者而後任之有司爾真賢
實薦不次求需則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王人大姦
赫然誅殛亦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豈宅術哉上如
不察有司不賢雖區區於秩次事事於律令顧益資
其竊測者豈有補邪但古用此亦治今用此亦治不

能用則皆未如之何也又安在權不權使今得一伊
尹太公而賞之天下非乎不也得一驩兜共工而罰
之天下非乎不也若賞伯夷而罰盜跖罰窮奇而誅
饕餮惡可

劉敞賞罰論　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於己欲
其子之孝於己莫若己為孝為人上者莫不欲其下
之順於己欲其下之順於己莫若己為順天者王之
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
者順天則諸侯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之
所為而大夫士為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為而諸
侯為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為而王者為之是聖王
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榮
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天所以肅殺也人
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故賞罰之所以順天者臣事
君也子事父也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下
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之君莫不悅而
順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
之曰君猶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非以所報也以達天下
之大義也

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
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
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
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
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
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
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
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
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
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

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
用刑之寛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
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皐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
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
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
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
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
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
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

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
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
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
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
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
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
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
貴寛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蔡襄賞論 今國家[illegible]科第[illegible]俊此文士之賞也
計首級視所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宗伯所無

剝傷奔北軍法所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illegible]
文假他人之手身居書辭之列名陷澆浮之中坐登
卿相之位射不穿札生不見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
將帥之任皆藉累世之基業或由勳伐之餘名竊位
尸祿觀者憤嘆而已至有文之衰也行為四海推重
不成一名不沾寸祿老死凍餒之地或有獻一書陳
一策探治亂之精微盡當時之利病君上不省察奸
邪者深以為嫌縱未能顯加明誅彷徨焉擯之以散
冗斥之于外任不復省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弓聲
劍氣立為勍敵馳突擊刺于橫陣之前出入如鬼神

謀取必勝猶擯迹于首而身委卒伍之中老棄瘦馬
之列或有破一大敵擒一渠帥賞不踰外藩之職賜
不越緡帛之微捷聲已振于萬里姓名未達于九重
降符節益封土翻為統帥之福豈不悲哉文之求也
既不因于行藝武之用也又不因于材力乃有溫洩
溺之器以婿黃門者有姻戚自名以從公相者履歷
官常出入藩翰其餘資材以致名第以榮稱邑者不
可遂數之況時君幼主有宴樂玉堂從禽曲苑發自
愉悅之意聽從左右之言淫樂之叟優倡之子錫以
朱紫升于官秩下致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先于封賞

國家以五岳四瀆爲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禮尊崇
敬神之道也今豚養禽獸之屬皆列于官與士君子
比肩于朝無神怨乎故志士仁人甘心草澤沒身白
日不復思用力以在位者爲深恥且賞勸不恆服章
紊亂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將難以守四海之業若焉
人在位紀綱大定賞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焉能爲
亂

原賞　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者前
死有榮退生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地也今之
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酬獎者是也守土之臣刺

史縣令招徠逃戶磨勘稅賦皆其職所當爲也不修
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爲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
格則不爲也天子斂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
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動即求
賞天子豈與群臣爲市道哉至於茶鹽酒稅之局物
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然此爲政之弊
也戰功必賞也功異於常者賞也其餘無名酬獎宜
漸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

愼爵賞 六則

漢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
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
軍曰金氏兄弟不可使俱兩綬邪光對曰賞自嗣父
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
有功乃得封侯

杜喬上孝桓皇帝書　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
人屬心萬邦傾動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
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
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

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
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
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
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愼哉

唐肅宗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
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官以任
能爵以酬功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
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
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
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務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

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及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德宗在道民有獻瓜果者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爲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止可賜之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

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

宋呂誨請罷韓琦等轉官　臣伏覩宰相韓琦等轉官制辭皆賞先議建儲之功於體似未爲便宜儲貳者國家之根本根本未立大臣不言誰其言之蓋其職爾豈得爲功言之者是公於天下而賞之者私於巳也且漢史載文帝豫建太子但云有司所請不顯其人詎景帝世不聞賞建言者誠有旨哉自至和而後先帝服藥文武官請建儲副者無慮百十人可盡

錄其功賞之耶去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之議恩寵便蕃乃前世未聞之事也大庭宣揚是以爵祿誘人妄者因事以言必思後福其可得乎陛下自幼鞠育宮中乃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護者皇太后之功也羣臣何力之有借使臣下不言曆數何所歸乎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古人羞之琦等宜無是思臣所以願陛下不賞者爲國家慮窮之計唯聖智察焉

元仁宗時朝廷封拜繁多宰臣無功而受公王之爵者前後相繼於是誠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御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

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鄙之臣因而稍遷王公師保接迹於朝比者雖令追印裁罷什六經歲又復分錫春秋六服之不稱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由斯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高國勳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課勵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令之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材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遷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奸之弊

名分 五則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

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
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
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
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
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
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
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亾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
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
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

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
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
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
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
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
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
君曰勝既巳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
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
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
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

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
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
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
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
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
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
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
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
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

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
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
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
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
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
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
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
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
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
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

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

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漢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

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權勢六則

韓非難勢篇　愼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應愼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

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

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爲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

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有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説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

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絶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説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

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説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説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也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萊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

失術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功名篇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而下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

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
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
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
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
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
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
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
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
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
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

名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
北面而效功也

觀行篇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
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
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
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
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天下有
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
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
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
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
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
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
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
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
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
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測淺深矣故
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
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
以爲將行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

爲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
有威足以服之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
少客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
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
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也何故而不治

呂覽慎勢篇　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勢求
之乎國危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權鈞則不能
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
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

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為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以齊楚

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其無郼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自此觀之人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盂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輴沙用鳩山用樏因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

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

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莊王圍宋九月康王圍宋五月聲王圍宋十月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

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從也與
無悔同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興若衆爲其
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宋李清臣勢原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
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知勢不能爲創業之
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
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
則行忤則發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
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攻不可勝原發如
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

也戶之運也車之馳也弩之圓也矢之激也衡以一
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汪於畢澤也原火之燎於
風中也勢也兵奮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以抑下亦
勢也豈惟萬物爲然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
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
[illegible][illegible]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紐制
其樞機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
賞一罰必輸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
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懷
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它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
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
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
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
義不足無它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縷指而數
之矣或善惡或仁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
倍蓰稱贏輒相千萬者無它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
祝獸網而歸者二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
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
天下之助蓋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
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異

也形勢之變而遷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
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垂紳端
委深拱於堂奧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
天日閟隱如雷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掎頤叱
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雖管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
有劉項之兇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
唱及乎昏懦爲之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
遺臣故老家有綱目規度先王之澤未凋天下之勢
未運目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
嗜欲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爲可爲而無傷也習知天

下之尊服已也以爲人終莫敢蹙路馬之芻齕闌爲之毛也鐵頰關紐婧弄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張弛不以節滛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略易在一朝而患禍遺于日民心之亡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翩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窮崖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墮壞也朽壞生乎中鑴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支拄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舉令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漏也然而其

剝也亦有漸矣在後聖特節其勢而紓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緩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畜積之固執之審則發抑便則居故勢爲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縱肆奔悍於外不可復收雖有天下　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弩之圓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奔寡而走衆人之乘高

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以不慎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變法 入則

秦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

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

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

趙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

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

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義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命之臣因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

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　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

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
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
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
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
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
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
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
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
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
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

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
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
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
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
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
王曰慮無變榎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
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
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
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
[illegible]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

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
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
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
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
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
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
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
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
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
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

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
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
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
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
僻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
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
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
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
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
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治世不一其

逆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
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
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
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
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
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
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
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趙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
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

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
難今民便其用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
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
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
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
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
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
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
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
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

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
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
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
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
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
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
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
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
焉以從政為累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

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
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
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今日
韓非解老篇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
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
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
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
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
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
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

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
國者若烹小鮮
魏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
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夫
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
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
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
致也
宋神宗熙寧七年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帝憂
形於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

堯湯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
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
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
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
未之聞也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損膳避殿乃舉行
故事恐不足以應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帝卽命
維草詔行之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爲安石所奨拔
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
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
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久之監安上門會歲饑征伐
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疾愁苦
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
以償官累累不絶乃繪所見爲圖奏疏詣閤門不納
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且云旱由安石所
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
之罪疏奏帝反覆觀閱長吁數四袖以入内是夕寢
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
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
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
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會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爲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
始與卞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
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爲無益沮之且
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日承弼以至言者知畏宰
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
卽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
之旣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
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
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爲
輔佐侍從臺諫私徒皆前日惇卞者一旦勢異人

曰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紹述
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甚者
元祐者於要路與時俘下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
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經濟類編卷十四

明　北海　馮　琦　纂
弟　馮　瑗　纂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政治類八

霸略　十八則

齊桓公　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

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敝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

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紀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

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以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

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菒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帥五鄉高子帥五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

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

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
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
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愨以待時使
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
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
家之患而不疚退問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
以為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
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
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
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

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
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
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
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
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
則民不苟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
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
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
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
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
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
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譴之
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
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
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
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
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
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

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
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
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
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
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
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
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
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
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

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覜於諸侯以安四鄰
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
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
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
者而先征之桓公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
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
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
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
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
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

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使
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
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
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
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
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
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䧟陰西至於濟北至於
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
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
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

文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
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
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
心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
至于石枕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
流沙西吳南城於周反胙于絳岳濱諸侯莫不來服而
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
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
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
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

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
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
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
爾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
賞服大輅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
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弒死國絕無嗣
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
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
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
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皆知桓公之爲己勤

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
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
纂以為奉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橐而入𢴰載而歸
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
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
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
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寬
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為諸
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狄
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牡丘以

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
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
慚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
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
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
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汙名滿天下壤可以
為粟木可以為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
名之為貴財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所謂也公曰民辦
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
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死罪
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過罰以金軍無所計
而訟者成以束矢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
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
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賜小
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
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
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

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胷稱疾召管仲
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

乎仲曰諾于是令之縣鍾磬之榬陳歌舞竽瑟之樂
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
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
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
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

桓公起行筍簴之閒管子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
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
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
言樂于鍾磬之閒者不如此言脫于口而令行乎天
下游鍾磬之閒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

號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宮中虛無人桓公曰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于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不救也臣請以慶臣聞之諸侯爭于彊者勿與分于彊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於是桓公曰諾桓公曰寡人已定三君之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于利勿與分于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使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此其後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

人眾兵彊能害己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于國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邪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眾兵彊而能害己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內兵困于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鄭城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

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于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于南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有所詘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夫兵

奉于權權奉于地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
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明大數者得人
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
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釣天下之
衆而臣之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
大計存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
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以奸佞之罪刑
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攻逆亂之國
賞有功之勞封聖賢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

主不然輕予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
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 夫權者
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
之營壘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
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 聖人能
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
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
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
堅而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埊近而攻遠以
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

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晉文公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
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
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
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
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
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

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
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
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
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
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
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
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晉悼公 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
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

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
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
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
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　是年
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
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悼公
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
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
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
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

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
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
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
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
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
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
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
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楚莊王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
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
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夏楚子
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
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
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
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
師禮也

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
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
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
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秦穆公　晉僖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秦伯納衛
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
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
茂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
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
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郤柏先
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
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
食官皁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

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衆果其謀
和其令不偷親舉五殺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
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謂則小矣
越句踐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
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
柰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
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
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
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
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

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
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
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
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
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
而代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
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柰何范蠡對曰君
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
王曰與人柰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
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

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
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
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
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
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
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
人遣之歸及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柰何范蠡
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
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
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

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
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
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
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
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
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
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睦熟民乃蕃滋君
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
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
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

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故
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
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
爲之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
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
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
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
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
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
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

未可知也王曰諾　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
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
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
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王召范蠡而
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
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
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
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
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
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

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
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
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
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
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
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
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
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
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
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

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
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
善用兵者贏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
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
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
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
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蔽用人無藝
往從其所剛強以御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
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
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

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

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

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袁紹與曹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

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
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法術十四則

韓非三難篇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示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有度篇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荊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荊以亡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攻盡陶魏之地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荊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荊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荊莊齊桓則荊齊可以霸有燕襄魏

安矣則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强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毁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

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内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

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蔽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讎法則可也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鏌鋣傅體不敢不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

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强諫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内耗其國伺其危嶮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毁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夫爲之人主

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向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動無

非法法所以凌過滅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衆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

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定法篇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

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新故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

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
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
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
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
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
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
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
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
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
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主用申

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
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
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
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
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
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
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
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
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
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

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
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大體篇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
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
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
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
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
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
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
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

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
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
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
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
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
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
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
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
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治
有度篇　聲氣數從兆曰大者有以入無者超也

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

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荊而宋滅曹荊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荊許恃荊而不聽魏荊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荊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荊為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荊為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

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人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荊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

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絶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

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

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必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絶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

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

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為非者以邪為智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明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

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用人篇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矯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鬭力冰炭不合形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

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

之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釋儀的而
妄發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
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
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蠚毒故姦人服發
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
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
德極萬世矣

五蠹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
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
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

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
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
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
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
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
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
人不期脩古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
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
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
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
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
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
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
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
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
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
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
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
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
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

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
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
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
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飢歲之春
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
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
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
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
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
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

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
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
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
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
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
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
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短者及乎敵鎧甲不堅
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
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
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

所欲者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
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
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
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
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
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
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
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
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
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

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
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
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効仁非以
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
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
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
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
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
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為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
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

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
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
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
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
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
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
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
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
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
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

處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

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

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之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

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

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閒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待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

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

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

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

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遊說之士孰不為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於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

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急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為之攻

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外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

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安危篇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

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治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饑寒去衣食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臣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也

六反篇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至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所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也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攫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

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强以苦勞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法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

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

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
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
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
民矣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
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
亂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
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
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富家之愛子貨
財足用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
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

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
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
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
已明矣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
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
則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
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甲兵折挫士卒
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
者有棄髮除者有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
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

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
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
務無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
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
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
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
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
之術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
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
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

也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不
用而國治也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
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
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
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
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
修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惛
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
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
道賤德義貴法術御上而決誠使參聽無門戶故智者

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得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敢斷則事無失矣

守道篇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

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眾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唶之禍　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偽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眾人不相謾也不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士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明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外儲說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

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

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
細也治之以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
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
之身雖弊臞猶未有益
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
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曰嬰兒盲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
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大息曰
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
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

茲鄭子引轝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
止後者趨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
至死轝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轝以上者有術
以致之故也

經濟類編卷十五

明　北海　馮琦　編纂
弟　馮瑗
楚蘄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儲宮類

太子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
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涖祚周公相
踐祚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
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
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
君臣長幼之義也因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
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
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
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
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
長幼之節矣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

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蒢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

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蒢蒙璆侏儒扶廬矇瞍修聲聾聵司火童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

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痛己之不嘗藥未踰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

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

道之璽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赦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

未定則一兎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兎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知宜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

田子方待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悅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為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為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禨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戒恭大

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亡
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
我得國君之尊也拜君之尊不可謂禮見禮辭而忘
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偽意
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
是欲國之危也遂伏劒而死君子聞之曰太子徒御
使之拜蛇祥殆之至於自殺者為見疑於欲國也
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為一愚御過言之故
至於身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
之士也

漢高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
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
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
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
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
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
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
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
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
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
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
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
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
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
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
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
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
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
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
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

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
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
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
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
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
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
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
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
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
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

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傅太子是時叔
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
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
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
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
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
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
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
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
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

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
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
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
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
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
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
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
此四人之力也

高帝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
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
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
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
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
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
以頸血污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
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時
大臣固爭者多高帝知群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不
立

蘇軾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為
之說則用力寡矣人惟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

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
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
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
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為不義而至
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
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為利如
此而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
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
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
侯計僅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為高帝

或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盍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為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為高帝言者獨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卻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為天子惠帝為臣絳灌之徒圖覬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為王之利也如意之為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

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為計不已疏乎或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姬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為一強項之周昌足以呂氏而得趙王不知周昌自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

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illegible]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高帝勑太子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又云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耶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為嗣

又云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

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孝文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預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預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預哉諸侯王宗室昆

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

賈誼胎教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為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后為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毋取於天下毋取於地中毋取於名山通谷毋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息之道也正之隱者王太子無羞臣

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illegible]
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后妃姙成王於
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而不倨雖怒
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四
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
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
侯一天下由此觀之立左右不可不練也

立後義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
階上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而
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執

禮稱辭命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其
命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
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
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已藏已下至
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
爭爲君者夫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爲
宰相而不敢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
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爲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
後者恣父之所以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
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尊卑而不讓其道莫經

於此疾死置後以嫡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而[illegible]
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亦惟學上官周官
宦也殷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天下之所同鬪也爲人
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弒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
以有天下者以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
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
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
下當天下之散亂以強淩弱衆暴寡智詐愚士卒罷
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
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爲

天下辟興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
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夫定功烈而施於後世也故
天下猶行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
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邪遂士易常
者不死不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吏之故拘爲古
使結之也所以開於後世也

傳職篇　天子不論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
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
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
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illegible]

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
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不信於諸
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
近臣吝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欲大行大禮大
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
爲門八歲之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誦詩
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
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升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
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肆
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

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
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
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
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
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
嗤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
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
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饑而惏暑而暍寒而嗽
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誦自爲開戶自
以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御器之不舉不藏折

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
琴瑟之會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誦迭樂序
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節不知先
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
太史之任也

保傅篇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
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
相遠也何殷周之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
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
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

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時教固已行矣昔者
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
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
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
傅少師是與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
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
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
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
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
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

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擇
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
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殷周之
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於學學者
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
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
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
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
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
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

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
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
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
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
得收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
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
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
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
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
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

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
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
其膳是天子不得為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
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
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
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
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
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而
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

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
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
者以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
貴辭讓也所尚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
罰也故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
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
之誹謗深為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
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道之者非其理故
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
戒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

從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鼂錯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壺關三老救太子書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遂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遂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

不中於瞽瞍孝己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

子天下莫不聞其罪茍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斧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明帝下詔曰昔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

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

順宗始立為皇太子選宋同[illegible]杜[illegible]蔡用于豫章

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皋弘帝曰俞往女諧因拜榮為博士引閎弘為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榮日會庭中詔賜奇

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見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

郎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

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

班彪論東宮師保書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大顛閎夭南宮适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晁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

安帝延光三年江京樊豐等譖殺太子乳母王男邴

吉等太子思吉京豐懼乃與閻后搆讒太子帝怒召公卿以下議廢太子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廷尉犍為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張皓退復上書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傾覆戾園孝武久乃覺寤雖追前失悔之何及今皇太子方十歲未習保傅之教可遽責乎書奏不省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來歷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群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

義割恩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爲讙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羣愫遂不及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爲之寒慄及帝崩閻太后起歷爲將作大匠順帝即位咸稱社稷臣

順帝立太子炳擢侍御史种暠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暠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

副人命所關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袁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誡下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

晉愍懷太子之廢也閻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遹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按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

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大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游博弈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遹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宮今遹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尚可禁

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吏事沈毅勤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殷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勑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懼

於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於天下於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避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

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通念昔楚國處士諫其王曰有龍無尾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閹寺悾悾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竊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奏不省

劉胤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鬚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眞乎固當應爲卿之家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

意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勳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胙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柰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眞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爲卿封之以一國義眞曜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爲臨海王立胤爲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躓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從謂群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彫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冲幼儒謹恐難乎爲

今世之儲貳也惟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長光義孫
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
宗廟有泰山之安長光有盤石之固於諸卿意如何
其大傳[illegible]進擬周漢為國家無窮
之計[illegible]宗廟之慶左光祿下
泰太子[illegible]陛下若以廢立為是也則
不應[illegible]陛下若以為疑也同思隋臣
等異同之[illegible]太子非[illegible]何則昔周文以未
建之前擇[illegible]之可也光武舒母色而廢立
豈足為聖朝之模範光武政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

經濟類編卷十五

明帝皇子[illegible]文武才略神奧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
擬跡周發然太子孝友仁[illegible]亦足以堂負
聖基為承干之賢[illegible]六合人神所繫望
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illegible]有死而已未
敢奉詔[illegible]
殆之人[illegible]
死於此以[illegible]
長亦當能[illegible]指
臣罷亦以太子[illegible]有[illegible]之不忍廢乃止
[illegible]立兒湯子[illegible]十餘人舉[illegible]成欲

立雄所生胡[illegible]日起兵之初眾手打頭本不希帝王之
業也值天下喪亂為民播遷[illegible]義眾志濟塗炭所
[illegible]遂見推[illegible]未之基未功由先帝吾
兄道統不[illegible]
於戊[illegible]名[illegible]懷與可
徒[illegible]者所以防其窺之萌不可
不慎[illegible]其弟所以有辱當之禍宋宣
不立與夷[illegible]公卒有宋督之亂稱子之言若
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駿退而流涕曰
亂自此始矣

經濟類編卷十五　二十一　太子

蔡容代[illegible]臣於[illegible]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
太子[illegible]群臣日昔魏武追痛舒孫
稱[illegible]無人難之體自
聯[illegible]以來[illegible]有以向我卿等言
聯定何如[illegible]將來[illegible]侍左
長史李[illegible]東宮[illegible]近侍
聖[illegible]不敢不知臣何[illegible]聖人
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illegible]亦以過矣
然[illegible]至孝[illegible]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
[illegible]惜[illegible]思若流此其二也況毅好斷[illegible]無[illegible]此其

子086 1_6

三也疾淡兇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illegible]
下問此其五也莫姦過吉義案趨時此其六也序○
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惟則好施勸恤民隱此其
八也倘游曰卿卿依民然此兒若有吾死無憂也吾
既不能追縱唐虞官天下以公從近援三王以世
傳授景茂幼沖器業未果故以爲何如緝曰皇太子
天資岐嶷睿哲日躋而八德聞然二闕未補雅好游
敢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偶頼篇聯日倡陽之言藥
石之惠汝宜戢之

潘尼釋奠頌　晉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

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於
崇政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業
終而體達金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於先
師禮也越二十四日庚申備禮[illegible]次於太
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
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鏗鏘之敬乃掃壇爲殿懸縣
爲宮天子位於西序侍回侍於北墉宗伯掌禮司儀
辨位二學儒官縉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
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於兩
楹之間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鍾懸既列我
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濯[illegible]光之美[illegible]
之教兆崇稷伊邑遐邇乃與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
業允不可替已於是備之事既終享[illegible]之禮已畢釋
玄衣御齊服弛齊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百
辟卿士蕃王三事至於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
延而與之燕今[illegible]在館者之盛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閑
閑般[illegible]可以敘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
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
有遠邇[illegible]邪[illegible]携幼不期而俱至皆延頸以
視傾耳以聽[illegible]業洗心革志想深淵之風歌來

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者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
化洋溢於九有之內於熙乎若典[illegible]代之壯觀萬
載之一會也[illegible]昔[illegible]令[illegible]列覩觀
盛[illegible]不知手舞足蹈[illegible]作頌
稱義[illegible]不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
辭曰[illegible]代[illegible]之精[illegible]乃[illegible]有皇
承天[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
聖緒[illegible]文[illegible]道濟
[illegible]生化[illegible]光宅
[illegible]茂[illegible]精

儒術敦閲古訓遵道謙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
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
穆穆侍講閫問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探幽窮賾溫故
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重師十日告虔陳其
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薦恂恂孔聖有王
攸希㬪㬪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肩瑞神合機兆吉
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宫藹藹庶寮俊乂鱗萃髦士
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璵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璵瑤
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紳珮
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

六佾歌以九成莘莘胄子郁郁學生洗心自觀國
之榮學猶蒔苗化若偃草摶我以文弘我以道禹邦
蟬蛻潁乃後造鑽蚌掔珠剖石摛藻繇匪玄黃水圓
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
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
世子今我皇儲齊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
伊何思文哲後媚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
九有純嘏自晉來世昌皋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
風雲鷹鳳是厠身淚芳流日玩盛事竊誠作頌祇詠
聖志

晉成帝不豫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冰自以兄[illegible]
秉權日久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疏為他人所間每說
帝以國有強敵宜立長君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為嗣
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易之者
鮮不致亂故武王不授聖弟非不愛也今琅邪踐阼
[illegible]不聽下詔以岳為嗣冰充及武陵王[illegible]
[illegible]受顧命成帝幼沖嗣
位不[illegible]有動儉之德
[illegible]而好黃老浮屠之學
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當世常有遁世之

心以叔父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欲禪以
帝位會公卿大議皆莫敢先言任城王雲子推之弟
也對曰父子相傳其來久矣陛下必欲委棄塵務則
皇太子宜承正統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若更
授旁支恐非先聖之意啓姦亂之心斯乃禍亂之原
不可不慎也源賀曰陛下今欲禪位皇叔臣恐紊亂
昭穆後世必有逆祀之譏願深思任城之言東陽公
丕等曰皇太子雖聖德早彰然[illegible]下富於春
秋始覽萬機奈何欲隆獨善不[illegible]心其若宗
廟何其若億兆何尚[illegible]皇太子[illegible]

議者王臣皆刎頸殿廷不敢奉詔以問宦者趙黑黑
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帝乃曰然則立太
子羣公輔之有何不可又曰陸馛直臣也必能保吾
子乃以馛為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
太子高祖即皇帝位大赦改元[illegible]顯祖下詔曰朕
希心玄古志存澹泊受[illegible]付大位朕得優游
恭已棲心浩然羣臣奏曰昔漢高祖稱皇帝尊其父
為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沖萬機大政猶
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顯祖從之徙居
崇光宮采椽不斲土階而已又建鹿野浮圖於苑中

之西山與禪僧居之
北魏七紀太子少傅崔光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
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
明行即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
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
也於是光攝太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袞冕之
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廷中北
向稽首稱萬歲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廡
哀慟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
須入見主上眾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衰振
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聞
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
不服遂還仍頻遣左右致謝
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
護護至涇州見泰泰謂護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
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於雲陽
護還長安發喪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
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
代而為之世子覺嗣位為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鎮同
州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為泰所屬而羣

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
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
爭之若對眾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
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嗣
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
歸之辭色抗厲眾皆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
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
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
謹亦再拜於是眾議始定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
心遂安

北齊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有美名顯祖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顯祖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顯祖因酣宴言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為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顯祖顯祖乃止

周太子贇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

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斂容曰正人豈復過卿乃復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周主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伯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太子不悅

陳主不豫臺閣眾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尚書孔奐共決之疾篤與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頊尚書袁樞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陳主以太子伯宗柔弱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泣固辭陳主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理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為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

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宣帝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宜為太子詹事奐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宣帝卒以總為詹事頃之總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微行游總家宣帝怒免總官

唐太宗時左庶子張玄素上書以為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

行不爲節限恩賞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
極歟云過此況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
深宮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苦藥
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其
書令戶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馬箠擊之殆斃
太宗定太子見三師儀先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答拜
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前後稱名
惶恐

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
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而不

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
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
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

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
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
身治國備在其中　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
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
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
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
隼無遠不致行游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
以爲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
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
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
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
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
慎哉

上疑太子仁弱密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懦恐不能守
社稷奈何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
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
眞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謂恪曰父

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
服陰圖不軌霍光折簡誅之此不可以不戒
[illegible]
[illegible]錄尚尊者早
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illegible]門宜不以禮
上從之上又令泰[illegible]居武德殿[illegible]以居海陵昔
[illegible]之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illegible]抑其驕奢
不可處之嫌疑之地[illegible]
黃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illegible]師友今入
[illegible]綱動踰[illegible]少抑下

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内幸甚太宗乃命洎岑
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與太子游處談論
太宗御兩儀殿皇太子侍太宗謂羣臣曰太子性行
外人亦聞之乎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
無不欽仰聖德太宗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
治自幼寛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
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
文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
而福蒼生者也
太宗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

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太宗曰此言
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
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
我遣傅太子用絶天下之疑以魏徵爲太子太師徵
疾小愈詣朝堂表辭太宗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
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
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褚遂良諫太宗於寢殿側置太子院疏　臣聞周文
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
宏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於外學書記也

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滅茲私愛欲使成立凡
尚猶如此況君之太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
知人間之庶事識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
聲若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化懿德乃作
元良伏惟陛下道有三才功包九叙新樹太子莫不
忻躍既廢立之明雖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
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内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談
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
滯愛滯愛或生憿伏願遠覽殷周近尊漢魏不可頓
革事須階漸恒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

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日生年
高宗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王賢
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爲樂郝處俊諫曰二王
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
朋遞相誇競俳優小人言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譏
誚失禮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高宗瞿然曰卿遠
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武后時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
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
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illegible]太后又問格輔元

轅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王廢之尸
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柰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
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
道之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李德昭引出光政
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
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
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
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
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
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
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
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
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
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
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
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
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
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況
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

上方廢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
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
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
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
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
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將何
以自全竊爲公憂之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士
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
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
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

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
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
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褰裳周公復辟舜
之於禹事祇族親旦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
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
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
將倦機務繁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
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
建昌諸王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

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
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
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
室屏藩皇家斯為美矣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
遣之

太子弘武后所生也生四年矣初許敬宗奏曰在東
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
宗廟之福於是遂廢忠而立弘忠懼廢官屬無敢見
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見涕泣拜辭而去

太子弘罕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輙減所供膳上書

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為右史太子因宴
集命宮臣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
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
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百疋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
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
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
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
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謀為朋黨欲以危
太子睿宗嘗密召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
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
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
惑讒言睿宗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
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illegible]相於
光範門[illegible]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
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
此議[illegible]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
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
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

所言社稷之至計也睿宗悅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
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
分

明皇之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
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
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
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頗有怨望語
惠妃泣訴於明皇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
指斥至尊明皇大怒以語宰相謀皆廢之九齡曰三
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

書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惑驪
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讒罪戾
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
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
失天下則此見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
奉詔明皇[illegible]退而私謂宦官之貴
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明皇猶豫未決惠
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
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明皇明皇為之
動色故訖罷相太子得無動

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
日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目上欲
以為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
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泰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
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
難眾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
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
也乃以廣平王俶為元帥諸將皆屬倓聞之謝泌曰
此固倓之心也
至德二載捷書至鳳翔百僚入賀肅宗以駿馬召李
泌於長安既至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閑人何樂
如之肅宗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
樂奈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
免臣於死肅宗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
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跡太奇此其所以不
可留也肅宗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
卿邪是直以朕為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
求歸若其既辦臣安敢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
五不可也肅宗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
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肅宗曰建寧朕之

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非不知之但因此為小
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
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泌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
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
始敢言之耳肅宗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
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為此乎
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
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
可察其心矣肅宗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
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

下愼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恶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内憂懼作黄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肅宗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録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潜構流言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肅宗曰俟將發此議之

部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德宗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婚德宗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何至於是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德宗勃然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德宗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黄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德宗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廷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急以建寧爲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

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内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蠭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鄉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

思之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
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聞一日上開延
英閣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
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
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
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
穆宗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穆宗驚因得
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穆宗起居宰相屢乞入
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見
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

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爲
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穆宗無言既而兩省
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
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
頗好游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文宗開延英召
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
爲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
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謨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
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
之過乎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

表論之文宗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
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
悲嘆由是得疾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
否帝崩倉猝召翰林鄭絪衛次公等草遺詔宦官或
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
居冢嗣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
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
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即位
順宗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
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

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
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順宗召翰林
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
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
爲立嫡以長字呈順宗順宗頷之立淳爲太子更名
純

經濟類編卷十五終

明 北海 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儲宮類二

太子

唐元稹論教本書 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冑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冑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言之臣聞賈生曰

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也近管蔡則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邪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玩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玩不得愛遊蕩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己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履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夾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日將以愚

天下黜師保之位日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日恣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天下之人未盡愁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於疏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美纔可免於亂亡之間則不能廣慕紀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

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庠序為先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由貴者始要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鄭於倒置乎漢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為太子也選知道術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賢良方欲令之閑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至日[illegible]而熟不違不日三年而名高[illegible]古一日二日而致是其所習之漸也貞觀以選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亦皆[illegible]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疏賤之至於臨朝鄭棗王族當中廢一聖勞勤之際靡有骨鯁敢言之

士既不得任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耄聵不任事者為之自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疏冗散賤之甚者猶紳恥之夫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旦詳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耄聵不知書者為之師疏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近制官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儒者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疏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得傳成道德而保養其器哉臣以為[illegible]此[illegible]不以自天恭宥所我唐徒以所生為以[illegible]陛下十一[illegible]及與不生而[illegible]長而[illegible]以是為[illegible]肩習[illegible]故不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可也計[illegible]之[illegible]則不可[illegible]之後[illegible]固成[illegible]之中[illegible]又生[illegible]之[illegible]保助之教[illegible]不[illegible]之所[illegible]況[illegible]之難乎今陛[illegible]以[illegible]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illegible]之功[illegible]之漸[illegible]而又練

達機務者更迭延見日就月將[illegible]太子賢若生知[illegible]之[illegible]道以成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未定則[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就[illegible]人[illegible]方以[illegible]之化也[illegible]其盛哉而又[illegible]不幼[illegible]之素定知人倫之自然然後選用[illegible]有晉鄭[illegible]之盛入則有[illegible]所謂宗子維城大才[illegible]之勢也又[illegible]因賤其冗[illegible]自[illegible]其本枝者[illegible]為陛下

子孫永無窮之長算歟　自昧死謀而言之
李德裕天性論　余聞咸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為人
所構天子赫然大怒召宰相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
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
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略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理
奪其要在於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
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謂諸
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
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彼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
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

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如文
宗聰明睿智聞之必悟既悟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
之不三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
性言之必當易寤況又一子乎是以漢高祖覩四皓
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玄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聞
史稱器人于絲竹鼓鞞之間默然而笑皆屈已捨愛
可不謂之天性哉惜乎文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
子之命也歟
牛希濟本論　周文之先自公劉后稷積德累仁以
至于文王天下之心歸焉猶服事於商武王從兆庶
之心順歷數之命以取天下既而有疾嗣王幼弱乃
命周公旦以輔相成王周公以弟之親叔父之尊公
其心而不疑焉攝天子殿背乘車輅朝諸侯于明堂
以施教化召公不悅四國流言伐四國戮管蔡以安
社稷然後制禮作樂七年之後成王齒長德懋乃歸
其政公亦不離王室乃命伯禽受封于魯思不變四
海之望遠乎哉君子即周防也若是武王獨知周公
之才之美兄弟之國天下之人皆不知也向非周公
則非成王之天下也天下疑矣然武王之心公乎哉
知子之弱而私之知弟之德而讓之且憂後世兄弟

相及豈周之盛德為不及歟曰是知之深也所以能
明輔相其子若有疑焉則與之天下希存其子亦難
矣周公雖不為王者然其道則與太王王季文王為
同德矣成康以降名仁者多矣孰可與之為伍蓋娌
周之得天下未幾而武王崩紂之子祿父猶存若委
少主無聖人之助則少康之奉嗣夏配天不其偉歟
此周公所以孜孜焉而不有夫其聖德過于武王
遠矣今後王之嗣君也亦莫不蔽于私愛忘其善惡
因彼長也冢嫡也天子之本也莫之可易至有不離
襁褓之中童嬰之列而即大位焉亦使強臣而為之

轉其詔制之旨曰周公然也成王然也豈唯政亂危殆宗廟不血食者有之矣曹馬之君即其人也自征伐以來受命創業之主或起自布衣之中亭長之役部尉之列大夫之家卿相之位或歷試諸難或十年軍中足以知歷數在躬時運興廢經始之艱難臣下之忠良人情之巧僞是以出一言舉一事易一法必使合于典常垂下後世守文之君也生于深宮長養婦人之手嗜愛之鍾爲世子之教不行焉身軀則安于玉堂金殿輿服之盛耳目飽于聲色所愛之樂曷能知君臣父子之道忠信邪佞之爲農桑艱難之

本故小人易欺焉況幼稚乎且人君之心爲天下之晦明仁者樂於明而匪仁者便于晦故時之晦也盜竊與焉魑魅行焉君之晦也賢良死焉邪佞用焉是以小人奸臣唯樂于幼若少主若保姆之態也提其耳目導其言語教其喜怒行則行止則止易爲之使欲求天下之治可乎況近世之嗣王也始自誕生厥月無問名之禮至于婚冠無命名之樂告廟之儀非負闕焉春誦夏絃秋詩冬禮上庠齒胄之道或縱不知封爵之命掌言者亦不知其誰師保之道正其身乎左右之人賢與愚乎其即位也降先君之冊冢宰與百執事延頸內面而朝新君焉袞冕端拱之暇殿上雉扇熒煌香烟蓬勃左右紛紛然莫之知也功列于百稱慶而退至于積年之中宰執大臣廷英入閣稱述聖德舞蹈而已使有言者皆申有司徒空言耳敢及于時乎敢及于執權亂政之人乎設有一言明日之制行矣不復用矣歷觀前代明王賢后未嘗不與名臣賢士厚縉宴之禮接見之儀俾其忠信相親亡于畏憚通于問鼓以正先王之得失以窮聖人之能事故兩漢金馬石渠文章之選以備顧問爲侍從之臣至有大臣武侯之前亦奏論或待問于危疑

之際以問安否以圖後事太宗文皇帝貞觀之初北門之選舉十六族也皆建功定策有命衣之交非天下文行之上不預爲既久與游處非唯知民間之疾苦時之否臧從而史之以照審設至于臣下之情性好惡無不悉焉他日之任用炎不過其材矣近世朝廷豈無忠信寒諤之士徒欲致身之危救時之弊指陳于百千上前敷揚其達乎詠章其賢乎若復稍挂聖慮左右心夫頗得之矣又有以成之矣其朝退也黃門伎女聲樂駢羅併從之人亦矣相雜擁衛以至于內殿又曰卒于酒色流于其所其從樂乎斷可知

矣故自乾符之亂至于今日莫可救止蓋少主奸臣
之所為也或曰冢嫡之幼昏愚未知思欲易之以才
長世廢嫡立庶聖人所惡未知其可也曰君人者上
以安宗廟下以庇兆人雖其嫡之親其不當易之可
矣且仲雍王季之賢長于泰伯之聖德新讓文身以
避于吳而太伯讓成文王之興也周公輔之周居
位稱攝政誅其元惡其大君將周之社稷公輔羽
父之業以定其王室集其又魯隱公之事也于周
有兄而不立不可殺其子卽迎公子開以立政是
以治者是不顧子又弑公之子也君熙長子趙

肅王立之又君乃迎公子雍于秦將欲立之穆嬴朝夕
抱太子以朝且泣曰先君以此子之賢屬子之賜
此子不才唯子是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此子何罪
而外求君趙孟宣子畏眾人遂背秦立靈公幼
而好殺為所殺國是以衰帝遷都長安也以
呂后嫉子母權其子爲太子因以廢王如意似我
知呂雉之不能易及惠帝之世爲呂后所滅非
平勃之不能加誅及擇諸王之賢者迎立十代邸是
為文帝不十餘年刑措又昌盛之運在于孟定廢
立之間立帝遂獲中興而伯王之業皆武也君臣

之變矣知子孫之不惠必傾世祚撫其狀而歎曰此
座甚可惜也帝心不悟終以正度爲君果致四海傾
四方之亂宗廟焚毀兩京版蕩懷愍二帝俱爲俘執
而崩晉祚中絕因分爲十六國天之下皆爲戎狄此
惠帝之所爲也是知家嫡賢而臣擇立者必亡若立
嫡爲亂乾符之亂適宜擇賢爲治日亂嫡庶之制乎且
太子之不以庶長立以衛祖考之業卜世于長久宜
以擇賢廢不肖爲正乎今唐廢之君知其子未均不
肖不可付以宗社之重又懼其流毒于生民乃棄其
子而禪于有德君次子之賢遂以配天之業授于他

人于是知君明其所不必拘伯仲之制易曰明兩作
離諸侯若不明不必此後國亡家之罪人也何長
之為君君明于上小人比周之黨其能進乎其復用
乎其宜于亂乎正少不明者亂之本也故曰亢長者
天下之本也莫若先以正之正之者非在廢長擇賢
而已然使我孫之臨日可少國家多難危我者使我
速死無及于亂此遺之深也悲哉
後唐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騎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
右往戒導之其人曰河南相公恭謹好書親禮端
士有老成之風相公兩長宜自策勵勿令聲聞出河

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曰[illegible]
將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其人[illegible]以
告[illegible]各各之居其位思權[illegible]亦弗之罪及[illegible]
入為[illegible]使[illegible]執政日從[illegible]而靜易宜[illegible]
轄之史[illegible]皆
嘉[illegible]八月[illegible]如此何道能
賢明皇子[illegible]義
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
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不敢輕議至
于恩澤賜與之間恪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
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唐主覽其言而不能用

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景遷謂曰吾少時與宋子
嵩論議好相詰難子嵩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
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illegible]事況景
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輔之矣

宋太宗在位久儲式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
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illegible]入見帝
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
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illegible]以副天下望者
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illegible]準曰知子莫若父
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進封
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
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
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illegible]準之一言真萬
世法也

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
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
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
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
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

中皆前賀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
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
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
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
命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
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
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
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
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立階率群臣拜焉

眞宗詔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
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
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
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
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
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仁宗時群臣皆以建儲爲言帝依違不决韓琦既相
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
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
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

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
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
不可者帝不答

仁宗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范鎮獨務引大體非
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疾則不言及帝暴疾文彥博
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
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
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
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
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社稷之慮至

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
眞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
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擇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
以政事俟有皇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
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此天象見變當
有急兵鎮義當死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
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
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之曰
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
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異日不難于今

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
忠更當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
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
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
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
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文彥博富
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

包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
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
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

爲宗廟萬世計願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illegible]
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羣臣皆以儲位未建爲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
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行今
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
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
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
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
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
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

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
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
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
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
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
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
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
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
旣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illegible]遠大所以令人
[illegible]

仁宗時宗實既終喪韓琦等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
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
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
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
意決矣王珪再拜賀 知退而草詔詔下宗實稱疾固
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
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
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于帝
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
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

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
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
李蕭然唯書數廚而已中外相賀
英宗以王陶等爲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爲皇
子官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
不通教者止于供職學者止于備禮而左右前後侍
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
端愨難移而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爲
之師傅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
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讒巧之

人謗譖為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有
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
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至
是封皇子頊為穎王王陶等為翊善記室增置宗室
學官

英宗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
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
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穎王也煩聖躬更
親書之帝又批于後曰穎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
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

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淚
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
不能不動也

哲宗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
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
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
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必當立太后曰申王
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
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
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

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於是惇默
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群臣請太后權同處分
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
第十一子也

元懿太子薨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
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
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
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
上虞縣令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
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

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
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
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
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
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推濮王子孫以
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
同民庶藝祖在上豈肯顧歆此今人所以未悔禍也
望陛下于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
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
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

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
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
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
也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孝宗始以白布巾袍視事于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
則衰絰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左
諭德尤袤言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
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
薄一付衆義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
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

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
壽皇崩光宗稱疾不出梁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
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
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
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
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
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大
懼因朝佯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
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
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

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
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
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
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尚書趙彥逾結
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
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閤門事韓侂胄
侂胄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
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逡巡將
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

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
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
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且
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
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
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
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胄安在禮
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
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
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

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傳旨
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辭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愚
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翼日甲子群臣入王亦入
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
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
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
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
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
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
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

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
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
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
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
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
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
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
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
幄被黃袍方卻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
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衮服出就

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
禪祭禮尋詔卽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於
悍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寧宗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
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貴和爲
皇子以貴誠爲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
之後希瓐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山陰縣初慶元
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
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
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

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
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
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爲丞相
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
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
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
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
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遂使復歸保
長大慙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
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

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更名竑乃與昔秉義郎賜名貴誠皇子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瞷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

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理宗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為常例

金主雍謂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

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衆愛愈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金主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祕之是夕后妃問安疑閤麗

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常
怨鄭氏恐其爲變卽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
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
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
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剌蒲阿
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旣定命護衛四人監
守純于近侍局乃卽位于柩前
眞金蒙古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
院事劉秉中薦中山王恂以輔之蒙古主以爲太子
贊善敕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蒙古太子

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況兼領中書樞密之
政詔條所當通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
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眞金聞恂以心之所守恂
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
本皆不差本旣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眞金曰善
至是立爲皇太子
太子眞金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
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
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閑四方科徵鹽漕造作和市
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爲江西行省
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何嘗
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
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
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
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
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明服心甚喜曰
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
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遂能邪人耶詹事孔九思曰正
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命諸子傳觀其書時
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

請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卽古阿散等請收
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
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詣御史大夫
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大怒曰汝等無罪耶
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爲此
舉實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年四十
三
元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爲
諭德歸暘爲贊善張冲爲文學命脫脫領其事堂虛
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

侯厲以次列坐好文取經史集有關治體者為書曰
端本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國祚久
速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錄前代帝王是非善惡當法戒
者為書曰大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殿下以臣所進
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推而行之則太
平之治不難致矣他日皇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
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
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成宗時哈剌哈孫使人至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
行其傅李孟曰支　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

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愛
育黎拔力八達乃奉其母還大都先遣孟覘哈剌哈
孫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剌哈孫所孟入長揖引其手
診之衆謂孟醫也弗之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
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當
以卜決之孟召卜者諭曰大事待汝而決第云其吉
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為大同愛育黎拔力
八達喜振袖而起衆翼之上馬諸臣皆步從入哭盡
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至
遂謀以三月三日偽賀其生辰因以舉事者哈剌哈
孫許之夜遣人啓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
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愛育黎拔力八達
復遣都萬戶囊加歹告諸王禿剌定計囊加歹力贊
之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召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
事至即并諸王明里帖木兒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忽
台八都馬辛等與赤伯顏等誅之諸王闊闊牙忽都
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
育黎拔力八達曰逆人潛結宮壼亂我家法故誅之
豈欲作威福以覬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
巳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剌哈孫日夜

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以造衆務裁抑
僥倖羣小多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
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
遂逃去不知所之

奪嫡十五則　附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晉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

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大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烝于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涖事猛足乃言於大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大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敬順所安爲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閒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公之優曰施通于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今子

內固而外寵且善不莫不信若外殫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施讒於申生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大[illegible]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一屈公子夷吾[illegible]驪姬既遠大子乃生

之言大子由是得皐
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
士蒍言於諸大夫曰夫大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
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
之乃言於獻公曰夫大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
不可乎獻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
下不亦可乎士蒍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
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
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
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

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
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
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
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
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
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大子國之
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
害士蒍出語人曰大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
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
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皐之雖克與不無所

避皐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大子遠死
且有令名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大子聞之曰子輿之
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
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
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大子遂行克霍而反讒
言彌興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
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
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未終命
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
夫子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

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
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
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
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
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
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
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
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
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
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

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
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
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
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
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
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皋落
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
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眾也
與眾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辠可也若勝翟
則善用眾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

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
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
東山衣之偏裻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夫子
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
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
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
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
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
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
獻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皋落氏將戰君

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
監國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
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
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
之間吾以此觀之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
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
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
懼不得且吾聞之敬賢於請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
處父子之間矣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為右衣偏
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

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狐突歎曰以
尨衣純而玦之以金銑者寒甚矣胡可恃也雖勉之
狄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
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
焉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
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
父而遠於死惠於眾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
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
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
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

讒言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
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
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申生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
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不利焉能勝狄今矜狄
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
信而彊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
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
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
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

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
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
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
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
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
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
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夜半
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
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
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

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
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
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
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
中立況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
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
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
殺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
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方以求成人吾不能
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

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
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
寘堇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
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
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曰款
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
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
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然款
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
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

至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
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
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
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
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
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
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
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
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
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

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
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
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
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
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死何悔是以諡為共君驪姬
既殺大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
之事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狄令賈華刺夷吾
夷吾逃于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
公族焉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
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
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
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
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
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
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
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
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
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
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

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
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
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
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
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
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
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
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
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矣死而不孝不如
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

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左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

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晉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故往說之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大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

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僕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于泰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于趙無母于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

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閒曰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

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奉邑

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遊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群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

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

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
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
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
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
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
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
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
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
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
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

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
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
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
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
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
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
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
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
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
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

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
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
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
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
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
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
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
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
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
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

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
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
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
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
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
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
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
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
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
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

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
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
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
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
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
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
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
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
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
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

僞漢建元時天雨血于東宮延明殿徹在地者深
五寸劉乂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
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
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
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爲
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于東宮萬機之
事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爲羽翼
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
不測之危厄在于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精兵不減
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
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
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
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爲異也乂
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爲左右貴
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爲皇
后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乂謀反乂不從之狀
聰于是收志瑋遐于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卜
抽監守東宮禁乂朝賀乂憂懼不知所爲乃上表自
陳乞爲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副
又抑而弗通

郭猗有憾于劉乂謂劉粲曰太弟于主上之世猶懷
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恐
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
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
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
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
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又許衛將軍爲大單
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
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
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

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罪于
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
淹變生宜早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
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
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
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陛下
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
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悖假之恩顏通其歸善之路以
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悖曰二王逆狀
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

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兄族耳於是歔欷流涕皮
悖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謂卿作計卿能用否二人
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
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
上聖性寬慈殿下篤于骨肉恐言成詿僞故也皮悖
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
爲信然勑斬準從妹爲乂孺子淫于侍人乂怒殺之
而屢以嘲準準深慚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
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係望也至是
準又說粲曰昔孝成拒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

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
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
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
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搆變
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柰何
準曰主上愛信于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
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絶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
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
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
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

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
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
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聽
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于粲
隋文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
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帝性節儉勇嘗飾蜀
鎧帝見而不悅戒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
長者汝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
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儆戒今賜汝以我舊所帶
刀一枚并葅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

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他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廣必與蕭妃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于別室惟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

用縑素故絕樂器之弦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由是愛之特異諸子帝令來和遍視諸子和曰晉王貴不可言廣美姿儀性敏慧嚴重好學能文敬接朝士由是聲名籍甚後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搆陷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

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耶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司馬張衡為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于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深有大功主上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惟楊素耳素所與謀者惟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述請約與飲博陽不勝以所齎金寶盡輸之因說之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驚問故述

因通廣意說之曰公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于執政主上一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哉今太子失愛于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意若立晉王在賢兄口耳誠能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矣約然之以白素素聞之大喜後數日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公言是也阿麼大孝順睍地伐常欲害殺之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數金使贊成廢立勇頗知之憂懼計無所出使人造厭勝帝

又使素觀勇所為至東宮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芥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帝遂疏忌勇東宮宿衛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廣又令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于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威告之九月詔執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其婦初亡我疑其遇毒嘗責之勇懟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

而遷怒耳長寧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徵索且云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何必是其體來僞其非類便亂宗祏我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帝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于此於是禁勇及諸子寘與楊素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奏元旻嘗曲事勇在仁壽宮勇以書與之題云勿令

人見帝乃執旻威又言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琱飾者悉陳之于庭以示文武為太子之罪帝及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十月使人召勇勇驚曰得無殺我耶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宗親引勇及諸子列于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為庶人勇再拜泣下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然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于螫手不宜復留意遂

詔元旻唐令則鄒文騰等誅殺有差移勇于內史省賞楊素物三千段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胸初雲昭訓父定興出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于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疏政黜之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弦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于房帷閒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劉臻明克讓陸爽並以

文學爲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閤內與勇戲大笑聲聞于外行本付旄法者治之數日勇爲之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令臣輔導殿下非弄臣也勇慚而止及勇廢二人已卒帝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

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娬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爲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下之累耶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

遂趨出及廢勇高祖召東宮之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嚮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高祖不悅罷朝左右皆爲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高祖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唐太宗太子承乾少有躄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涕泣退居宮中則與羣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揣知其意輒迎拜自責辭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煮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效突厥語及服飾飲伺左右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于金城西然後解髮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漢王元昌所爲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甚密朝夕與之同游戲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爲娛樂嘗曰我爲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數百人衆自定矣私幸太常樂童與同臥起上怒殺之太子於宮中構室立像

朝夕奠祭稱疾不朝謁者數月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上命韋挺杜楚客攝泰府事二人俱爲泰要結朋黨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闇劣欲伺釁圖之因勸之反太子大然之厚賂中郎將李安儼使爲內詗洋州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皆預其謀割臂爲誓荷謂之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會齊王祐反事連承基繫獄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敕令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上向責承乾承乾

下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
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泰爲太子
所謂落其度內也上乃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
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
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爲庶人幽之
元昌賜自盡君集安儼節荷等皆伏誅庶子張玄素
等以不諫諍免爲庶人獨于志寧以數諫見褒君集
被收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群臣不
可上乃泣謂之曰與公長訣矣遂斬之而原其妻子
上嘗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于上曰靖將反矣

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
之上以問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
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
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于帝曰君集自負微功恥
在房李之下以臣觀之必將爲亂上不之信至是上
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
奉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
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
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
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失

言此國家大事存亡所係願熟思之且陛下萬歲後
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殺其愛子以授晉王哉陛下前
者以嫡庶之分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先措
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吾不能也因起入宮
魏王泰恐上立晉王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得無憂乎
治憂形于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以狀告上憮然始悔
立泰之言矣上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
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
投于牀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無忌等
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乃使

治拜無忌曰汝舅許汝矣即御太極殿召群臣謂曰
承乾悖逆泰亦凶險諸子誰可立者衆皆讙呼曰晉
王仁孝當爲嗣上悅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時年十
六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
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
爲後法且泰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
泰皆無恙矣乃降泰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府僚親
狎者皆遷嶺表

類編卷十六終

經濟類編卷十七

明 北海 馮琦 撰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宮掖類一

太后 十則

後唐晉王即皇帝位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為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為皇太妃召省府程上詣晉陽冊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妬忌太后為武皇侍姬太妃常勸武皇善待之太后亦自謙退由是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沒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欷

宋杜太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群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太后疾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殂

真宗崩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獨擅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眾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

劉太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
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
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釦器曰尚方器勿
使入吾家也□可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
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
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
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
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
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
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

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斂諡曰
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諡稱制加四諡自此始太后
遺誥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
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
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趣親朝政豈可使
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龎籍請下閤門取垂
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而刪去同議
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脩寺觀裁抑僥倖召宋
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
帝如己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纖芥間隙及帝親庶

政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
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
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
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仁宗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
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
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紀綱要有
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檢柅曹氏
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神宗事曹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

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佾入見久之
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佾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
焉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
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
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
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
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哲宗時高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
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
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

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元成帝礽爲太后建寺於五臺山至是成太后將臨

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蓋夏禾稼立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爲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爲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改

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彧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爲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勑完澤不忽木鞫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之帝怒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 礽司程陸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數千冒險入山

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后來五臺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爲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

太后弘吉剌氏有賢德事昭睿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帝爲太后置徽政院長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於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况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我敢私之即命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illegible]八也崩謚徽仁裕聖皇后

后妃三十三則

周襄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荊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富辰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

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于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閒舊王以翟女閒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司馬遷后妃傳論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妺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要而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太似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

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歟人能弘道末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

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

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匡衡上元帝疏　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

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成帝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杜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

獻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曰或四三年言伏欲之生
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
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
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
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
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
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
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
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
為憂鳳白之大后大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詩

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
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
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
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
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
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
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
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
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
之往古則典刑無率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

民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
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
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
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為漢家建
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遴鳳不能自立法度循
故事而已

成帝班倢伃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
幸為倢伃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
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
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

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
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倢伃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
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
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倢伃上曰始衛皇后
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倢伃也其後趙飛
燕姊娣亦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寖盛於前班倢伃
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
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
坐廢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

不臣之恕如其無知恕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
憐憫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倢伃恐久見危
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
成帝許皇后聰慧善史書自爲妃至即位常寵於上
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
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
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皇后廼上疏曰妾誇布
服糲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
下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穢不
修曠職尸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

足以塞責廼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
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群臣妾皆如竟
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
踰故事每輙決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
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
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
摇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宮殆謂未央宮不屬妾
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
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
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

音郎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七
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
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宦吏侯假必欲
自勝率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況今日日益侵
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
不肯給妾纖微内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舊
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爲待
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左右多竊怨者甚恥爲之又故
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
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

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牙所以
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毋若未央宮有
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
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
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廼決又故杜陵梁美
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
不可若是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侯自見索言之
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皇
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
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

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爲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褱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冐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

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皇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九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太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己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咎敢

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肜日粵有雊雉祖巳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

敗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
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
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
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
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
順婦道減省群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毋闕朝夕推
誠秉寬愛何不然夫日勉行以息衆讙垂則列妾使
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
成帝欲立趙倢伃爲皇后先下詔封倢伃父臨爲列
侯劉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

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
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
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
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
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
下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
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愧於人惑莫大焉里
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
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
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
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
死廼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
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
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宮許后之
廢也上欲立趙倢伃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
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
封趙倢伃父臨爲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倢伃爲皇后
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爲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
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

上髹漆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
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姊
弟顓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
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爲太子明年
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
朝明日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
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傅絝襪欲
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
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群
衆讙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

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
殺哀帝既立尊趙皇后爲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
馬都尉欽爲新城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
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
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
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
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
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爲學事史通詩授皇后
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
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

經濟類編卷十七　十九　后妃

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
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
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
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
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
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
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
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
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
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憚也武以兒

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
毋令漏泄舜擇棄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
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
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
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
自知之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
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
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
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我
曹言願自殺即自繆死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

經濟類編卷十七　二十　后妃

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
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
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褱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
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
昭儀謂成帝曰常紿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
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擣以
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
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
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爲何陛下常自言
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

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
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
來置飾室中簾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
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
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
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嘑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
綠綈方底推至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
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
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
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孋公孫習前免為庶人詔

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
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
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
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
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
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
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
欲與武共言之大臣驃騎將軍貪耆錢不足計事柰
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
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

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
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
伏辜天下以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
焉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
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赦
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誖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
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群下寒心非所以懲惡
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
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
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曰臣聞繼嗣失統廢

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逡循
固讓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
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
鼓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
廼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
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
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
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
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
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

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汚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妒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

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爲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誖天犯祖無爲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今廢皇后爲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胡廣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議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

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値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

宦豎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閻議即陳禪以爲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絶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爲宜周舉謂李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絶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

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知之
禪讓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太后絕[illegible]
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荅人望御即上既東之明
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

晉后妃傳序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儀同
歸貫魚之名異等若乃作配于極齊體紫宸家玉牀
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illegible]變日邊古是謂元妃降
及中年乃稱皇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
降著從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聞
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言矣周禮天子立
經濟類編卷十二　一十五　后妃
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
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
陽出斯而譚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大鋪助宣王
化德均載物比大坤[illegible]扇[illegible]等讓侯其交
夫是以哲王乘[illegible]尤重進用之禮將入[illegible]先陳弱
事之訓後燭[illegible]所以救其[illegible]是用節
[illegible]容上能[illegible]本抑[illegible]若乃明[illegible]方陽開
有[illegible]而從[illegible]教洽于
宮闈淑[illegible]于國[illegible]則玄[illegible]入[illegible]錫明[illegible]之作
黃神降徵坤靈贊[illegible]丘之道終[illegible]

旨至若儷極虧閑憑天作孽倒裳衣於衽席戊[illegible]
于紘望則龍漦結釁宗周鞠爲黍苗鸞尾挺災逢[illegible]
墜其枌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illegible]
德衆淨花挺性虔丙邪之禮容姬變含辭作南國之
奇態彼[illegible]由斯外入機[illegible]於是內宮板掖排晨牝之
風薊嗳絕河睢之響求古形史大練之範[illegible]徽緬規
青清縣珥之[illegible]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汙隆官呈創基
功弘而道屈稽后一籌[illegible]於亂[illegible]人江始親
選良家既而帝掩緯扇騎行[illegible]后採良[illegible]妬
忌之情賈繆知[illegible]克踐羅亡之[illegible]行矣[illegible]在續
經濟類編卷十七　二十八　后妃
[illegible]所由[illegible]同[illegible]一故列其不幸以爲后妃傳云
史臣曰方[illegible]乾儀加合[illegible]部[illegible]
以齊明故知陽[illegible]陰[illegible]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
[illegible]由其[illegible]理[illegible]作伉文[illegible]根[illegible]於
此宜[illegible]偶[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慮副[illegible]之選
有[illegible]
[illegible]言不聽張泓
[illegible]於是矣惠皇
[illegible]廟
稽天[illegible]羽於

謂明褒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illegible]
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總百官以
元老成王冲眇託萬機于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
而明穆崇憲仍世臨朝時尚委裘勢行[illegible]各免[illegible]
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凌遲以克終所幸實爲多
矣

張華女史箴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
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
以正而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
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

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
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趍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悋
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
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
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
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
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
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
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
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
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
冶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
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
庶姬

北齊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上王選之以爲左皇
后尚書令王晞中書監崔[illegible]以[illegible]諫曰臣
聞王者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
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門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
帝以趙飛燕爲后使繼嗣[illegible]此前鑑也
自[illegible]以來中宮之位不以德舉而使[illegible]之家女刑

餘小醜尚不可以塵汙椒房況其[illegible]宮妃嬪
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日以[illegible]
也賤人[illegible]中常侍[illegible]
言偽[illegible]
送帝[illegible]光祿大夫王[illegible]入宮門者勿
通服又[illegible]養女爲中宮[illegible]
周書[illegible]傳論　[illegible]
王之與刑于寡妻是知婚姻之道[illegible]
有家者之所慎也爰自三代迄于[illegible]之數得
失之迹備乎傳記故其[illegible]可得[illegible]以德

防閑以禮大義正于宮闈王化行于邦國則坤儀式固而鼎命惟永矣至于邪僻既進法度莫修宮寵惑其主心私謁蠹其公政則風化陵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非皇上之龜鑒歟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脩衽席以儉約高祖嗣曆節情欲于矯枉宮闈有魚貫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君人之體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厮皂榮之所及無隔險詖于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緣恩幸而擁玉帛者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

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房笫也氏厥傾昔弊事實多太祖之祚忽諸特由于此故叙其事迹以為皇后傳云

獨孤皇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王意合文帝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文帝毎臨朝后輙與文帝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宦官伺文帝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候文帝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犯法當死文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文帝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之然文帝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

陳長城公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閒其窗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沈檀為之飾以金玉閒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毎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異卉長城公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

並複道交相往來又以宮人有文學者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長城公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長城公毎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荅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唐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太宗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宮壼之中刑無枉濫訓

常以謙儉爲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嘗白后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爲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太宗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夜不離側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太宗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太宗擐甲出閤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爲善有福則吾不爲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

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及疾篤與太宗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太宗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愼密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欲使其子孫保全愼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又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駁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當戚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宮司并女則奏之太宗覽之悲慟以示群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高宗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高宗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

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今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高宗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高宗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上疏諫曰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

妒嫉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
而不濟後嗣何覩臣恐海内失望棘荊生於閼庭宗
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溥
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
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
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絶社稷傾淪有
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高宗
不納它日李勣入見高宗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
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
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高宗意遂決下

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爲庶人又下詔曰
武氏門著勲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特荷
先慈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命司空李
勣齎璽綬冊皇后武氏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
別院
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高宗排群議而立之
及得志專作威福高宗欲有所爲動爲后所制高宗
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爲厭勝之術
宦者王伏勝發之高宗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
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内所不與

請廢之高宗意亦以爲然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于
后后遽詣高宗自訴詔草猶在高宗所高宗羞縮不
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紿之曰我初無此心
皆上官儀教我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太子
忠謀大逆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
家賜忠死于流所朝士流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
故也自是高宗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
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
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中宗在房陵與韋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中

宗每聞勅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
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中宗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
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御及再爲皇后遂干預
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爲易稱無
攸遂在中饋貞吉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伏見陛
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
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
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
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
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

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中宗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劾奏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中宗皆不聽

明皇寵楊貴妃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妬悍不遜明皇怒命送歸第是日明皇不懌高力士欲嘗明皇意請悉載院中儲偫送貴妃明皇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延貴妃歸院自是恩遇愈隆

經濟類編卷十一　　二十五

後宮莫得進矣

後唐晉王元妃衛國韓夫人次燕國伊夫人次魏國劉夫人劉夫人最有寵其父成安人以醫卜爲業夫人幼時晉將袁建豐掠得之入于王宮性狡悍淫妬從王在魏父聞其貴詣魏宮上謁王召袁建豐示之建豐曰始得夫人時有黃鬚丈人護之此是也王以語夫人夫人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恥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亂兵妾守屍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劉叟于宮門

劉知遠還至晉陽議欲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及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以勞軍雖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宋劉皇后其先太原人後家益州父通虎捷都指揮使嘉州刺史后在襁褓而孤鞠於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攜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真宗即位爲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

經濟類編卷十七　　二十八

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喻旨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爲兄改姓劉[illegible]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仁宗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郭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

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决夷簡先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通道輔叩鐶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

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以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徙知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范祖禹論立后　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乃國家大事萬世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帝王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爲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爲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勲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黄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爲黄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

下五帝三王皆黄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嬀汭遂有天下大禹娶于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于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爲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自古婚禮未有如文王之侈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

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爲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

其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爲永鑒者也秦漢以後婚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真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爲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迪大以在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畏天地宗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選于窈窕以母儀萬方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爲文帝爲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降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

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

稷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以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僭願陛下勿以疑為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illegible]有曰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禮不及天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案儀禮昏禮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

[illegible]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鄙褻之禮或雜夷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大閎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聽覽上宰之啟又其冊曰宗公耆臣僉曰[illegible]部先是茶商陳氏女亦嘗選擇上曾宋綬皆以為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況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illegible]者[illegible]其姓氏[illegible]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合同則上帝協從鬼神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illegible]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愛則宗社之福也往晉

之言惟陛下留聽

鄒浩諫立后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所以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

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寧[illegible]
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
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
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幷斥
美人以示公則有仁宗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
而致罪則不立賢妃以遂所安亦有仁宗故事存焉二
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況孟氏罪廢之初
天下孰不疑賢妃以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
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爲國家不幸又見宗
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稱亂名分而[illegible]責於

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
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失之矣載在史
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且五霸者三王
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有曰無以妾爲妻況
陛下之聖高出二帝三王之上其可以此事爲之乎自此以
後士大夫有以妾爲妻者臣將何辭以禁之陛下何以
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示國治之則上行下效
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
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夫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錯
手足其爲害何可勝道尤不可不察也臣伏睹陛下
天性仁孝追本[illegible]烈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
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爲法斥漢唐以下不取今陛
下乃引漢唐以爲[illegible]之所不爲者以自比是
豈先帝之[illegible]乎[illegible]所當[illegible]於此也公
議之所未合也[illegible]觀[illegible]麻內制[illegible]
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爲比故竊以臣
請論其所以然[illegible]因有子可以爲后則不中宮
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立之爲后者以在後宮故
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之爲后者

以鍾英中族故也又況貴人之系實爲馬援之女德
妃之賤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illegible]然異矣若
曰賢妃冠後宮亦如貴人冠後宮亦如德妃則
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illegible]故事便立之
乎必遷延三年以待今日果何爲邪必欲以此示天
下未信之邪無[illegible]閨壺冬[illegible]妃[illegible]
以祥[illegible]其異令又[illegible]
已而飛雹又自[illegible]天地宗廟社稷以來[illegible]不止以
動人心則上天之意蓋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
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咎之人事既如彼

求之天意又如此伏望聖慈深賜詔納不以一時[illegible]
命爲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爲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
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爲宗廟社
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

劉敞論溫成立忌　臣伏覩敕旨爲溫成皇后立忌
禮官請對不許臣切惑之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
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奈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變古
越禮則是寵妾於妣尊嬖於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
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非陛下奉先思孝
之意也願陛下毋篤於變近之寵毋安於邪佞之說

毋變先帝之舊典無枉宗廟之正禮毋意易慮割情
去私詢于司存追寢遺命使萬萬億年無譏議天下
幸甚

司馬光論後宮等級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
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
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
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
禁甚嚴近歲以來頗踰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
身等級寖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
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市井下俚婦人雜處其間不
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臣嘗念此不[illegible]
恍今陛下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
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
人共爲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員數既
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
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
子孫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爲
細事而忽之

孫沔論治本　臣聞虞舜治家而納麓姬文刑寡而
御邦周南歌關雎之德仲尼刪詩著爲三百篇之首

魯史先經以紀元妃丘明直書爲十二公之始易以
風自火出爲家人之象言號令之行于外由中正而
明于內非嚴火風之威則難以正于家矣禮云身修
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王政之本基乎
此矣是知先聖懼昵情之爲患而立教於將來者也
今朝無專權之臣上無失道之事然而陰陽未和災
變未息決令不行恩威不著者豈治內之道有所未
至歟臣不欲廷瀾引喻前古願以聞見之事而陳之
若以言獲罪臣之職也伏以中宮正位德配至尊主
治陰教爲天下母三妃九嬪世婦御妻上下分統無

本傳爲百世不易之論也伏自景祐已來三黜宮中
兩犯宸衷蓋所起幽微不勝恩遇身貴則性悍福極
則患生退居外第蹤跡踰僭如舊苟不建立嚴制竊恐漸
生厲階臣見上元嘉節乃從出遊矣人才人多不隨
從飛蓋繖宗流車激迕各出承輦衛分道爭行衆目共
觀與后爲並此非所以別嫌而禦亂者也臣乞今後
貴品嬪御皆令分番備禮節嚴約宮後常隨皇后出
入不得各排儀衛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
人一兩員立爲宮師以佐內則所冀上下有別而中
外不敢惑矣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司

記典言一百二十人則爲大備故先朝之數侍史不
過五百人俸給止千五十貫皆有紀律不甚秏盈今
闕十倍增人已踰二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萬私
身養女數復過之有司供億按簿可知一歲之中所
用何極非所以示節儉也臣乞取索宮中諸院宮人
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遊幸之所宜
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而請
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此所以消幽曠之氣而
省財用之費也竊以內侍之職最爲親近宜傳國命
出納王言常行抑制尚或驕陵今遷秩不踰年賞賜

無虛日甲第連坊名園接畛玉帛盈於後房絲竹鬨
於別院官尊祿厚職重員多若不立之儀式必恐亢
於寵榮臣欲乞御藥依舊只用二員御帶押班都知
並乞選擇淳重公嚴勤慎舊有心力者充三年一遷
官不許非次改轉未有副者令養一子則內無父貴
之人下有進身之路亦一代之永制也切以句陳九
重巖蓋萬乘垣直太紫庭儼雲龍非深嚴不爲尊非
禁戒不爲備闌入則抵罪誤至則伏誅使內言不出
於閫外言不入於閫所以防未然而限中外也今上
之起居言語衆無不知帷箔宴遊外無不傳內降斜

封坦夷若道免刑要貨鬻應如神皆由左右之人出
入爲地邇臣頗邪能伺動靜迎合巧中率用斯道若
不早辨以防微竊恐長奸而忽變臣欲乞應合入內
及驅喚中人並用五十已上十五已下者諸宮院子
須限七十已上分定番次上下不得參雜出入仍令
內東門司專切點檢其暗狀候俳優人及公主院檐
子官各放歸本營所有內道場乞今後斷絕此則整
肅於宸庭足以輝光於史牒竊以王者所須歲終不
會蓋天下之財天子用之有司不得而吝也其或出
納不謹支費不節豈可容奸不詰其弊今御寶憑由

司內東門劄子取諸庫犀玉金銀錢帛一歲僅三百
餘萬貫匹有入內之名不知所用之處此數既多不
可悉記昨聞得吏偽取庫金二十兩抵法況御寶是
中禁所掌外何計而[illegible]得之竊恐[illegible]此非一
吏也乞[illegible]不[illegible]疑公幹有心力臣[illegible]寶凡後
來緊[illegible]寶[illegible]及內東門劄子取[illegible]金銀犀
玉錢[illegible]大數對[illegible]及[illegible]恩表[illegible]造作[illegible]內藏
諸庫亦自賫元[illegible]來內中[illegible]使金寶錢[illegible]數逐件
磨勘即見無准費用積久欺[illegible]仍[illegible]後[illegible]宮閣凡
有取索出到須由劄子先[illegible]內侍省都知入內徙奏

然後[illegible]實[illegible]抄上[illegible]過[illegible]上[illegible]下諸庫方得即當
支物不得直行取索或更引[illegible]隔防節[illegible]用度亦經
久之利也此五[illegible]之本源[illegible]之[illegible]構
[illegible]后[illegible]於[illegible]機[illegible]家[illegible]敗左右
[illegible]臣[illegible]與[illegible]力[illegible]城外[illegible]牧[illegible]許
之[illegible]以
地[illegible]分[illegible]定[illegible]此宋
[illegible]人[illegible]后不樂[illegible]人
皆[illegible]何獨不樂后[illegible]使吾
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illegible]庭召后視

之后一視而不[illegible]問后何欲后曰宋八[illegible]皆以移子
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illegible]之[illegible]太后
金氏[illegible]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illegible]帝不允后
退亦厚待之

經濟類編卷十八

明 北海 馮琦 輯
竹 馮瑗
楚黃門人 周宗建 校
湖州門人 吳光儀

宮掖類二

女寵七則

周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眾，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眾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晉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興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

人道也。人將其好，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

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

[illegible]以上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漢安帝乳母王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　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放流天下咸服四海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

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雞晨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疏奏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　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

詔遣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抄掠三邊震擾戰鬬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採山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

倖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
郡領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污之
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
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廷結譏
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
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
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侍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
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陳忠上疏　臣
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故
感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

司狃恩莫以爲負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尚書曰一
極備凶一極亡凶青冀之域淫雨徧河徐岱之濱海
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荊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
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
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
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泣不嚴
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
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
朱軒駢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
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

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
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老弱相
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
心河閒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
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
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
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
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
正乾剛之位職事臣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
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

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
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
每決於己則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
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
陳蕃上孝桓皇帝疏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
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
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
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
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
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

其任裂土與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
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
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歛十傷
五六萬人饑寒不卹生活而采女數千衣肉衣綺脂
油粉黛不可貲計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
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
楚女悲而[illegible]不御必有憂悲之感以致
并陽不足之[illegible]大秋以禁止[illegible]以雜才理物若
夫治[illegible]失其人則王道有闕而令天下之論皆
[illegible]用[illegible]起[illegible]大不[illegible]不飛陛
宜采[illegible]夫行[illegible]三公使
[illegible]

外戚 [illegible]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
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
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封關
內侯遂以嘉為丞相封故安侯

元帝時御史大夫闕在位多舉大鴻臚馮野王帝使
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帝以問石顯
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
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帝曰善吾
不見是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
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遂以少傅張譚為御史大

夫

明帝時中許當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
與寵相連[illegible]按劾[illegible]欲奉其事適遇[illegible]私出豐
亂事果節召帝下欲收之帝[illegible]中大夫因得入宮
門自歸上書亦上奏於是收[illegible]謝曰
[illegible]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誅邪陛下不量
臣能[illegible]以為可以校[illegible]以自效復[illegible]臣為光祿
大夫宮[illegible]臣所當[illegible]又近年歲[illegible]常恐
不[illegible]無以報[illegible]德[illegible]識[illegible]臣無補長[illegible]索

瓮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異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

術意思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晏唯陛下裁幸

孝成帝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内侯王崇爲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内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帝優詔不許

鄭崇諫封外戚疏　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唯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

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等始執正議失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鮑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　竊見孝成皇帝

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

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掠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横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所致耶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肯加惻隱於

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鳲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耶治天下者當用天

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諍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讎怨以安身耶誠迫大義官以諫諍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六卿齊有田崔

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埶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

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汚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

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攻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

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埶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為皁隸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

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長之計太后天下幸甚

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梅福上書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

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

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

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
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
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
石高祖所以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敺除倒持
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
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闢地建功爲漢世宗也
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
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
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

其仇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
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
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
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
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
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
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
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
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
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

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
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
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願陛下
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逆
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
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且不
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
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
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
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

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
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
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
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
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
後防之亦無及也

哀帝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即位多欲
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師丹自以師傅居三
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

並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
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
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閒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
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
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
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
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
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
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
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

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
申屠剛對孝平帝賢良方正策　臣聞王事失道則
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
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
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
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
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
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
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
地舉錯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

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繈褓即位以來
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
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
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
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
尊至卑其埶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爲怨姦臣賊
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
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
者哉昔周公先遺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
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

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
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
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何功不至不思其危
則何禍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
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
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
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羣輩且以萬
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
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
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

爵土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行
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先王
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
太后置之別宮令相見又召馮衛二家與冗職
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消患禍之端
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王莽
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其罷歸
田里

光武時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
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

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
帝從之

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
為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
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
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
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
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
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
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封貴人弟就為
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
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
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光武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
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
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
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
親求位

章帝欲封爵諸舅馬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
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
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

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
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
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
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蘧伯玉之敬也新
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
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
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
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
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章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
事遂封衛尉廖等為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

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冀乘此道不
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
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
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
第五倫上孝章帝疏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
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近代光烈
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
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
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諭諸外戚曰

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
五臟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
尉廖以布三千疋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
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
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
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
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
陛下下全后家
倫又上疏　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
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
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
介難爲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
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
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
怪況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
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
不自聞並不見省用
倫復上疏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
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
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

感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
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
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
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
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
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
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
陛下中宮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
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懽無纖介
之失此臣之所至願也

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

何敞上封事　大忠臣愛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耶君臣義重有不得已

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議論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氏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竇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己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諫　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埶盛為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干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互衆物夭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慚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

范曄鄧隲論　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己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勢謝讒亦勝之悲哉隲悝兄弟變遂將稱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用威權翟酺上疏　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

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至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

帝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劾大將軍與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袁著論梁冀書　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勢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

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起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

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
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以頹虧貫魚不
敘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姬家之索牝雞之
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圮剝至親並后匹
嫡淫女斃陳匪賢是止番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
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蝠蛇其
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
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螭非但蹴
色毋后允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奖以權先笑後號卒
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褒姒斃周妲

己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
死於外霍欲鴆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
摧無恃常好色有欲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
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禍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
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
不從失意復從作白鵠賦以爲風梁冀見之呼琦問
曰百官外內各有可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
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
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
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忠良以救禍敗

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上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
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爲臨濟長不敢之官
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
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
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
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
箴弔論九篇七言凡十五篇
梁太后臨朝詔舉賢良方正對策　伏惟孝順
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
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

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
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
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
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
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
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
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
者亟便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
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爲社稷
之鎮加與王室世爲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

攝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賢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

遠希涉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己以規爲下第

晉武帝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今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爲損益乎

時論號謂庾亮兄弟外戚繼爲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覆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於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未嘗不痛悼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也凡此成敗亦既

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悲灼迹其所由故可[illegible]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illegible]疾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令太后以憂一日升遐若社稷不寧人神無助豺狼之心寧可極耶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外任機外擁上將兄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求消隱冰等自宜引退臣前論[illegible]主者彼崇顯舅氏何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列位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illegible]何辭而趨往者

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况今居之者素無訓
馬且人情易惑難以户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
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承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
國之戚況理應降悦以適事位臣獨矯抗此言者上
爲陛下退爲冰汁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
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令忠臣
更爲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
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
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
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

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
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讎内盡忠規陳力輸誠
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

裴頠爲尚書左僕射侍中頠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
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
頠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頠上言　賈模適亡復以
臣代榮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
皆知重親無脱者也然漢之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
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
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

然亦談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
光格四極暨於繼體吞禪傅說徂巳樊仲亦隆中興
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
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
靜昔陳頵戒太子以舅氏爲宮傅前世以爲知禮況
朝廷何取於外戚正使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
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

晉書外戚篇　詳觀往誥逖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
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致禍敗鮮克令終者何
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慚明哲材謝經通

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
傾朝居安而不虞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
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京梁鄧之族勦
絶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
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
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
干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沖者永保貞吉古人
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洎於晉難始
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惠皇
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不終之酷愍懷濫湖

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顚覆黎庶以
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
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明領袖旣而
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
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illegible]王叔仁之固求出
鎭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
王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卽敘其成敗以爲外戚篇云

宋明帝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江安懿侯王景
文以元舅之勢必爲宰相門族彊盛或有異圖遂使
賫藥賜景文死手敕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

此處分敕至景文正與客棊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
色不變方與客思行爭劫局竟歛子內奩畢徐曰奉
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中直兵焦度趙智略憤怒
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數百足以一奮景
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作墨啓答
敕致謝飲藥而卒

唐太宗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爲右僕射無忌與上
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禮遇
羣臣莫及欲用爲宰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
備位椒房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

[illegible]可爲切骨之[illegible]陛下[illegible]
以開封府儀同三司[illegible]無[illegible]無[illegible]
臣不預外戚恐人[illegible]
官擇人[illegible]不身雖親不[illegible]
是也如[illegible]不[illegible]等是也今日之[illegible]非
私親也[illegible]
[illegible]大將軍[illegible]並免
[illegible]以爲稱後[illegible]陛下屢
[illegible]外[illegible]今獨免[illegible]似[illegible]前意事
[illegible]則多敕曰朕以鄭[illegible]元舅[illegible]貴欲[illegible]

畏[illegible]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
豈非愛我豈進[illegible]能[illegible]天下何憂不理
始有[illegible]所奏

經濟類編卷十九

明 北海 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宮掖類三

宦官 五十七則

漢黥布反時高祖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

近刑人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罪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罪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

取假兄弟者逸修救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為[illegible]
中逸等聞言事一日顯顧謂天子大怒能逸歸即宮[illegible]
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逸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
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
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
三公[illegible]不足[illegible]下詔嘉美野王[illegible]不用
顯內自[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左右
耳目有以間[illegible]敢
諸宮有所徵發[illegible]先[illegible]使詔
吏開門上[illegible]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

經濟類編卷十九

上書告顯專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
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
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
[illegible]賤誠不能以[illegible]任天下之怨臣願歸
[illegible]受後宮掃除之役[illegible]衆憐財
[illegible]人[illegible]御史大

夫[illegible]之此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
顯之殺[illegible]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
晚節寢疾定陶恭王愛幸顯擁佑太子頗有力元帝
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illegible]一千石顯
失倚[illegible]數月[illegible]及其黨牢梁
陳順[illegible]都[illegible]不食道病死
諸所交結以顯[illegible]遷去
冤大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雁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
雁鹿徙冤去牢與陳實無價

朱穆除宦官疏 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

經濟類編卷一百九

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
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
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因
復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illegible]之寵[illegible]
破天下空竭小人[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初舉
由[illegible]海內清[illegible]以[illegible]
卿陛下[illegible]衆僚[illegible]兆庶黎
萌蒙被聖化矣
中常侍[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一州
[illegible]

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餚饍僕妾盈紈素雖鄧通懈慢董賢寵恣何以為茲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

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

順帝綏愛宦官有識危心張綱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息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恩割損左右以奉天心

靈帝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

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

妖之變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
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虞公抱寶牽馬
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今
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
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甫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
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答天怒
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
妄言之路

傅燮抑中官疏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
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

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
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
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
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
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
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
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
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
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
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

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
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
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范曄宦者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
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
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
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
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
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
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

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
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
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
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
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
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
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
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
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
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

揔威權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
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
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
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
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著之職鄧后以女主臨
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
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
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
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

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
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迴山海
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
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
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向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
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
冰紈霧縠之積盈牣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
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
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
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

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
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
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
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
協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
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
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宦者傳論　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
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

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至于
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
聲榮無暉于門閥肌膚莫傳于來體推情未鑒其敝
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
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
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
巧亂實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非直苟恣凶德止于
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
瞀視聽蓋亦有其理焉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
議必漏先言之間至戚發憤方啟專奪之隙斯忠賢

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
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宦官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順帝詔九卿舉武
猛賀獨無所薦順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
于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
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
辭之
晉慕容寶至黎陽遣其中黄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
迎鍾本首議勸慕容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
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

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群議以係衆
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
然后角巾私第卿等以爲何如其黄門侍郎張華進
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横之時豈懦夫能濟
陛下若蹈匹夫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
不保何退讓之有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
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林嗚啼而更問寶
虛實德流涕而遣之遜至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
殺寶不齊遣思之后知德猶何懼而北奔護至無所
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
見其曾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
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
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
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
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
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
宋孝武時太宰義恭與戴法興等雖受遺輔政而
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威行近
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但
守空名而已

柳宗元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
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
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
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
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
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
乏賢臣之謀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
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竪其可以爲法乎且晉
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
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

觀視諸侯也而廼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
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大于之理也
誠畏之矣焉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
弘石得以殺望之啟之者皆文公也嗚呼寺人得以
守大過則閹非失則棄非失棄也然而宦官將前後
代如此況閹與寡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校之哉余故
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唐睿宗時宦者閻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
繫於獄帝聞之召見朝隱勞之曰卿爲赤縣令能如
此朕復何憂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

示以朝隱所爲且下制稱宦官擅寵之代必弄威
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
階爲太中大夫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
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
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明皇在
藩邸高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
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
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高力士加驃騎大將軍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
子亦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
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其家富厚
埒於西京作寶壽寺寺鐘成力士作齋以慶之舉朝
畢集擊鐘一杵納禮錢十萬有求媚者至二十杵少者
不減十杵然性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
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
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爲輕我命由是
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嘗貯錢於閤中每賜
一物宣一旨無徒返者出使所歷州縣皆重斂而歸

德宗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
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德宗聞之怒杖
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
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崔祐甫言於德宗曰宦官自艱難已來多爲監軍恃
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
德宗不悅
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德宗即位悉以
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德宗復以宦官竇文場代
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德宗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

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監神策軍始令宦官分典
旅
德宗以左神策竇文場右神策霍仙鳴皆為護軍中尉初德宗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德宗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耳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為之矣文

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自今皆中書降勑是時宦官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義成監軍薛盈珍為德宗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於德宗德宗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晨夜兼行追及務盈於長樂驛與之同宿中夜殺之沈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明旦門不啟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洽屍傍

德宗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讒之亦亦請入朝南仲至京師待罪於金吾詔釋之召見德宗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德宗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

憲宗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制削奪其官爵以吐突承璀為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軍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諫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已

非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又充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恥受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且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明乎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及許孟容李夷簡諫官孟簡呂元膺獨孤郁等亦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承

璀因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
劉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萬緡為求方鎮
覺賜死上遣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為淮南監軍
憲宗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遂
能如是憲宗曰此家奴耳向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
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五坊使毆百姓鄠令崔發怒命擒入曳之詰之乃中
使也敬宗怒收發繫御史臺是日發與諸囚立金雞
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梃亂捶發破面折齒絕氣乃
去數刻而蘇敬宗命復繫發於臺獄給事中李渤上

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毆御囚其罪一也然
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一至
於此若不早正刑書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
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上言略曰鴻恩將布於天
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偏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敬宗
皆不聽李逢吉等從容言於敬宗曰崔發曳中人
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憂積成疾陛
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敬宗乃以紙即命中
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
諫官言京兆尹崔元略以諸父事內常侍崔潭峻元
略遷戶部侍郎
文宗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弒逆之黨猶有在左右
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
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文宗以
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以申錫同平章事
文宗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
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
為之備文宗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
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文宗以為信然甚怒命
守澄捕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申錫罷為

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
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
是獄稍緩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
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申錫竟卒
於貶所
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文宗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
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文
宗文宗見其才辯意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
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
以誅宦官為己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

不從聲勢烜爀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塡門賂
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
上有密謀也
王守澄葬於滻水鄭注奏請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
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訓與其
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先期誅宦者已
而并注去之文宗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稱左
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文宗先命宰相及兩省
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
眞甘露文宗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

往視之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風吹幕起見執兵者
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奔詣上告變訓見之
遽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
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金吾兵已登殿
羅立言帥京兆邏卒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皆登殿
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
走士良等命禁兵出閤門討賊涯等狼狽步走兩省
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塡門爭出門尋閉其不得出者
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
下縛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橫
尸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
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王涯賈餗舒元輿等皆收
繫斬之
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使誅鄭
注誅其黨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
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
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
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
稍屈縉紳賴之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言涯等

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搆逆宰相實
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
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謹當修飾封疆訓
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
誓以死清君側加從諫檢校司徒
劉從諫復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
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
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而士良等
恣橫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
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強

文宗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恂恂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文宗爲召士良等出文宗及石等共諭釋之使無疑懼然後事解

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横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文宗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文宗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

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文宗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文宗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開府儀同三司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宣宗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宣宗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宣宗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宣宗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僖宗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

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僖宗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僖宗與內園小兒狎暱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僖宗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僖宗日以驕奢宦官同惡人下視外臣疏踈薄左右近習莫非閹人上雖以爲治安之代從且行閹同心多歷年所中外危當一朝失之[illegible]將誰[illegible]不特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爲賊所[illegible]此可平[illegible]朝夕

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備群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之人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乃無關涉朝廷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功猶為勞也若尸祿之上得以寢安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蟇頤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昭宗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

為多不法昭宗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它日昭宗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昭宗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邪昭宗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

初崔胤與昭宗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修死宦官益懼昭宗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等陰相與謀奉太子立之昭宗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季述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胤畏死不敢違宦官扶昭宗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穴牆以通飲食季述等矯詔令太子嗣位以昭宗為太上皇進士李愚上韓建書略曰僕每讀書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

志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不能用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即囚希度遣振如京

飭孫德昭爲左神策指揮使崔胤遣判官石戩與
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閒士卒孰不切齒
今反者獨李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
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茍狐疑不決則功落
它人之手矣天復元年正月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
孫德昭擒斬之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爲亂
挺所斃詳命偓起拜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
昭宗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昭宗與之從容或
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
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

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昭宗獨召偓問曰
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不若擇其
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實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
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
忠厚者使爲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
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
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
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人功所謂理絲而棼之
者也昭宗深以爲然曰此事一以屬卿
車駕入長安崔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

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爲左右
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
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
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
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
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昭宗
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
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
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
灑掃自是宦官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

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後梁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
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
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
須錢蒱博及給使令人而承業靳之王乃置酒錢庫
令其子繼岌爲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王
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宜以
錢積與之帶馬未爲厚也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
業俸祿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
爲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

耳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爲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今日就王請死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適以笞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於終

後唐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抑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莊宗欲使符呪者禳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太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莊宗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莊宗還自興唐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疑從諸軍挾匿以行[illegible]皆入宮矣

莊宗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莊宗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illegible]樓以清暑然猶慮郭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昔吾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閒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莊宗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莊宗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

南漢主以龔澄樞爲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

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宮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宋太宗時張洎性傾險巧於詆毀居翰苑宦官嘗引唐故事以內供奉監領政務爲言太宗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蹈襲卿之言過矣洎慙而退本紀以爲能尊

卒

眞宗時內侍江守恩以其大[illegible]擅杖殺役卒獄成抵法太宗御札[illegible]宦官當引輔臣

唐五代內臣情偽恣橫蠹政害物朕深以爲戒故於
班秩賜予不使逾分有罪未嘗輕貸王旦等曰前代
事跡昭然足爲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禁內臣出使干預公事凡有干預州縣公事所在官
吏不以聞並罪之
英宗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爲諸帥司情分其詞訟有
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服本路奏事諫官
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
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
選帥臣專制閫外之權使克奮趨厲皆有論列不聽

范祖禹論宦官疏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
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
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
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
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
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
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握天下子弟
親黨割剝百姓流毒四海附之者富貴逆之者
滅及五宗大者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
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
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決省尚奏宦官始盛
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僞基於開
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皇於
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驚沒貴
爲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
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
陷京師播遷于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
天子由其所立唐宦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怒爲
陳弘志所弑敬宗爲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討憲宗之
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

朝廷半空文宗憤懣以至于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
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爲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
于蜀又與陳敬瑄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爲負
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劫
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
遂移唐祚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
人主當引以爲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
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
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授繼恩宣
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爲賞太宗怒責宰相乃令

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鼓
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
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
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兩宮間構致隙聖太
后與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
其黨與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宦者治平熙寧元
豐間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爲雄
傑憲總兵熙河蘭會二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
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名中正
曰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憲

除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沒在熙河僭擬不
法用臣與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權舟船自堆垛綱市
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爲國斂怨此三
人者雖加誅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
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
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
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
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擬然前
來指揮自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
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疑故臣敢首言之

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
卿等及將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張清王中正宋用
臣等及群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
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
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
下所以享兩宮之尊榮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
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
度規矩修德致使過於嘉祐之時然後不失天下
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
四方聞之必以爲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

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
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爲有
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
四方觀望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使心
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
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
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
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正人亦辨畏之使人
孔子遠之恐其狎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
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

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愼勿使
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
疎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
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
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内外爲小人所誤外興師旅内
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臣不
便民之事皆非小所爲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
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
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内臣指揮未到者别與差遣已
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

爲至矣乃可以解衆庶之惑塞陛下之謗此如反掌
之易何難而不爲哉自聞近日所以指揮以來外議
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
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
知之必不爲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
期陛下爲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
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留宸聽以臣愚直見知
臣亦不量微力切以獻納自任今茲事體實繫朝政
汙降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
冒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

與及論宦官養子疏　臣聞書云官司相規工執藝
事以諫臣不肖親逢寬仁之主爲執法吏輒原刑罰
之本願効愚衷惟陛下幸憐赦臣以畢其說竊惟前
世肉刑之設斷肢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以至屨賤
踊貴有與者號刑罰之濫至如此漢文感緹縈之意
謂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行爲善其道無由故於肉
刑易之以鞭笞當斬左趾者笞五百劓者笞三百然
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名内實殺人景帝益寬
之僅有存者祖宗鑒既往之弊獨除煩苛顧我細民
愛同赤子著爲折杖之法新天下之耳目茲蓋曠古

聖賢思所未至一旦決而行之海寓元元如被父母
之教恩澤之厚淪於骨髓矣陛下至明如日廣覆如
天高拱法宮深惻民隱何嘗不申飭群吏親覽庶獄
而疑獄屢報無不蒙生歷代用刑未嘗如本朝之清
宜乎天報之以佳瑞錫之以純嘏陛下方當隆盛之
際未享繼嗣之慶者臣竊惑焉臣聞天地之性人爲
貴王者之治故當上調陰陽下順萬物一蟲魚之細
草木之微不當其宜則執政者有罪焉耳況乎肖方
圓之貌稟精粹之靈乎夫其意者宦官太衆而陛下
未寤也何則古者肉刑之一曰宮罪人除之所以重

絕人之世今陛下不以爲意使宦官之家競求宦者
斷絕人理希覬賞爲門戶之庇童幼何罪陷於刀鋸
因而夭死者未易其數夫有疾而夭者治世所羞況
無疾乎有罪而宮者王不忍況無罪乎臣又聞漢永
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耳唐太宗定制無
逾百員[illegible]必於當世[illegible]以祖宗近
事較之陛下試觀今之宦官比幾何人今比幾何
人衆寡之宜不待臣言而陛下可見臣愚以謂胎卵
傷而鳳凰不至[illegible]而繼嗣未有[illegible]陛下順陽
春施生之令[illegible]發德音詔敕大臣討爲條禁進獻

爲宦官者一切禁止[illegible]宮童稍[illegible]以重法[illegible]者
必[illegible]權[illegible]進獻則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弊在掌
典宅務之道也陛下若令宦者衆領外事則雖多而
不足如令專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宦傳語分
幹職任則有外廷之班之臣在外何必歸於中人
哉今三班使臣待闕都下率二三歲未能補吏至於
由[illegible]宦[illegible]然進途猥亂既傷廉隅都[illegible]抑亦內臣
役今何所役今[illegible]獻絕[illegible]姑可許[illegible]
[illegible]以爲役何[illegible]其分於內臣之計則不至傷
陛下[illegible]之私則不爲[illegible]物若然天心必應聖嗣必

廣子孫而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孟子有言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陛下留[illegible]
中外幸甚干冒旒扆[illegible]越無地

董氈將鬼章聚兵洮岷[illegible]之神宗遣
內侍押班李憲[illegible]道事為諸將
皆受節制[illegible]御史[illegible]不可且[illegible]鬼章之
患小用憲之患大[illegible]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童
貫上不從　中[illegible]陛下臨御以分別邪
正而元惡大姦[illegible]宦者[illegible]功生事邀欲
生民[illegible]之役[illegible]遂開[illegible]遂寇

今日中正[illegible]為出河東道[illegible]兵勁
騎死[illegible]宋用臣[illegible]大功役[illegible]小民
今其衣食之路[illegible]得一[illegible]若[illegible]
上則[illegible]入[illegible]以[illegible]十年是四
人者[illegible]中外[illegible]足以鎮厭
不然[illegible]亦以為
言詔並降宦[illegible]中正得一提舉宮觀用臣監太平州
稅務

孝宗[illegible]以[illegible]
中道[illegible]以為不當[illegible]有理

且可防微杜漸進呈太上亦以爲然遂詔自今內侍
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爲定制
理宗時雨土洪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
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
怨獨貴戚臣閹宦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
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
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
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
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
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修內
續宋長編卷十九　　二十七　　宦官
司止于供給役比年動曰御前奸贓之老吏逃逋之
兒孫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役者獻誅暴者
乞庇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伏望使史臣書之曰
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天錫遂去宗正
少卿趙崇嶓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諂者
謂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宋臣允升猶以爲未快
乃以天錫之論方叔意也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
厚賂人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
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於是方
叔出提舉洞霄宮

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
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
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外戚小
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常挺天錫劾疏欲自戒
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恃其心未嘗不畏人
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恃愈張不若未知
之爲愈也不報
元李邦寧在宋爲小黃門將從瀛國公入元世祖留
給事內庭至是武宗欲以爲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閹
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
續宋通鑑卷十九　　三十八　　宦官
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
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
帝大說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順宗時宦者朴不花宗端內侍太子外結搠思監
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陳祖
仁乃上疏太子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
之所建立願以一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
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晨昏撫軍問
安視膳而已于賞罰之柄自在君父今方斂德春
宮反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必令君父徒擁虛器天

下蒼生亦將奚望疏入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
諭祖仁以索離等劾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差
除昔裕宗爲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
日也祖仁乃復上疏言殿下所以全此二人者正緣
不知其奸故也然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
殿下未知耳於是太子以其章聞二人皆辭退元主
又令老的沙諭旨祖仁復上書言祖宗以天下傳之
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
明之所致也臣區區一堅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
顯斥二人勿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

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
全書奏帝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
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于甘肅老
的沙遂與秃堅帖木兒逃于孛羅帖木兒軍中

嬖倖　九則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
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
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
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
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
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
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
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于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
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

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
甞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
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
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臣之所得魚也王
曰何謂也對曰臣之所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
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
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
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

大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纂繁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

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敝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䍧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

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柰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閒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噣

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齧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

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

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或謂建信君曰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

因日食論董賢封事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佚
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
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慝言如此
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
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
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
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
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
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

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
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
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
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
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
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
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
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
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
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

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
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
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
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
上稱誦德此天下所以回心鄉慕也初即位易帷帳去
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
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
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
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
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

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
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
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
動道路讙譁群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
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眾
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
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
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
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
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已

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
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
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
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再論董賢封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
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
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
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
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
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

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
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
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
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
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增田
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
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
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
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

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
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
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
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哀帝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
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毋將隆奏言　武庫
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
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
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廼賜斧鉞漢家邊吏

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
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
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
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
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
臣請收還武庫

沈約恩倖傳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
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
公起爲周師傅說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
資明敭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

世隆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史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若非晚代分名冒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漢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爲斯風漸

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闥之任宜有可存既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創痏構於牀笫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懾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北齊侍中尚書和士開爲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無復期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

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等八人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等皆言於齊王請出士開爲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不聽

侍中江斅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武帝容表有士風請於武帝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武帝曰此由江斅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命

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貞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唐武后以蘇良嗣為左相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中營造補闕王求禮上表以為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閹為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明皇將幸東都以宋璟為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闕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明皇明皇嗟歎良久益重璟

唐附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昏毛仲為明皇所信任言無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齊澣乘間言於明皇曰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為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為之恐後成患明皇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

王毛仲恃寵驕恣日甚[illegible]之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形於辭色[illegible]不悅是時明皇

頗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棨戟奉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思勗屢將兵征討力士常居中侍衛而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力士等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明皇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甚厚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明皇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襁中兒示臣曰此兒豈不堪作三品邪明皇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下制述毛仲不忠怨望貶瀼州別駕行至永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為上所信

宣宗時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贓流之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樂工因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李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為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金帛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為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玄謂曰汝他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為受賜徒煩牛

足耳及流領南籍沒其家衆知季玄等
後唐莊宗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莊宗
或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
之李天下嘗因為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
新磨遽前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優亦駭愕莫知所以[illegible]曰
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耶莊宗[illegible]之莊宗
嘗畋於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
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莊宗怒叱去將
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
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妨吾天子之馳騁

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莊宗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
中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
[illegible]
[illegible]

經濟類編卷二十

明　北海　馮　琦　纂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臣類一

臣道一

管仲七臣篇　飾臣克親貴以爲名恬爵祿以爲高好名則無實爲高則不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轡則馬焉制役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役反而行私請

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隟不計而司聲直祿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孫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重賦斂多兌道以爲上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爲讎除讎則罪不辜罪不辜則與讎居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亂臣自爲辭功祿明爲下請厚賞居爲非母動爲善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

荀況臣道篇　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

阿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民親之士
信之上忠下愛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政令教化形下
如影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與以待無方曲成
制象是聖臣者也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
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
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
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
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子兄弟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
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
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彊曰君撟

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
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
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
利謂之拂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
爭無諂諛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詩曰國有大命
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
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
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
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
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夫是之

謂道忠之順爭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
夫是之謂權險之平
呂覽務本篇　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
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也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
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
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
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
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
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
安而益危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

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易曰復自道
何其咎吉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今處官則荒亂
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以此厚望於
主豈不難哉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耻臨財物
資盡則爲已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故榮富非
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無伐
功而求榮富詐也詐誣之道君子不由人之議多曰
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已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
自賢而已猶有患用已於國惡得無患乎已所制也
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悖未得治國治官可也

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雖過與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解在鄭君之問被瞻之義也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

漢劉向臣術篇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

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牙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

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

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

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谷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

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此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賈誼輔佐篇　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之宜正身行廣教化修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政職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豔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領度量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衰

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道行與知變化以爲規是非明利審僕及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馬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言見過則諫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調訊與傳聞以掌騶乘領賜從比賢能天子出則爲車右坐立則爲位承聖帝之德爲民之道禮義之正應事之理則職以箴刑獄之衷質謝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祭之共戎事之誠守行之節則職以諫遇大臣之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

出入不從禮衣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時
忿說忘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甚則罰以時
善不從過不聞侍從不諫則罰訊之任也典方典客
儀以掌諸侯述方之職誠之功實列位執任之約朝
覲宗遇會同宰璽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衆寡政之
治亂率意道行僻淫犯禁之若第大子巡狩則先循
於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
典方之任也奉常典大以掌宗廟社稷之祭祀大神
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
事序禮樂設祀國之禮儀畢居其位以議宗室觀民

風俗審詩商令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
南郊以報祁天罰故於天時不得鬼神不序經禮
儀人倫不正奉常之任也能備典奉以掌國之衆庶
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分各二月緩施生
遂節任自物足時有事於邑也之任也

晉劉頌陳事疏　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
亂而上制人君在上以適不以長立嗣以長不以賢
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者衆此固
天理之常也物理相求感應而合又自然也是以闇
主在位則重臣亂朝明后在上則任臣列職重臣任臣
之與君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
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
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
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頹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
又非徒唯然而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
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
臣者化而為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
見疑衆疑難以保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
乃建基既厚藩屏強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
載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為任臣矣何則理無

危勢傾不自猜存誠待著不傷於邪故也

宋石介責臣策　大過上六君子失心在救時至於
滅頂凶而無悔且當横撓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
以扶危拯溺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
君夙夜勤勞日昃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
寵之富祿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
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
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閉門金鼓之震天下
不若聞絲竹之淫耳目見羽旄之翳目不若見趙衛
之侍前聞若被甲胄不若服輕紈聞若冒矢石不若

御軍衆不與焉智力不甚與焉策乃稱才不稱任飲食
多筋力完壯乃謬病不任事上以罔於君下以欺於
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家治安無事乃將乃相爾公
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取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
嬉醉而眠蠲則陳功勞敘閥閱矜材能衒智略恨爵
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
國家一旦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則曰臣病臣
不才至於兩銓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
嗚呼食人之祿死人之事兄聖君英威睿武仁行如
春義行如秋敢茲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

臣也天子之命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
辱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
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有
官責而不勤其官矧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
人而賢上六也嗚呼賴聖君洪覆如天不以置諸法
君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蘇轍重臣策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
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
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
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
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
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
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
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蠹其君之心委曲
聽順而無所違然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
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
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
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
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
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

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
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
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
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
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
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
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
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
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以無重臣也且
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

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
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
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
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係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
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
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
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
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
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
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

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
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
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
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
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
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
有所堅忍持事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
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
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
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

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
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
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
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
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
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
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漢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帝問左丞相陳平平曰有主者文帝曰主者謂誰乎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

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

仲長統法誡篇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於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縣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愨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

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

親疎之執異也毋后之黨左右之人有至親之埶故
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
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
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
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
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
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
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
一言之詔詰朝而决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
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

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楊顒諫諸葛亮書　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
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
主司晨犬主吠盜牛嘗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
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
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
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
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
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
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

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

居玄宗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
車載賜李林甫家玄宗或時不親朝百司悉集林甫
第門臺省爲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
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
役夫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
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
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
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
騎百餘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

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
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
甫始

王縉之爲相也代宗曰賜以內廚御饌可食十人遂
爲故事常袞與朱泚上言餐錢已多乞停賜饌許之
袞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爲朝廷
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李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
更除一相德宗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德
宗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

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眞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德宗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德宗曰朕好與人較量禮儀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

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麤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泌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德宗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鄉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

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德宗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授其名乃眞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爲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德宗謂李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李泌屢乞更命相德宗欲用戶部侍郎班宏泌言宏

雖清彊而性多凝滯乃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德宗皆以爲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遂以董晉竇參並同平章事以班宏爲尚書依前度支轉運副使參爲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爲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爲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爲人重愼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三月甲辰李泌薨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爲世所輕

耻陸贄趙憬盧邁爲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遂奏
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
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
等退復獨留言於德宗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
節韋皐幕府下寮獨建忠義請以皐代少遊鎮淮南
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
耳語而去諸相還閤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
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
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

使李盧不堪爲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
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不
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
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辭位
德宗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
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
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
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掊克執誼以
文章與德宗唱和年二十餘自右拾遺召入翰林渠
牟形神佻躁尤爲德宗所親狎德宗每對執政漏不

過二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
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憲宗雖以李吉甫故罷裴垍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
幾復擢爲相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
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憲宗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
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
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
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爲理之要垍曰先正其心
憲宗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
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

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
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
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
之太平遽爲樂哉憲宗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
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憲宗嘗問
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
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它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
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憲宗曰然此亦未必皆德
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
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

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强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憲宗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憲宗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憲宗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憲宗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憲宗曰然

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憲宗峻刑又數日憲宗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憲宗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憲宗常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憲宗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淮西既平憲宗浸驕侈皇甫鎛程异曉其意數進羡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憲宗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鎛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

中外無不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爲相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蕩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

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昇平之
業十已八九何忽遽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憲宗以
度為朋黨不之省鎛自知不為衆所與益為巧諂以
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
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時內出積年繒帛
付度支令賣鎛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
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鎛於上
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
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憲宗以為然由是鎛益無所
憚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

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禹錫曰天下之事至於天下皆知不可而人主為之必[illegible]盡之事而其人必[illegible]之人
牛元翼鎮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
元翼薨盡殺之穆宗聞之嘆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
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
之岩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算理亂之本非
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
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
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
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黜之如此則在位

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illegible]兵逢吉素無私嫌
嘗為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荅聖明下達羣議
耳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
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上乃加度同平
章事

路隋言於文宗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
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姦臣所為不足法也文宗
以為然於是裴度辭度支文宗許之

文宗稱判度支杜悰之才楊嗣復李珏因請除悰戶
部尚書陳夷行曰恩旨當由上出自古失其國者未

始不由權在臣下也珏曰陛下常語臣云人主當擇
宰相不當疑宰相又文宗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復
言不宜使威權在下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
陛下威福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
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
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
與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
遂趨出文宗遣中使召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遽
爾覃起謝曰臣愚拙意亦不屬嗣復而遽如是乃嗣
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

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上表辭位上遣中使召出之始入朝鄭覃罷爲右僕射陳夷行罷爲吏部侍郎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武宗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敕悰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且表其狀武宗覽表默然左右請并敕節度使同選武宗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眞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敕監軍勿復選以悰同平章事兼度支

鹽鐵轉運使及悰申謝武宗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宣宗時周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力少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河東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論之事遂寢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尹墀言京兆尹才望不可爲讓議竟寢墀又諫上以邊事由是忤旨及四月以墀爲東川節度使　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相上深感悟墀入謝加檢校右僕射

杜悰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三相起避之西軒公慶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良久曰聖主登極萬方欣戴今日此文書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復與兩

樞密坐謂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參國政今主上新踐祚未熟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爲先刑殺爲後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權重禁闈豈得不自憂乎悰受恩六朝所望致君堯舜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慚悚而退三相復來見悰徐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惕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爲它慮既而寂然無復宣命及延英開懿宗甚悅

李德裕近代良相論　客問余曰揚子法言有重黎

頻察二篇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將相可得聞乎
余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具瞻忠義至
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强諫亦猶父有
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爲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
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
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寄其謇諤救其患
難而已雖聖人之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
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致
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
不肯庭辨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戒閔王難訐而犯

上致元衰二后有佞邪之患蔑忠直之名此其失
者也魏相薛廣德持事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
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恩在無邪松柏所以後彫藜藿
由其不探貴不患失亦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
陳丞相有之矣麟之爲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爲寶也
廉而不劌恕以及物善不近名尚同令終天下無怨
似丙魏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好古洽聞應變
睿敏幾可以成務而智足以取捨仁愛樂道勤瘁奉
公遂時得君不失其政似倪寬者崔丞相李丞相有
之矣用於艱危以盡天涯雖斂光不沉而鸞翮長鍛

[illegible]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既殘不敢踰以
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余亦同病莫保其
生知我者以爲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
息以俟知音耳

賓客論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
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
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禀上聖之資邪不得入是
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
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
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爲寡易合者膠固

矣何以知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
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
勝公孫詭爲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詞雖愛神仙
黃白未害爲善終以左吳伍被而敗以是而知雖骨
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
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相戰國之遺風陳豨
佩漢綱之疏闊遂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
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國可知
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非也
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萌牽變亂將相者矣其時武

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為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室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居顯位似未足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益於其議哉況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為首所議以勢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其成禍敗劉班殷鐵之

客不相往來又役奸智獻其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閤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柳宗元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與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

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

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伊傅周召

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華政事堂記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已常於門下省議事即以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起復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

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高祖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illegible]不可以擅蓄上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illegible]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illegible]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稍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啟

之於朝伐紊不賞爵紊不封開荒不救見饑不驚道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酰醢有夷族有破家毀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强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擁九重之耳變理化爲權衡論道變爲機紐道變傾身竊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誡無罪記者

後唐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

士行能多聽其言豆盧革韋說既得罪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珏又薦崔協任圜李琪鄭珏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上前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爲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柰何更益以協爲天下笑乎明宗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何者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明宗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循與重誨共事日短琪而譽協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並同平章事

潞王深以時事爲憂嘗從容謂盧文紀等以無所規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暫獲對揚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自上元以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惟

聽機要之臣侍側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臣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其日或異日聽於閤門奏牓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帝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故即位之初以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爲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遂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

周太祖以王峻爲左僕射范質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復以范質參知樞密院事初太祖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太祖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太祖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爲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强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論議辭氣慷慨善譬諭以開主意

宋竇儀上疏以爲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即兼三公僕

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躁競爲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遙林籍保安宗族乞今即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期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帝覽而喜之

宋太祖[illegible]范質加侍中[illegible]魏仁浦右僕射俱平章事如故吳廷祚以父名璋避平章事特加同二品仍爲樞密

使傳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宋主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宋主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趙普既相以天下爲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

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宋主怒曰朕固不

與邇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
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
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
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
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
趙普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
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
下帝爲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
與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
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普

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
希來世得効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
始終可謂兩全
王禹偁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
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
百姓親而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
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
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
皆務於勤耳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
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

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
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
猶滴撤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
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
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
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
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
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
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

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
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臣抗言我將黜之
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
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
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
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
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
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
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
規執政者

呂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太宗曰朕比年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熸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嘗制欲授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喚古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欵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

李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以告昉曰盧

與我厚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其並相帝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則怏怏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寇準同列而已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端愈謙讓不居張洎博涉經史善持論為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洎[illegible]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準官屬甚謹每為準規畫甘心服以兄事之極意其才遂與準同列奏之愈謹事政一決於準無所參預惟專修政記甘言善柔而已

真宗久欲相王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

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為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文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從用與射於玉津園

曰天子以公與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
矣
文彥博請繼上奏封細陳事理　臣嘗見唐史見白居
易爲翰林學士因事進諫諫語甚切直憲宗不悅謂
宰相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
於朕朕極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
無大小而必言者蓋酬陛下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
之路不宜阻居易之言憲宗曰卿言是也由是言多
聽納臣以居易彼憲宗拔擢纔爲學士能盡忠極諫
以報遇恩而況臣非才寒進孤立無黨獨蒙陛下誤

蒙特力拔擢位至宰相犬馬之誠堅於報主然自待
罪相府已逾二年略無嘉謀獻上裨神聖雖則日奉天
顏常親黼座所奉覆者率多冗細事務常程文書徒
煩睿聽無益治體以此爲宰相職業非所謂素餐尸
祿叢脞小事而已豈陳平所謂宰相者上佐天子理
陰陽順四時外鎮撫四夷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之
義乎房喬杜如晦唐之賢相太宗猶常責之曰公爲
宰相當須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將衆
者任其邊事有經明行修立性明方者任以侍臣有
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今古識達

之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稱益也比聞聽受詞
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斯言之責誠爲至當
臣每侍冊扆累聞德音常以求賢致治爲切務推誠
納諫爲至德臣愚不能上副聖意而陛下至仁未忍
以大義責臣而臣獨不內媿於心乎臣復自念性本
朴忠言多蹇拙幸得進對咫尺天威凡所敷陳或未
詳盡臣嘗觀唐宰相趙憬奏章欲上疏論事其略曰
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褰納易窮遽數難辯理詳則塵
瀆煩甚言略則剩害不分竊聞正觀開元之際宰輔
論事或多上書所與獲盡情理時德宗嘉納之今臣

之愚猶憬之志此後有所陳只奏頃刻之間或蹇訥
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周即欲繼上奏對細陳理道
上裨睿聖訪納之功下盡微臣區區之蘊固不敢妄
陳偏見亦不依常不出惟冀聖慈特賜詳擇
韓琦爲首相法令人才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歐陽
修二人同心輔政法術備理朝廷稱治修以兵
民官吏財利之事者集爲總目遇事取
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陳升之既相神宗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
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

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司馬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

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王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謏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禀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宰相省閣所進文書於待漏院同列不得開唐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

謝泌論宰執不許接客　伏覩聞詔宰執㩁客使不許接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疎而接物內則謹以事上此眞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見賓客何由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與寮官請見咨事往來大臣常須候白事於政事堂更無辭受之暇古人有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國祚衰季強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為慮今陛下躬提宇宙總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謂也奈何疑執

政為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溫室中樹顧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圍棊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審慎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況他人乎使非其人當斥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慮相府請託之漸豈無他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展四體以報下之道也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上累聖德蒙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聽用

蘇洵任相論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

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

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疾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栘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

甚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

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以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

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
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
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豈其
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
福吾又未見其利而就害違福而求禍者也。
馬廷鸞乞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
知饒州入辭度宗循例父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
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彊
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
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

且瞑目泣拜而出
理宗時董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
者無不爲嘗言於帝有害吏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
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
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倒將執法威
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士肆賢人伏
而不出戚里不奉法故法令慢法令輕故朝廷卑三
者不去政且廢願日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
年益高擅柄獨斷羣臣無敢言者漸喜狎佞人丁大
全方謟事內璫得侍御史翰寄以威權帝弗覺悟大全

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
敢私結納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
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姦佞不可近帝曰大全
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
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
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
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
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紿
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劫之須臾出北關棄槐嘂
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

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
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
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
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爲
六君子
蒙古耶律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
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爲令又
舉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
抹咸得卜激怒皇叔斡真遣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

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置於死地[illegible]
粘合重山等懼讒楚材曰何爲強吏哉必有今日事
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爲諸公何預焉若
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斡直之誣逐其使者已
而咸得上爲人所訴帝命楚材鞫治楚材奏曰此人
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
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私讎真寬厚長者汝曹
當效之蒙古主至冥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
物斛文簿具陳於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
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

無巨細一以委之

元阿散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奏
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言雖祖宗遺訓
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
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
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illegible]並與求
治難矣阿散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勛臣阿散西
域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illegible]爲右丞
相阿散任左丞相

經濟類編卷二十終

經濟類編卷二十一

明 北海 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臣類二

相業二 二十則

司馬遷管仲傳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
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
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
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
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
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
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
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
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實也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
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

[illegible]之不共車馬之不飭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徵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子皮授子產以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

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漢高祖起爲沛公蕭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塡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

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蕭何病惠帝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

得之矣臣死不恨何薨以曹參爲相國參代何爲相
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
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
名者輒斥去日夜飲醇酒參子窋爲中大夫帝怪相
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使窋歸以其私問參參怒
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
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
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
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帝曰君似不及也參
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

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君
休矣參爲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
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弗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晉書王導論　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
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
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
發蹤本于陵寢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
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爾興兆著玄石
之圖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與文叔之興劉
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
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剋復之功用成翼宣之道於是
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
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剪吞沙之寇
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
觀其開設學校存乎鼎沸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
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
六合爲家奭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
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
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
其宜矣恬珣種德副呂虔之贈刀謐乃隕聲銜劉毅

之微詞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寔斯之謂也

唐裴光庭薨明皇問蕭嵩可代光庭者嵩言韓休於
明皇以休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不干
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
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
意韓休乃能如是明皇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
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明皇
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
何不逐之明皇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
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

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武宗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李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士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鬭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

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宋趙普卒太宗聞之震悼近臣曰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眞社稷臣也普性深沉有岸谷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任事者呂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悚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illegible]
布衣[illegible]與知制誥胡旦[illegible]旦爲作大言使[illegible]上之[illegible]以爲唐馬周復出也於是翟馬周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罷爲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所進用者雖知其

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對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多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張齊賢儀偉有大畧每以致君自負嘗爲真宗言皇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擾則近之矣帝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

魁以爲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人亦
自取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
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
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
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
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真宗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旰食王旦歎曰
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
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
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

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
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
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屢薦其才於沆
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
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
當思吾言沆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
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
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
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爲國耶沆嘗讀論語或問
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

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脩謹言
位愼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
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
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
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帝驚慟
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
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王旦爲首相會天下無事愼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
帝久益信之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
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群臣異同旦徐一

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
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
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
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
容爲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久識知制誥
且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
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宜靜以待之
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
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眞宰
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包病求節度使

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曰孰不可曰他日求爲
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且任事
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
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旦寢疾篤帝臨問親調藥
并薯蕷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將卒帝悼不
已旦遺令削髮披緇以斂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
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
王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
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
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

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　史臣曰方仁宗初
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
近習不敢窺覦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古
所謂社稷臣於斯見矣贈侍中謚文正
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呂夷簡之力爲
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
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帛大爲後日之患又成郭
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
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
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朱熹曰當呂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
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
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
去者將起復用足以爲擾故爲之桑榆之計
其爲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
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
貽患國家者有去遠矣
歐陽修余靖論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
請罷舉正而用仲淹仁宗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
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
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

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
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
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
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
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
以詔書畫一頒下　帝復申副樞之命富弼復固辭
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元
昊使辭帝坐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
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

事彌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范仲淹爲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哀號如父 呂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爲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爲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淹已即世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仁宗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翼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啓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日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素與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素曰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且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岌岌賴彥博獨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英宗疾甚眾指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恟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

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道其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脩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共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

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遽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英宗始親政加琦右僕射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英宗時韓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

密議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張昪以老帝曰太尉力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illegible]進見毋[illegible]

馬光亦疏昇忠謹清直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
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修爲樞密使將
進擬修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
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
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英宗頗不悅曾公亮因力
薦安石覬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鎮
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
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
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
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

慍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
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
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是
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
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赧服
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神宗自爲碑
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
令謚忠獻後追封魏王　史臣曰琦相三朝立二帝
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
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

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
稷之臣豈不信哉
韓公富弼卒遺表大畧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
上眩聰明變改舊憲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
利習成欺罔五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
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
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
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州縣奉行勢作星火
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
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

辨爾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
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
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
訃聞贈太尉謚文忠
哲宗初兩宮虛已以聽司馬光爲政光亦自見言行
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
體羸瘦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
之益力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
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京
師人爲之罷市往弔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

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
必祝焉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兗州
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
往治積至則康疾不可為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
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
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
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
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
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
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劃革略

盡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海內之民歡忻
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
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呂公著薨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
公既亡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
申國公諡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
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
清淨蓋天禀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
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
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
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為善
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
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
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
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敬服
如此
哲宗既親政范純仁乞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
士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群
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
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

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
何必其知出於我邪
蒙古后馬真氏稱制奧都剌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
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
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
旨凡奧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
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預焉事若合
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
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
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

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遺實中人
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毎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
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邪楚材毎
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
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初元世祖崩時不忽木得受顧命丞相完澤以其年
位在下深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
朝夕啓沃匡朕不逮厥無負先皇帝付托之重廷議
大事多采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不忽木曰汝部內
所產盡如是邪曰惟此數莖耳不忽木曰如此則既

無益於民何足為瑞遂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
囚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賂之以求免有
殺主殺夫西僧請被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
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
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令不忽木
知今聞其言朕甚媿之使人語不忽木曰卿且休朕
今從卿言有奴告主者主被誅即以其主所居官與
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壞天下風俗與役上下之分
矣帝悟為追廢前命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合奏以
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

人先皇帝所付托豈可出之於外邪乃復留之

社稷臣六則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翟璜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疏不謀親臣者疏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作色不悅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

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為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迮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君疾革雖宿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

晏子侍於齊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

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楚成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

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

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

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給鬬於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

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于磨山之中至今無胤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漢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

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汲黯其近之矣

唐太宗以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眞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儒臣十八則

漢武帝初卽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皋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皋不根持論好詼諧武帝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凝署其門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致書于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備邊不可自逸以啓戎心晉主深然之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西宮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

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高祖置弘文館于殿側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

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

中宗時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等為之每遊幸禁苑或宗室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徐堅等或修書或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為此屬無益于國徒為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于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明皇聞之重說而薄堅

明皇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明皇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

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徐堅副之明皇欲以說為大學士說固辭而止

唐初詔勑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高宗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于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即位始制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說及翁均皆翰林院供奉

白居易上奏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

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
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憲宗遽令明日三殿
對來
中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學
入内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
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
宮中以無量羸老爲造腰輿内侍舁之親送迎之待
以師傅之禮
憲宗嘉翰林學士崔群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
群連署然後進之群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

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
進矣遂不奉詔
後唐明宗曰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
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
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于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
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
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
宋太祖時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
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
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
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太祖嘗召儀
草制至苑門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
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
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斂容謝之自是對
近臣未嘗不冠帶
太宗謂侍臣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
常恨不得爲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
拖紫足以爲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曰高
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
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

之所爲也帝然之
章得象爲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内侍至學士
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至
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群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
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神宗欲相章惇范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
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
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
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
爲講官第一

神宗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光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

王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家古主在潛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臣爲金臣有服願往葬祭家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決其骸體

爲位而哭至元定爲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家古主皆從之

近臣

齊侯問于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天子居闉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倩

曰汝狗猛耶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也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托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

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此
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
己者必利而不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
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
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
呂大鈞選小臣宿衛議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
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不可須臾離者
也其用之迹雖主于給宿衛備顧指以共綴衣虎賁
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
補闕以贊疑丞保傅之事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

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
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以充其位此古猶未之盡
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
醫小藝者也黃帝師岐伯而教雷公鄭國小邦也惠
公友顏般而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
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賁人上又當教[illegible]育使之
成就其材以補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
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制觀其名
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illegible]常在宮省日侍帷幄
况已接聞廟堂之議以至其[illegible]所聞及親被德音之
其[illegible]本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
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
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曰教然後知困彼既知
向背則必益其心力以承學於上上之人既樂其自
勉亦不吝以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
難進有以勉吾[illegible]傳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
則不徒可以[illegible]吾人之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
曰會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知其美惡則不徒廣吾
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明也爲人君而秉政事
之間以教育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

豈不偉哉今朝廷雖有中書門下兩省官以備侍從
又有翰林舍人院及諸館閣之臣以備顧問非乏人
也充其選者又皆實材敏行非不賢也既以待之不
爲綴衣虎賁射馭之冗亦難復使從使令執事之賤
似宜略依漢制郎國貢士給宿衛之法召公卿牧守
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任三二人不以仕與未仕
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人則分隸中書門下省
學士舍人院及館閣諸司其職則參諸殿侍諸班之
列其祿秩則視二班使臣州縣幕職而已其間暇則
各受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學問論其同列仍不立

遷擢廢置之格其有功罪善惡一聽明主裁決而
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舉不安其分者必不罷
爲自非朴茂有志之士不可得而與焉試或行之不
過五七年不徒得賢才矣行可備器使亦將資助盛
德大業必將日新而無窮凡在位執事之小臣亦當
漸摩義理之益相觀而善可不務乎
曾肇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臣聞玉雖寶
追琢然後成器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
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漸染所聞正言
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無

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
常任至於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必皆得人以爲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
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遴簡乃僚
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下至西漢猶詔
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
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
壺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
人有媿于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
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
朝之暇從容燕見或論往古成敗或問民間事情
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
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
若夫軍國幾微事務得失即與之輔相悉不相干其
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正觀惜其
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故其成就
止此夫以正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夕親近然後
成功又況有志於其人者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慈
惠有君人之德沉靜淵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
斷勵精爲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

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顧
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至道不
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庶使人
得盡情理無不燭於此增益聖學稗補聰明漸染磨
礱日累月積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
中於事不思而得非辟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
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仰以之立事
則言而爲天下則動而爲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
補之哉且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
相去如此唯陛下留意幸勿忽

漢高帝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上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于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孝武帝時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公孫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鎮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

哀帝時策免大司空高樂侯師丹爲庶人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惟陛下財覽衆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

章帝尊師傅詔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

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爲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安帝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異數見輒切免公台陳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

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究見有所興造又不敢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條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慎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鄭沖抗表致仕晉武帝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迪宜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儁老衆所具瞻者也深賜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庶家庶賴純德翊與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諧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逆于累載而高尚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夫方成弟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苟必違以逆顧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

司徒舉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敘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

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未若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爲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于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爲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

古今所恐是以汲黯死于淮陽董仲舒裁爲諸侯
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爲榮毅
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
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
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機關毅使絶人倫之路也臣州
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二
品已上光祿勳石鍳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
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參風齊魯故人
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克于舊而遺訓猶存是
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

中正僉以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
直竭于事上仕不爲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
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
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
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風之所動
清濁必僨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爲禮賢尚
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爲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
爲大臣等虛劣雖言廢于前今承引其故不列啓按
尹所執非惟惜名議于毅之身亦逌陳州宜奪與大
準以爲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爲州都銓正

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
元帝以賀循清貧下令曰循冰絜玉潔行爲俗表位
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產風雨孤
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尺床薦席褥并錢二十
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
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琊恭王宜稱皇考循又
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己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
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上隆
降尊之義下替交敘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
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于不

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
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
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
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
元帝以王敦勢盛漸疏忌王導等周嵩上疏曰王導
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于忠素竭誠以輔上
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
德有天人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嶼興復
舊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

擬及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廩未[illegible]梓宮沉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以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師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棄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

唐李世勣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太宗自翦鬚爲之和藥又嘗從容謂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

血

宋眞宗謂輔臣曰畢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缺眞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

呂端諸子多不同處籍第已質于人眞宗聞之出內庫錢贖還之今其聚居端長子藩言負人息錢甚多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藩弟蔚與西京宅邊仍令內侍省置簿爲掌僦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費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仁宗時蘇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衞尉

丞畢仲遊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御侮大臣三則　附

宋孝武帝以王僧朗為太常衛將軍顏師伯為尚書僕射孝武帝每因宴集好使羣臣自相嘲訐以為樂吏部郎江智淵素恬雅漸不會旨嘗使智淵以王僧朗戲其子彧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孝武帝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傖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齴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

其瞻謝傾踣以為歡笑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惟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顏師伯謂議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唐張玄素少為刑部令史太宗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尉時何官對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恥之出閤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恥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太宗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

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嚮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皁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伷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

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晉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賊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臣得其志而使君背是犯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不戰戰而用良不敗

既敗而誅又失有罪不可以封國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析謂曰臣聞之奔刑之臣不若赦之以報讐君盍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成而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

[illegible]志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君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偽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秦乃召重耳于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而授重耳實為文公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荊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寔式靈之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而見王之親為越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目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

秦二世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

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于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

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
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
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
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
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
首振恐
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
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
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
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

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
飯土塯啜土型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禹鑿龍門通
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
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
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
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萬
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
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
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
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

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
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
囚就五刑

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
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
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
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
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
中車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
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

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
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
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
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琊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
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
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
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
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
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
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

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于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

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以避死也為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

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

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于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于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于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生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嘗問左右曰吾臨天下汝外聞何所聞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勳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東海王堅率兵廢為越王

唐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illegible]辛茂將鞫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illegible]無忌謀反上驚曰舅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illegible]何至于反敬宗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illegible]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

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若一旦竊發內外響應陛下遣誰當之乎上曰朕決不忍加刑于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為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黜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其舅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

知之流潁州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以同反召至下獄
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乃代
為獄辭結奏誅之飾于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
翼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從坐流所縣令希旨杖
殺之

後唐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制以太子太
師致仕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以李從璋為護國
節度使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崇贊等
至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此為人所使耳吾以
死狗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

至見重誨慟哭重誨問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
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
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
矣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唐主遣詣河中察之曰
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從璋以甲士圍其第
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撾
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撾殺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
祥董璋錢鏐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
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殺之

宋秦檜必欲殺岳飛乃以諫議大夫万俟卨嘗為飛部曲能告
飛事者俾與重賞卒無應者俾聞飛嘗欲斬統制王
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
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俾因劫以私事貴
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雕兒以
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誣以
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
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白為狀付王俊妄
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
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
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為樞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

詰鍛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
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臨
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
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
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
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
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
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
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彼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
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萬俟卨

夫万俟卨卨數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
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
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
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爲言卨喜白檜簿錄
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攷乃收其
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卨又使鵬革等證飛受詔逗
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大
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
正寺士㒩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
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

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
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迨歲已
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矣
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
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
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傅成其
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
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
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遣之飛曰
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

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
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狥卒夜宿民開
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
有疾飛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
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
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群盜王善
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
桂嶺其戰兀朮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鎭則
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

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
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
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
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
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史
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
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而卒
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
讐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檀道濟
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

嗚呼寃哉

韓侂胄忌趙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趙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

鍪承侂胄風旨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寃之詔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識者遂以爲罪云

經濟類編卷二十一終

經濟類編卷二十二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臣類三

功臣十三則

漢司馬遷高祖功臣年表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

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

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
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
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
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
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
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
以覽焉
高祖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
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
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

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
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
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
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
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
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
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
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
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
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

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
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
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
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
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
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
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秦何欲以一旦之
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
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
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
經濟類編卷二十二　二　功臣
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
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
附傳贊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
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
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
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
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
為將如此
陸機漢高帝功臣頌　芒芒宇宙上墋下黷波振四
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

穆沈跡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輝阜階拔木能興泗
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頹朱光以
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綏綱啟
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
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群后是謂宗臣平陽樂
道在變則通爰淵爰默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
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
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規無隱謀物無遁
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銷印基
發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

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跡黃
老辭世卻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是
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擠響于音奇謀六
奮嘉慮四廻規主以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是寘
摧韓王窘執胡馬潛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
陰靈武貫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
噬陵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哀索既
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
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洲蕭清四邦咸舉乃眷北
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

與念功推德辭通絕楚越彭觀時發迹匿光人具爾
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靡難河濟即宮舊
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眸名冠彊楚鋒猶駭電覩幾蟬
蛻悟主革面肇彼梟風翻為我扇天命方輯王作東
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旣夷寵祿來假保大全
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
魏士也罔極自詒伊媚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跡違
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
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虜窮自
微婉戀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為亂

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荊
王董我王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勳庸親作勞舊楚是
分往踐厥宇大啟淮濆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
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實邦之
基義形于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
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驚靈丘景逸上
蘭平代禽狶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
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
難勞謙上代身終下藩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
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

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
脫據武墉城六師寔因克茶禽黥猶歎汝陰紛紛有
裕蛇軒肇跡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
乂平成有許穎陰銳斂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
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
勳元帥是承信武薄代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
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竭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
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輶軒東踐漢風載
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實念言祚爾孤建信委
幹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鄗

鎬宋遠鎮邇寔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
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剪亂所謂伊人邦家之
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祀制
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
昆無知叡敏獨昭奇跡察謀蕭相覲同師錫隨何辨
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
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
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斯人何識之
妙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齋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
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
凌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命
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
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
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冠蓋錯音豢龍比
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綱劍宜其天[illegible]獻其朗文武四
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安帝續封功臣詔　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
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佽弘
聖緒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
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勳烈披圖按籍建武

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
繼於今況此未遠而或至之絕朕甚愍之其條二十
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先後者分
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敘舊德顯茲遺功焉於是紹
封賈子長爲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
焉

范曄功臣論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
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
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
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

以爲猶若乃王道既衰降及伯德猶能授受惟庸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輿扶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怏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

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駭窺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大宗忌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晉惠帝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石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于惠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于班賞行爵優于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于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旰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

逋寇易于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思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于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晉卜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制書奏弗納

傅咸爲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

乎上在諒闇聽于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
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
所且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
于論功當歸美于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坐以駿
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叙其歡心此群下所宜
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
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熟赫震動天地自
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
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
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

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于不平耳而今皆更倍
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爲憂反
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事故令殿下
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
之事宜也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
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讙譁今之處重宜反此
失謂宜靜默順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
皆抑遣凡四造詣及經過闕門冠蓋車馬塡塞街衢
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人爲先帝請命
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

公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于此
一犬吠形群犬吠聲懼于群吠遂至回聽也咸之爲
人不能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于殿
下而當有惜往從爲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
言耶而欲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頷頷觸猛獸之
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
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
見怒亮不納
東魏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
高歡請治之歡曰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
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

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
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
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
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
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
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矟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
閒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
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
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

乃頓首謝不及

隋賀若弼與韓擒虎爭功於文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不血取金陵執叔寶弼夕方至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勲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熲爵齊公從容命熲與論平陳事熲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初上嘗使熲問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勑或說熲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惋而公亦為虛行矣熲又言之

乃止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後突厥來朝帝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因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麗晃等短熲帝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熲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唐太宗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河間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襃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鄖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鄖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郯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煙閣

武彊令裴景仙坐贓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曾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獨存今為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若寂勲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若若敖之鬼不其餒而

明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李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讎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讎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怨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

皆翹泣謝

居功 二則 附

漢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于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

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晉王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為有

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未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

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

論功十六則附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鬭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

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

於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

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閭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漢欒布為梁大夫使于齊未還高帝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于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于彭城敗滎陽成皋閒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于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劉向論甘延壽陳湯功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

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易曰有

加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

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曰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吾丘壽王驃騎論功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聞於大夫門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內不揄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失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以抗楯用干戈於四荒內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部人不識敵開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閒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

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沲而潰溢是故皇天疾滅吏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昭安天下文明四夷何風從視朝廷下僚門戶之上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而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克雖拔泰山塡滄海可也

博陽侯丙吉薨子顯嗣後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　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

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
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
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
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
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
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卽時病輙使臣尊朝夕請
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
皇孫敖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
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
其仁恩內結于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

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
自伐删去臣辭專歸美于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
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
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
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
人功德

谷永訟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
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
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
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
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
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憶義勇奮發卒興師
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
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
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
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
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
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
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
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

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
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
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
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耿育訟陳湯書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
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
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
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
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
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

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擒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

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杜欽論湯奉世疏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錯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范升為祭遵請謚疏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

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
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故
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
深取略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
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
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
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
任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
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
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

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
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薨論敘衆
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
法

朱勃訟馬援書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
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
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
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愼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
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

已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閒關
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
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
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
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
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
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
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
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
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

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
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
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
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
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
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
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
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
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
約於刑罰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

以人所以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
能以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
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
欲令上天而平其惡雖陛下留思暨儒之言無使功
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
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
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
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廷

習隆乞立諸葛亮廟表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
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

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
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
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
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
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
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
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
禮

魏武荀彧功表　昔袁紹作逆連兵官渡時衆寡糧
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往之便遂恢進討
之略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遂
摧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
規改就荊南之策彧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
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軍官渡紹必鼓行而前
敵人懷利以自百臣衆怯沮以喪氣有必敗之形無
一捷之勢復若南征劉表委棄兗豫饑軍深入踰越
江沔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彧建二策以亡為存以
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蹤之功
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原其績
效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

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

晉盧諶理劉司空表　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
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
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
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之難戮力皇家
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奔北呂朗面縛
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勳琨實為隆此琨效忠
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儉移
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
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

傷殘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群
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為并州之地四塞
為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琨抗辭厲聲忠亮奮
發以為天子沉辱而不顧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
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
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為自
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
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姬澹又以
為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
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言或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

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岳綱維不舉無緣
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
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
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衆命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
琨王室大臣懼奪己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
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
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
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勅路次令
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
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

欲遣前兼鴻臚邊邃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意
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
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
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橐弓陰圖作
亂欲害其從叔驎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
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
匹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
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
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
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

并命琨夫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
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
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
陛下辭旨懇惻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琨橫加誣謗言
琨欲闚神器謀圖不軌琨無述囂頓因之恩又無信
布懼誅之情踦蹰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
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厮養之智猶不為之況在國
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
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
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

必誅爲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此
開塞之由不可不閑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恬亂專
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
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
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
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
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
已琨受害之後群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會無
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叡聖

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
害非所冤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
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
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
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
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
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
顧榮卒于官晉王臨喪盡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
格吳郡內史殷祐牋曰昔賊臣陳敏憑寵藉權滔天
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爲臣僕于時
賢愚司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顧
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艱險
之中逼迫奸逆之下每惟社稷發憤忼慨密結腹心
同謀致討信著群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莫不響應
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爲衆率先忠義奮
發忘家爲國歷年逋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
州勳茂上代義彰天下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
格不在帷幕密謀參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
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退邇同歎江表失望齊王親
則近屬位爲方嶽杖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

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彌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
喪亦多榮衆無一旅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
臨危獨斷以身徇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
元惡既殄高尚成功封閉倉庫以俟大軍故國安物
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事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
之于齊彊弱不同優劣亦異至于齊府參佐扶義助
强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密謀
爲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上虧經國紀功之
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夫考績幽明王教所崇況若
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今未有立功若彼

酬報如此者也由是贈棨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謚曰元
王濬有平吳之勳而爲王渾所譖毀帝雖不從無明
賞罰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爲之怨秦秀乃上
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以授忠臣此爲王濬無
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乃見得罷人之存號
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
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咸乎吳之未
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
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

輒恇擾惕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
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
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
已分有焉而遽與計校乎
段灼追理鄧艾疏　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
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
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
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
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
于農吏之中顯之于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
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
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于圍城之中當
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懍懍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
以爲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殄寇莫賢于艾故授
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
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
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法手執耒
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
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
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

能驅驍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
不滿二萬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
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
此又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
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
降遐邇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
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
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
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
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

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
困地足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
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
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
涕聞之者歎息此賞罰所以悵恨于淡文天下之寃
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
家不拘叙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絶昔秦人憐白起之
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
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戸
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

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黄泉收信義於後世
則天下狥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
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

巡察十一則

漢鮑宣論部刺史疏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
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
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
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
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
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
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衆庶是
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
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

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
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
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
明主察焉成帝嘉納之

靈帝時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
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
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
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
廮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黄就當官待琮於是
州界翕然

晉劉頌受詔疏　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

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

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

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

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

也故善為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

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

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

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

橫肆豪強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

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茂

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

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

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強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

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

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

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

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

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

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

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

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眾此為

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為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

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輕絀以招愧於明時何則

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

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亂聽聞名可

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

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穢是以聖人深識人

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

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纊塞

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

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

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

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為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

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

也

唐太宗謂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

四方伏伽等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

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

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中宗選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爲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姜師度馬懷素源乾曜盧懷愼李傑皆預焉

睿宗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爲東西兩道分隴右爲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尋復舊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俌等上言都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爲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置按察使而已

玄宗時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明皇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宋黃亢請罷廉察歸轉運議

惟王建國稽古治人既設其官必立其長厥後方冊可得而知其在唐虞之十有二牧在三代則有連率焉有方正牧焉在兩漢則或稱刺史或稱州牧其實一也在皇唐則其大府有節度其次有觀察皆所以綱舉百職糾持衆政作天子之藩宣也是故民之所仰望吏之所畏服朝之所毗倚其官必重其人必賢也今則不然外官小大自足及新悉統之轉運轉運非古也起唐中葉所以督錢穀而已矣今夫用錢穀之職總守宰之官守宰主宣教化者也教化義也錢穀利也利與義不能兩全是以下愛歲之不登而民之不粒上恐財之不豐而責之不多是上下相戾也剝其充使者不過郎

官御史其官既輕其人未必賢是民所仰望者卑也吏所畏服者弛也朝之毗倚者輕也使政不平刑不清和氣未充符鳥未來得非由此歟有務堯之民竊議於下曰錢穀之職宜委之郡守郡守縣宰宜統之廉察則廉察官置轉運宜罷也所以復古官也不使吾民謂天子重利而薄義也不知朝廷三事大夫爲是邪爲非邪

知諫院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

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旋具
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從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
路轉運按察使仰委使自擇知州[illegible]知州擇知縣不任
事者皆罷之於是張昷之等[illegible]昷之河北王
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illegible]京西范仲淹之
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
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耶遂悉罷之

元順帝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揄薦惟[illegible]
畿道西臺中丞定定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illegible]

凡興革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三人
有人稱天爵為包拯天爵亦竟以忤時相罷去

御史二十則

漢順帝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
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
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靈帝時桓典為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
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東晉成帝時趙王虎患貴戚豪恣乃擢殷中御史李
巨為御史中丞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
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陳安城王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特

頊勢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官屬
引奏案而入文帝見陵章服嚴肅為斂容正坐陵進
讀奏版時頊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
中御史引頊下殿文帝為之免頊侍中中書監朝廷
肅然

唐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
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大
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高宗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
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高宗知之原義
府罪不問侍御史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

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柰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高宗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高宗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户

高宗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作宿羽高山上陽等宮

制度壯麗上陽宮臨洛水爲長廊亘一里宮成高宗移御之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爲侈泰弘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請付法司高宗特原之仁傑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輩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爲忠貞將來之誡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左臺中丞桓彦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己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彦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爲右臺侍御史先是李嶠崔玄暐奏往爲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彦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

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爲琬所誣中宗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毁之睿宗曰鷹搏狡兎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

京兆尹崔日知貪縱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明皇遽命傑視事如故貶日知爲歙縣丞

肅宗時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

奏彈之繫於有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
始尊
憲宗時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
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
驛有内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
貶之李絳崔群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
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
敢言者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
恐自今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有大姦猾陛下無
從得知上不聽

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為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十
匹敬宗却之侍御史溫造於閤内奏彈祐違敕進奉
詔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
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矣
宋仁宗時韓絳奏孫抃非糾繩才抃即手疏曰臣觀
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
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識論刻深者謂之有
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
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
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
豈為識面臺官邪
雖非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
其言務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
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
德時吳充鞫其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
陽脩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士端人紛紛引去者
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充等
悉得召還
張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仁宗謂之曰卿孤立乃能
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

下之臣持禄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
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
黃治為中丞直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摭細故嘗
奏云因言聞可以知人輕聽亦至于失人是故聽言
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
幾其無誤孝宗深然之治為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
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
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元世祖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彧言參取蒙古人
用之又言監察之選止由中書省頗偏黨之弊今宜

今大臣得自選任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薾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從之

明宗諭臺臣曰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缺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

深也朕有缺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

別兒怯不花嘗與阿魯圖搆隙脫脫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別兒怯不花屢以為言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為之不平請見上自陳阿魯圖曰我博爾术世裔豈以丞相為難得邪但上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阿魯圖博爾术四世孫也

經濟類編卷二十二終

經濟類編卷二十三

明　北海　馮琦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臣類四

守令二十一則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

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而與堯舜繼矣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

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
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
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
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
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
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
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
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
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
治猶未至也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
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
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
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
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
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
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
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
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
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
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
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
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
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鄣

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
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
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
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
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
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
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
[illegible]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

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彊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

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辯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漢卜式出財助邊天子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群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

朱浮上光武皇帝疏　臣聞日陽者衆陽之所宗君

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洪範別災異之文皆宜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

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
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
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
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
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
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
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
一世之後天下幸甚

左雄上孝順皇帝疏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
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

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
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豔用
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曰四國無
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
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
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
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
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
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

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
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
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
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
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
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
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
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
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
理己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

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
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
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
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
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
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
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
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
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
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

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反命避召非
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
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
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
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
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
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
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
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帝中興之
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王嘉擇賢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
難不其然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
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
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
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
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
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
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
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
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
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
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
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
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
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
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
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
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
增加成辠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
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

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
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
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
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
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
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
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
刺史三輔縣令有爲臣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
可潤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
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

丘令尹遂拜為諫大夫遣之令諸大夫有才能
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
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華譚齊名以辯稱嘗
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為
臺郎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
過錦錦不可以為帢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
齏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貢
霸馳名于州郡而息譽于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
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

晉元帝以諸葛恢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
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
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圮運政之所先
君為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
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
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
人猶久于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
共安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斷言信矣是以黃霸等
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勳也
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莅官三
年政清人和為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令增
恢秩中二千石
北魏諸郡牧守共詣丞相宇文泰泰命河北太守裴
俠獨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有如
俠者可與俱立衆默然無敢應者乃厚賜俠朝野歎
服號為獨立君
唐白居易牧宰考課策　臣聞王者之設庶官無非
共理者也然則庶官之理同歸而牧宰之用為急蓋
以邦之賦役由之而後均上之風化由之而後行人
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屬焉故與夫庶官之寄輕重

不可齊致也古之賢者為善不待勸也何哉不忍為
惡耳愚者為不善雖勸而不遷也何哉性不能為善
耳賢愚之間謂之中人中人之心可上可下勸之則
遷於善舍之則陷於惡故曰懲勸之發也推中人而
墜於小人之域懲勸之行也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
塗是勸沮之道不可一日無也唐虞之際敷求俊乂
而四凶見用及三考黜陟四凶罪乃彰則知雖至明
也尚或迷真偽之徒雖至聖也不能去考察之法故
其法張則變曲為直如蓬生於麻也其法弛則變香
似蘭化為艾也且聖人之為理也盡得賢而用

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將在乎秉其樞操其要刻邪爲正變觚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非他懲勸之所致也則考課之法其可輕乎臣聞牧宰古者五等之國也於人有父母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弛張舉措由其心威福賞罰懸於手然後能鎮其俗移其化也今縣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牧之政取則於使司造指拘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行況又力役之限賦斂之期以用之豐省爲求不以人之貧富爲度以上之緩急爲節不以下之勞逸爲

程縣畏於州州畏於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猶束舟楫而望濟川絆騏驥而求致遠臣恐龔黃卓魯復生於今日亦不能爲理矣

宣宗時于延陵爲刺史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從其故人爲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玄宗時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典選稱職因此皆坐左遷時論惜之

元順帝時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爲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時魏中立薦韓墉爲兗州路總管俗尚鬼墉至凡境內淫祠悉毀之人爲大駭已而咸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尋有學行者爲弟子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

見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循吏三十四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寛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寛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孫叔敖者楚之隱士也虞丘相進之于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爲庳車不便馬欲下

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
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
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
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
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
之罪也

漢班固循吏傳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
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
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
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

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
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
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
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
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
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沖霍
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
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
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
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

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
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
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
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
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
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
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
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
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
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

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
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
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倪寬為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
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
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
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
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
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

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黃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廼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

於民閒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

知所出成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
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
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
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
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
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
不知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
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
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
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之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

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
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
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
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
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
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
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
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
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
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　以為渤海太守時遂
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
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
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
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
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
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
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
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
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

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
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迺為盜賊遂單車獨
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
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
悉平民安土樂業遂迺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
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
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
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
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
秋冬課收斂益蓄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

郡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
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
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
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
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
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
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
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
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
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水衡典上林

禁苑共張宮館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
官壽卒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為郎出
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
稱述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
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
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
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
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
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
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
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
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
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
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
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
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
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太官園種冬生蔥韭菜
茹覆以屋廡晝夜然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為此

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
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
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
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
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
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
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
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
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

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處潔守
節退食自公亾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
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
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
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
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
祠祭至今不絕

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
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
遺者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

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爲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
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
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
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
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餽遺此乃
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
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
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
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
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
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
者可殺也且歸念之于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秦彭爲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
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輙脩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設
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
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
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
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䏲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
之鄉縣于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
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

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
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輙賞賜錢穀恩
寵甚異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
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
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于恭
恭召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嘆曰是教化
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椽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
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于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
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

知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劉寛爲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

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丕博學號爲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弃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閒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閒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弃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于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

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梟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

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鳳凰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宋均爲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

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

吳祐爲酒泉太守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于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法雄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

又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

童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䘏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卒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知名太尉辟公府除不就

下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餚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

平帝時受施氏易于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兔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于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于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王承爲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寗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寛恕若此

曹攄字顔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

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鞫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寃更加辯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耶衆因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史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

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
官檢察莫知所在擿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擿曰
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
果服 [illegible]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大
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
中慷慨呪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
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
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己爲民祈
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

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搆火
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
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
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
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
太守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
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

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
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
百姓以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
昔無襦今五袴
隋梁彥光爲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
課連爲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
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
郭風俗險詖好興謠訟目彥光爲著帽餳隋主聞之
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爲之發擿姦伏有若神明豪猾
潛竄閤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

褒勤黜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　新豐令房恭懿政
爲三輔之最每朝謁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
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
宜師之因擢爲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唐武后時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
皆曰遇來俊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名弘
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不司敲扑吏相約有犯徐
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脩及
爲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
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

[illegible]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illegible]
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
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
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
狀上日知果直

蕭州刺史薩素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
州録事言於象先曰明公不施箠撻何以示威象先
曰人情不遠此曹豈不解吾言耶必欲箠撻以示威
當從汝始録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
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
郊外德宗以城黨罪人左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
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
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
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
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
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
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
子行中道逸去

宣宗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
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
稚歌思如丹尚存宣宗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
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為御史

宣宗校獵于渭上有父老十數聚于佛祠上問之對
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請府
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
除君奭

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辛公義命皆
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
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

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
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
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
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所訟事皆立決
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
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
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
者鄉里父老曉之曰此等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
多兩讓而止

[illegible]又州奏防禦使[illegible]民詣闕上書以[illegible]

亥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爲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减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它人不爲而劉公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効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能吏十二則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

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

傍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

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

蜀漢主以費禕爲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令爲禕之副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爲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禕欲斅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衍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東晉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禀盈堦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嘗白劉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

梁徐勉爲吏部尚書精力過人雖文案塡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嘗與

門人夜集客虞昌求詹事五宫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西魏丞相宇文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表用武公蘇綽爲行臺郎中居歲餘泰尚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出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乃擢綽爲著作郎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魚行至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

者泰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事卧而聽之綽指陳爲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北齊主連年出塞中書舍人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降勞効本末及四方軍士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靡不諳悉或於帝前簡閱雖數千人不執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顯祖常曰唐邕强幹一人當千又曰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異人也寵待賞賜群臣莫及

苻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反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

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

謂殺董賢期以新沐授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
州有老母遇刼于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既
擒刼者刼者返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
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
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
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擿伏皆此類也
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
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
禁宋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
擾良民于是遂絶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
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
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刼
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欲引南彪
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
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
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
名爲賈女
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
不能禁乃以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
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
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
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
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度之知其無能爲也朝歌
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
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刼庫兵守城皋斷天
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
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
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刼者爲
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

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刼掠乃
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
作賊衣以采綫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
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周紆爲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
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
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
藁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
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
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illegible]欺者

□人以後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實到縣□
然下不能欺市無一偷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實欽
其妻而與所問十許日盡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
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得來既而果然聞
之與服罪此男通其妻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
近縣皆遠稱要侯于是一縣稱其神明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于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為哭哀至于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不平而吏苛乃甚于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漢司馬遷酷吏列傳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致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

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
於錯錯卒以被戮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
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
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
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
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
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
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
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

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
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
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
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
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
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
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
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
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
節即拜都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
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
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
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
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
都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
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
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
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
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

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
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
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
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
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
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
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
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
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

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斄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

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

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

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
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
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
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
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
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
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
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
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
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

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
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
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
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
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
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
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
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
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
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

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
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
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
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
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
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
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
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
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湯
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

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
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
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
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
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
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
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
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
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
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

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湯弟
欲陰為之而詳不省湯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
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
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
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
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
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
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
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
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

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
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
守長史見湯湯坐床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
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
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
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
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
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
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
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

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
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
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
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
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
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
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
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
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
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

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
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
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
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
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
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
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
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
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

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

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跡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

素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

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

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
之旁郡國黎來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
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
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
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
爲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
尹齊爲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
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
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

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
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
酷爲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河南守案舉以爲能
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稍
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
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
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
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
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

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諂善事有勢者即
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
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
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
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
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
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
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
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
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

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
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
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
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
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
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
葬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
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
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
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

攻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廄丞官事辨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

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

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
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
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
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
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
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
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
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
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
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

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
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
駱璧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
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
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
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
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
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
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為兩
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
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
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
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
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
斤豪彊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
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
民者以文內之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
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
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

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
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
隱情然疾惡太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
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
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
南號曰屠伯令行禁止郡中正清是時張敞為京兆
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
刑刻急乃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
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
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自矜

使其能終不衰止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頻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廼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

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輛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百日後廼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貰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群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

弱不勝任免終身廢弃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愼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唐權德輿酷吏傳議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德順足謂全德不然則直已循性能柬一方事舉於中目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司馬氏脩史記始作二傳以誡世爾而後以郅都爲酷吏得官屬有氏[illegible]都之爲中郎諫[illegible]身[illegible]以嚴治質[illegible]太后之重[illegible]其爲中尉宗室

貴臣歛手反目爲厲門守劍奴不敢近還至爲偶人
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
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入居命卿出總郡
守壁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
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
也蓋太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
之下有所懲勸于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
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椎埋沈命舞文巧詆之
徒目爲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
體又何補焉噫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

都雖末弱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拉
官無處父之華與申棖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
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務似仁在
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
開卷之際悅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
不能辨故斐然成文
武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
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
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
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

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爲匭以受
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
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
器遂伏誅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爲遊擊將軍
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於
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
至御史中丞皆養無賴數百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
俱告之辭狀如同既下獄則以威刑脅之無不誣服
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綱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
置皆有支節其訊囚酷法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

求破家反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於虎狼麟臺正字
陳子昂上疏曰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倡禍將息姦
源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
逮引莫不窮捕考按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
疑似冀圖爵賞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
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天下喁喁莫知寧
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
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煬帝不悟專行屠戮大窮黨
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於
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伏惟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子昂又嘗上疏曰朝廷遣
使巡察四方或不擇人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徒使
百姓修飾道路送往迎來無所益也竊惟陛下之腹
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
理者皆不可以不擇也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
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
則天下亂矣
醴泉人侯思止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
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廢徙和
州貞亦族滅思止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

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衡水人王
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
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立盡又見閭里耆老作
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太后擢爲殿中侍御
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
服弘義即枷號刎其首朝士人人自危每朝輒與家
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御史中丞李嗣真上疏曰古
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
車奉使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
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案
劾顧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
人恐爲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
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
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
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
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
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
來俊臣競爲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
酷尤甚尋亦爲太后所殺

來俊臣倚勢貪淫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
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欲羅告武氏
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
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
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
赦之奏上三日不出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
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
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
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
其奏俊臣棄市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

剝面披腹出心腸蹶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判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賀於路曰自今眠者皆始帖席矣

經濟類編卷二十四

明　北海　馮　[illegible]　編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臣類五

仕進十一則 [illegible]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吾自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秦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

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
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
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
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
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
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
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
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
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
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

說秦王矣
漢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
復進見與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
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
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復
知石顯與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
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稱譽其
美以為宜賜爵關內侯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
京兆尹石顯聞之白之元帝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
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

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為城旦
宋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
長史范曄曄尋遷左衛將軍沈演之為右衛將軍對
掌禁旅俱參機密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
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
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文帝曰范曄志趣異常請出
為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
非國家之美也文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
卿等不能容才欣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
害也

齊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為南陽太守其妻尚
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為雍州夢一髀熱為開府夢半
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嘗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
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武帝聞而惡之會有
人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武帝疑其有異志會武
帝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朝臣皆預於座收敬兒敬兒
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遂殺敬兒并其四子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夜直省
中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
湫不得進搥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竟

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鬱林王即位十餘日
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
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
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秘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
疏趙彥深元文遥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
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
因陳士開文遥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
曰爾乃誹謗我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
掌別駕張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

離身夜以蕪菁子爲燭眼爲所熏由是失明北史

唐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
曰聞竇相屢奏擬德宗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
爲道士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爲
對德宗怒參歸怨於君貶公輔爲吉州別駕又遣中
使責參

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
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
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惶懼求解劇務宣宗以祗
爲秘書監

高湜嘗奏事宣宗欲以湜判戶郎以心力衰耗難
繁劇爲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湜曰主上不
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
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貪名位所致耳
遂出鎮河陽

宋王安石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
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
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
之至於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
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

誠有豪傑不出世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
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
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已能正人者也
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
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民士之
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
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
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
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
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

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士
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
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
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史夫不以勢乎哉士
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
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
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
司又非今日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
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
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

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見乎士也有得
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
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
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
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
以道而且朋友我矣嘗其稱未辭也爲進說與之已

漢劉向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
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之所去就故雖窮
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
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強合
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
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句踐賜死於前
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
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
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

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
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縶以役其身而與
於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爲殺身無益
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
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
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
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
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
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貲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
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

共欺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爲國計揣微射
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强敵也積功甚大
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
去劉敖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
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
知其佗此之謂也

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使馬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
里閈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
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
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

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
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
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如偶
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
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
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
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
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
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
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
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
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
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
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
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
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
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
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
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
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
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

先客三則附

蘇代為燕説齊未見齊王先説淳于髠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淳于髠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説蘇子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

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嚳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兎而指屬則無失兎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兎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之崩城為之阤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為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竊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為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為相

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為田榮所劫強從之及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蒯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曹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亾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

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亾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鬭相殺請火治之亾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説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

自售八則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感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

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沉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可見矣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

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漢皇甫規上順帝封事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

滿渠聚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
首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
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
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
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具之可不煩方
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
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奮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
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

魏曹植求自試二表　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
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夫相者文德昭者也

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敘百揆稷
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邦境南仲方
叔是也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漁釣至
陋也及其見舉湯文誠合志同豈復假近習之薦因
左右之介哉發騏驥於吳越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
之孫子遇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伯樂善御馬明
君善御臣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昔段干木修德於
閭閻秦師為之輟攻而文侯以安穰苴授節於邦境
燕晉爲之退師而齊公無患皆簡德舉賢之所致也
陛下齊高宗傅說之明以顯中興之功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
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
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
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
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
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
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
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
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
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

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
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
玄冕俯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
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
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
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
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
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
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有
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

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燿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剋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

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

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弃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王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

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王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

天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illegible]
朝上所笑聖王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
則幸矣
齊王融求劾啓　臣聞春鶊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
螢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
感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是充國曰
莫若老臣竊慕前修故蹈輕飾雖目不媒之鄙式罄
奉公之誠抑又唐虎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耻之臣
亦耻之
唐韓愈上張僕射書　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

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
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
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
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
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
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
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
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
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
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

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
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
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
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
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
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
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幸於
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
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
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

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
事之使人不枉其道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
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
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謟屈於富貴之人如此
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
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
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
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
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
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

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

宋蘇洵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以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

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者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窮困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

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

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游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唯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

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初見　九明四

衛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

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

[illegible]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意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王稽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如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

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以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

謬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
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
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
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
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群臣莫不洒然
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
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
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
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
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

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
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
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
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
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
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所畏
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
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
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
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

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
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
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
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
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於吳市卒興
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
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
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
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
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

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
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
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
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
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
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
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
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
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
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

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
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
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鬭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
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
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博蹇兎也霸王之業可致也
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
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
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
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
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

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
之兵也則不義也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
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
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
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
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
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
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
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
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

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
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
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
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懼必卑
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
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
柰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
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
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
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

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
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
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
爲之柰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
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
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
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
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
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

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攻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

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從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

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韓非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

斧質在後而皆怯而郤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
死也其上不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
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
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
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
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對
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勝
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
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
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

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
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
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
敢言往昔者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
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
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
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
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荊王亡
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

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
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
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
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
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詔
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
舉魏則荊趙之意絕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
孤東以弱齊燕中以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
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
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

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
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
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
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
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
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
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
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
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
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

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
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
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
舉而壞韓蠹魏拔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
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
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
趙氏爲和以大王之名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曾不
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
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
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

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
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
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
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
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
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
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
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
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

以攻趙襄王於晉陽決水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子
錯龜數筴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
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
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
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
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
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
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
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
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

以主不忠於國者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何馬也御曰借之新婦
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
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
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
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
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
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握齪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
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

對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傑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甫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

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宋蘇軾孔子從先進論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彊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彊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　君子疾之管仲

見桓公於縲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後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衒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狗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

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

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陳情四則

漢班超上和帝疏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

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上書請超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二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懽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

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

魏李密陳情表　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

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
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
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
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
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
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如星火臣欲
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
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
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歷
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

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
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
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
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
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
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
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
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
結草

晉陸機謝平原內史表　陪臣陸機言九月九日還
郡太守遣兼承張含賫版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
史拜授祗竦不知所裁臣本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
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
自群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宦
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
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
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為故齊王冏所見
枉陷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
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
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

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
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
朝翻然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吝區區本懷實
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
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
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
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
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蹐地
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
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

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大波謗絕衆口臣之始可肖

未至是復辱大命纇授虎符使叅佐之條更與秋蘭

再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

紲振散亡命丕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

含吝所冝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言懼參

并非冀悲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

宮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

拜表以聞

致仕十五則　世掛一則併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謂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

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

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

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強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故舊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

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

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
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
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
於天下勇强以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
太史噭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
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孝公
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
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
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
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

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
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
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彊趙北坑馬服
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
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業帝楚趙天下之彊國而
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
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
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
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
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

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
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
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
爲榮墾草剏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
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禽勁吳令越成霸功已
彰而信矣勾踐終棓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
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范
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
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
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

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得
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
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
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
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云成功之下不可久處
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
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
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
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
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

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漢貢禹上乞骸骨曰　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爲諫大夫秩八

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緜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草茅愚臣所當蒙也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顚仆氣竭不復自還洿席薦之上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

明帝時東平王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　臣蒼疲駑特爲陛下慈恩覆被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頒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疾誠羞負乘辱汙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芾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儆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可并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

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

晉劉寔連年請老懷帝不許尚書左丞劉坦上言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詔寔以侯就第

宋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朝廷敦勸尚之復起視事御史中丞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跡無名者爲眞隱傳

之

南兖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以爲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固讓表疏數十上又面自陳乃至稽顙泣涕武帝不能奪聽以始興公就第厚加給奉垣之武帝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唐李德裕退身論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范蠡自大夫種以至於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寶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弓藏之恨李斯有稅駕之嘆張華顧優游而不獲傅亮昝識微而

不免此四子者皆聊叙知機聰明志古固國致勳動必成功自誤其身猶有此恨況常人哉其難於退身者以余忖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猛獸閉關以待暴客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檝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躭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前之在豈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天高不聞身遠受誣近者自三公鎮於荊楚恐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搆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不知身退避殃蓋恥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　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禍斯言過　適逢善人則廢可無患故范睢得蔡澤退而　亞得孫叔敖而不疑其次則殺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御于以紓亂皆保其安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乘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illegible]

不可復騐[illegible]者士至不[illegible]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玄宗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爲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illegible]自遂因泣下上亦爲之動容乃皆以爲丞相罷政事

後唐荊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爲郎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汰僭忲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

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
境內以安樂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
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
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爲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
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廳事從誨時過其
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司馬
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從梁震
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
喪身之有
宋太宗以劉昌言罷開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

正罷又曰望復位目穿矣錢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
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郎
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
章再上乃罷爲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
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
所屬也
神宗時文彥博自河南入朝帝慮其輔立英宗而不
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
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彥博之
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

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鬚眉皓白衣
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
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謩故事與焉
神宗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
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正
刺史閤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以朕
意勞賜之
哲宗時文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
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
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

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於玉津園先是遼
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
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
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
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
手曰天下異人也
呂公著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臣竊
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至而
去實禮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旣竭勤瘁以任其事故
及其老也則使之優逸以終其身此君上之至恩而

臣下之極榮也然自本朝以來凡致仕者雖例改官資或推恩子弟年及而願退者常少議者以疲癃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以任職則或至於墮政而害民故者今應年及而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爲監當然比年以來致仕者亦不加多矣昔爲守倅而今監務雖至愚之人豈不以爲辱然所以被辱而不去者亦由朝廷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爲士者終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即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吏及素有經產則其

祿已常苦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於凍餒是以雖潔廉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推其本則曰此皆無恥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米之問如此則自非無恥之甚者莫不敢抱恩德爭自引去矣朝廷優之如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不爲甚過也或曰今國用方患不足則吏祿豈宜有增臣竊以爲今日所設正爲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不退即其祿故

未嘗絕如自此人多引去則今之去而受祿者乃亡之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國無所費而足以全遇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去瘝官之弊伏惟陛下方以至仁厚德風化天下則於優養耆老固所先務伏乞詳酌施行

劉敞致仕議　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貪於人之榮不可溷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爲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采

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爲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仕四十而祿爲不惑也五十而爵爲知命也七十而致仕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矣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已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冒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門

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况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然
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爲人臣
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
棠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之利
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
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
仕非爲道也而爲食也非爲君也而爲已也非爲國
也而爲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因不知耻也是以當
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
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illegible]

也然則柰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
殺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而害民蠹
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
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於有
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處而自謀矣處而自謀則賢
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
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
所得偷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
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
之所[illegible]則毆之以法故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

故此法之毆也嗚呼爲致仕而卒以法毆也不已薄
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爲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爲
哉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
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
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
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
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
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

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已上一則選周併

明 北海 馮琦 編纂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臣類八

愛國二則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宴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戀主一則 附

漢汲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

去國二則 附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

卽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
遁逃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
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
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
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
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
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
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
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
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

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
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
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
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
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
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
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
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
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
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

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
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
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
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
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
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
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
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
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
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

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
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
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
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于其志以臣爲不
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
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
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
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
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
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循法令順庶孽

施及萌隸皆可以教于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跡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

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漢孟達辭先主表　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醜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舅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

不忘故國　二則　附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

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

魏信陵君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

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
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
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
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
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
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
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
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

復故 四則 附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接草而待
曰敢聞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晳曰吾
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
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
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于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
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
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
生于楚逃之吳吳王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
墓伍子胥生于楚吳善用之釁釜黃生于楚走之晉
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
今釁釜黃生于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逆公子晳

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
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晳
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
濮水之上子晳還重于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
能亨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
之相得固微甚矣

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
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
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
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
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
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
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
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
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
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

在大禍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
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
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
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
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
于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
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
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
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軍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
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

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
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
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
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
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
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
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
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
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
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

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
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
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
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
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
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
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
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于
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
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

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
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
之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
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
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
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
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
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
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

子因言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常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子僞爲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雌雄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

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

毀讒九則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某夕某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楺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

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羇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工自樹于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

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臣臣之所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駿

言燕今主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醳臣專任所善則臣請歸醳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爲之柰何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

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

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漢中山靖王聞樂對　臣聞悲者不可爲累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喣漂山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扼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蚊䖟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

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
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
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
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
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
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
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
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晉高熲坐免上柱國就第文帝謂熲曰朕不負公公
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兒子雖或不見常

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熲不可以身
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熲國令上熲陰事稱其子表
仁謂熲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
此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因熲於內史省而鞫之顧
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猶不得
天下熲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於是除名爲民
熲初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
耳爾宜慎之熲由是常恐禍變及此熲歡然無恨色
宋蘇舜欽答韓持國書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懷
摧裂不堪其哀更承慰問重增號絕且蒙見責以兄

弟在京不以義相就以盡友悌之道獨羈外數千里
自取愁苦持國子之素所畏者也今言如是疑非出
於持國也然筆迹趣向皆持國又不足疑是持國知
其一未知其他予不得不爲持國班班而言也予亦
人也非異而飛踦而馳者也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
會合之樂也雖是禽獸亦安肯舍安逸而就愁苦哉
此語去離物情遠矣豈當出於持國之口耶昨在京
師官時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
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疑嫌之地不能決
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捽去下吏無人敢言友讎

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
然後爲快來者往往鉤摭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存
卹者幾稀矣故閉戶或客出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
惴惴然惟恐累親戚耳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
超然遠舉羈泊于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少
避機穽也況血屬之多持國見之矣屋廬之隘持國
亦見之矣奉入之薄持國又見之矣常相團聚不衣
與食可乎不可也食雖足閉關常不與人相接可乎
亦不可也既與人接不與之言可乎又不可也既與
之言不與之往還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語往還

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今持國尚有此語況親也哉
識也不逭持國者久矣使之加醜惡言喧布上下使
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使無此事亦終
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
人事焉僕僕日栖栖取辱于都城使人指背譏笑
哀閔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
戚相遠而少閒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
勞耳目清曠不敢餓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
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牕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
自愉悅不跡公門有與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

經濟類編卷二十五　十九

覽古于江山之閒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
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
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
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
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
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持國以彼此較之孰爲然
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
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
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持國四年終喪是仲亦必
走官何以盡友悌之道也兄于窮逌勢不得如持國
走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餧豺虎而後可也何其忍
嘗觀棠棣之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
常有急難之時必相拯救卒章云喪亂既平既安且
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
義相琢磨也予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今又
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
欲不報恐思者持國也前得广華寺意亦然未暇繾
述今并此以達予華予非躁而切咄者察之

元成宗時詔內外官七十者並聽致仕獨郭守敬以
先朝舊德朝政多諮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

經濟類編卷二十五　二十

太史官不許致仕著爲令

解讒 入則

田華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
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
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
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
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
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
爲王能害王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
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

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
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
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
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
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之也軫曰臣
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
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
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
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

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
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
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
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
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
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柰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
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
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
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
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

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
以爲然遂善待之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
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
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家
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
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
決之於蔡嫗也故以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
不窕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
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

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
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
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
唐德宗時或言韓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
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
不起所以修城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
柰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
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洶洶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
之其子皐爲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
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于上曰臣之上章非

私於滉乃爲朝廷計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即下泌章令臯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乏糧宜速致之臯至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臯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會劉洽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慚懼發疾卒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

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眞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德宗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愼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憬得聞陛下以至勞神委曲防護是以心膂之臣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褻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古者爵人于朝刑人于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于中傷懼于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辭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奸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

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絶其意乎

憲宗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眞劉濟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邢洺上召令還從史不時奉詔久之乃還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絪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絪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絪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搢紳之論以絪爲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熟察之上

艮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
宋蘇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
言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摘其
語以爲悔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
父交通戚里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
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定等媒孼以爲誹謗時事鍛
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違豫
中聞之謂神宗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
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
中傷之乎捃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

教吳充申救甚力帝方倚之會同修起居注王安禮
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
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
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
不深譴也行爲卿貰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
恐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
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以爲不臣帝曰彼自詠
檜爾何預朕事軾遂得輕比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
詵輩公爲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
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

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但貶軾黃州團練副使
本州安置弟轍及詵皆坐謫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
等二十二人俱罰銅
呂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
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侵侂胄有旨祖儉朋
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馹繳奏祖儉不當
貶不從樓鑰因進讀論及之侂胄語人曰復有論救
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衆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
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
怨益重侂胄悟改送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

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
亦私心也竟死吉州

避禍十五則　附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
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
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
醉而不知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
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
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

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公叔文子問於史鰌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

不解奚也史鰌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敬以慈貌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侯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弗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十二年秋黥布反高帝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

民進道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

其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
門守捷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
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
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
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
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
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
姓聞吾過也

哀帝傅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深善杜鄴是時高安侯
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

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
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
有子夫之父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柰何譚曰
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
君女以婣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
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
賓客必借以重埶貽致譏誠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
愨此修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入
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諷太醫令眞欽使求傅氏
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

今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
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
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
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
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
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光武初即位軍食缺乏寇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
不絶尚書升于以衆百官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
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

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
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
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
爲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
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
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
爲偏將軍

夏馥雖不交時宦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
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
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

吾欺以辭自已作空汗良舍一人逃死仍及萬家小
以生爲乃自剪鬚髮形入林慮山中隱居姓名爲治
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薇
弟靜乘革馬載縑帛追之于涅陽市中遇薇不識聞
其言聲乃覺而拜之薇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
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爲權宦所陷且
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
也明旦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于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
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

陟岵瞻望惟日爲歲知以直道不容于時悅山樂水
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于所仰
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貞
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
煇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
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
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鍾晧字季明及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嘆
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晧兄子瑾母膺之
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
之祖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
于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嘗謂
瑾曰孟子以爲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
軻同耶瑾以膺言白晧晧曰昔國武子好招人過以
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
也

晉齊王冏召顧榮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
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張翰馮熊熊
謂冏長史葛旟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
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

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
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
府更收實才旟然之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
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耶榮懼罪乃復更
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恆慮禍及見
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

齊王斬人于前問王驕曰是人應死不驕曰應死但
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殿廷非
行戮之所也齊王改容謝之欲以爲侍郎苦辭不受
或勸之驕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屈少時鮮

不顧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時
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
耳
唐文宗時鄭注求鎮鳳翔李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鎮
興元而以注爲鳳翔帥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
盛心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于鳳翔
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請禮部員外郎韋溫
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
拒之止于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御史中丞盧杞貌醜色如藍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

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
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它
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
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爲集賢直學
士親任之

解危　十六則　附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
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
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
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
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
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
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
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
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
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
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
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
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

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
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
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
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
夏會於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
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
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
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
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
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

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奮逆彼以懷來
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
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
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逆
周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illegible]陽人不服晉侯圍
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爲能[illegible]以陽樊陽樊懷
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
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
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逆不虞
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

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
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
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覿武臣是以懼
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
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
之言也乃出陽民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
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
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
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

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
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
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
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
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
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
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爲子
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
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
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

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
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
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
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
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
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
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
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

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
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説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
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
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
欺王王乃不殺
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
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
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吾

爲公説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
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
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
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
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
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
豈欲爲卿相終已耶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
其勢初定未敢一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
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
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

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
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
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項羽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
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
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
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
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
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
萬在霸上范增説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

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
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
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
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
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
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
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
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説我曰距關毋內諸
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
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

良乃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
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
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
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
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
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
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
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
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
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

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
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
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
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
復見將軍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
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
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
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
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
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

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
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
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
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
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
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
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
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
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
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

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
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
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
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
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
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
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
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
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
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

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
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
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
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
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
欲獻項王玉斗十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
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
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
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劒盾步走從酈山
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

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
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
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
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
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
斗置之地拔劒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
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

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
曹咎等曰謹守成皐則漢欲挑戰愼勿與戰毋令得
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
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
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
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刼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
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
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迺赦外黃當阬
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
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
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
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

許之乃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幷與其家僮
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
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
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
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
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
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
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
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
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

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
何不從容為上言耶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
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
季布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
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
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
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
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
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
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

之通曰嗟乎寃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寃對曰
秦之綱絶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
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
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
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
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
釋通之罪

梁王始與羊勝公孫詭有謀鄒陽爭以為不可故見
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
恐誅乃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
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
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
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
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
者以十數得茅焦為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
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廑脫死如毛耳故事所以難
者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
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
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
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衆不

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
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于心因敬諾辭去不過梁徑
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為
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閒而請曰臣非為長君無使令
于前故來侍也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曰
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
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
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于貴臣矣
臣恐長君危于累卵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
為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

長君必固自結于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于骨髓長君之弟幸于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于有庳夫仁人之于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死賊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閒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

得不治

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齊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玃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玃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足以待難也雖墜言于吳非其正計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敺白徒之衆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是以羔犢之弱而捍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橈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于上脅肩低首絫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于骨髓恩加于無窮願大王留意詳維之孝王大悅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于淄

川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斬使者義而赦之

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呂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為

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公言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僞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附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即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晉袁宏爲桓溫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君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對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贊

時命十一 聘處路一則併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上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

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可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困處一則併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

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為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以諫者為必聽耶伍子胥何為抉目于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為餓死于首陽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

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
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于
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
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
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
賣食于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
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
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
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
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

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
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
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
以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
而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
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
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
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
知而比干無慧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
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
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
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
誰知之子不知我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干而舞
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
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伯
心生于莒句踐霸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
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
之於是興明日免于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
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

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
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
不成行昔者湯困于呂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
殽齊桓困于長勺句踐困于會稽晉文困于驪氏夫
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
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
所與人難言信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
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
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

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子路
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之國
而教小國之孤于此乎陳子曰夫舍亦有道而遇亦
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劒而築于秖得之城武丁夕夢
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
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
公得之時彊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也
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
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

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
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
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于朋友富而分貧則宗
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
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
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
道也

列禦寇力命篇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士
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
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
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
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
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
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敖遊不同行固有年矣
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
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
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
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耶北
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

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
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
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
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
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
吾之言厚薄異于是矣夫北宮子厚于德薄于命汝
厚于命薄于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
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
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
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

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篳
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
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
易怛也哉　楊布問曰有人于此年兄弟也言兄弟
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
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
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
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
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
心者亡順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

所不信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
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
命安時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
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
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
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
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墨子非命篇　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
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
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

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
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蓋嘗尚
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
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於桀紂則天下
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
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蓋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
之書所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
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
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
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

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設禍不可諱敬
無益暴無傷者乎　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
罰以勸賢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
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辯是故使治官府則不
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
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
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
罰也是故入則不孝於親戚出則不治長於鄉里
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辯是故治官府則盜竊
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

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
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
以此為君則不義為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
不孝為兄則不良為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特凶
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人
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之
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
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
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
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

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
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
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
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
所以非紂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
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
不足上無以共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
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
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
於人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

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亡我所以知命
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
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嘗考之百姓
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
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為愚不肖耳目之
情不足因而為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
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未嘗有聞命之聲見
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
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
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

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
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
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
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　今天下之君子
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脣呡
也中實將欲為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
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
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
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以大夫之所以竭股
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

粱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
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
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
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
飽不強必饑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夙興夜寐
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葛緒捆布縿而不敢怠倦
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
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
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
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

織紝矣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
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抎其國家傾覆其社稷
者此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當若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
所術非仁者之言也
呂覽首時篇　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遲而速以
待時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有桀紂之時
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
可離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時至
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有從

卑賤而佐三王者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故聖人
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
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
不知秋霜既下衆林皆羸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
知時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
衆因之以殺子陽高國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爲人唱
而況乎以人爲唱乎饑馬盈廏嗼然未見芻也饑狗
盈窖嗼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亂世之民
嗼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
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邯鄲以

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繭氏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
於大國遇其時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
當之矣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
漢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
丞相死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
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
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
者甚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
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
少而得之至于[illegible]　[illegible]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

遐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葦杖相死郎代之右
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
也
晉潘尼論　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
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
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
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
形動影隨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
秦莽修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
武舂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驥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

足非千里不入于輿刃非斬鴻不韜于鞘是以駑蹇
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同𢋨
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
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
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鬻章甫於越也
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
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
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
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
飛故和璧之在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

遇坝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骹繫霜繫于籠中何以知之
其擬東郭于韝下也白猨玄豹藏于靈檻何以知其
接垂條于千仞也房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
以明之聶政與荆卿爭勇非强秦之威孰能辨之
故餓夫庸隸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
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略沒世而
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爲功無爲之時難爲名也
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況夫庸庸之徒少
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爲枉伏莫不飾小辨立小善以
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于時退之無

損于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呴之豈不哀哉
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
取世資若夫魁梧儁傑卓躒俶儻之徒直將伏死嶔
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黻班之
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
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
足道哉
李康運命論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
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智之臣
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

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
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
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
也成之者運也夫黄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
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
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
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
良受黄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游於羣雄其言也如
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
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

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
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
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
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維嶽降神
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
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
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
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
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
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

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
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
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
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
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仁希聖從
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
仲尼之才也而器不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
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
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
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

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
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
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
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
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
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
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
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
沉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聖人所以爲聖者

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沉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處之蓋有

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蒢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贊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為得

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即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閭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

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紒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為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匹人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仁曰義故[illegible]
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仁
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耻
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
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
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語默
不失其人天動星廻而辰極猶居其所璇璣輪轉而
衡軸猶執其中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
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劉峻辨命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

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
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
云爾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
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
之報施何其寡歟然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
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
夭閼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
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
譊譊讙咋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
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
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
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
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
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
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
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
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
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
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
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踐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

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
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
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
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敬通鳳
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
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
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
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
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
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

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雕與麋
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塡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
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
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
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榮命周
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
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
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微密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
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
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戡亂

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
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
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者有六蔽焉爾
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噅顣頞形之異也朝秀
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
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
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
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籙星
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
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劒入紫微升

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
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
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如雷震火炎崑嶽礫
石與琨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
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
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
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
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
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
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耻豈

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閤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
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
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
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
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
不接翼是使渾敦檮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
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
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
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
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

竃發遂覆壓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汩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弑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

在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妖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宜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荊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昊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慼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屈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